

袁小修  
日記

# 遊居柿錄



廣益書局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093B

叔蘋公獎學金圖書館

第 73 號

序

鄉先哲于香艸先生家澹閒軒中富儲圖史予壯歲逐日往游息其間有許有  
 年所覽經部小學為多見有珂雪齋集以明人著述未遑閱也茲傭書海上尚所不欲  
 閱之書亦多寓目遊居柿錄者明袁中道撰即珂雪齋外集也中道字小修乃伯修中  
 郎同母弟錢牧齋為之傳曰「小修輕俠游於酒人以豪傑自命嘗泛舟四陵走馬塞  
 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幾半天下萬歷丙辰始舉進士改徽州府教授遷國  
 子博士乞南得禮部儀制歷南部吏文選司郎中旋乞休」予按柿錄當作棊錄棊音  
 肺說文削木札樸也古者書誤則削之取此義又削下木片也棊錄者亦猶瑣錄歟書  
 中錢受之即指牧齋顧翁請楊鐵崖教阿瑛每年束脩至萬金後世吝於束脩薄於禮  
 師者對之寧不愧死公孫瓚見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七歲便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婦  
 人自殺政策孫氏可謂獨冠今古楊用修疑楚之方城為萬城之譌竇存曾斥其謬而  
 語未暢今讀是編乃知方方各自一城不可溷也古人以應酬詩文目曰苦海袁氏則  
 又以哀逝之作題曰苦海若述所王勃事鶴折足可以竹筒代之太白山中蓮花帶雪  
 佛印之姓沂州之猪肉范文正公岳陽樓記忽作憂樂語之故是備異聞閱是編為未

始無益者也。米顛前既云爲竹林寺伽藍，後又云爲鶴林寺伽藍，自相矛盾，必有一誤。至慧苴明珠，人人能解，何容特記？鴨欄作鴨蘭，欄蘭本通，非傳寫之誤；此明人不通小學，是其陋也。予家藏有文公一帖，額曰古寶賢堂法書，此卷所云「春雲薄薄水洋洋」一絕在焉，尙有五言一絕，爲此卷所未載。公安竟陵，在當時已被詬病，何待後世作者性好酒色，而却喜參禪，又每稱許李卓吾，其學識洵可嗤也！是編爲遊居時之筆記，並非日記。錢蒙叟云：「小修遊覽諸記，放筆芟蕪，去其強半，便可追配古人。」殆指此種耳。名山勝友，爲人生萬不可少者，而予侍親蟄居，足不出本省，屢擬撥冗從內地遍遊，然後及於外省，亦猶讀書自有次第，毋庸躐等爲此，願果何時始遂，方不媿對古人，無負名山，無失勝友？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儲里大蹉跎生撰序



# 遊居柿錄

一

萬曆戊申十月初一日，住篔簹谷；予以丁未下第，館于滄陽塞大司馬所，至是年三月始歸。先是中郎官儀曹，丁未冬南歸途中，聞銓部之報，是年春復入都。予留家中，篔簹谷內竹日茂，花日盛，中添亭臺數處，頗懷棲隱之志。

二

靜居數月，忽思出游。蓋予篔簹谷中，甚有幽致，亦可以閉門讀書，而其勢有不能久居者。家累逼迫，外緣應酬，熟客撓擾，了無一息之閑，以此欲遠遊。一者名山勝水，可以滌浣俗腸；二者吳越間多精舍，可以安坐讀書；三者學問雖入信解，而悟力不深，見境生情，觸途成滯，處尙多，或遇名師勝友，借其雨露之潤，胎骨所帶習氣，易于融化；比之降伏禁制，其功百倍，此予之所以不敢懷安也。

三

偶晤龔靜亭八舅，話及遠游事，余曰：「遠游原不爲利名事所迫，不若從水爲便，然水道又不若自買一舟，載糧糧其上，不論遲速遠近，庶幾遇好山水好友朋，可以久淹其間，極登涉盤桓之趣，不爲長年輩所促。又江湖間多風濤，惟屬己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便莫大焉。」舅云：「我有一舟，係我自作，極其堅固，又長年係我熟用者，今以付甥。」時舟正在郡城沙市也。

四

從邑中渡江，往郡城治裝。夜，風色甚惡，濃雲四布。至曉開霽，江水微波，風日清美。至黃灘少憩。按黃灘，王梅溪集內作黃壇，必有所據。

五 往江上看靜亭舅所與舟，甚堅完；坐舟中，用江水烹茶，甚佳。因散步市上，憶二十年前到此，游女如雲，今蕭條可嘆也。

六

權關沈水部冰壺見招，飲于淨業堂。中有「妙嚴堂」三字，旁書「春樹彌陀佛；秋花觀世音。」皆黃平倩筆。因與冰壺論近來書，黃平倩、董玄宰，真可追配古人。玄宰窮其法，平倩出己意窮其趣。平倩以告病歸，迂道入楚，可葬先伯修，所以乞書者如林。平倩亦不爲厭，隨意揮灑。故郢中得平倩墨跡最多，爲予書歸去來詞、百泉試松蘿茶，及和余西陵別詩，尤爲神品。

七

訪客承天寺，卽古羅含宅也。君章爲從事居此，後以爲寺，有黃魯直碑在焉。

八

洛宮故事載：「君章厭喧嗜寂，徙居城南三里。」而盛洪之荊州記，謂「距城西百餘里，瞰川爲樓，因名羅公洲。」則此處實其廨舍，而城外江上，皆徙處也。「歸而蘭菊叢生」指其從郊坳還廨舍耳，非其家也。君章家未陽而仕于荆，史稱「致仕還荆」謬矣。宋紹定間，羅愚官此，始于此地建叢蘭精舍，而魏了翁爲之記。

九

黃魯直以史事譎黔戎，凡八年，起譎籍，出江陵，爲承天院作浮屠記。後當事其語，貶之宜陽，此文尙不敢編之豫章集中，况豐石乎？今碑亦屢刻者，非宋物也。

過江陵故宅，爲之淒然。此宅視李文饒「平泉」，差足相當。文饒戀戀「平泉」，不欲子孫以一草一木予人，而後死于海上，僅托令狐之夢以歸，則其視江陵又慘矣。文饒江陵才氣相當，快意恩讎，亦略相當，其遇禍亦相當也。

一一

閒游江上，赴南湖齋十方菴，齋十方菴一名衆香林，黃平倩題額，初以十方行脚者，至此無所棲息。中郎與蘇中舍雲浦，共倡議爲之，行之數年，佛殿僧寮，差有次第。有吳僧坐關，以三年爲度，訊之，不知參求，惟作六字耳。予等終日奔波不停，躁若獼猴，彼難行難行，自可欽敬，其餘不必問也。

一二

得中郎都中書云：「真知熱官之不可作，去之惟恐不急。」其懷抱可知也。得李本甯先生書云：「近讀漁陽集，不知雁字詩，便中幸寫寄我。」雁字詩，乃子丙午春間作，因僧無際作得二首。予與中郎于橘樂亭前相角，共得詩十首，後龍朱陵見之，歎以爲佳，亦和得十首。龍君超亦得十首，曾雷二太史各得二首，余詩刻之貧簞集中。

一三

朱吏都上愚別墅觀書畫，見東坡墨竹一軸，上題曰：「西堂對叢篁，感而作此。」字甚逾媚，後有宣和印，題曰：「筆精神妙者此也。」下有柯九思題贊。又見黃山谷字一軸，并錢舜舉羅漢卷，後有董太史跋字。

一四

新安夏道甫處，出卓吾未刻書詩及尺牘，丰骨凜然，令人起敬。予所作李溫陵傳，道甫用行書書數紙，甚可觀；有旁觀者，問卓吾嗔怪何重，乃爾？予曰：「此亦是習氣未除，譬如千年陳冰，即有杲日當空，未易消釋故也。然其見地甚真，入路甚正，一時之龍象也。」

一五

道甫處又見龍湖書伯修海蠡篇一紙，爲千古已悟人發藥。因記于此云：「予讀袁石浦海蠡篇已奇矣，茲復會石浦於龍湖之上，所見又別更當奇也。夫學道之人，不患不放手，患放手太早耳。聰銳者易放，魯鈍者難入，豈誠有聰銳魯鈍之人哉？無真志耳！不怕死耳！好學而能入，既入而不放，則其放也，孰能禦之？因爲書其後，候再晤焉。」余讀此數過，參求之念愈切。

一六

束裝已完，復回公安發舟，舟中裹一年糧，載書畫數笥，晚抵石首，泊沙阜磯。

一七

移行李石首城中玉田寺僧舍。雪霽，步至殿上，瞻禮金容，清慈不俗，曝日閒坐，見東峯猶帶殘雪，卽欲往，以泥濘暫止。後有大士僧云：漁人從白泥湖網得者，其像甚佳，與荊州護國寺自來佛相似。按玉田寺乃葛仙翁鍊丹遺跡，天下凡十有三，此其一也。

一八

晤曾太史長石，登宅後山，有石楠一株甚茂。太史石楠館所由名也。「繡林東峯半在城，人家倚山麓爲居。」故宅後皆有山，可眺望。

一九

王中翰新居，亦枕山，門前有方塘，貯水可十畝，松桂數十株，森秀鬱鬱，壽藤一大壁，作殷紅色，雜以碧綠，旁有磐石一具，可弈。中翰云：「此處有洞，可容數十人，今封閉未開，其徑路亦迷，恐有他藏，亦未敢開也。」由此登山，可數百步，岩石磊磊，至左極高阜，望見江及遠山，可亭。中翰乞名，予曰：「可名爲遠帆亭。」乞聯，書曰：「雲中辨江樹，天

際識歸舟。」

二〇

中翰出米元章趙子昂真蹟一卷；米書凡八紙，俱說造紙法，及生平所用紙，語甚有致，字尤遒勁，真顛筆也。子昂自書七言律十餘首，亦子昂之得意者。予因作數語其後。

二一

張茂才翁伯草堂，見周昉樂春釣魚圖上，有宣和印，色鮮如腥血。後有「宣和製」數字，似是徽宗筆。然考跋語，非也。乃周昉耳。曾經宣和裝潢故也。其事乃唐玄宗同諸王至樂春理釣，冠服皆同，一人持釣竿，一人盤坐隔溪，一入坐樹上，一童子穿釣絲，止四人神情生動，信非昉不能作也。劉松年畫盧仝煎茶圖，寫「松年」二字樹根上，後有李復及楊鐵笛維楨跋，宣廟畫蟾吸樹上蠅，御書賜楊溥，唐伯虎畫東坡小像，後有劉忠宣黎文僖，李峴左國礪文徵仲親筆。玉堂清畫卷，乃文簡公出使別詩，有何大復薛考功孫我山楊升菴王廷棟諸公親筆。謝時臣畫陽峯圖，陽峯卽相公所居，後山名樊川，許宗魯詩一卷，郭清狂老人二童對弈圖，陸深梨花二絕，使面并練雀啄石榴欲破，使面盛子昭竹三軸，夏仲昭竹，李西涯四體南堂詩，陽峯公旅寓自賦七言律一首，後有張龍湖廖鳴吾童內方孫世其親筆。

二二

長石諸公，相約遊東山。王中翰攜歌兒一部以往。登山見大江浩浩焉，約其下，江光浩淼，了不知其極也。前對黃山，有若展旂。日暮，移尊至水邊亂石上，人各踞一奇石而飲，絲竹交作，水石戰聲瑟瑟，漁舫上下若飛，借游者爲張翁伯，王伯雨。

二三

王中翰出趙千里百鳥圖，幅不盈數尺，而百鳥呈態，亦臨筆之最佳者，非千里也。後有金幼孜曾槩跋。馬仲穆馬柯九思跋。文衡山長江萬里圖，精工甚，錢舜舉明皇講易圖，三楊相公跋。解大紳草書早朝詩，不落款，實是大紳得意筆，無怒張態，可寶也。

二四

將東遊吳越，從石首發舟，已近巴陵，會寒甚，返棹抵繡林，以字文聞長石。長石即入舟中，云：「歸來甚是，我正欲言之，前途荒甚，恐有他失。」王伯雨聞之，亦來舟夜話。

二五

舟中晨起，坐東山磯頭亂石上，石雖不甚秀，頗有如大屏障，忽中泐者。石罅繫漁舟數個，宛似圖畫。王茂才天根與伯雨翁伯三人來云，今日可遊南山，遂相與步往。至山下般若菴，則長石及王孝廉龍嶼，王茂才雲翼，皆在菴中矣。諸公俱留，獨予與天根伯雨翁伯同登絕頂。此山名龍蓋，近帶江流，遠視華容東山千峯，如在几席。有李衛公祠，即衛公征蕭詵屯軍處。山左有徑路，可達于石頭菴。石頭菴者，即禪友冷雲所居處也。冷雲與予兄弟相聚最久，禪已有入處，不幸年未及五十而亡。今惟一塔蕭然，殊念之。菴後見南山亂石一壁，石浪澎湃，亦一佳處。從平路之般若菴飯，遂歸，別有記。

二六

王孝廉因是處，閱解大紳親書楊文定公尊人傳。楊翁蓋公安人，移至石首者也。并西涯相公四體書，後有行書舊作七言律十餘首，甚佳。

二七

移居王龍嶼江亭，亭臨江開窗，烟波萬狀，應不減子瞻雪堂。

二八

已發艇回公安，而長石忽至云：「今日且爲我留一日，一友人王養盛家小園可眺也。」遂同至其園。長石取楊升菴親筆茶約來閱，語亦佳。

二九

發舟歸公安，宿于郝穴。舟中無事，讀書，改詩，焚香，烹茶，書扇，便過一日。

三〇

與龍舅散木及靜亭方平弟，發舟移至江北。沙上席地坐，畫字爲樂。稍晤古人「印泥畫沙」之妙。風少動，移近岸，聽其蕩漾，煮魚溫酒，倚醉豪歌，見霞明作殷紅色，點綴沙渚。

三一

翼太學齋中，見沈石田所寫天鵝，及班彥恭行書二幅。彥恭，元人，別號恕酸，與貫齋楊廉夫齊名，號爲詞曲當家。書法清健出塵，不在趙王孫下。

三二

夜雪小大，時欲登舟至沙市，竟爲雨雪阻。然萬竹中雪子敲戛，錚錚有聲，暗窗紅火，任意看數卷書，亦復有少趣。自歎每有欲往，輒復不遂，然流行坎止，任之而已。魯直所謂「無處不可寄一夢」也。

三三

夜夢入一廟，自忖身上不潔，乃默持唵藍字真言，想一梵字于頂，俄見神爲關公，下座來相揖云：「公首上畫幡寶蓋，光耀非常，此何祥也。」予曰：「偶持淨法界真言耳。」

三四



大人壽日，宴于息心堂，散木舅酒間喜謔，作猫聲逼真，令人笑絕。

三五

天霽，晨起登舟，入沙市。午間，黑雲滿江，斜風細雨大作，予推篷四顧，天然一幅烟江障子。

三六

早至沙市，江心皆沙渚，行舟泊舟甚難，然水淺可泛，此中人不知也，泊於觀音寺前。

三七

吳范東生來訪，夜與閩友姚百雉同乘小舟江遊，夜半置酒，乘小舫自酌，嘯歌東下，風濤際天，四顧昏黑慘澹。

三八

弟方平來市韓居，公安城日就圯，止斗湖堤，差可居，而荒野寂寥，中郎有書來，以縣中所市園居市去，以易此宅，韓爲姻友，其居有樓可望江，官貧不能全處價值，幸可續與，故忍痛成之也。若予者，則止用小樓船往來江上，隨風上下，追陶峴、張志和諸公後耳，不復問置宅事矣。

三九

發舟歸公安，兩岸人家，皆在雪中。風順，飛帆甚駛，時園中臘梅盛開，古梅正吐萼。

四〇

得龍君超君御弟兄書，皆期予至花源，便過五弟天華館春草堂。時老衲月江來，同至其菴烹茶，此菴名法華，上有黃平倩所題「精進林」三字，筆勢飛舞，月江善栽柏，菴前後皆古柏，經年不出戶，亦修行僧也，其地與五弟園鄰。

四一

將取道澧陽，爲花源之遊，從篋、簞、谷乘輿過竹林觀，卽寇萊公祠也。地亦枯竹生筍處，宋南渡後，孟忠襄經略荆、士、蜀，士來依者，多居此祠。淳祐中，眉山 史度長名繩祖，來此講學二次。繩祖卽箸、學、齋、咕、嗒者也。極博賅，萬歷 壬寅，黃春坊平倩道出此地，有詩。

#### 四二

過孱陵街，有城遺址，係孫夫人築。抵三穴橋，登舟，水由大江至虎渡入河，注于邑之右臂，可通洞庭，長沙、桂林之水，予山村去此可六十里。時水落而湖水出其上者，忽穿一穴下注，宛似瀑布矣，宿于潘氏河。

#### 四三

天清霽，微風初日，宛有春色。過車台湖，維舟于孟家溪，卽長安里也。登岸，緩步過珊瑚林，穿荷葉山，山中喬木參天，松濤瑟瑟，息于先居，閱板扉上題字，晚飯于云澤、叔園、喬松、虬曲、老桂、婆婆。弟宗柏云：「前日有一冠蓋至此，云松樹宜丘墓間，書室間安用此物。」余笑而不答。

#### 四四

戊申除夕日，由孟溪發舟，至四水口；此地多松，分天隔日，莫可紀極。湖水晶瑩，何處無棲隱之地，人不識耳。（以上戊申冬季）

#### 四五

萬歷三十七年，歲己酉，正月初一日，舟次邑 長安村 四水口。是日立春，天清明，無纖翳，微風不波。予晨起卽焚香靜坐，北風漸勁，飽帆而行，方知「逶迤尋壑」造語之妙。

#### 四六

偶有鸕鷀舟數十亂於河，背上各染五色毛數莖爲識，真老杜所謂「家家養鳥鬼」也。宿于白洋湖，登岸見湖

水極澹，澧州之山色在望矣。

## 四七

舟中望澧州嘉山，山雖不竦秀，而多深松；自此兩岸多垂楊，漁家櫛比。近津市愈清澈，下了見石子，石上多綠苔如髻鬢，隨流蕩漾，又如長麋尾披拂，故水映而成綠，乃知有山處水多綠，以下多石苔故也。若沙泥爲底，水多渾無綠色矣。對岸關山，其上爲彰觀山，道書四十四福地。宋明道中，黃道冲范靈二仙飛昇處也。上有寧極觀，今敝。關山阿有大同寺，依山臨流，喬松曲抱，殿後漸高，踈蹶而上，見大松一株，圍之正得十尺，十餘年來見松無大于此者。俄寺僧出肅客，請予入方丈，茆屋泥牆，宛若農家。置酒頗清冽，爲飲數杯。余舟中酒亦至，遂至松下，坐石上共飲。強僧來，僧已醉，惟張口欠伸而已。晚登絕頂，大約山不甚秀，獨松樹幾百萬，如城如陣，亦是諸山所無。小僮爆竹，山應谷答。日已暮，下河岸遇一老叟，譚農桑事，出佳茗。

## 四八

從山下易小舟，山前有洲如月，水流其中成曲，湖上楊柳森秀。山間偃蓋之松，枕藉岩阿，從此水益清，下見礫石灘，上流聲瑟瑟，午至澧州。

## 四九

遊龍潭寺，寺卽龍潭信道場，德山得法處也。前有焚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處也。憩遇仙樓，洞賓醉岳陽後飛過洞庭，正是此地。樓跨城臨水，前有仙眠洲，洲上有小亭，卽李羣玉詩人水竹居也。羣玉字文山，專以吟詩自娛，好吹笙，工急就章，親友強之赴舉，一上而止。後裴休觀察湖南，厚禮延致，遂薦于朝，授祕書郎。唐詩品彙又云：「宰相崔鉉薦，」意裴崔二個交薦故也。後改「天祿」之任，歸涪陽，經二妃廟，題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後二年果死。

于洪井段成式哭之曰：「會話黃陵事，今爲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羣玉蓋無兒也。松石軒詩評羣玉之作，如「孟賁扛鼎，裴旻舞劍，觀者屏營，雖有矜色，亦自可偉。」考羣玉進詩表尤爾雅，其略云：「臣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蕪類之餘，過于諷野，鬱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煙，埋劍無光，永作出泉之鐵。」亦佳句也。進詩訖，延英口宣勅旨云：「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覽遍，今有少錦彩器物賜卿，宜領取，夏熱，今比平安好。」夫以草莽之臣，一旦以制作仰塵容覽，遂蒙溫語叮嚀，具見先朝人主之憐才，羣玉亦不可爲不遇也。過其故居，感其遺事，不能無企羨焉。夫禮之山空而水碧，去予里僅一日程耳。予四十始來此，可發一笑。

五〇

游彭山彭山者，唐高子彭王元則爲刺史，有善政。民祠于此，山因名，史載其奢，不知何以有永思也。

五一

從蘭江驛擢小舟郊游，憩于聽江樓，樓後多木筆，皆合抱，遠望有美松如錦屏，步往視之，乃王孫園也。

五二

正月初九日，爲武陵之遊，便過龔太學涪浦宅，邀小飲。席間出一婦，貌可三十許，初不相識。久視，意態依稀如曾睹者，訊之，乃十三年前曾會于沙頭，李姓賽名者也。備言別後爲一浪子掠賣，轉徙九溪永定間，垢辱苦楚，所不忍言，今髮亦髡去矣。言與淚俱，予憐而解遊裝贈之，遂別去。渡河十里許，漸入萬山中，青松拂面，明月在地，夜宿清化驛。

五三

輿中見山色波頭起伏，遠黛可餐，如撥筍解籜。經藥山，山尤竦秀。餘如藥山者甚多，都不暇訊其名。大略至此，偃蓋之松，總同稻麻矣。至大龍驛，輿夫以不及抵城爲辭。予曰：「村店中頗淨，得此半日閒，亦非細事。」乃取水洗面，濯

足用熟火煮茶，與同行老友吉人任意閒遊。過驛得橋，流水汨汨，遠望山松如城。訊樵人，則曰：此榮邸園也。喬松夾道十餘里，流水繞其前，長橋跨之，溪澗迴環，雁齒相次，中峯壁立，兩山環抱，袖峯帷合，層不可數，彌入彌深，爲松梵鳥聲所誘，澹然忘歸。頃十餘里，四壁徑絕，倚山傍林，時有田疇，牧唱樵聲，互答應，爲嘉遯者之所留連也。日已西，尋舊路歸，松陰滿路，風至微，濤水聲不絕。與吉人拊掌曰：此輿人之力也。按大龍山古道場，今廢爲邸園，未法宜爾。

五四

過梁山，舊名陽山，武陵舊經云：「陽氏之女，雲夢之神，祀于茲山。後以梁松廟食其上，因名梁山矣。俗以陽山之神爲帝女，故以帝堦配之耳。松有何功德于此，而廟祀之也哉？」按水經注：「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若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是梁山名嵩梁，又不以梁松名也。

五五

龍孝廉君超齋頭，見紅梅一樹正開，屏上乃石刻鮮于伯樞草書千文，字體奔奔神全，妙有二王法，乃知古人未可輕也。伯樞漁陽人，元大德延祐間，與吳興趙孟頫、巴西鄧文原齊名。伯樞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古人虛心如此，所以不可及。祝允明評伯樞書，如「三河俠少，長袖善舞，豪鷲自擅，時落胡俗」，似亦未確。

五六

龍大參君御置酒勝果園，園臨流水，有三層樓可眺，壁間畫有吳道子大士，閣左相草衣文殊，易元吉千杏花及牡丹花下畫一貓，仰雙眸正向日，上有董太史題語，以爲非元吉乃李椿也。

五七

移寓清平門外大士閣，閣臨江，開窗卽見白水。

五八

君御處讀補陀靈應傳有感焉。今志其略。龍渠陽公諱德孚，二龍君父也。承四明，往補陀，勸問破律僧事，已竣。謂衆僧曰：「爾曹祝髮爲沙門，居名山，乃破戒噉酒肉，已往姑勿論，自後敢有犯者，佛律與國法咸無赦。」查僧房約三十二，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參將吳姓者，從旁止君，乃命取一部火之。衆僧悉跨焉。處分畢，君乃興至後殿，拜禮如來，甫拜下，卽覺兩脚病軟，不可舉移。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如熾，卽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胃間結一片大子，孟堅于石，楚不可忍，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者，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好官。」內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嗇官。」「三石牛嗇官」者，不省其云何，君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某死矣。力求懺悔，「某不知燬經之罪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免官人道以自贖。」久之不解。卽有人送「三石牛嗇官」劄子到，君固辭不受。有大智禪師者，亦力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若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推出之而甦。君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智識也。」並讓君燬經。君曰：「燬經知罪矣，願以百償。」而捐俸齋萬僧，稍稍散去。其夕，家童子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手執幢蓋，繞君床而過，凄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君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予見其事因果歷然，身毛爲豎，因存之以助人道心云。

### 五九

同新安小友郝公琰過江，沙上閒行，尋古寺觀，皆荒落。道旁時見古樹叢竹。小憩後，君御遣人來約，過九芝堂看畫圖。門內太湖石一峯可丈餘，玲瓏竦秀，訊之乃金陵徐氏東園鳳凰山上主峯也。徐氏乞君御文，以此潤筆。堂上畫一軸，乃僧傳古畫龍，上有班恕齋題長歌，畫法甚古，歌亦妍妙，與予所藏大字二幅同一體勢，印章亦同。班諱惟志，字彥恭，詩文書法皆臻其妙，而予等不熟其名，皆由讀書不多，且爲近日文士勸人莫讀宋元書所誣耳。今觀其

率然題畫詩，卽國朝二李決不能勝之明矣。大率自宋以後，風流韻人，亦自不少。而篇章散佚，又無人以表章之。所以易至泯沒，此本朝人之責也。案上百乳鑪一豆，一古哥窰爐一古瑟，一遍體牛毛斷，間以梅花圈拊，不留手，微作般紅色。腹內隱隱有「貞觀二年蜀僧某」數字，字甚工，夜徹燈視之，光絕奪目。卷有周舫美人調鸚圖，子瞻竹一卷，魯直贈周彥長歌一首，後有子昂及管夫人道昇印章。徽宗荔枝圖，坡仙懿蹟圖，子昂筆，豐考功竹一卷，仇十洲擊梧圖，畫有北宋人山水一幅，無款。董玄宰題云：「北宋范華原中立畫，與李咸熙並稱神品，爲一代名手。此幅尤爲真絕，與吾家所藏輞川招隱相似。」武陵觀于龍禮部齋中，咄咄嘆賞，得未曾有。禮部所藏以此爲甲。「梅花道人竹一幅，旁作石一片，自題云：「傍雲倚石太縱橫，霜節渾無用世情。若有時人問誰筆，橡林一個老書生。」觀此詩，其瀟灑可知也。又公望山水一幅，朱澤民仿郭熙山水一幅，燕山徐元題元人高克恭仿老米山水一幅，錢舜舉蒲萄花鳥一幅，趙千里東作圖一幅，戴文進山水一幅，戴文進仿郭熙雪景一幅，杜稷居樞題紅葉一幅。元人俞漢遠仿郭熙山水一幅。日已暮，如沈文諸公者，皆未暇觀，晚與君御同飯伊蒲，歸至大士閣，開軒窗看水上月。

## 六〇

同君超公琰步至對湘樓，有二層可眺。梁山在其後，大江繞其前，德山隱隱在望。後園竹樹陰森。君超云：「予檀園去此不遠，可同步往。」園竹樹爲水所滄，稍凋殘，然堂宇華整，甚可住。以多檀樹故名。偶譚及舊跡，君超云：「往有劉禹錫碑一具，石不方不圓，隨石左右前後書之。內載玄都觀裏栽花事，聞爲世家移去里中，今不知所在。」

## 六一

往遊德山，舟下灘甚急，水經注：「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使得枉人山。山西循溪，茂竹修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于沅，卽今山溪是也。」楚詞惜誦云：「乘舫船以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蓋指是水也。以逆水故凝滯。又云：「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則枉渚之名，其來久矣。山路甚淨，有大



樹五六株，盤結石岩中，根磊磊爲怪石。訊之，則株樹也。千年物矣。門徑倚山傍澗，松篁夾道。君超曰：「且登塔院而後至寺。」院前有斷碑，一依稀見「無事于心，無心于事」數字。登塔守僧喃喃：「塔長三寸，吾當再來。」之讖，以手量之，今果二寸餘矣。塔像孤硬甚，手持一棒，相傳卽老宿手中物。塔後老樹一株，膚色如鐵，可百圍。出院復行山路半里許，始抵寺。寺內古柏杉各一株，柏身如石一峯，上飾瓔珞，登殿佛像甚弘麗，像之大爲楚中諸刹第一。殿後有斷碑數具，聞有周公必大碑，不知所在。從殿左憩于青蓮社，登嶺皆修篁老樹，日已暮，君超曰：「且留善卷台宿青蓮社。」夜食，夜分雨滴竹葉，戛戛有聲，臥甚甘。

## 六二

枕上聞滿山黃鸝聲，入耳圓滑，內憶老杜「丸藥流鶯轉」之句。晨起，濃雲已散，宿霧未收。初日耀如金鉞，掛松枝上。飯後，尋孤峯路，遍嶺皆修竹，間以古樹。人從竹中行，嶺上楠樹甚古，根可坐。週圍正得二十五尺餘，竹中得少平地，有老桂三樹，可菴也。取故路復行竹中，一里許，至善卷臺，塔下老梅一株，正吐萼，滿地綠胎，台可遠望。曉霧尙深，不甚了了。從臺北登孤峯頂，望大江，積雪圍繞。至此頗厭松多，以礙看江也。歸青蓮菴，晏坐。君超臥，予與公琰散步石嶺松竹中。兩山窪處，有田數畝。予謂公琰，高原有松處，決可望江。步往則嶂開江流，如帶環之。藉草而坐，恨無數椽于此朝夕。噉山色聽江聲也。午後，復至善卷臺，蓋曉起，遠村平林，盡入煙霧中。時天晴霧漸開，可遠望。及登臺，霧稍散，亦不甚了了。君超諸公，不知予等何往，乃遍覓之。至舟中不得而還。夜飲，煮鮮筍湯薦酒，風味甚佳。大都此山之勝，在臨水，在道途迂曲，老樹，壽藤，新篁，極夥，微乏泉石耳。（此與記互有同異，並存之。）

## 六三

出山入舟，烟霧微見峯巒，絕似老米墨氣。舟上灘，予等登岸，行道旁多古梅。

## 六四

賴太學出元刻趙文敏全集，字精工甚，以爲文敏親筆，非也。學文敏之極肖者耳。考之，乃花溪沈璜字伯玉筆。前有一序，字法甚佳，語甚有致。仇十洲春宮游樂圖一卷，宮娥皆長三寸許，而眉目媚絕。

六五

從下石櫃發舟，至清平門外，市薪米，往游桃源，偕者爲公琰吉人。君超君御，皆不及以聞。過槐花堤，風颯颯上帆，舟人皆喜。兩岸時有老梅繁英，晃耀叢樹中。初欲游桃源，好事者謂桃花未開，景物不妍。余曰：「今梅花正開，以一梅抵十桃，不亦可乎？」時新柳嫣然作嫩色，長條漸垂。亭午，忽聞沸水聲如雷，則魚梁也。魚梁若方橋之半，又如棧道，故亦名梁。而上危下欹，四圍皆以細杉爲柱，密若魚網。兩旁若蝦鬚，縛柳爲之，近狹遠闊，導魚躍梁也。一里許，凡二魚梁，每一梁則有怒濤疾雨聲，而其所以得魚狀甚慘，予惡聞之也。漸行至河洑山下，已暮，但聞流泉聲汨汨入夢。（以下有記，稍與此有異，同故並存之。）

六六

早起，登河洑山，山雖不甚高，而峯巒曲抱，不識山巔所在。從密楓樹中屢折屢陟，始見觀左文昌閣軒窗。又折而南，乃見山門。前對大江，詣閣中少息，遂下山，坐山脚石根上。石色如初霞，右一石如人吐舌，左一石如郎當舞袖。兩石中間，有泉淙淙下注。石子小洲填起如舌者，旁爲千萬年水所啣，橫泐而成洞，可蛇行入。其下多石竅，如袖者，緣袖而下。石多爲水所穿，水痕中可坐掬江流。大魚時擲中，郎記此處，但云：「兩霞石映綠潭甚麗，是時水漲不見石根故也。」然此石佳處，正在根，蓋非水落石出不見。予坐石上，以手探梳上者，兩入舟，見岩阿有綠樹，鬱鬱。舟人曰：「此龍氏墓田也。」十里許，抵鄒溪，又十餘里，岸上山雲起，嫩綠滿山。此後多灘，舟頗難上。予拉遊侶步行，覓石子之有奇紋者，不可數。復登舟，此後山不復斷。近桃源縣，山頭起伏如騰波，如千簇花瓣，刻露生動。予生平所未見。將抵縣，過古寺，見一人道上，素蓋騎馬，軒軒而來，細視之，則君超也，相顧大笑。蓋君超聞予來，急追之一日，行八十里。

俱同時抵邑中，不差畧刻。君超下馬登舟，余乃云：「初過河湫，及近邑諸山，都無起伏，不滿人意。此數山曲折，真是尤物。」君超笑曰：「去此數十里，視茲山皆疥駱駝耳。」予遣人持字訊江伯通，移時至，云往靖州去久矣。伯通，江綠蘿先生子。先生有隱德異才，待予不啻兄弟，不幸早世。予至此欲哭之於墓，值其子伯通不在，不果。舟中與君超諸公夜飲，君超宿于岸上，時燃江燈資冥福者，千炬列水中，亦奇觀也。

### 六七

將曉，微雨滴瀝，甚爲山行憂。曉起梳櫛後，天放晴，往學宮石墀上看山。其尖秀玲瓏，竦峭瘦削，若有銜刀不可迫視者。卽綠蘿山，已而舟過山下，見一山中泐，其半落水，僅存石壁，苔蘚蝕剝，不獨色之妍冶，骨尤適勁。酈道元云：「沅水東帶綠蘿山，頽岩臨水，頽蘿釣渚，漁泳幽谷，浮響若鐘。」今去數千年，岩猶頽然也。又黃閔武陵記曰：「綠蘿山素若披雲，寒松撫翠，流風叩柯葉，則有宮商之音。」今山上亦多松。君超曰：「此山中良田美宅，如仲長統所言者甚多，無處不可避世。」自此以後，山勢一步一顧，五步一折，佻達儂巧，敬側冶媚。又十餘里，江漸狹，山坡間時有人家，竹樹駢羅。既至白馬江，覓所謂雪濤者，無有，但存亂石，水落故耳。白馬浪光之天，傷哉其慳綠也。由渡口攜酒核入桃花源，行亂山中，繼迷路久之，得斜徑可陟而上，乃桃花觀後山，卽瞿童淪鼎池也。遂由徑路往，見梅花五六株，紅白間發，如一山積雪，照耀空谷。數年來看梅，未有暢于此者。松一株，旁枝攪擎皆下垂，逾古甚。時渴極，飲清冷酒數盞，并以酌花。池上室宇甚敝，道士皆閉門不出，殘碑不可讀。遂由宮右小徑以達于宮，萬山圍繞，了無出路。日已斜，急從馳道上行至一處，桃枝夾道，可半里許，問出紅梅，漸入兩山中，裂若永巷。門內有亭可憩，前有方池。流泉淙淙下注，作碧沉色，時山行方七八里，倦極煩熱，忽聞流泉瀉澄潭，心脾頓開，煩火遂降，乃知泉石之能療病也。共取泉水吸一盃，甚甘，循水脈行，漸陟漸高，凡八九級，其級去下遠者，則水若瀑布，忽落地，有聲甚怒，石爲水所嚙，駁蝕峻峻，作深碧石，如靈壁。又上數百步，磴左壁隔水，石上有碑一方，俱苔蝕皆古洞也。洞門爲亂草封閉，莫能入守。

僧云，曾以長竿探之，莫知其際。然此洞實見成，不必穿鑿者。但除去莎草，自可漸通人跡。此中無好事者，空令康樂笑人。或云，此山腹皆空，度此穴，卽仙都矣。恐有仙靈呵護之，終古不得開也。陟級又百步，兩山愈狹，石泉下注，有亭十笏許，坐石床上，小飲，欲再窮泉脈，而磴甚危，不可復升。公琰癯鳥行而上，久之不見來。既至，則云：「以上泉鳴草中，從地向上，沸幽深可畏，莫能窮也。」遂尋舊路，下至前夾道桃柳處。山僧曰：「過半月，則數里紅酣，燦人目睛矣。」予恨不能待也。出山口時，有紅梅，至水溪已暮，入舟中，與君超夜飲，投瓊，正得一二五四，眞所謂「二十入桃源」也。相與大笑。

## 六八

以舟人不熟山路，復買一小舟爲嚮導，風甚勁，一帆走鈔蘿村，過仙蛻石，遠山黛色，如縠紋波。至甕子，大石數千，百丈，側立水中，皆作頽霞色，雜以綠蘚，若劈若裂，皺雲泐霧，鐘鼎几案，龍鳳象馬之形，種種具備，磊磊入潭，亭亭直上，顛或外垂，根時內卻，旁壁千仞，有如削瓜，仰而視之，神魂驚悸，旣已陡絕，不受一塵。猿猴莫攀，飛禽莫托，理絕穿鑿，而方洞纍纍，內有黃腸，俗云仙蛻，仙與非仙不可知，然要之必鬼工也。里許至漁仙寺，登閣一望，萬山環抱，乃若有視瞻性情，甚可憐愛，有洞數處。云伏波避暑洞，室過洞，三峯錯峙，石理爛斑，隙地爲田，級接處如永巷，可室返舟，天風大作，珠雨隨之，飛帆破浪，頃之已至穿石，未至石十餘里，如髻特出，已見一壁，側峙水上，如天闕，別峯乃似鐵城，闕中望前山如大理石屏，山瀾疊疊，青衣爆竹，山應谷答，復登舟行，回視之，宛視香象截流渡河，闕處如以鼻柱吻上，泐者似雙目。中郎記云：「尤物」信矣。舟行風雨漸作，亂石出水中，有類突星灘，亦有似硯山筆床者，日已暮，雨大注，遂宿亂石邊，夜與公超公琰聽雨閒話。

## 六九

曉雨不止，予起披衣坐，雨淋淋漓瀟窗有聲。一舟人皆熟睡，甚清寂。飯後，雨稍霽，乃留舟穿石，與君超公琰同上

小舟，攜健夫數人以往，去穿石十餘里，漸近闕門。所見諸山，夾道如屏，浩瀚之餘，堆疊翠巖，雖入雲巖壁，總千峯萬峯，攢簇而成，咫尺皆有波瀾，曲折灑迥，翻成動物。蓋山遠易于取態，至近而態不失者絕少，惟此一帶山，近在几席，而駁雲皴霧，弄姿獻媚，故予有「近山存遠黛」之句。山中俄見白紅梅千百枝，晃耀巖壑，至此山如城如陣，遂窮去路，數折爲清湘溪。又數里，爲仙掌巖，不及登，水心巖已在望。飛帆直趨其下，岩在水中，央若江上，小姑亭亭直上，大似博山爐，絕壁澄潭，令人病悸。日已暮，舟小不堪住，久之，乃得一漁家住魚網溪深處，移舟以往。黑夜隱隱，見兩岸山石，突兀尤可畏。地濘，須扶掖乃得上，至則葦門草舍，土窟蟠枯而坐，茶粗可啜，共取酒爲歡，是夜大醉。魚網亦名梅望。

七〇

宿漁家，早起，青衣披衣大叫曰：「雪深三寸矣！」予急起觀之，遠近諸山，皆在雪中。急登舟，繞水心巖一匝而歸。石膚不受雪處，如三代鼎彝，古色照人。上石級爲冰雪封，不得上，然大約此山匝而視之，乃窮其勝，不必登也。君超曰：「中郎有言，吾此生得住魚網溪，日棹小舟環岩三匝，吾願畢矣。今諦觀之，誠哉是言也。」魚網溪在亂山中，修處若永巷，狹處如九曲珠，較之清湘溪更僻，真可居也。自水心崖以上，見遠山一帶，封天玲瓏，然灘水難上，薪米漸不支，遂唱返棹。時日色漸霽，照耀諸山如爛銀。海中飛波騰浪，又如羊脂玉以巧手雕刻，自硯山返至穿石，登故舟，疾如飛。夜宿桃源縣，大約自桃源縣起行至綠蘿，得佳山一帶，至白馬江，兩岸皆山。自水溪止，水溪左掖，遠山一帶，秀媚又過綠蘿，至澄溪左掖，遠山一帶，又過水溪，然皆遠山也。村窮，從甕子至漁仙寺，又得佳山一帶，十餘里，至穿石，又得佳山一帶，行至水心崖，將近清湘溪。兩岸皆山，如列屏，舟在千葉青蓮下過，爲佳山水之會焉。至仙掌崖，復止不數里，近水心崖，又得佳山一帶，溪山之勝，自穿石以後，窮極其趣，無一峯不似名人古畫。前此綠蘿桃花觀諸山，皆爲殿矣。自水心崖以上，遠望又有佳山一帶，恨不能至焉。予謂近此者不必更置園亭，但于魚網溪上作屋三

間，而以一舟往來穿石水心崖，間卽爲天下第一名園矣。瀾亭梓澤，又何足云也？

七一

從桃源早發，候君超不至。至則云：「有故人具雞黍相邀，并欲邀兄。」其意不可卻，予不得已偕往，自辰至暮，幾百許杯不飲，至跪地脫帽以勸，竟至委頓。是日逢覆額子。

七二

從桃源早發，過河湫山，飯於君超山莊；莊面溪枕山，亦一勝地。

七三

晤君御于勝果園，同至北莊，可十里許。莊在青溪黃溪之中，湖水當其面，共一門入；左則功德母菴，有樓可望梁山；右爲瀧園，高閣曲房，排當甚有方略。溪繞羅可十里，泛小樓船其中，兩岸喬松，古木蔽虧，空山無人，好鳥和鳴，應不減輞川。按瀧水卽汝水之別名也。水經注有瀧水。

七四

君超處看書畫卷，有劉松年香山九老圖，樂天簪牡丹花醉舞，諸老有擊節者，亦有對笑者，後有吳匏庵邵二泉二長歌，吳詩較勝，宋緝畫德星圖，無款，寫陳荀父子對座，及諸龍下食，收藏印章，有「歷城開國」，不知何氏。趙松雪臨曹霸馬，後有南唐王玉林一歌，書法詩話，各臻其妙。詩云：「驂騑各鬣奇，神雋真龍姿，初疑獻渥洼，又聞賁月氏。寶鞍錦躡黃金羈，曉隨仙仗立丹墀，退朝蹠踏入內廡，天閑十二不敢嘶。奚奴况是休屠兒，此騮性情心獨知，解來牽去從自恣，草青正值新春時。恍若蛟龍初起墊，翻身直欲登天池，滾塵散作黃雲飛，將軍曹霸老畫師，秃筆醉掃知爲誰，前朝承旨宋王孫，聲名不減曹將軍，玉堂春畫無一事，我臨此圖殊逼真，放舟訪古東溪頻，展卷使我思入神，嗚呼將軍不復見，王孫之蹟亦已陳，洪君洪君當自珍。」玉林不知何人，詩字皆可傳也。乃知負藻彩而不著

名者甚多，良可悼歎。松雪書韓昌黎李愿盤谷歌，用金粟山紙。末書云：「試玄隱墨，墨至此不易得矣。」張貞居小書得意詩五首，其馴鷺詩云：「子然馴鷺雪霜明，下瀨求魚自在行。碧玉燈檠雙足瘦，白麻衣袂一身輕。海鷗見事應何晚，凡鳥題門也不情。輸我鴛鴦行舊儔，侶舉頭寥廓總雲程。」題雪景三香圖二律云：「春雪無聲入畫堂，東風渾似北風涼。祇緣何遜題詩少，信是徐熙落墨強。青鳥下迎羅襪步，蒼髯來近玉臺妝。匡廬也入幽閨夢，睡裏霜花各自香。」雪羽飛來雪意濃，國香狼藉暝烟叢。倩誰與翦吳淞水，愛爾能吟柳絮風。翠袖佳人玉跳脫，平頭奴子錦薰籠。劍南畫手看前輩，着粉施朱或未工。」後又書云：「適寫近詩未滿紙，涑水孔肅夫過澗阿，因以書贈。僕老矣，倦於筆硯，肅夫毋責備也。」趙張二書合作一卷，乃文待詔家物，後有待詔題跋云：「貞居書法，先學松雪，後入陶隱居，稍加峻厲，便自名家。」餘視枝山、陳道復及王仲山三書皆真，畫有戴松門牛圖，絹久不裂。入徽宗內府，有宣和題字。後賜賈秋壑，有款。陶士行寒夜留客圖，徽宗白鷺，南宋人題。唐子華樹石，有趙松雪題字數行云：「子華畫樹石筆意俱到，曲盡物理，更能學古人，假以歲月，亦可名世也。」子華松雪外甥，管夫人竹子華，每爲作跋，俟考。倪雲林宿吳處士玄文館，作當窻青桐一株，瀟灑澄淨，銅器有商金商銀子母鼎一，簠一，古瓦一，王履吉寫一詩於額。陸包山收藏，上絹痕泐而微現，底上沾一古蘚，秀潤可餐，大理屏有碎點青山，極佳。

七五

君御以戴文進臨郭熙袁安臥雪圖見貽云：「是君家物也。」文進臨筆勝自作，信然。

七六

別君超君御，從青平門發舟歸至清山。友人楊西來已住此二日矣。登舟相遇於樹下，新雨溪漲，山中流泉噴薄入江，梨花數株正繁開，相攜入清蓮館小飲，夜宿僧舍。

七七



斜風細雨不止，泊舟德山對岸，西來衝雨歸，予乃捲蓬窗看雨清坐。自至鼎州一月矣。終日醺醉，覺神思甚倦，今日始得閒寂，又一樂也。

## 七八

過洞庭馬湖，芳草連天，宵無一人，風雨大作，見小舟逐子舟而來者甚多，頗懷驚怖。近視之則湖中采芹船也。午始至掘子窰，風色漸勁，前途不可住，就岸邊一民家宿。疾雷驅雨，徹夜不休。泊掘子窰，雨如注，雷電交作，年荒地僻，且在洞庭之曲，爲盜賊出沒之所，尤不可住。不得已遣蒼頭牽維以往。辰飯後，纓舟白頭湖邊，風雨轉甚，進退維谷。所幸湖水尙淺，長年賈勇，逆風支篙亭午，過湖至青茅窰，入小港中，疾風猛雨，竟未嘗一刻停也。至麻河泊焉。初至白頭湖口，時雷電碎營，雨勢洶湧，風色甚逆，念若一日不止，忽有盜賊乘之，可奈何？不若乘風勢復過馬湖，走鼎州而長年輩云，回棹過湖亦甚不易，雨勢急，必當止。予聽之。至麻河，風息雨亦止，假如返棹而去，視此霽景，可將復來耶？乃知性宜佩韋者，凡事須靜觀之，不宜輕變也。晚食蔬粥甚甘，數月內入酒食地獄，今日舌本方知正味，始悟飢渴之後，食脫粟粥，飽蔬菜，無以異于八珍也。吾殆可以爲田夫野父矣。

## 七九

由麻河發舟，兩岸漸有人家，新柳嫋嫋不絕。起望岸行半里餘，望見黃山如展旆；近岸一湖，周圍可百里許，水光射人，彌望皆黃花菜，照水封天，不知紀極。有老叟來問之曰：「此湖何名？」叟曰：「此名三百湖，舊傳沉三百家于此，遂名三百湖也。」此鄉居皆散處，三百家相去甚遠，宜其爲巨浸耳。登舟望兩岸綠草油油，草色與水相映，綠不勝其酣。憶樂天「草綠裙腰一道斜」之句，抵嘉山已暮，月色出山上，山影浸河之半，其下鬱鬱沉沉，頗可畏。

## 八〇

嘉山曉起，山高月明，漁唱互答；促長年解維，抵觀音港，卽來時舊路。水已發，非復向之清流了了見礫石比也。住

津市遣人往州中移行李舟中無事，補作未成詩數首。又取舊日漁陽所作古文雜藁，補作數篇，甚哉無事之益，而閒之爲利大也。坐倦，移舟對岸大同寺門首，楊柳新綠，步關山曲洲上，樹木皆青山間時露奇石，色頗類太湖，亦有玲瓏穿透者，但以屬華陽國，無人搜剔之耳。

八一

入大士港，沿途多新楊柳，嫋嫋可愛。兩岸人家殷甚，予坐舟頭望嘉山。

八二

早過村中雙田，記少時與諸叔踏清河邊，今席上人已去其半矣。艤舟孟家溪，呼莊丁爲牽夫，不及上岸會諸叔，以南下之興勃勃故也。王吉人歸家束裝，獨予在舟中，天色清和，去巾衣，脫足欹坐，任意閱案上書，甚快。湖口流入河，時作瀑布聲。日暮，至三穴橋，偶有便騎，遂乘以歸篔簹谷。閒步谷中，海棠二樹盛開如絳雪，新移玉蘭一株，開二三十朵，如大蓮花，垂絲海棠，亦濯濯開千百朵。竹色青翠可愛，午步至柳浪，新柳三千餘株，嫋嫋下垂，守僧具茶水亭蘭四盆，各開一花，香清一院。

八三

蜀中僧眞權至，得黃平倩消息，近日健無恙，甚善。

八四

入沙頭林，柏雨清曠，居中見唐六如畫一軸，係周東村代筆。又黃兆彪畫王文成公像，瘦而長髯露齒，後有徐文貞公跋，皆未從祀時語也。

八五

市一小樓船，寬敞可貯書畫，勉力成之，仍以靜亭舅所予舟歸焉。時二月之二十七日也。

## 八六

修小樓船，往章臺寺；登章華臺，白水晶噉臺。岸上修林茂竹，便娟有致，臺倚舊城，卽五代高季興所築城也。昔季興大興力役，築重城，執畚者數十萬人，將校賓客皆負土助焉。郭外五十里，墳塚皆殘破，掘取磚甃之。及工畢，陰慘之夜，常聞鬼哭卽此城也。按此臺，乃豫章臺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水經注：「河水又上承江陵縣赤湖，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湖東北有大置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亦名清暑臺。又近赤湖口爲離湖，湖側有章華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則此臺在今三湖之中，與漢水相近，所云蒿臺寺諸處，或其遺址耳。世代遼遠，卽水陸遺跡，都不可問。水經注中：「江水東經燕尾洲，過馬牧口，又東經江陵縣故城南，城西有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今皆無可識。又云：「江水又東經郢城。」則江陵之下，又有郢城濱江，城中有趙臺卿塚，岐平生所自營，今纍然而塚者甚多，而不知有所謂臺卿塚也。自此以下，乃爲豫章口。豫章臺，則郢城正在沙市之間。豫章臺之下，卽爲華容縣。夏水，中郎浦，而後爲南平郡。房陵縣之樂卿城北。又合油口，始東經公安縣北，則公安縣之上，乃爲房陵。房陵之上，乃爲華容。華容之上，乃爲江陵耳。陵谷變遷，州郡代改，亦復不可核也。

## 八七

遊塔兒橋，乃郡人春遊之所，角放風鳶，予等藉草臨水而坐。

## 八八

沈水部再招飲于庾樓。樓在入城大堤上，俗以爲庾亮明月樓，非也。庾樓在今武昌縣，當以庾信在此有宅故耳。志載羅舍宅卽今承天寺址。庾信亦居之。故杜甫詩：「庾信羅舍俱有宅，春去秋來屬誰家。」則是庾信卽居羅舍之宅矣。又志有庾信臺，豈宅外復有臺，卽今樓址耶？元微之詩：「庾公樓悵望，巴子國生涯。」卽此地也。又江陵流寓載：「新野庾易，徙居江陵，志性恬靜，不交外物，以文義自樂，齊臨川王表薦之，餉麥百斛，不受。長史袁象欽其風，

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牙筆，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中，辟不仕。易生黔婁及眉吾，肩吾生信，自黔婁卽入江陵人物，不在流寓矣。屢代名士，何其怪也？又黔婁乃江陵人，卽爲屏陵令，前代固爾。樓可遠眺，綠樹圍之。晚開窗，見雲物堆藍，奇絕。

八九

江陵過明府成山招飲于王粲樓。仲宣作賦之樓，在當陽，非今地也。或云水經注載：「此地有棲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二語極肖，此樓當是棲霞址耳。按此樓名望沙樓，高季興所建，故子瞻少從老泉往大梁，過荊州詩云：「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是也。後陳堯佐始改今名。考南史，此處有枇杷門，枇杷門之名都不載志，豈世遠失考耶？韓翃送人至江陵，有「枇杷門向楚天秋」則舊已有用者。

九〇

夏道甫寓，見卓吾所批陶靖節集，又見戴文進一畫，學馬遠者。

九一

出城中，過便河橋，偶見深柳中乳鶯新燕，語聲圓滑，不覺欣然。

九二

舟中聞岸上流水滂湃入江，朦朧新月，有客移酒至，予笑曰：「宛似江州宴客，未見彈琵琶時人也。」

九三

與金一甫同發舟歸公安，而胡仲修忽至，云同至貧簞谷看竹，遂偕往。一甫譚長生冲舉之學，予曰：「予有法差簡，悟宗門上乘之理，恬澹寡欲，以養其身，待盡而已，此外非所知也。」是日，風日甚清麗。

九四

遊中郎新鬻劉氏竹園，守僧堂上懸一出山佛像，宋人筆，問其所從來，僧不知也。

九五

三月十七日，始復作東南之遊，偕者爲金山人一甫，從郝穴發舟。水平江靜，中流舒徐，乃取夏道甫所書「汎鳧」二字扁於舟中，定舟名曰「汎鳧」。用楚詞「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全吾軀也」。汎汎儉生，屈生非不知其樂，但宗國受難忍之辱，旁觀抑鬱，自不容苟延。予幸生太平之世，少未立朝，不與人家國事，儉其全軀，正其事也。

九六

新購沈石田畫一小軸，乃石田學趙松雪者，上有吳匏翁一詩云：「日煖烘窗辰巳時，猶關着睡鍊新詩；鳥聲聲似催人起，落葉滿塔通不知。」後又有徵仲題數語，因掛之舟壁間，前掛黃太史草書古詩：「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字勢飛揚，得龍翔鳳翥之勢。晚泊石首繡林山下。（此後另有記，以有異同，並存之。）

九七

石首王太學，出文徵仲皮紙長幅畫四軸：一曰，春山覓句；一曰，松陰濯足；一曰，雲壑流泉；一曰，瀟橋逸興，寫生氣韻沉雄，如豪放草書，結構極密，真可寶也。

九八

風大作，不成行，舟艤于沙阜磯，開窗看山色，倦與一髯登岸，見估客校射大沙洲上。

九九

子夜風靜，江月如畫，水平如砥，遂發舟。余亦披衣起坐，開軒窗頃刻，回視龍蓋繡林諸山，澹澹漠漠，予清坐少頃。

復臥醒時初日已上紗窗矣。抵調弦驛，驛以伯牙調弦于此得名。

一〇〇

過墨山下，山巒亦娟秀；追憶萬歷癸巳，先兄伯修、仲兄中郎，與予同至西陵訪友過此。予行間著東遊記，極言此山之奇。蓋予時年少，未見諸名勝故也。後甲午丁酉兩度應省試，皆由漢不由江，重見此山，已隔十七年矣。光陰如駛，追思聚首之樂，何可得也？楚詞：「馳余車于玄石。」似卽此山。然志載：「玄石又在墨山之北。」則玄石與墨山，又非一山也。華容東十里爲東山，亘百餘里，接石門山。石門與墨山相接，其中頗多洞壑，何時維舟於此，踞屐裹糧，一一窮其奧乎？山窮處有一峯，多磊磊之石，畫家所云礬石是也。石田多用此皴法，其極高處有一石如彈丸，置于山巔，若累碁可怖。按水經注：「檀浦竹畦之後，卽至下雋。」而縈繞墨山，在石皆不書，豈亦有遺漏耶？下雋、岳陽也。

一〇一

舟次巴陵西江口，見洞庭水光接天，綠草油油，雲物怪奇。西江口，卽水經注所謂夏浦者也。又有忌置山，山東爲城陵山，磯以山得名。越此卽爲彭城口。彭城磯，玉潤水之所經流會江者也。玉潤水，出巴丘縣，玉山北。流注於江，今殊不知玉潤名。又經白馬口，至白螺山，南卽水經所謂「江水又東，經白螺山」者也。白螺，一魁父丘耳。載于經，而墨山蜿蜒天際，江水滌之，經與注皆略而不書，何也？豈古之水道微有不同耶？水經注：「東鴨蘭口」，鴨蘭，乃吳建昌侯孫慮作鬪鴨欄于此。陸遜諫止之，今以「欄」作「蘭」，抑傳寫者之誤耶？道元喃喃往事，凡濱水道者多所不遺，而不及之，又何也？

一〇二

過烏林，卽黃蓋詐敗魏武處。又經：「赤壁、練洲。」江口多洲，不知卽爲練洲否也。練洲之下爲蒲磯口，蒲磯口卽今所云陸磯口也。磯以陸水得名，陸水出下雋，其水東經涇城，入蒲圻縣，石頭口、呂蒙城。西此孫權征長沙、零桂所

鎮也。公安亦名呂蒙城，于此爲二矣。陸水又東經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

一〇三

晚泊嘉魚，望見魚嶽山，其下爲金梁洲，有水從內江出，乃景水也。出豫章，東入蒲圻，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卽今舟住處。陵谷變遷，如水經注所云：「魚嶽山在大江中，楊子洲南。」今去水已遠，山在平地，則其不可尋者，蓋亦多矣。獨江上之山，自華容諸山以後，君山、九馬城、陵鹿角、奔騰天際，及過臨湖，千峯疊疊，意卽魚梁象骨、龍窰、雉籠、大雲、響山，諸名勝乎？惜乎不得遊也。

一〇四

泊嘉魚，日未下春，步芳草洲上。遙見楊柳別業，往憩焉。乃方司馬荆湖奉佛處也。溪繞其門，有橋亭可坐，望城中。有山，喬松十餘株蔽其上。

一〇五

赤壁去烏林不遠，故單刀之會，關公但云烏林，不曰赤壁。夫烏林之役，權已詘操，而以荊州借玄德者，彼恍曹之再舉，姑以玄德爲之障也。及事定而復索之，何哉？子敬詰責數語，未見破的，而又遂無以應之，又何也？

一〇六

過牌州日暮，望見金口諸山，澹澹之峯，湛湛之水，落日沙渚，微風細浪，此中大有佳趣。

一〇七

至武昌，步長街，息于黃鶴樓。予不登此樓十三年矣！舊樓已燬，今新剏者，其壯麗稍不如舊。然樓外風濤萬狀，捲雪激石，猶故也。往來江中者，小舟一葉，低昂盤渦，了無怖畏。下樓出城，過黃鶴樓，入水月亭，四面用垣牆封之，豈惡見波光浩淼耶？

早晤許子真，子真吳人而客于楚，家近平康。十年前，子與新安友人潘之恆景升及丘長儒，皆客其舍。子作不開行題其壁間，其詞云：「丘生散朗人家難苦相迫，潘郎與翁習又遭朋友嫉。我與許子差無事，疑病困苦多愁思。茫茫名利天地間，就中僅得四人閒。其中閒者又如此，無事閒人難得矣。」今壁間草字尙如故，覺爾時真大醉也。

移州漢陽，訪友人王石洋。已入都，獨其兒子在舍，三槐里中書舍，有樓枕山。望見大江風帆往來，及黃鶴樓蛇山之勝，了了可數。上有黃太史「水明樓」三字，蓋取杜詩「殘夜水明樓」語也。

登漢陽東門樓，甚壯麗。詣大別寺，寺枕山對溪，內有藏經閣，僧寂照烹九峯新茶，不減松蘿。九峯在武昌，九峯峙立，故名。（以上乙酉春季）

舟次漢陽，往晴川閣，閣已圯，憩大別山下。大別亦名翼際，又名魯山，以上曾有魯肅廟也。

陽邏岸邊，石根披露，頗具皴法。泊團風，見麻城諸山，過赤鼻磯，非赤壁也。赤壁在樊口，上江之南岸，子瞻誤耳。

游赤壁，臨水有石亭，下有龜石可趺坐，命人取龍泉水烹茶，甚甘。訊子瞻雪堂諸蹟，皆云不可考矣。大都宋時城稍下，與武昌對岸，故赤壁不依城，山木蒼鬱有野趣，今城跨赤壁，其半在城內，爲闌闔，故少幽意耳。



是日，城內丘公岳卒，得年九十有五。公舉前丁未進士，爲吳江令，入爲禮垣，以重修興都志，永陵甚眷之，不數月，爲少宗伯，幾相矣。會永陵上仙，遂罷歸，初不知養生，但少噴耳。有少子年十二三歲，尤奇事也。

一一五

霧口，望西山，近道士泫。怪石一壁，蒼藤綠莎，糾口媚韶秀。其東卽西塞山，自此一路，兩山夾崖，峯峯瘦削，依稀與桃花源上諸山相似。但層疊處不及耳。蘇子瞻曰：「蘄州溪山，乃爾秀邃耶。」非虛語也。楚中看山，自三峽後，便及此處矣。風順，亦不暇泊蘄州，過富池，富水發青湓山，注于江，上多市笛竹簾者，竹本笛材，以作簾，亦名薤葉，宿于伍家穴。

一一六

過龍平，望見廬山半入雲裏，頗有往遊之興。復取中郎記讀之，不覺神飛。既至九江，同行者謂夏火按節，山行暑甚，不若早至金陵，擇一清涼處修業數月。廬山九華，皆非匆匆可了者，姑俟他年買舟，齋一月糧，峯峯探歷，以完夙志可也。遂行，放舟東下。此後山色甚佳，煙巒霧崖，雲封日耀，綠擁藍堆，奇絕。夜泊湖對岸，捲簾看水月，與一甫對酌。

一一七

過湖口，瑤關厄一日，午後看諸山出雲，幻甚。日暮步楊林中古廟，一叟共坐，說年來事，如天寶父老也。

一一八

過湖口，山勢生動，層疊可愛。卽石鐘山與幘頭山也。風逆，黑雲滿江，怒雷隱隱，不暇登涉，急走至鮎魚口泊。時江右糧舟蔽江而下，連帆接檣，亦一奇觀。既泊行市上，魚鹽稻釀充物，有賣鰻魚者，命童子市以佐酒。

一一九

帆上得一角風，太猛，息于荻林。過小孤，壁立如髻，石膚皓白若雲。直上無蹊，陸放翁曾遊，有記，極言金焦不及予。

友丘長孺云：曾登石徑滑滑傍水上，可怖。時駭浪飛濤，得岸爲幸，不暇及登涉事也。至馬當山，色益岿嶇，卽王勃風送滕王閣處也。父爲交趾令，往省之。先是勃匿一官奴，後同官知之，勃卽殺其人，以滅口，發覺除名。其父福時坐此謫官，福時有譽兒癖，反受兒累，譽兒竟何益也。海上之災，其冤鬼爲祟耶。然滕王一序，千古不朽，未易言也。司馬相如夢一黃衣曰：「可作大人賦。」賦成，遂受知于武帝。鬼神固自憐才，其事頗與勃類，因人無知者，故記于此。陸魯望以此地合太行呂梁之險，春水未漲，有夾洲可泊船，不甚險也。午後風勢猛甚，泊于東流縣。東流卽彭澤縣治，陶公作令正在此地。唐始改東流，疾雷大作，雨隨之，入暮風雨止，微月照窗，水流入溪，聲甚清激。

一一〇

風雨不止不成行，掃地焚香而坐。邑外多楊柳，濃陰散步其下。歸來開窗，風細細入襟，自思到舟中以來，已近一月矣。耳目清寂，毀譽是非不到，應酬減少，生平飲酒不喜晝飲，一飲終日昏倦，夜飲亦不喜多飲，多則夢寢不安，次早神思不爽，甚則助發淫噴，明知其爲苦趣。然居人世，親友以此爲禮，見子素有酒名，一席不飲，則主人訝之，不得已強爲之飲。飲至漸多，則己先欲飲，又不待主人勸矣。俗所云「下坡酒」也，予不幸有此病，性既擇酒，而酒不堪飲者最多，然不容不飲，勉強吞噓，有如服藥，未能逃世，既不容戒，易流之性，又復難節，而柔趣深，又復難辭。其實敗我之德，傷我之生，害我之學道者，萬萬必出於酒無疑也。往事無論矣，丁未居漁陽府署中，每夜取酒兩小瓶，付之小奚，讀書至二更則飲，飲至一小瓶後，便有醉意，醉中粉壁上見影，鬚鬢鬱然，舉箸後則髻亦連動不止，顧而大笑。其寂寞如此。然半醉後，拍拍滿懷，酣適不可言喻。大都漁陽密邇薊鎮，薊酒與易酒皆佳，可飲也。惟與蹇大司馬飲，則常不支，蹇全不擇酒，酒或遇暑而敗者，都不擇一吸而盡，每飲止一吸，卽以杯向下曰：「乾。」頗爲其速所困。一日對飲，予已大醉熟眠，而大司馬復向立松影下，呼予侍兒云：「傳語汝主人，我正醒，何醉臥耶。汝記我半夜猶來此，無半點酒意，明日切莫向我論量也。」次日蹇公苦頭老眩不能起，延醫視之，然予知其病酒，私謂其令公子曰：

「尊大人病至午後即愈矣。」已而果愈。追思此之興致，與其憐才，何可得也？今亦化去矣！嗣後，予以老人不宜過飲，密令所親止之，不復出。予每夜但小飲以爲常，故予居署中，讀書多，箸述富，而學道時有透徹者，以應酬絕而飲酒少也。後入都，長爲酒席所困，出春明門如釋重負，及歸家亦然。凡入城至石首及澧州常德間，皆無可奈何，別諸友逃去。惟近來入舟，一月中不飲酒，夜飲數杯酒，脾胃調適。人見我好居舟中，不知舟中可以養生，飲食由己，應酬絕少，無冰炭攻心之事。予賦命奇窮，然晚歲清福，延年益算之道，或出於此。不然，常居城市，終日醺醺，既醉之後，淫念隨作，水竭火炎，豈能久於世哉？故人知我之爲「逍遙遊」，不知其爲「養生主」也。近日精神爽健，百病不生，堪以自信。留此幻軀，尙有別事可作，因喜而縷縷書之。

## 一一一

舟中無事，心尙無營，甚快。卽此無營時，百不思，百不想，便是吾輩大休歇處。于此不知受享，是當面錯過也。有事勞心勞形，既不快矣，及無勞心形之事，而復紛紛馳求攀東緣西，豈非世間苦人，然攀緣境界已熟，一時走虛閒路上，真非容易也。

## 一一二

雨中頗清寂，焚香讀書，檢書中，有舊時自抄一冊，題曰「苦海」。蓋由居漁陽時，妄想從靜中數起，不得按納，乃取古詩中哀挽傷逝之語，編爲一冊，每詠歌之，感人世之無常，悲繁華之易歇，則煩火爲之頓歇，亦袁山松作挽歌意也。近日舊病偶作，再取此編置之案上治之甚驗。

## 一一三

東流發舟，過黃石磯，磯最高處有小蘭若，垂柳隱隱，至安慶，古龍舒地也。城外有浮圖，頗壯麗，李陽驛有小渠二，皆石峙其中，小舟左右出入，垂楊覆渠，人家對住，真栖隱佳處也。泊舟散步至太子廟，太子，卽韋馱太子也。

欲發，復爲雨阻，仍住太子廟前。白水青林，亦足娛人。且謂金一甫曰：「我拚此生住舟中，舟中卽是家，他不可必得，清閒二字更少，我不得也。」遠遊訪友，俱非大不得已事，可止則止，不強爲之。我自去年十月登舟，卽欲追步張玄真、趙子固、陶峴、水仙諸公，永無塵沙之興矣。張志和作掬河夫，我不能爲陶峴，有三舟載妓，有糗糧，我亦不能爲。庶幾者其趙子固乎？今日雨涵江中，晶晶如撒珠，有鮮魚可市，且共醉陶一觴也。

## 一二五

從烏沙夾發舟過池州，住老洲，望九華，山色皆爲霧蝕不見。昔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女兒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前言之失也。予屢過此，愛玩之，不得一至。今日風雨如此，應難躡屐，緣又慳矣。

## 一二六

過繁昌縣，穿三山磯，夾磯口有三峯妍秀，故名。宋陳堯佐嘗泊舟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有大風，宜避之。」堯佐信其言，至期果大風暴至，行舟皆溺，堯佐獨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游，奔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故相告耳。」自繁昌至磯口，可四十里，爲夾江，碧柳綠蒲，時有人家，甚可泛。日晡，過魯明江，卽今所稱魯港也。以魯仲明居此，故至今稱魯港矣。

## 一二七

舟次蕪湖，赴樞司王公招，王公名演，疇言及羅近溪先生事，渠云：鄉人有會爲洱海道者，常與我言，昔與羅同事滇中，有酋某跳梁，議撫不服，議剿未定，其酋長云：「得羅公來，吾屬生矣！」羅公欣然往，同寅皆止之曰：「夷狀叵測，不可輕也。」公曰：「保無他虞。」遂騎入，連住十餘日，極論服叛之利害，酋長皆泣。公歸，治其爲魁者數人，不動兵而安堵如故，至今此一方人家祀羅公曰：「羅公生我，卽我祖父也。」祭祀于今不絕矣，匆匆不記言者之名，姑

錄于此，俟再問之王水部也。

## 一一八

梁山兩山據兩岸若雙眉，至采石，艤舟其下，亂石磊砢，拜太白先生于祠，老檜蔭蔽堂前，千年物也。世俗多言李白于此醉泛舟于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此地有捉月臺。昔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于當塗，公疾革，函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言不足信也。又元和中，范傳正廉訪宣池，遷李白墳青山之陽，銘詞有云：「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風流同此路，舊墳卑痺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蓋從其二女之請也。傳正爲觀察，頗事華侈，憲宗知之，代還拜光祿卿，官益達，用度益奢，以名高不敗，有上已泛舟詩，亦佳。蓋于太白臭味也。李陽冰，卽李潮子，子美甥。

## 一二九

抵金陵，從上青河至江東門，繞城而往，兩岸時有人家。過長橋二，泊于南門，望見大報恩寺塔，金碧陸離，步往至長千里，寺殿閣俱燼于火，所存者浮圖耳。此浮圖爲諸塔之祖，乃孫權赤烏初，康僧會入中國，以精誠感舍利，遂建此塔，原名長干寺塔，至國朝，改爲大報恩寺塔。後塔頂欹斜，萬歷庚子辛丑，僧雪浪正之，費頗不貲。今歸然儼立，尊嚴矣。雪浪善詩，書法遒媚，通名理，有江左支郎風韻，掃地焚香，看帖烹茶，天下開士氣息爲之一變。晚年勤修功德，尤爲可欽。登塔可三級許，盡望金陵之勝，城內黃屋鱗次，鐘陵牛首棲霞，可指數，喘息稍定，以踵疲而止。遂下過濠上亭，亭下卽舊放生池也。沒于中貴，今祠部復之，刹雖以回祿廢，然其旁楹及庫房尙存，他境視之，俱可作殿堂者。

## 一三〇

舟過文德橋，兩岸畫閣朱樓，流丹騰綠，芘草植于楹欄。文石羅于几席，翠袖凌波，雲鬢照水，青雀之舫，霞騰鳥逝，凡過橋三四，至珍珠橋登岸，步上雞鳴山。山門倚岩，朱垣整麗，夾道松柏，憩憑虛閣，窮一城之勝。

步遊天界寺，門內古柏老檜，沉寒逼人。殿閣擬于王居，其餘蘭若三十六所，文楠爲柱，白石爲牆，明窗潔案，淨不容吐。竹色騰綠，佳菓駢列。僧雖文弱，常親筆研，不及遍至。惟至一菴中，有玉蘭二株，可五六圍，有綠定觀世音一軀，乃嘉靖初年，寺中鋤地所得，細腰梵像，清慈不俗。

宿于碧峯寺之石頭菴中，一園皆修竹，中有一澗，水汨汨竹中過。橋依澗行，可百步，復過橋，始入法堂，時新篔作嫩綠色，照耀几案。主僧舊知也，爲予收拾一室，以待閒來清坐。

從寺中步至南門，時沐國出殯，方相幾長五六丈。通國人出觀，婦女皆賃樓居，甚至坐屋上。自廿四至廿六日止，南門闔塞不成行。

商孟和、林子丘，予同年鍾伯敬等來訪。鍾游太學，予往時未得晤，彼此一見歡甚。同游天界，坐毗盧閣上，飯于石頭庵。

許孝廉倫所見招，晤吳翁晉稼登，翁晉入貲爲光祿典簿，殊不屑。予曰：「下惠小官，王無功樂丞，無所不可，政自有致也。」雨霽，同往秦淮泛舟。

往太學，自買一小舟，約程全之。汪孟舉及一甫，小具酒蔬，由南門入，舟已亂秦淮間，畫橋仕女，闐隘清波，至珍珠

橋上望鍾山烟嵐鬱鬱。

一三七

六合令米中詔至，往訪之，已他出。歸坐竹中，適全之孟舉市舟，邀予泛秦淮城外。草上蝴蝶如楊花，予曰：「此六朝佳麗地，驚蛺蝶諸郎所變化也。」返舟，息賽公橋，青石上已有微月。

一三八

天微雨，步止雨花台，覓安石墳，不得。

一三九

赴吳伯麟席于水閣，歸至文德橋，見有游船蕩漾水上，則范五郎及何氏兄弟也。大呼予入舟，過一畫閣下，聽歌聲宛轉玲瓏，時燈火隱隱可見。視之，乃安遠侯柳君夜飲，聞予等笑聲，閣中人亦笑相應。柳安遠曰：「舟中有袁先生否？有興幸登閣一笑爲樂。」蓋有人語之故也。遂攀水檻而上，是夜極歡。雨不能出城，宿于游舟中。

一四〇

渡秦淮，聽唱北曲。

一四一

往北門橋，謁焦弱侯先生，訊及二郎死事，予不覺淚下漣如。二郎孝友，善詩文，書法尤妙。

一四二

發舟往遊燕子磯，過清涼臺，石頭城，獅子石灰諸山，宿于草鞋夾，雨大注。

一四三

雨霽，過弘濟寺，舟泊燕子磯，關壯繆廟前。兩山如雙岫，一奉佛，一奉壯繆。溪流間之。是日，相傳爲壯繆生辰，傾國

仕女皆來謁神。予趁游人未集，登燕子磯，累級而上。攀朱欄登亭，大江縈繞，一拳峙水端，可怖。下山過橋，兩山忽開一罅，若門，踰門寺，依岩傍江，石壁間乳懸若蜂房，蠟淚想楊惠之塑壁，或能彷彿之耳。登閣，江流浩淼，壁欲落，閣欲浮去，不能久住也。午後，游人俱集，兩山皆綺羅，無隙地，笙歌鼎沸。入暮，予亦移舟歸，宿于石頭城。

一四四

大會文士三十人于秦淮水閣，各分題懷去。

一四五

弱侯先生入舟中小話，見予舟曰：「此亦泛家，浮宅何遠？」出一冊名錄鬼簿，蓋元人詞曲諸名家也。

一四六

移入秦淮渡口河房，月下泛小舟。

一四七

詞客三十餘人，大會於秦淮水閣。女校書二人，爲朱無瑕、傅靈修，賦得「月映清淮流」五言律六韻，予詩于座上成之。

一四八

晤米仲詔于承恩寺，夜與友人共論學。予自悼染習深重，二六時中，未得乾淨，俱是生死業緣。因記大慧云：「此道得之易耳，保之難，多見士大夫見得之容易，全不修行，日久月深，臨終多被魂所攝去。」以此知學問有入，更宜防護保守。吾輩根性怯弱，常爲聲色流轉，撫心思之，惟有內愧而已。

一四九

因河房應酬繁甚，乃復出石頭巷，以小舟載行李，從水西門出。天溽暑，繫舟于賽公橋下。風入石圈內，陰陰肅肅，



水作湛碧色。先時鹽汗交流，頃之想衣裘矣。抵石頭菴，穿修行徑，過危橋，息于僧舍，清寂之甚。

一五〇

賴太學處，出馬遠畫四軸，人物清絕。下有「臣馬遠進」四字。復出四軸，無款，傳爲王晉卿筆。然衣褶不似前人，恐是近代仇英諸公筆也。十八學士瀛洲卷，寫學士醉態，從人及馬，備極舒徐之狀，乃錢舜舉筆。

一五一

珍珠橋晤湖州凌初成，見壁間掛劉松年畫，兩人對弈，作沉思狀。相歎以爲人物之工如此。近世自文衡山以後，人物不可觀矣。

一五二

赴焦先生之招，因論學次。予問先生曰：「若李卓吾者，先生能信其了此大事否？」先生曰：「是非所知也。然其見地亦甚高，乃世之學者比之于魔焉，則過矣。卓吾初官南都，予友人謂予曰：『李某却有仙風道骨，若此人得入道，進未可量。』後見其人果然。久之，乃向學，每聚會之中，嘿無一言，沉思而已。如此數年，談鋒始發。然亦時有疑。及至楚，有書來曰：『今之卓吾，非昔日之卓吾也。若如昔之卓吾，亦何貴卓吾哉。其自任如此。』問達觀畢竟何如？先生曰：『先父有一菴，卽在對門，達觀住此兩月。予一日偶問之曰：『和尙莫作誑語，只如此事，胸中畢竟坦然無少疑否？』達觀曰：『末後句實有可疑，余乃大笑而去。』先生又問曰：『有一二學者，初入門極是苦心，而後乃都不理會，何也？』予曰：『此事初入手全無巴鼻，後妍求久，忽然討一本來現成見解，便往往于此住定，既不俟參求，又無可下手。日久月深，將此事闢向一邊，依舊打入世情窠窟中者，往往而是。』先生曰：『現成原不錯，但認着只是一個見，正是病。』語次，予曰：『宋元諸名家集，亦多有不存者。』先生曰：『宋元之書，散見于世，不可以不見，便謂不存。』余退語人曰：『末句有疑，是達公眞實語，此處不可以分勝劣也。』

一五三

大會文士四十餘人于羅近溪先生祠，風雨大作。

一五四

同諸友泛舟桃葉，入暮，疾風猛雨，抵石頭菴，衣袂盡濕。

一五五

得李西卿書，以入賀行約，相晤于金山，并得王百穀書。

一五六

晨起，肩輿往遊牛首，出城，陟層嶺，見大江積雪浩然，憩于鐵心橋。午暑甚，息古寺中。松柏鬱然，門徑風勢襲人，解衣小坐，命童子至僧舍煮糜，僧固老農也。以野菜和粥，佐以少蔬，訊之，乃荆芥苗，頗帶藥氣。小有風味。飯後登山，不復輿矣。至寺門，足幾不能前，蓋山之背金陵而南向者，獨此利。故行至山足，尙不識寺所在。屢攀躋，乃見樓閣枕藉。既入寺，陟一重塔，陰風凜凜然，倦甚不能登山。徘徊白雲梯下，月漸升林，松影滿地，與劉冲倩快談時，冲倩讀書山中。

一五七

登白雲梯，過大銀杏樹下，樹亦千年物。記萬歷癸巳歲，與友人丘長孺、僧無念同遊此地，甚歎茲樹之奇。故予有「南唐今日樹長生」之句，今十七年矣。登殿禮如來，西行至禪堂，右關公殿內，閉門看塔影倒垂，予殊不訝其奇。以佛法廣大，不足奇也。歷層級至辟支洞，殿中陰森甚，殿已頽，然其實瞰江第一處，惜廢折而行，過留雲閣，穿老松中，歷石磴，半里許，至文殊洞，煩暑憊甚。甫入洞，涼沁骨，余夜夢一法師講法華經，至余，少經一部，予出金請經。會文殊洞中久不燃燈，予以此夢施燈一月，因念此中溽暑中時時作秋色，便可居此度九夏，亦一快事也。過方丈飯後，

僧請看歷代祖師像，多恢奇肥碩。時暑極，予曰：「塔上可避也。」由方丈東行數百步，得塔，凡涉一層，則漸涼；抵層顛，風勢襲人，等風穴矣。前望獻花岩，如在几席，右則長江帶之，左望山口，人家田疇，林陰水色，令人作棲隱想。後則本山之松鬱然，時露怪石，坐久之乃下，至一僧舍，據山水之勝，烹茗少坐。尋白雲梯下，冲倩曰：「山門高嶺上，看大江落日，亦一雄快。」遂往坐松下久之，月色冷冷，歸飲。

一五八

緣牛首山嶺走祖堂，牛首不見前山秀色者，以祖堂一嶺爲之障也。過嶺，從寺脅入，息于閣中。走獻花岩，入洞中，坐亭上少憩。息于方丈閣上，望牛首青豆之舍可數也。飯後登山，過伏虎岩，其上有三閣，云新安一王姓者繕治之，亦可坐。江雲漸近，歸飲閣上，月色出萬松中，清絕。

一五九

有學子至，商及學問事。曰：「近日惟鄭中丞諱如璧，號崐岩者，參求最切，今不幸死矣。崐岩舊與龍溪近溪相商確，曾言及與近溪同參笑岩事。云某初與近溪在京師，同參笑岩，時會中多人笑岩云：此會中諸人，皆可與論學，惟近溪不可與論學，以其載滿也。近溪向前禮拜，稱謝教笑岩又云：諸人皆不可聞此語，惟近溪可聞此語。因留近溪宿其寺，予出寺後，思此夜決有激揚，乃潛取襪被宿於寺中，令寺僧密之夜往鄰房竊聽。凡兩夜，所語皆凡俗事，心甚疑之。惟與近溪分手日，近溪說不得的，便是某于時若有省焉。崐岩之言若此，一僧又言某初不知用功，卓師教以參話頭，提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本來面目？予問卓師曰：未見和尚提話頭，何也？師曰：我提要汝知耶？又問予近日學問。予曰：我生死心甚不切，學問全不得力，逐境遷流，惟有愧怖而已。」

一六〇

固始許忠節公之孫，孝廉名麗，來晤。許公死寧濠之難，去制科纔六年耳。難起時，其尊人爲公作醮事，忽後園竹

開花如碗大者二，數日而授命之音至，因言其先世烏兆前有破頭山，公死後山合矣。

一六一

鎮江社友笈我真，言及楊遂菴先生事云：「武廟幸遂菴第時，遂菴侍酒，排場內皆大璫，俱撫臺陪筵，御史監廚，武廟戲呼遂菴爲楊麻子云。蓋遂菴少時中痘已死，置之棺中，將釘，忽然作吟詩聲，復活。」予曰：「遂菴昔與吾邑司徒鄒莊簡公諱文盛厚善，其家得其筆跡最多，余屢見之。書法遒勁，聞之莊簡孫云：先人與遂菴公爲密交，兩家夫人時或相見，先公念遂菴公無子，密令夫人勸之爲置妾媵。楊夫人笑而不答，屢勸，夫人始言曰：「鄒夫人不知我猶童真身也。」始知遂菴公絕人道耳。」我真曰：「誠然卒以無子。」予曰：「楊公文武異才，豈從上界來，久不染欲泥，故現不男相耶？決非妙法蓮華所云：「五種不男，」明矣。」

一六二

赴參知李公夢白金山之約。移至舟中，時畫舫新修，中如積雪，竹樹陰翳，涼風下起，久不宿舟中，不知其樂若是！

一六三

發舟，抵燕子磯，登燕子亭，罡風吹衣，幾欲飛去。度有寒色，欲下，而江中有舟欲覆，居民乘小艇往救，幸而免。殊可怖。下滄溪至弘濟寺，兩山夾處，風大厲，息于天王殿前婆羅樹下，樹與燕京西城臥佛寺樹正同，其種皆從西域來者，閣上正朝西，晚日炎甚，歸至山門前，近一中貴墳，有石路可坐。俄見小舟來，則社友笈我真也，因取酒共話。

一六四

同我真往遊棲霞山，山去燕子磯三十里，途中黛色層疊，包絡田疇。因憶靖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句。至山，寓老宿蒼麓禪室樓後，開窗見巉巖有落勢，亦一佳處。躡徑過石梁，尋中峯澗道，石皆爲中貴所鑿，如蜂房，令人欲嘔。遍尋山中佳石皆損，至乳泉，啜一盞而行。下至千佛岩，岩亦架以閣，重牆圍繞，舊時佳本皆伐去，品外泉

瀾濁，不復上沸，路如永巷，令人一步一恨。過方丈，由小門入大殿禮佛，樹色皆爲重牆所隔，時日如炙，急往覓天開岩，息于珠泉，過般若臺，坐叢桂下，行亂石澗邊。石多太湖者，喬松夾路，遠望岩壑，了不可測，甚有幽意。抵岩，岩石巉巖，數月前忽中裂一片塞路，岩下爲好者事刻禹碑，作一石牆置之。大損石趣，歸納涼于白蓮池上。時白蓮盛開，香風滿一山。

## 一六五

舟次黃家渡，去山八里，復肩輿登舟，風色甚猛，不敢行，午後發舟，小僮盟鷺，失脚踏淺水中，方持衣而笑。一轉盼盤渦中不見矣。傷哉舟人云：是舟有物，數夜前於此騷擾。予等二三人親見之，色正黑，逐之，落水有聲，渡口兵船人云：此地每年此月，卽墮一人，雖生死有定數，然悼念其不得正命而死，且孤其殷殷從我之意耳。是夜不成寐。

## 一六六

過儀真，至黃天蕩，水勢洶湧，令人恐怖。午抵金山，息于水月樓，取中泠烹茶，按中泠原在江心中。此山上井中水也。正宜出慧泉下耳。「泠」或作「零」，或作「灑」，更有南北「泠」，所謂江水分三「泠」也。陸羽原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爲第一，乃茶經言瀑瀉湍急者勿食，似不當第一。今雲液泉在簾泉旁，實遠出簾泉上，而不得第一何也。又按金山法席之勝，莫過于佛印，考佛印所生，蓋李定異父兄也。李定之母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名了元，卽佛印也。已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問死，出嫁郃氏，生蔡奴，爲郃六。郃六爲名妓，李不持生母服，蓋亦有故。然了元與子瞻爲法門至契，而李定獨攻之，亦可笑。

## 一六七

金山鼓，其來久矣。子瞻詩：「但愛齋廚法鼓香，」其徵也。

## 一六八

步迴廊下，遍覽壁間詩，惟張祐孫魴二詩，真成獨步。予按張祐詩，實遠過徐凝，而不見取于樂天。惟杜牧之守秋浦，酷愛其詩，贈之詩云：「睫在眼前人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皆爲樂天發也。祐不應招辟，老於曲阿，性嗜水石。蓋詩人之有骨而有致者，而唐書不爲立傳。魴，江西南昌人，畫工子也。他詩亦不多見。羅隱詩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亦有致，然是五代人語。

一六九

病泄，瀉不支，欬枕亦不成眠。自思天下事非吾力之所能及者，吾亦將奈之何？大限到來，自己亦未必能保。况眷屬乎？况奴僕乎？子瞻哭幹兒詩云：「生平忝聞道，夢幻講已詳。積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我之謂矣。然而死生常也，特憫其以不良死，不能無隱痛耳。

一七〇

七月初一日，請本山僧爲亡童誦經禮懺，施食，覓骸者走兩日，舟亦幾覆，竟不得。所幸江南北大姓施財，攜死骸，無暴露者，當必得沙上一坏耳。

一七一

偶于朱西卿舟中晤劉延伯，出周昉楊妃出浴圖，妃起立，披薄縠如微雪罩膚，甚娟人魂，獨足稍大，不知縛足已始于漢宮矣。雜事祕辛可考也。又有浴鵝鴉一小圖，黃荃筆。

一七二

得陶石簣先生訃音，感歎泣下者久之。此當今一顏子耳。心和骨勁，學道真切，我之發舟，大半爲先生來，庶幾以學問相參證，而詎意隕折，傷哉傷哉！

一七三

我真諸公，治酒于甘露寺旁大竹園中，竹氣含雪霰，令人憶篔簹谷也。

一七四

舟過丹陽。按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北志謂：「郡北有頰山，故名丹陽。楚鬻熊所封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是。」而西漢志以「曲阿丹陽爲楚始封」甚誤。

一七五

過蔣墅，賀氏諸昆住處。賀中秘虛谷，及令子兩伯，邀遊篁川。去市可里許，踰平疇，行柳巷，穿竹徑，半里許至園。園內彌望皆水，周遭可三里，中因島嶼爲樓閣。過小鑑湖，水色澹澹，數折入柏巷，始抵霞標閣。閣外皆植桃，故以霞標名。後軒臨水，水外長堤多植梧桐芙蓉，開窗則游魚漾泳，好鳥和鳴。閣下頗清涼，復循故路至鑑湖畔，泛小樓船，過月榭，遠望朱欄若魚網，曲折水上，登鑑閣，罡風襲衣，置酒樓船，夜泛。

一七六

天氣澄清，棹小舟從霞標閣右軒登舟，沿堤碧梧，翠柳，紫微花，處處爛然。半里許，過第五橋，涉桃花渡。又里許，至篁川莊，門迎流水，中有祕室畫閣，可居眷屬。循莊右掖，行曲溪，復回棹，過小橋，湖中望浪光閣，峙水心，過月榭及大石橋，復穿曲溪，至霞標閣後登岸。

一七七

將遣舟回楚，予初意欲以此舟浪泊吳越間，然予多友朋，每至一處，則鱗集，非月餘不能了應酬。時試期已近，入都漸迫，不若割吳越山水之愛，以俟後來。不然，草草一覽，既不得窮山水之趣，盡友朋之歡，非快遊也。以此一意，發舟西還，至此月杪，募夫肩輿入都，至都中，入西山閉關三月，爲入試資糧。

一七八

遣扁舟歸，飲於月榭，月始圓，須臾出樹杪，可鑑毛髮。二更泛舟，飲於宛轉橋上。

一七九

晨起，風和氣爽，開水軒，聽百舌弄聲；游魚穿窗下甚適。月上，飲宛轉橋，摘露桃食之。

一八〇

過秋水亭，息於石橋，經蓮花渠，觀蓮，小僮下摘蓮房，回登舟中，水風冷冷，開軒笑談，因自笑曰：「如此風景林園，只是胸中隱隱不快，不知何故？惡忙却又閒不得，惡動却要靜不得，真是苦事！」陶公曰：「性愛閒靜，渠皆出于天性，不如是必不快，所以祇得逃世網而趣栗里耳。」意者閒靜非予之至性歟？又何以惡忙而厭動也！

一八一

中祕論畫次云：家曾有顧阿瑛自題畫像，今失之矣。相傳顧翁請楊鐵崖教阿瑛，每年束修萬金，三年餘，偶因白羅單不至，曰：「醴酒不設，主人怠矣。」遂攜三萬餘金去，不知所往。後阿瑛散家財往覓之，則鐵崖以三萬金于海島山治房屋，聚人耕耘，與偕隱焉，亦奇聞也。

一八二

函伯持畫數軸來看，其一，乃馬文璧雪景，千崖積素，令人冷然；上有楊鐵崖題云：「東山西山失翠微，銀海玉海涵清輝；老僧覓句扶桑曉，化作春雲滿谷飛。」字字秀潔。後題云：「至正戊子春二月二十日擬王右丞家法，寫此作竹雪齋清供，秦溪馬琬文瑩識。」又唐伯虎西山春曉，雲氣秀絕，上題曰：「緋桃斜映水，茅屋側臨崖，白白炊稻米，青青爨葉柴。」又沈石田畫一軸，甚佳。錢舜舉宮娥，甚秀媚。

一八三

賀秀才玄朗來晤，論及鍾減亭事，減亭名鳴陞，作令，入爲比部郎，晤予于瓜州太學蕭成芝處。時黃太史慎軒先



伯修及中郎皆在，來時已醉，不揖就坐，但問誰爲小修。我當與角量，因指爐畔一大盃，可容酒三斤，令取來，如拇陣敗者飲之，予頗苦難，然業已定議，不可改，且或可伴勝也。一交拇，減亭大負，卽指孟曰：「非兩口吸盡，非丈夫也。」一吸而乾，衆皆咋指。然此後遂沉醉，不能復飲矣。後予數往候之，甫梳櫛完，已陳酒肴，飲至三鼓而散。此後數數招予，予畏其留飲，不往也。一日，偶相遇于長安市馬度，可二十步。減亭酒氣逆予鼻，予揚鞭數之曰：「何處得此糟人！」一笑而別。後以同官謝庭讚上疏并坐，一皆貶。減亭益縱酒，爲人脩幹魁梧，性豪爽，通脫自喜，陳孟公流也。歸來不自得，竟以縱酒亡。年未五十，甚可傷悼。

## 一八四

夜夢亡僮阿鷺來，貌頗不怡。予問之曰：「汝已死，今復來耶？」鷺曰：「我雖死，特來隨侍。」予因曰：「死而不死，亦快人。」覺而自歎夢中之癡也。嗟乎！我非婦人之仁也，徒以飛鳥依人三千里外，一旦失去，真可傷悼。前在丹徒念幽冥之苦，欲于竹林寺中爲施燈一年，寺中伽藍爲米元章，予欲作一疏告之，如亡魂可收，望老顛用爲侍史，後以行忙不及，行至南都，當盡此念耳。

## 一八五

晨起無事，命小僮棹一舟至浪光閣，坐石欄上。頃之，復移舟月榭深柳中，水色秋光，澄練蕭淨，以動火輟文，初不知其火也。誤以爲瘧，衛風過嚴，轉覺煩熱，夜夢不寧。

## 一八六

脾胃不佳，稍食卽飽，身常熱汗如注，憂思鬱鬱。午後，忽大吐帶血，予歎曰：「男子血如金，豈堪常吐耶？」頗有性命之憂，醫亦錯愕。吐後熱不可忍，口渴如炙。甫食少許湯，卽吐，甫吐，又虞見血，就枕不能睡。則起坐，坐又不支，出帷繞床行，行復倒臥病榻。臥東復移西，西復移東，微聞醫低聲語人云：「却不宜見血。」又有人云：「有子否？」予時

熱無可奈，自思人生死是常事，但得便死，卽好如此壯熱，此體不知經幾番燒炙，始就後世生，平種種不知節量，今日身受此苦，何人可分？何法可解？復起繞床行，熱愈甚，鼻息出入不迭，上下氣不屬，渴極無法可救，僮僕皆袖手浩歎。久之，額間有微汗，漸安。渴終不止，自歎前日在京口人宅上，醉後大碗吃蜜和烏梅湯，此豈非仙？又往日血疾時，老父云：「不愁此一次不好，只愁下次再發，救不得耳。」當時自念我但百倍謹慎，去何愁再發？不知老人言之清切若此也。夜帶汗臥，夢中昏昏，苦甚。

一八七

晨起，體中不快，有人云：「此瘡易耳。」予曰：「瘡易，但我于嘔逆中多帶血，蓋我舊有火症，又因瘡而舉發，此二病疊至也。且瘡發至十場者亦多，日日吐血，豈能久耶？若從此不止，有性命之憂，當如之何？生平學道，俱屬知解，現行無明種種，合眼恐卽受報，遂世上虛華，都不曾打疊此事，究竟果何所得？哀哉！墮地以來，爲功名事，將心血耗盡，何如不得書屏人，騎款段游行鄉里間，優游六七十歲而死耶？」日暮後，作乾嘔不出，久之得少涎，亦不敢視，熱與渴較，往日又甚矣。錯誤迷亂中，念若在家時，用大缸貯冷水，置身其內，作一清涼快死，殊亦慷慨。今居此，何可得也。方熱極，赤脚走地上，語僕云：「好收拾文集。」是夜去地獄無幾也。若再不止，則視自經自沉爲得計也。

一八八

晨起攬鏡，眼角頗有黃色，獨心中軟弱欲眠。抵暮微作寒，乾嘔數口，亦微熱。徹夜倦眠，漸有起色矣。

一八九

瘡不至，予謂客曰：「看來世間忠臣義士，殺身喪元，亦非難事。當病熱極時，一刻也難度；若有人來刎喉，眞笑而受之耳。古人云：斷頭斷腸等死，看來斷頭差覺爽快，斷腸受磨特甚。况忠義者苦在一時，名垂後世，卽冥中鬼服神欽，更有大受用在後。然則人生如遇此等時節，便是好際遇，不可錯過，勝似呻吟床蓐，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百倍也。」

一九〇 體漸復，晚獨坐，甚念有生之苦。且年紀漸大，血多耗散，須多靜少動，以養血爲衛生上計也。

一九一

爲人書扇，偶憶長安讌集時一首書之。客問此何年，作予曰：「此丁酉年冬間詩也。」是年予以下第游長安，館于伯修所。是冬日暮，則良朋勝友，招攜聚樂。十九首云：「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是此景也。丁酉戊戌己亥皆然，凡燕中名利名園，揀勝而游，獨予一人失意，未能忘懷。當時聚首，不知其爲千古之一時也。今已矣，友朋兄弟，零落星散，可歎也。

一九二

往京口，見禾穗穰穰，較一月前所見，稻花香撲鼻矣。久靜，忽舟行，頗適。入暮，月色入舟，天氣漸涼。

一九三

抵鎮江，移行李甘露寺虛上人房。按甘露寺，乃唐寶歷中李衛公建，以資穆宗冥福。時甘露降茲山，故名。夜月窺窗，與僧幻休兀坐，數日內勘破世間種種繁華快活事，畢竟是刀尖上蜂蜜，沾着便不好。又如甘露內毒藥，暫時雖可口，一日毒藥發作，便要裂腸破肚。我學道十七八年，止今纔有幾分怕生死，纔知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出房入房，生老病死，一一要身受，奇痛極楚，轉盼卽至，可畏可畏。古人云：「如經瘴毒之鄉，水也不得沾他一滴，要須十分防護。」我此時病新起，道心較急，看得極其親切，只恐後來忘却。因書之于此，但憶前日嘔見血時，熱極時，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時，卽無處不是快活日子也。

一九四

同山僧上北固，過天津泉，高帝駐此。云：「是中應有泉。」後遂涓涓矣。從右腋屢陟至山門，見大江浩浩，風帆往來，金焦拳立水上；至大殿禮佛，前山疊疊，大江出其右，折而右，至三山閣，實爲一山勝處。白水綠洲，平疇稻畦，茸左至石亭，得江最多。

一九五

予禪友埋照南詢止于此寺看藏，與此中一善友錢大用善；錢亦諸生，父某，以進士任省中。此公偶信堪輿之說，以水陸寺作宅，移居其中。白日常放光怪，阿羅漢往來其中不絕，其事尤多。京口人雖知之，不許。惟大用與埋照極言之，自見因果可畏，亦斷董血。其父家居，竟爲一僕持刀，割刃其腹而死。後其子弟相毒，一家俱在囹圄。大用每言及，輒泣下。家中得罪神明，恐此後無遺類耳。大用年未五十亦卒。初埋照再至柳浪相晤，與予極言大用之賢，今年來訪之，則曰：大用今年逝矣。問幻休，所言與埋照語同。益信因果可畏。世之佔佛剎爲住宅，爲烏兆者，不可不深戒也。不獨如來爲人天導師，侵其剎者，護法天龍，自然降殃；卽血食之神，亦有不容侮者。先王父葬地出於本邑桑氏，桑氏之先富饒，蓋一邑遍謀風水，偶得一地號鳳形山，其地上有竊四廟，桑氏毀之。其家後爲鬼祟攪擾，餽中飯皆變爲糞，婦女從砧上切肉，卽爲鬼攫去，煮酒皆爲血。如此十餘年，所生子皆如廟中鬼像。其後有桑成兒兄弟，竟爲僕誘去作盜犯論死，一家灰滅矣。後以地市于王父，則廟中原無穴，尙去數百步遠，竊四之神，不載祀典，猶能爲禍如此，可不戒哉。家大人及伯叔輩親見之，非臆說也。住在塞督府衙齋，督府云：「前作順天撫臺時，駐遵化，一士大夫原爲壬戌同年，一日持一呈求批，云：宅近關廟，乞其地益宅，卽跪求之甚懇。予曰：關公護國正神，我輩尙當莊嚴其宇，敢撤毀耶？」年丈乞他事無不可，此事斷不可也。其人甚慍，後竟奪其後半。此公尙無子，連生兩子，皆無後代而死，竟無嗣。」蹇公言已，因云：「我最不信鬼神，若此事真奇異也。」因錢氏事，並書之，以志戒焉。

一九六

月下因思，某棄諸生，爲出世間清閒高僧，暗中得許多便宜。如我輩名根未斷，連年奔走場屋，今已四十，頭髮大半白矣。得來受享，亦無幾時，况受享種種，俱是我所說鋒刀上蜜，甘露毒藥，何快之有。今人說前世爲高僧，則喜說後世爲高僧，則喜，至今生爲僧，則曰：「如何作此偏枯事。」世人眼孔，真不足信，着便誤了無限利益，須是自作主張，臘三十日無人替得。

一九七

甘露山門題榜，爲「天下第一江山。」晉陵吳琚筆，琚書學米老逼真，畫亦然，所著有雲壑集，殿上禮佛後，出坐凌雲亭，見稻田如掌，引大江水成渠，曲折塍間，垂柳覆之，甚可泛。風勁甚，出寺門，前若大堤，竹箭叢生，其下半里許，至前山，如象鼻迴繞，上有玄帝廟，一僧揖客，訊以海岳菴舊址，云今不復得矣。復尋舊路，飯後散步鳳凰池畔，依山頗有礫石，雲巖霧裂，類假山，恨無亭憩。後穿槿籬，歸過禪堂，禪關內一僧坐禪，與之語，蓋真修行者。是夜，月不明，數月內天旱，無夜無月，至中秋，人人思賞清輝，而月色却爲雲掩，乃知如意事未易得也。

一九八

至鶴林寺，寺久廢，陸尙書五臺諸公復之。見岳珂及孫觀與山老書刻石，并東坡和刁景純柳子玉光字韻詩，皆嵌牆上。柳子玉東坡妹婿，刁景純名約，丹陽人，家有藏春塢，又有子瞻草書，止七八字，甚類醉翁亭記筆法。蓋老坡沾薄醉後，放筆能爲此體，惜不全耳。其中宋元蹟頗多，高宗書七佛偈，尙存其一，字頗類黃魯直。過古竹院，卽戴顓棲隱處，唐李涉「竹院逢僧話」處也。竹色蒼翠，周濂溪書院亦新復者，蓋濂溪曾問道于壽涯，鶴林僧也。其中有小蓮池，亦可小憩。對門卽黃鶴山，如僧頂，其伽藍爲米元章，云此公發願願作此寺伽藍故也。予謂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此等去來，當是淨土中人，恐不止作伽藍也。意者菩薩護法，無所揀擇歟。

有僧持黃慎軒手卷，皆與予別于西陵并三峽中道詩也。諸作杜陵昌黎之間，極才人之變化，不意國朝至今，詩道大盛若此。

二〇〇

楊邃菴先生嗣孫楊九皋來，見楊公關中奏議，予訊楊公事云：當武廟幸宅時，先人病，凡上湯飯，俱一僕余鵬扶送。武廟問曰：「汝何名？」曰：「余鵬。」武廟曰：「改作萬里可也。」鵬後自刻印章曰：「御賜萬里之章。」蓋此人亦非僕，乃仙人門下客，不敢言客，故言僕耳。每上湯飯，俱具五十金爲儀。武廟曰：「曹收下。」不下數千金。曰：「盡與楊先生作茶果資。」駐駕一揮使宅，晨則步至先人宅上，或園中釣魚作詩，亦令先人作。先人曰：「詩思遲鈍，請題入密室構思。」武廟笑曰：「我考秀才，正欲面試。」詩成後改一字。南園釣魚，得一大蝦蟆，龍顏大笑。

二〇一

往遊焦山，風勢大作，不能往，遂過瓜洲。舊有地主蕭紫之名成芝，時已捐館，一城遂覺冷落。予欲往哭之，值其令嗣他出，遂已。夜得一詩，中有云：「家貧因愛客，宦拙爲嫌錢。」蓋實錄也。夜臥舟中，醒時已抵維揚。

二〇二

至廣陵，同年李明衡招飲于城外閻氏別業。水閣臨流，有吳兒善歌，訊問詹淑正濂消息，則曰：未半月前逝矣。淑正，新安人，能篆隸，工印章，少時客京師，屠長卿爲人所訐，淑正亦與焉。蓋爲其共登俳場度新聲也。後歸楚，走儀揚間，戊戌，予居眞州，淑正來，因數聚首。時眞州有老友侯師之名維垣，亦好客，所居書室，前有流水聲，常往聽之。師之數留小飲，每飲必招淑正，眞州城空，其西北多種桃，桃花盛開，與二老日日往遊。二老皆聾，予與人語，不作大聲，自與二老久處，予日日大呼與言，苦甚。凡半年而別，後蹤跡無定，書信闕然。前在金陵，聞其在維揚，所以來此欲一晤言，不意其已逝，老而窮困不振以死，可傷也。

二〇三

黃州林子木來，言及邵武蕭勝祖事。勝祖初爲農父，但力行孝道。後遇仙，令其飲墨水，便通文義。且教以理學數。祖既能書通文，一鄉皆驚。後至羅近溪諸公處論學，頗得其奧。子木過邵武，親往訪之，問以心中所疑，一一不言而諭。年九十七而終，往聞近溪晚年奉一蕭老，想卽此人也。

二〇四

子木持一冊來見遺，乃陸儼山深顧東橋華玉二公書也。秀媚適美，妙得晉人筆意。儼山有札云：「山居初就，日有遊人，每日一躋攀，東溟未常不在念也。邇日道體何似，靜養爲樂。僕新置二畫船，只用四五人可行，約載數客，其一設繩床，偃臥，其一具歌吹，先驅風日妍美，卽挾以出浦，隨潮上下，選勝而登，或尋小港，諮訪故舊，卽牽挽而去，雖滑泥亦可動，此或古人所未有也。今秋稍健，顧念京師輩多入鬼錄，不能不爲之嬰情耳。娛老之計，以報知己，他人固未易言也，亮亮。」此書頗與鄙意相合，乃知此老興復不淺。

二〇五

至儀真，遣人訊問十年前文酒故知，俱已逝去。侯師之老而好客能詩，年近七十而卒。李季宣名柷，癸酉舉于鄉，能詩文，豪飲，出爲縣令，後歸，未數年而卒。有王康成名維寧者，書法甚佳，尤喜豪飲，晚年以其子負債，爲人逼迫，自不勝憤，走至塘子邊，以頭入水而死。此皆往時文酒賞適友也，或老或少，皆亡矣。

二〇六

潘穉恭出倪雲林畫，瀟灑簡淨，真雲林筆也。上自題云：「篝燈共聽蕭蕭雨，已是催花二月過。翠竹喬松渾漫興，研山忽覺蘇痕多。三月二日雨，宿無礙方丈。元璞長老命寫竹石，寫已并賦，以發一笑云。是夕，基上人誠藏主賓講師同集，倪瓚記。」又有王叔明山水一軸，其他如沈石田文待詔，陸包山皆有佳者。丁南羽名雲鵬，白描文會圖，極

其二續。

二〇七

移居天寧寺西玄上人房，是日得方子公計：子公名文僎，新安人，甲午，予應試武昌，友人潘景升客焉。子公困極，作景升學從景升客詩。九月，猶衣練衣，予憐之甚。下第後，念中郎令吳，衙中甚苦無人，子公差文雅，乃以八行附子公。子公遂東下。至吳，見中郎，中郎留之衙舍，退食之暇，與弈，稍分俸給之，得金即以治衣裘。市治童，招客飲，不數月，又貧矣。然中郎終憐其人，質直無他腸。自丁酉春解官，凡游歷皆與俱。新安人見其多縉紳長者游，稍稍禮敬之，乞貸亦有應者，然得卽以市酒招客，不宿囊中也。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與子公聚甚洽。後同入都，飲與益豪。己亥之夏，同丘長孺中郎於崇國寺王章甫寓中。大雨三日不能出戶，日夜沈飲。子公夜擁歌兒入曲房，夜半歌兒忽大叫曰：「救我！救我！」時門已倒扁，急開門，歌兒曰：「方先生化爲蛇矣！」燈光明滅中，見方首僅如蛇大，上卷復下颺，甚可怖畏。子公亦不爲訝。凡子公夢入冥司者，屢矣。中郎集中有之，不悉記也。數年後，病日甚，益不輟飲。故中郎酒評：「方子公爲游魚呷浪，喁喁終日。」丁未，復從中郎南歸，至儀真，僦居中郎補銓曹。子公抱病往依之。至臨清，病不能前，遂卒。過天寧寺，至嘉樹林，戊戌夏客此，與吳興臧顧濟、湖州司李閔人謝在杭，日日納涼於此樹下。文酒賞適甚快，因題之爲嘉樹林矣。

二〇八

閒步學宮前，儀真學舍，原爲資福寺；前長令移寺他處，以此爲學基，頗弘敞，池極闊。

二〇九

與潘稚恭步至天寧寺，少憩，出沿天寧寺步，大士殿前有井泉，問之，卽東坡井也。東坡由黃州改臨汝，自乞於陽羨居住，朝至俞允，故道出南都，逢張安道，出楞伽經授之。初安道守滁，入琅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乃楞伽經。



也。見經中字跡，忽然汗下。了知前生是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安道手書其後，筆跡宛然，無異前生。乃付子瞻，令書鏤行四方。子瞻先於此書，後至金山了元處卒業耳。未幾月而登州之命下。五月，即以禮部郎召還，除中舍矣。未得久住陽羨也。七年後謫惠州，乃留諸子居陽羨，而獨與朝雲幼子過至貶所，後從僮耳北還。子由不欲少年兄弟作兩處，必欲子瞻共居許下。子瞻意亦決，乃遣人至陽羨，鬻田而行。次真州，舟中老幼多病，已亦病，難於衝暑出陸，乃定計往陽羨。子瞻病日益甚，竟卒於常州顧家宅上，亦竟未常居陽羨也。

二一〇

天寧寺與西玄閒坐，西玄云：「昔遊五臺天台，當山水勝處，都不知身心所在。」令子遊覽之興勃勃。

二一一

步至東坡井邊，西玄云：「此水較他水，每一石重五斤。一見大士閣邊所供伽藍，爲梁昭明太子訊之，都不知其始末。然此地近建業，於時南朝刹宇最盛，青宮或有勝願，未可知也。」

二一二

王百谷以八分書「簣簣谷」三字見寄。

二一三

移寓潘季友空宅，與張白榆鄰，卽張舊宅也。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吳令，入補官，寄家此地，予亦客焉。僦張氏之宅以居，自正月至七月始入都，當時讀書飲燕之處，宛然如故，而計其期已十二年矣。

二一四

至天寧寺大士殿東坡井邊，有汲水者曰：「此井夏漲冬稍涸，與江同也。」殿前廡上有蒙師，適他出，羣兒如蛙亂鳴。予步几案間，大書紙背云：「孔子爲迦葉，顏也作儒壘，兩家原是一，具在龍藏中。」書畢而出。

二一五

四弟家報來云：「大人臂病已愈，箕盞中秋竹復生千竿，甚盛。」八舅亦有字至云：「不知何日更同作商羊舞也。」八舅治一宅，有方廣大墀，往年月明之夜，大醉後，相與翹一足而行，多至百步，以比角氣力罷健，當時笑欲絕，令人時時夢想此等快事也。

二一六

往侯師之宅，宅舊有流水繞亭，園有玉蘭花，上參天，今皆易主矣。家事日零落，惟二孫書種未斷，差可喜也。買舟復入維揚，圖北日已西，送別者獨坐舟中，偶見岸上芙蓉爛然如雲錦，亦可觀，早至揚州。

二一七

舟中與林子木諸客語次，因論人生要結局，富貴能享者，亦無幾人。子曰：「享富貴至七十八，固爲難得；然生死到來，手忙脚亂者，等之乎無結局也。必如夫子植杖，曾子易簣，堯夫觀化，龐蘊空諸所有，楊大年藥也不會煎，楊無爲將錯就錯，馮濟川龜哥眼赤，近日羅近溪留七日而去，此方是有結局耳。」子木曰：「坦然化去，雖少年亦多有之；吾邑王一鳴子聲之父孝廉王輝之年三十八，臨終自說偈曰：『百千萬劫，三十八齡，從今而後，吾還吾真。』」又作「去也去也真去也」詞十闕而化，予曰：「此非道力，亦報緣耳。」

二一八

步至梅花嶺，有荷花亭可坐，後有阜可望遠，如一戚里園，無奇也。

二一九

李中丞郊園菊花盛開，五茄皮酒甚清冽，恨未能飲也。中丞云：「瘧有魔，一醉卽去。」予曰：「魔若好酒，當必復來。」

二二〇

九月二十日，由漕入都，日暮抵邵伯，蘆花生洲，渚間如雪。按此地，予凡三度往來矣。乙未之歲，中郎令吳，予由都門，從水道往依之。戊戌，中郎改官入補順天教官，時眷屬寓真州，予送眷屬入京，即入國學肄業。辛丑，伯修卒於都，送柩出，凡三度白水青山，情緒萬端，今睹此路，感念舊事，意皇皇也。

二二一

過高郵，城外皆湖，一望無際，以城高而四面低如盂，故亦名孟城也。

二二二

過寶應，垂柳夾道。

二二三

泊淮安，登大觀樓。

二二四

度黃河，見北來舟，風水皆順，一瞬而過，意甚樂之。

二二五

阻風宿遷，步河邊，至一破寺中，僧如鹿豕，不解肅客，共曝簷下。頃之，歸舟，風捲河流，雪浪千丈，此地即古下邳，項羽生處也。

二二六

十月初一日，己酉，住宿遷，風猶勁，始知黃河竹箭之流，復當西北風生發時，萬萬乎不可舍陸從舟。二僕又病不支，青女漸至，前途寒苦，若何爲計乎？後決意束裝，陸走徐州。

二二七

曉行，黃沙枯草，一望無際。望下邳山色，亦自青翠。新河火食，詢居民，卽泲河口也。直達濟寧，減水程三百里，行此河已三四年，但河口多淤塞，中多淺，當事者肯專力濬治之，漕可免黃河之險，晚宿下邳。

二二八

有便道至呂梁徐州，徑三十餘里，既就道，屢迷路，途中間有人家，流亡頗多，居室俱不存，惟餘石子牆，頗有綠林之懼，宿呂梁，卽古懸水村也。

二二九

呂梁道中，路漸入山中，詢路人，云當從河邊行，後從山中穿出，遇一人，予謂曰：「若能導引入正路者，當予汝錢。」其人欣然導就大路，予之錢，赧曰：「此數步地，敢求錢耶？」謙讓不受而去。

二三〇

登黃樓，子瞻謫黃州，兩人書云：「欲換武作團練。」未至黃州，先作黃樓，豈非定數耶？

二三一

十月初八日，渡河，由東岸驛早發，宿於利國驛。山東滕縣界，過互相及張子房墓，中有地屬薛，孟嘗君養士處也。

二三二

過鄒縣，望見嶧縣，碧石堆砌。

二三三

過兗州府，城外石橋甚壯麗，魯邸所修也。隍中流水頗清湛，晚宿汶上。

二三四

過東平州，山路崎嶇，宿東阿縣。

二三五

東阿發，過三歸臺，宿茌平縣。

二三六

從平原發，飯苦水鋪，此地人素狡。故諺云：「苦水鋪，神仙過，留筒布。」晚過德州，水邊有陳給諫園，內有三層樓可眺，去歲友人劉元定視倉儲於此，邀飲樓上，尙依然也。

二三七

行次景州，治一勺，與張孝廉閒話。孝廉，沂州人也。云沂之豨肉甚美，卽子瞻所云「沂陽美猪肉」矣。

二三八

飯阜城，宿於單家橋。

二三九

過獻縣，午飯河間，此路楊柳甚繁，初冬尙未盡彫，宿新中。

二四〇

曉月，踏楊柳影以行，過任丘，至鄭州，舊垣尙存，三戶蕭然。鄭州，唐開元中以「鄭」類「鄭」，改爲鄭州。卽公孫瓚之易京也。初童謠曰：「燕南垂，趨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自以易京當之，乃徙真焉。後爲袁本初所破，所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卽此處也。初瓚既殺虞，見有勝己者皆殺之，男子七歲者，不許入城，傳達皆用壯健婦人，其癡如此，安得不敗？

二四一

近雄縣四望皆湖，兼葭蘆葦，宛似江南，蓋此爲北路諸水下流也。宿縣中，有小魚野鴨，市之佐酒。

二四二

入城，居中郎寓，中郎主試秦中未歸。癸卯同年梅給諫長公、徐侍御京咸來話，入暮，蘇侍御雲浦共酌。

二四三

丘長孺來，拉予同過西寓，因同諸公讌集，戲有弄長干者，干可五六尺，一人猿騰而上，或卽或離，遊戲自在，爲之病悸。又以後彈打前彈成粉，亦絕技也。

二四四

中郎從秦中主試回，甫相見，話登華山事甚詳。語其險，令人毛立，又極言嵩少百泉之勝。

二四五

中郎出秦中古碑細閱。

二四六

移寓東舉場。

二四七

中郎約同學者，講于慈因寺，來者爲江右謝孝廉青蓮，名于教。滇中陶孝廉不退，名珽，徽友汪鼎甫，名本，鈞蘇雲浦，梅長公，并僧寶方。雲浮丘長孺後至，齋罷，同飲于中郎宅。

二四八

天大風，聞丘長孺病甚，往視之，云不語數日矣。今稍可，不獲見而回。

二四九

移行李過中郎官舍，時中郎方理考功事，予亦不便會客故也。

二五〇

小僕至，得酒友李澄之名清邦，訃澄之好酒，爲人篤實無機械。予居家無友，常拉之飲，相逐，槿籬蔬畦間，無遠近，呼之輒至，非醉不肯歸。別時送我江干，依然可念也。卒死于酒，得年四十餘，悲夫！四弟書來云：「兄常言李澄之雖好飲，然一生不作詩文，心血不耗，故能勝酒力，不生病，今果何如？」

二五一

中郎移牒被入署，予亦出至極樂寺，與錢受之、賀函伯修業，出西直門，過高梁橋，虬枝遮天，宛似郭河陽畫，河冰如琉璃。

二五二

夜月如晝，令小奚持甃，餓着冰上坐。

二五三

極樂寺外禪堂甚清寂，後有松一樹，天矯拘折，閒步一古寺，有坐關僧，隔關略與語。

二五四

至興德寺，般若菴僧如賢卓錫處，頗清寂。出石刻四十二章經，予亦書一段，已勒石矣。寺後看水，浩然一湖晴雪，宛似江南。

二五五

往視丘長孺，時長孺病四十餘日，不穀食，憊甚。予坐榻前與言，氣奄奄不能答，但取其看梅花三絕示予。有一開得梅花似杏花之句。予與客言，長孺亦復破顏，然意楚甚，久在床簀，肉貼席處，痛不可忍，支左移右。一日望鳥遷，

夜思鷄鳴；以日爲歲。若倖免于大病，且與兄往西山覓一僧寺度日，甚快不可言也。」子曰：「病中覺閒時甚適，及已愈，便思熱鬧，忙于星火，不能時刻停矣。我昔病于瘡熱，不可支，自誓云：「我病稍愈，卽當刺一字臂上，戒縱飲，戒邪淫。」傍有一友曰：「何必刺？但節嗇便是耳。」予大怒曰：「公不知人情易忘，非刺着肉上，時時見之，過久必不復省記。」未數日，瘡已愈，往鎮江就醫。調治舟中，月色甚明，因謂侍兒曰：「爲我取酒一盞來。」因對月吞一盞。次夜，月愈朗，益之三，抵甘露寺，中秋遂盡一壺。見寺中寂寞，走維揚，有熟識者治酒，召歌兒，一飲近百杯。未數日，瘡復大作矣。悔恨已極，因自歎曰：「此番必死無疑矣！自作之孽，當復尤誰？」後調理亦漸痊，余經此始知病中之言未可信也。正恐兄痊後，故態復作，豈能效老頭陀苦行事哉！」長孺亦笑。

## 二五六

錢受之語王逸季事，逸季名士駿，弇州公季子，有俊才。丁酉春，自治書室修業，夜夢至家園，凡一生所用玩器，并美妓冶童皆在焉。俄見園中有精舍，老僧數人行道其中，一僧謂季曰：「汝過三十日卽死矣。」季悖甚，轉入一室，見母太夫人述前語。太夫人曰：「兒無憂，當以日爲歲耳。」兄澹生從旁曰：「不然，聖僧無誑語，汝殆必死，當奈何？」季復入前精舍禮拜，問何以祈免？老僧長跪佛前，與摩頂受戒，且云：「若破戒，則必不免。」季頂禮而出，俄見所熟狎游者，強令食肉行淫，恍惚間忘前戒，既而大悔，忽一金甲神入，手持鐵簡曰：「我特戒仙也，汝破戒，吾示汝破戒報。」因以鐵簡自劈其面，流血遍地，復出袖中鐵丸，啖之，肌肉焦爛，慘不可狀。語季曰：「破戒報若此，則懺悔否？」季惶悚，誓不敢犯，乃已。季旣覺，遂誓斷酒色。旬日後，友人強之破戒，如夢中所見，一病遂卒。

## 二五七

中郎以字來云：「今日出署度歲，天涯兄弟久不同守歲，宜卽來，王先生眼欲穿矣。」乃王以明也。

## 二五八



會夷陵雷太史何思時從閩中主試歸。

二五九

中郎云：「秦中太白山以雪得名，我於韋曲興教寺望太白，時九月也。雪已漫山矣，山中蓮花常帶雪，故摩詰「雪裏寫芭蕉」亦是實境。鞞川在藍田，相去不百里也。」予喜破此疑，急書之。

二六〇

萬曆三十八年庚戌正月初一日，寓石駙馬街中郎兄寓。中郎早入朝，午始歸，予過東寓，偶于姑蘇會館前逢韓求仲。賀函伯曰：「此中有少宴集，幸同入。」是日多生客，不暇問姓名，聽吳優演八義。

二六一

夜夢蓮池上人示寂，予與中郎皆輿往弔，其後尙有十餘人，俱纓絰，既至，知客曰：「公等與上人素相知耶？」予通名，其人愕然，不知何祥也。蓮池杭人，以諸生出家，後住雲棲，專接引人念佛，行解甚穩，予素未見之，不知何以入夢？

二六二

至極樂寺王石洋寓中，見王辰玉二律書卷上，中有「雪中烏乳分齋鉢，月下僧歸及梵鐘」，「殘燈貝葉翻香蠹，春日簷花坐語禽」皆佳境也。

二六三

閑步溪邊看冰，時風日甚佳，凍枝內時有著緋人，皆中貴往萬歷寺者。

二六四

受之云：「生平知交，有一顧朗仲，今已死矣。」予與朗仲亦素相聞，恨未識面。朗仲名雲鴻，舉應天庚子鄉薦，受

之偶取其藤溪雪菴記一首示予，予歎曰：「天假以年，所造未可量也。」

## 二六五

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造此堂既成，招石洋與予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

## 二六六

錢受之言及崑山王明佐事，明佐初名治，後名逢年，字舜華。父王太史同祖，與袁元峯先生爲密友，明佐後孤，入都，元峯甚憐之，念故人子當厚之，且爲謀一官。一日偶以書遺明佐，令代作古文辭三首，明佐以一小赫蹏題數字，答曰：「足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烏知所謂古文辭者哉！」元峯嗤其狂，後竟落魄而歸。家素溫腴，田數千畝，盡賣去。後有人持一古琴云：「此卽蔡中郎焦尾琴也。」明佐信以爲然，以二百金購之，極其寶惜。後家貧，更思置田，乃以琴求售於王弇州云：「但得原直取腴田以老足矣。」弇州視琴，僅可二十金，而難于辭之。語弟敬美曰：「王君持琴來，若辨其非漢焦尾，少與之，彼必不快，將奈何？」敬美曰：「但以付弟。」明日明佐至，敬美語之曰：「昨夜，坐松下，取公焦尾彈一曲，雲中忽有二美人冉冉而至，曰：『上帝勅取此琴。』予不敢留，二美人捧之而去，俄入雲中不見。」舜華大喜曰：「信神物不可久留世，奇矣。」後竟不問琴所在。敬美仍以三十金作一贖儀，送之以歸。人後問焦尾安在，舜華曰：「此琴在我家中，久有去意，果然不肯留也。」明佐詩甚佳，書法尤工。晚年微示疾，自以所書金剛經置之懷，坐化而去，予謂此老真有米海嶽風氣，不易及也。客又云：當僞吳時，有金氏女十餘歲，能前知。張士誠奉爲神明，取之入室，依其母，旣長絕美，欲納爲后，不可，將盡殺其家。金氏許之曰：「太夫人實鞠養我，辭太夫人去。」至則拜士誠母于床下，化去矣。士誠大驚，乃以籍沒常熟富民曹百萬貲財爲治塚墓，今常熟猶有「金姬塚」云。先輩楊儀曹傳甚詳。予家有之，又言近日吳孺子事，吳孺子不知何許人，酷好古藤，每入深山尋藤，或

數月不出，未盡則取生蔬啖之，得藤以爲杯，爲如意。爲佛菩薩，爲龍鳳，曲盡其妙，或聽泉樂之，則窮日夜，人不與之食，不求食也。此皆異人，不可不識。

二六七

同受之函伯至法華寺看求仲。求仲曰：「予數夢至此寺看牡丹，似是好消息也。」

二六八

考功事竣，中郎以謝恩先出，以字招子夜飲。

二六九

上元日過燈市，覓長孺同往，則已先去久矣。至市，喧闐不可步，覓長孺於酒樓。有自密雲來者，予急訊，蹇大司馬別後事，曰：去後蹇大司馬謂予曰：小修不至矣，吾兒亦欲歸西川，畢姻，二月中遂遣公子偕其母歸，旅次止一幼姬。至六月病作，自謂背上有小毒，不知其爲背發也。數日後，徵醫視之，不治矣。卒之夜，城中砲響者三甲，馬之聲轟然，大小營中皆錯愕，以爲有他變。頃之，寂無所有，遍訪砲響處，不可得，卽大司馬瞑目時也。

二七〇

中郎出手卷一，乃范寬雪景，後有跋云：「此宋畫苑范公筆，大長公主書府祕藏之一日，命前集賢待制海粟馮子振等題跋，爲天下古今之名畫也。子孫宜寶之，東平兀顏思敬跋。」又有跋云：「范公畫法，爲當朝所推，老入精妙。此尤得意之筆，凡三見之。兒子稷近得特藏之，東里楊士奇識。」按馮海粟亦學禪，中峯語錄有與論禪書，尤爲詞曲當家。

二七一

中郎出二卷，其一爲蘇子瞻草書醉翁亭記，放筆淋漓，而結法甚密，俱是三蕉葉後從十指中出者。此書乃新鄭

家藏，後傳之江陵，再傳之家舅襲侍御惟長，名仲慶，所惜後有趙文敏諸公跋，俱爲人取去。中玄曾勒石，今石刻與此本分毫不異；其一爲趙文敏公洛神賦，見此字，乃知趙公書法出于二王，奕奕有神。令後人所不能模擬者。

二七二

廿六日得黃平倩書云：「兩得兄書，亦得三哥書，具省想念之意，弟體幸漸可支，恨左不如右耳。昨日聞陶周望卽世，懷抱惡甚，道侶彫零，乃爾，人世孰可把玩。憶壬寅別時，歛歔恐不復相見，今果然矣。兄書言前得陶兄書，似有所得，不審臨化得力與否，弟索居日久，嘗虞墮落，安得傅翼以破七年之積結耶？閒居歲久，亦貧自憐，卽欲買舟下峽，以赴兄約，亦未易，然且賤體亦未堪遠涉也。世事悠悠，四顧增嘆，惟當精勤大事，于明歲內乃可遠遊耳。倘緣數如意，得奉二兄教，有所省發，當結廬于無喧處，或禪或淨，必有所就，免得臘月三十日又載一肚獐狸去也。三兄高捷後，能圖一便差，就我荒落乎？」

二七三

赴順天癸卯同年大會于錢戚晚宅，予連坐爲都中王黍谷名嘉詔，與予同門，其兄名嘉謨，丙戌成進士，爲先兄伯修同年。舊傳此公知前因，予備問之，黍谷曰：「有之，世傳殆過甚，當家兄未生時，順城門內有一老人某，好善，臨命終時瞑去，忽蘇曰：我當託生豹韜衛王指揮家作兒，此善人家也。生後三日，汝輩可來視我。遂死死之時，卽家兄生時也。後三日，其子來視，且言故家兄見之淚落，自後每見輒頭眩，半日不省人事，遂絕往來。」

二七四

春場畢後倦臥，楊修齡至，坐牀上少話卽去。甫梳櫛，晉中左方伯黃海汪靜峯可受至，強欲讀文，予數辭，汪必不去，不得已爲讀一過。汪許可，月夜中郎同胡仲修陶孝若來，袖文而去。孝若應入場，苦其勞不入，亦覺愴然。

二七五

陶孝若來，道及張玄真事。孝若曰：「張志和隱于祁門，今有張村，人相傳于祁門仙去，志和蹤跡晚在吳興。不知何以復在祁門。」

二七六

表弟龔蒼嶼來云：「偶與同號生談云，萬事前定，予頭場倦臥，忽見二十一號者爲一鬼所挾，予驚而往訊之，其人不覺，私識其名，昨日遂帖出，乃信場中有鬼神也。」

二七七

新安太學吳嗣先處，見大李將軍棧道圖，上有宣和印，趙千里秋高牧馬圖，子昂馬，鮮于伯機柯敬仲題跋，李成老柳繁籐，有米元章審定印，又有太原珍玩，主良史章，又有大李將軍宮殿雪景。

二七八

順城門外李戚畹園，寬可五百畝，種牡丹可三十畝，內有老槐，虬枝盤曲，因架二亭其上。五六日前，蒼嶼作一夢，云：「弟見兄至一園，甚繁華，內有大樹，架屋可坐。」今日偶見此，與夢境正合，亦一異事。

二七九

左心源侍御邀中郎雲浦謝青蓮，陶不退，與子聚於慈惠寺。僧眞貴，號愚菴，蜀人，與黃慎軒爲法契。出慎軒札二冊，有意無意之間，筆跡甚工，予謂愚菴當摹上石，以垂永遠耳。心源云：「人生隨其所居之位，皆當有成章處，若進退無據，與世俯仰，碌碌奔波，則爲庸人。」予深服其言。

二八〇

吳嗣先寓，見閣立本職貢圖，賈秋壑收藏，閣立德鎖練圖，宣和賞鑒，趙子昂自書竹賦，并畫竹，李龍眠臨閣立本度人經變相圖，王叔明畫松風閣，前有無準和尚題「松風」二字。後有楊維禎顧阿嘆劉伯溫詩，宋景濂記，僧宗

泐五言古詩，姚廣孝七言古詩，并跋語。

二八一

隨中郎南歸，辰出春明門，送人頗多。予皆未及晤，至盧溝橋，水涓涓流，卽古桑乾水也。輿中望西山一帶，猶露雪痕。晚抵良鄉，風大作，有寒色。時友人李素心弟雪里亦同歸，夜同榻抵足，共嘆求名之苦。予欲葺山居爲終老計，而素心有志香光之業矣。（從此有記，互有異同，故并存之。）

二八二

雪大作，報人不至，遂行。至玻璃橋，白石砌成，可三里許，極爲壯麗。其下卽古所云聖水也。水出谷上，東逕玉石山，過良鄉縣，逕羊頭阜，合于涿州。桃水至河間入海。晚至涿州，得全錄，相知得雋者頗多，而荊州一郡皆落，意頗不快。久之始定，輿中寒甚，懷抱甚惡，自念已四十餘矣。常奔走場屋，勞苦不堪，捨之又不能，真是前生業緣。

二八三

安肅道中，雪晴，出城數里，見流水一曲，西望遠山，甚秀冶。

二八四

風大作，輿中見枝影滿地如月夜，拭淚讀書，亦甚快。過石橋，流水清碧，午抵保定府清苑縣。

二八五

過涇陽驛，壁間有李大司馬霖寰四絕，中二首云：「短牆小屋柳垂垂，二十年前比詠詩。今日重來無處覓，空餘烏鵲繞寒枝。」南去北來枉自嗟，閒愁贏得鬢生華。數行遺墨猶難保，何況玄都觀裏花。」壁間多有和者，因憶庚子中郎以祠部出使周藩，予以順天舉鄉不第，同過此驛，見壁間有臨漳令王子聲一鳴一詩云：「初日照騎馬，悠悠旌旆搖。孤臣長糞土，萬事隔雲霄。朱楹抱風葉，寒蟬喧暮條。端居念天地，疎闊一題橋。」今亦不見矣。子聲初

爲太湖令，後爲臨漳令，竟不振以死。中郎因以詩吊之云：「只合臨漳死，曹家鬼好文，楓根猶有繡，夜壑豈無春。硯乞台銅瓦，烟求洛浦甄。歌遺塗粉客，衣逐買香人。客鬼輕殘蛻，騷宮重楚魂。生死且晝理，夜樂勝朝饗。」予亦作一詩，後遺失，亦不知何語也。晚宿慶都堯母墓，墓如崇阜，正方，登其顛，望一城如小孟，西北諸山秀妍，訊之，則唐縣縣諸山也。

二八六

從慶都發，過清風店，涉唐河，至定州州學。觀子瞻「雪浪石」，盛以石蓮花盆，石黑質而白章，奔騰如浪，「雪浪」二字，非此石不能當，亦非子瞻不能名也。其盆邊周遭有字云：「畫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影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字畫未經摹搨，神理甚完，旁有一槐，中空外裂，似亦子瞻時植也。前廡下刻王摩詰墨竹，又有雪菴書六言詩，雪庵卽書茶榜者。元至大德間，有僧雪菴，以大字楷書名于世。其臨蘭亭，爲牟大理趙子昂所賞，卽其人也。午後，過劉禹錫「陋室」，光武雞鳴城。

二八七

從新樂發，過伏羲生身處，憩伏城驛。日暮，抵真定府，城中空闊如郊野。

二八八

從真定府早發，過蘇味道故里，寧武子舊封，漢蒲棘侯柴武台，宿樂城。

二八九

憩于趙州院，看吳道子畫水一壁，覺洶洶有奔屋之勢，然壁已久頽，恐臨筆耳。過張兵部去華居仁宅，歎息者久之。去華舊與黃太史平倩善，己亥以補官入都，一日予與丘長孺偶會平倩，平倩曰：「今中有酒豪張去華，見過度。」

不能獨當之，二兄可能陪飲。」後同飲，去華逃去，已不能上馬矣。去華左官，去爲蜀藩幕官，從征番，功成而去，華病死。其人有奇氣，且學禪。過王莽城，宿於柏鄉。是日有饋南和刁酒者，清冽如泉，當爲北酒第一。春已深，今日方見綠草及柳條，江南之興勃勃。

二九〇

從柏鄉至內丘，一路多風沙；道中見民有菜色。中有臨城縣界立石，卽子瞻所云「南遷必返，從臨城道中望西山，草木可數」者也。今日沙霧不見太行。晚宿內丘。中郎云：「昨夜夢與人說禪云：說現前卽是的也，非說現前皆非的也，非又夢與僧無念說禪云：你道舊是鹽耶？」

二九一

大風，沙石皆飛，欲遊太子岩，不果。

二九二

過宋璟墓，午過沙河，積沙如雪，可十里許。是日始見柳條，含萼桃李。晚度洺水，宿于關，天氣漸煖，共坐大槐下飲洺酒。

二九三

臨洛道中，日清和，見游女攀楊柳採其苗者甚多，蓋儉歲爲蔬故也。至黃梁祠，晤肥鄉金吾張念堂名懋忠兄弟，劇飲而別。

二九四

從邯鄲過河，是爲中州交界處，頗有岡巒。楊柳垂絲，楊杏盛開。晚宿于磁州。吳本如偕蔣子厚從五台來，云五台寒色異常，月川妙峯二老皆無恙，因與訂游百泉之約。記萬歷乙酉，舅襲侍御重慶謫官此地，一年前，伯修夢侍御



以州俸爲計，僭餞。至是侍御果謫州倅，定數之不可逃如此。丙午，中郎入補官，予隨計僭。黃慎軒以憲長官此地，酒間出銅雀硯，重大無款識，蓋亦近時贗瓦也。

二九五

磁州道中多崇阜，相傳魏武疑塚也。過漳河，飯于豐樂鎮。風大作，晚宿彰德府。夜譚王無功陶隱居事，頗有山棲之志。

二九六

從彰德發，過河，徘徊文王姜里處。飯于湯陰。過嵇侍中墓，宿于宜溝。

二九七

從宜溝發，見桃李盛開。過子貢故里，渡其水，水清澈見石子。憩有斐亭，過殷墟，宿于淇縣。按水經注：「淇水亦名澳水。」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毛注云：「萋，王芻也。竹，扁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捷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爲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水邊多瓦礫耳。王芻扁竹，亦無有也。舊說「萋竹」指「王芻扁竹」，非今之竹，不知淇園亦自饒竹。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云：「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旁。」可證。

二九八

寒食，從淇縣發，見與人採青葉而食之，乃榆葉也。昔陽城屑榆爲粥，卽此。取嘗之，甚甘。過斷脛河，飯於板野，過比干廟，夜宿衛輝府。紂都也。

二九九

清明，迂道往輝縣，游百泉。風大作，道旁有古槐一株，甚虬屈，近縣有白雲山，登之可望原隰。止于邑。

風止，天放晴，騎馬出縣西門，桃李芳菲，秀麥盈疇。五里許，至蘇門山百泉，息于書院，竹籐叢生，亭臺間大有幽意。已泛舟，水面可百餘畝，逐處皆泉，如珠串上濺，不可紀極，澄澈見底。萬年苔及菰蒲生其上，泉水盪漾，嫩綠深碧，秀冶可愛。時露石如綠霧，近水下，泉水沸愈多，爲湧泉亭，其額子瞻書也。舟折而右，有清輝閣，聞水聲甚厲，已捨舟過瀆祠，登堯夫安樂窩，有樓可眺。晏坐久之，按康節慶歷間過洛，愛其山川風俗之美，有卜築之意。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以郭崇韜廢屋餘材爲居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鄭公爲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有水竹花木之美。夫以共城之秀美而更卜居，豈以寥寥無友故耶？右爲嘯臺，下數百步爲公和土窟。午餐，中郎曰：「此共城稻也，有山藪甚可餐。」訊之，則云雞腸筍飯已過道院，復登舟取水試茶，在中冷惠山間，憩于某姓者墅，亦有樓可眺。天晚宿霧大霽，始見蘇門。山外太行諸峯層疊可數。此地徧據湖山之勝，枕籍泉聲，真所謂「流水聲中過一生」也。

## 三〇一

游九山，山去邑十里，上亦有斧劈石，偶於石上見一詩云：「一心貪與白雲期，解帶歸來任所之；每個名山住幾月，蘇門山上較多時。嘉靖癸卯王受甫題。」語亦有致，不知何人也。又有吳門袁安節公名洪愈，偕藩臬諸司同游，題名字，時爲嘉靖庚戌，方爲中州下參，此山寂寞，少游人，不似蘇門，故題字少。予亦洗苔書數字，遇有石如砥處，布席小憩，共呼大白。見太行蜿蜒天際，若雕刻人馬虎豹花鳥種種形狀，甚可愛玩，而百泉之水隱隱一縷，東不知其極也。又聞太行之中，如盤谷者甚多，恨未能遊焉。間有洞可居，至顛風大作，晚馳下，甚疲。此山石理亦佳，恨無樹耳。予一日前屢夢登山，一夜夢倚一石壁題字，則先已有字鐫刻其上，今日光景宛然，九峯以有九峯得名。

## 三〇二

渡黃河見廣武山，中郎曰：「此卽連嵩少諸山者也。」

三〇三

鄭州途次有流水，云卽賈魯河也。

三〇四

從鄭州發，飯於郭店，近店有謝花城，不知何以名。今邑內大隗山畔，又有御花園，相傳爲黃帝種花處，晚過黃水，其水流至縣城東北七里入于洧，夜宿新鄭，白樂天生于此邑。東郭裴晉公、呂正獻公、著歐陽文正公修，皆葬于此地者也。

三〇五

中郎以眷屬病，不成行，飯後登高文襄公寶謨樓，盡一城之勝，因出城息于溱洧水側。有碑云：「子產乘輿渡人處。」善乎高文襄言之也，云：「此當亦偶爲之耳，卽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時皆可爲也。洧出西山之近郊，溱乃合流，平時深及馬腹而已。夏秋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十一月十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哉？孟子恐人崇尚小惠，有乖大體，乃借此以立論，非真謂子產不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否？曰：不爲也，亦非必不爲也。偶然則無不可者，辟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恆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次也。若道遇餓殍且死，而箠有餘，則亦飼之，豈謂吾自有賑恤之政，俟其自及，雖遇餓殍且死，必不以餘食救之歟？子產之事有似於此。」語甚確。全文見本邑子產祠碑，不具錄。過橋登鳳凰台，上有壇，詢僧不知所自，復步歸，晚宿邑中。

三〇六

過溱洧，始見油菜黃花鬱然，此地路若深溪，兩岸壁立，皆千古人跡蹄輪所蝕而成，積雨注焉。二十里外爲灤水。

源發大隗山中，路畔有仙姑洞，從土穴達於巔，得平坦地，有數椽，塵鞅倦極，多暫停焉。訊所云仙姑者，魯姑也。飯於子產舖，子產墓在此地，故名。當更名遺愛爲佳。至禹州城外，爲潁水石梁，整潔可愛。晚宿官署中，修竹翠柏，宛似江南人家別業。予歲甲午曾住此，月中飲青桐下，今十七年矣。

### 三〇七

從襄城發，出城過汝水。汝水發源于高陵山東南，逕襄城城南。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衣帶玉，徙倚于流水之上。」卽是水也。城始以周襄王居之，故名襄城矣。楚盛周衰，蠶食中原，此城卽爲楚地，所謂「楚王城畔，汝水東流」者也。前爲首山。按天下名山有六，而三在中國，其一爲首山，首山亦無奇峯異嶂，不知何以雁行靈嶽，豈以鼎湖重耶？首山接紫雲山，中一竇如永巷，古置關于此，楚之險當在此。万城山與此正相近，故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云：「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故號爲方城。」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万城。」然楚以方城爲金城，而其中又有万城。楊用修疑方城卽爲万城，非也。方城在汝潁之間，爲入楚第一關，實爲咽喉。方城爲城，無可疑者。記黃魯直集中云：「曾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坊也。」卽傳燈錄中葉縣省也。今三戶蕭然，安睹淨然哉！

### 三〇八

從葉縣發，路多磽确，過澧河，飲于舊葉，卽葉令飛鳧處也。息于保安驛。（光武昆陽大戰處也。）此路兩山騁帶，西掖之山稍近，翠色撲人，峯巒起伏，不知何山東掖山稍遠，嶽嶽有生氣，暮至裕州。

### 三〇九

博望驛，卽漢張騫故邑也。往來題詠甚多，惟李湘洲太史一詩云：「孤亭闌虛空，危欄翼石壁；亭亭數株松，雲霞發深碧。起視羣巒層，溪光亂相射；盤梯花倒看，入閣煙相逼。雨過萬瓦鳴，燈殘四村夕；疎星楊柳來，河漢看不隔。」

見問津人空思泛槎客。獨存韻致，無關故實。至「雨過萬瓦鳴，燈殘四村夕。」尤爲佳境。李大司馬一絕云：「清風亭下參天柳，歲歲看人觸熱行。」亦大有韻。子夜烈風暴雨，畏牆塌不成眠。

三一〇

抵南陽府，壁間有予舊作鷓鴣天一闕，尙未磨去。云：「尋去尋來幾度秋，得來原在鼻尖頭。祖翁一片閑田地，昨日親將文契收。身尙在意先休逢場作戲盡風流，自從識得根苗後，勸我愁時也不愁。」戊申春北還作也，時偶有所入，故口占云耳。

三一

夜話間，坐客云：「嚴光會稽人，光武未嘗游會稽，不知何以爲故人也。」予曰：「嚴光南陽人，以避亂客會稽。」考之任延傳曰：「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如董子儀嚴子陵，延皆待以師友之禮，可知光之爲流寓也。然子陵娶梅福季女爲妻，豈避亂至會稽後始娶妻耶？今人因後漢之誣，遂以本地高賢爲產于他方，良可笑也。

三一二

林水驛沿路枳殼編籬，已有襄中風景。

三一一

從林水發，過光武故里，飯于范蠡鄉，宛三戶也。

三一四

從新野發，過白河，飯新店，此後多崇崗巨巒，便與中州異矣。

三一五

從呂堰發，沿路多木香花，開如錦幄，風色甚惡，不見襄中諸山，近樊城始了了。渡浮橋，息于城外館驛，晚步城西大堤，游龜山，上有「礫礫石」，石頗多佳者。

三一六

游謝公巖，巖以謝莊得名。去城三里，過大堤，依山下；遙見樓臺枕藉，甚覺清麗；堂後爲巖，若長廊，上有字，乃至元年間趙清老祭陣亡將士文也。上有泉，淙淙下注。由巖而右，得小閣，閣畔得徑路登山，山上有樓，有洞，可瞰江。

三一七

游峴石寺，過朝陽洞，石壁甚秀，梢爲石廬所蔽，左有一石，卽所云「壘翠石」也。又半里得寺，寺之上有洞，石壁上有字可識，爲胡旦謝泌陳堯咨寶學下闕一字，字甚古健，右有石亭，亭獨立搖搖欲落，卽峴石也。石畔有石几石榻，椰梅蔭之。

三一八

游檀溪寺，見「瓔珞柏」，至萬山，杜預沈碑處，下卽王粲宅也。（有王粲井在焉。）下山息于慶德寺，入隆中山水迴合，最爲勝處。按隆中，乃襄之隆中，非南陽隆中也。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謂隆中在南陽，不知秦始皇郡縣天下，始寘南陽郡，襄陽屬焉；蓋漢荊州刺史治在南陽，襄中俱南陽屬，則武侯所云躬耕南陽，正合荊州所轄統部言之耳，世人自不深考輿地，故作此疑也。

三一九

游谷隱寺，走麥畦中，看古碑，飯于潼口，宜城道中，見漢上山色青翠甚。

三二〇

從宜城發行數十里，兩山在左右掖，生動甚，夜宿麗陽驛。

三二一 從麗陽驛發，山路崎嶇，雨色黯黯，晚至石橋驛。散步畦間，見農夫播種者，頗覺田間之樂。

三二二

從石橋發，絲雨若織；晚至荆門州，游惠蒙泉，泉在西門外，過橋度山足，有雙泉出山下，匯于池泉。上沸若珠，大約同蘇門百泉云。泉上有黃魯直所書「惠泉蒙泉」字，并黃平倩書「過象山書院」。門外流水，從石橋落于澗，聲甚震烈。雖旱，潦如常。至唐安寺，佛頂上舊有珠，光耀燦人。今二者已去，惟一佛額上尙存，日已暮，不及細看。

三二三

早發虎牙關，楚之喉舌也。過卓刀泉，其土黑，名爲墨城。壯繆曾卓刀於此，故名。今荊州近玉泉，亦有麥城，正壯繆受命處。「墨」「麥」二字，訛也。

三二四

由建陽發，晚過郡城外，至沙市，登于汎鳧舟，初甚倦；及月色照水，萬里捲雪，不覺身爲之輕。

三二五

南風大作，不成行，游于沙市。月下，傅叔容聞予至，攜一壺來；同至舟中，晤言，江月皓白，不忍歸去。至雞鳴始散。

三二六

閏三月十五日，還公安，居篳筵谷。

三二七

入公安城中，城日濱江，故三戶蕭然；往時石浦河垂楊流水，第宅喧闐，今皆寂然矣。

三二八

起散步竹中，看新筍，惟水竹筍漸出，水竹卽淡竹也。取瀝取茹，皆用此竹，餘皆苦竹，不堪用。今人不知擇竹，取瀝多不效。

三二九

公安有盜賊之變，中郎與予自沙市歸。中郎因初到沙市，居屋都未料理，卽以是日歸。是時予眷屬皆居竹林。中郎以盜賊充斥，命予移至斗堤新居，中有小樓可坐，下有梔子二樹，梔子亦名林蘭，因名林蘭閣。

三三〇

竹筍出土漸多，命園丁掃塔葉，蓋是月竹子換黃葉生新葉也。檢往年鑿錫鋤畚之類，老圃之興勃勃，牆角下大筍兩三莖，長能礙牆，取去作湯，供午餐，衲子寶方從沙頭來閒話。

三三一

蘭澤雲澤叔，王吉人，從村中來，云村中許象山之姪豕生兒，至第七，忽產一人面者，頭全似人，身乃類猴，以舌外繳不停，產已復生數猪，其人體，置之雙田河中。村中見者數百人，兩叔及吉人皆親見者。

三三二

早同靜亭舅方平弟連轡至二聖寺禮佛，寶方邀入禪堂，堂後靜室蕭寂甚。俄聞龍君御將至，遂先歸，遣人迎之。君御亦以詩來，午後會君御于署中，始得君超中風消息，驚歎久之。後得君超書，見其字跡端楷，乃覺受病不深，稍爲喜慰。晚治一酌，與君御對飲，篔簹谷中。

三三三

至沙市送君御，晚飲中郎宅，宿于龍堂寺。

三三四



來江上看舟，修理尙未完，午至劉元定新市沈氏園；柏徑甚佳，池塘亦闊，惜書屋太隘耳。

三三五

冒雨往龍山書院送君御，共飲一日，午後傅叔容至，羣鼠號跳不休；命小僕持一几至寺迴廊下，坐看月，夫未明出城。

三三六

同中郎赴朱上愚召于不鬪園，有池可泛舟，舟中相對劇譚。

三三七

汎鳧舟新修完，已可住。

三三八

往觀音寺看吳氏園，園雖荒落，然有老桂一株，花卉粗具；後有塘可泛舟，多並頭蓮。予心悅之，其直廉，因許之成。

三三九

往觀音寺前，成吳氏園。

三四〇

奠酒招賀新舟諸客，鼓吹絲竹合作，遡舟而上，觀者如堵，牆水光皓淼，歌聲語笑，落波濤間。入暮，黑雲四生，復回舟舊處，風雨大作，諸客使星散，是夜江聲如撼。

三四一

同方平晦之，過靜亭，舅早飯，至中郎宅閒話，歸舟靜坐，中郎遣人來云：「死心已至龍堂。」死心，卽袁文煒中夫，藥青衿出家者也。俄死心至舟，出無念書，并刻予心律一册見寄。

三四二

中郎乞一官舟共飲江上，是日中郎病瀉，不能動匕箸，予等亦倦無興；然龍舟數隻，飛舞水心，亦可觀。予久處歌舞之筵，頗思清淨，遂動歸興，靜亭舅亦思歸，共宿舟中，夜溽暑不可支，二更始解。

三四三

同靜亭舅發舟還公安，至中途，風雨大作，泊舟北岸，捲簾靜坐，看風濤際天，神思甚爽，舅于雨中假寢，鼾聲與水聲相答。舟人云，此去文村不遠，須就民家泊宿，予畏風濤，令諸僕移舟去，獨着屐持蓋走岸上。吉人隨之，舅初了不怖，見予登岸亦來，一魁梧丈夫自持蓋，着水鞋，走綠草中，相視而笑。

三四四

簷簷谷新竹已上林，翠色嬌姘甚，開淨綠堂，芳草漫徑，急令童子鋤去，拂拭几案，靜坐。入暮，王尙父來共酌，此中日少蠅，夜無蚊，蕭然似冷秋也。

三四五

午日居簷簷谷，諸親友攜榼來飲，飲罷，自步梅花廊，見一筍出廊簷，遂折而上，若有所避者，故知此君之慧也。枯而生筍，有以也夫。

三四六

檢書得伯修白蘇齋集，不覺泣下。若存時，止得五十一歲耳！

三四七

天新晴，曬書及衣服，王尙甫忽至，入竹中閒話，覺含雪霰氣。午後同尙甫步羊兒堤，一民舍，有涼風，留啜茶，後往江上看水，水大漲，波濤如沸，頗有大木當江而下，憩柳蔭少時，便道過表弟龔遴甫，因留飲，坐叢篁間，待月，俄雲氣

樓起，如有雨至者，遂散。

三四八

飲于初月台上，夜深燃爆竹數十，宿鳥皆驚散。閒坐竹中，不出，晚納涼谷門，偶見紫薇花一枝，嫣然已開，有老僕曰：「此花開，則新米入市矣。」

三四九

至艾家堰，沿江岸行，久之，登汎鳧舟，小飲，江月皓白，波濤洶湧，望對岸，柳色沉黑。

三五〇

開竹徑入深竹中，清涼沁骨，夜坐篔簹谷門上，油水映月，楊柳濯濯，油水，卽古之油江口也。

三五一

飲于初月台，友人云：「風冷冷，月晶晶，竹蕭蕭，宛似夢中也。」予曰：「此語正可作詩料。」

三五二

入城，還拜舊吳川令高幼谷，按高姓，前史已有之，見南唐書。又元微之詩：「司南却是高，」「高，」苦乖切，今邑姓作「過」音。

三五三

至柳浪，泛柳巷，密柳遮樾，涼風穿柳中，陰氣蕭蕭。

三五四

久不見中郎，欲登舟，舟人云：「北風未轉，不若明日晨往爲佳。」且令人趣寶方同去。

三五五

早同寶方登汎鳧舟，南風大作，渡江張帆而上。四開軒窗，水聲風色涼甚，日午已至沙市，晤中郎。登樓，時樓尚未落成，已了了見大江，一泓浩白無際，風帆往來如在几案前。中郎曰：「此名硯北樓，取段成式飲燕之暇常居硯北也。」樓前仍作三層樓一間，不惟可望江，即松滋及安鄉諸山皆可見。予謂近居有江有山，即是天與圖畫，此中人作室，尙不欲見天，况山水乎？

三五六

辰過中郎硯北樓，風色甚厲，共對坐看一日書。

三五七

至劉氏園，晤僧死心，忽悟春初往弔蓮池之夢，園林阡陌，宛如夢中所見。又夢中見粉壁上數大字，今果有數字，始知會合前定，非偶然也。蓋蓮池以諸生出家，死心亦以諸生出家，其事正同。園中有池亭可坐，有一中天竺僧，高鼻深目，短髮，宛如今所繪曇摩狀，不能漢語。晏坐而已，取一黑襪，上有梵書。有雷音寺印及小西天諸國印，其人日夜持呪，病于龍堂寺。死心接至園中爲調治，已痊。日已西，步至菩提寺，景頗清寂。記萬歷癸巳予住此，無念亦來，今十七年矣。是時西川楊敦初名景淳，以己丑進士令吳，強項不事權貴，改荊州教授，來此地論學，予見其所論不中窾，大呵之，遂面棗而去。又與無念共坐殿上，擊鐘一聲作一絕，凡十聲作十絕，聲動舉筆，聲寂放筆，無念及客等大驚，任氣恃才如此，真可笑也。

三五八

寶方顯宗二衲往玉泉講席。時玉泉寺修成，請北藏已久，至度門法師如晦，集沙門譚經，衆請講楞嚴。寶方度門高足也。中郎與予共聚大衆，伊蒲之具，四金附二衲往，并有字達度門，且欲以秋初從玉泉至青溪紫蓋，不知果此願否也。

三五九

有故人賀醇儒者，以字來云：「身且死，無棺木，不能無望於君家兄弟。」予與中郎共以七金與之。醇儒家素豪華，少亦業儒，有名諸生間。父爲別駕，與江陵相公爲姻婭，藉沒江陵時，將逮其父，醇儒挺身出，備受拷掠，其父獲免。家素豪富，以賭漸貧，晚遂不振。予少時與有杯酒讌笑之歡，見其病中語，不覺涕之無從也。

三六〇

至南湖，偶有所見，乃青樓舊妓欲市人作鬢婢者也。忽忽如夢中事。過新市園居，主人尙未成行，至後園，塘水白于雪，圍繞綠柳中，真可作亭。還過觀音寺，塔下有老僧邀入喫茶。云：「寺如舟，塔如帆，須得一丈六金身鎮之，不然載輕舟疾，難安衆僧矣。」乞作一緣疏，予笑而許之。

三六一

看報得西洋陪從利瑪竇之計。瑪竇從本國航海來，凡四五年始至；初住閩，住吳越，漸通華言及文字。後入都，進自攜天主像及自鳴鐘于朝，朝廷館穀之。蓋彼國事天，不知佛行，善重交道，童真身甚多。瑪竇善談論，工著述，所入甚薄，而常以金贈人，置屋第僮僕甚都，人疑其有丹方若王陽也。然竇實多祕術，惜未究。其言天體若雞子，天爲青地爲黃，四方上下皆有世界，如上界與下界人足正相鄰，蓋下界者如蠅蟲倒行屋梁上也，語甚奇，正與雜華經所云：「仰世界，俯世界，側世界。」語相合。竇與縉紳往來，中郎衙舍數見之，壽僅六十。聞其人童真身也。

三六一

中郎捲雪樓已可登眺，大江浩淼，圍繞硯几，望見遠山如畫。下樓檢秦中石刻，有對一聯：「長天夜散千山月，遠水晴收萬里雲。」乃杜少陵筆，刻于秦中一山中石，一攀龍附鳳。乃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書，在秦中書院，「歸雲堂」字，乃黃魯直書，在密縣肇化寺南。

從徐寓移至觀音寺塔下吳氏新居，吳氏已移居，予行李其中。入門，叢桂一株，爲瓦礫所侵，急披剔之，募工數人，盡去草萊。花石漸透露，後園有老柏三株，海冬青二株，臘梅二株，白梅二株，石榴二株，雜花尙有各種，皆爲草封。園後臺上白水一湖，澄人心脾，而臺狹不可亭，乃募工以土益之，大都置園以水爲主，得水始可修治。此地據水之勝，爲可喜也。臺四周皆楮樹，楮子樹爲下品，然葉極濃，其實殷紅可蜜，其皮又爲紙，而仙家服食中亦用楮實，不知何以賤之。乃爾，豈謂其易生耶？予瞻有宥楮詩，卽此木也。西日方熾，時此樹重重遮蔽，如含雲霞，雖以珊瑚林易之，吾不與也。

## 三六四

料理吳氏新園，去其遮天障風者，蓋沙律作宅，不欲見天與風故也。

## 三六五

中郎來園，坐臺上，謂大有幽意。飯後，至十方菴少坐，沿途深樹中，語鳥鳴蟬，相次街道如拭，凡入徑路之整潔，卽南都不及也。

## 三六六

夜月登捲雪樓，大江侵几席，時九市熱極，皆呼風，而此地特寒，散木與予噉不止，各飲數盃下樓。

## 三六七

與崔晦之登舟，散木繼至，蟻舟橋，邀候中郎至，至則維舟深楊樹下，風色清冷，頃之黑雲怒雨大作，入暮開霽，隨舟蕩漾，乘月過新居，坐臺上，夜分中郎乃歸，是日立一亭後園，亭係篔簹谷中物，在亡友王官谷時，名曰朋石館，取一朋于松石一意也。旣屬予，伐去竹，寘之睡香後，名曰紫蓬萊，取睡香舊名也。自亡友去後，江縣少韻人，絕無種竹

澆花者，予遠游無人照管，紫蓬萊亦槁矣。貧籬谷屋宇既多，此亭亦漸欹側，乃以舟來于此東移西徙，措大舉止，自應爾也。

三六八

北風甚涼，水漸退，登舟繫垂楊深處，晴雨不常如昨日。

三六九

立臺上茆亭，卽名曰楮亭，以在楮樹中也，水氣環抱。

三七〇

早至中郎樓下抄半日書。

三七一

園修理已有次第，臺上茆亭可坐，蓮花甚繁，有客言此地決宜作一水閣，不然可惜此一泓清流也。是日市一五板舟，此園花樹雖繁，而叢桂爲君，遂名爲金粟園云。

三七二

得黃慎軒書，大約謂秋冬之間必來相晤，千萬勿他出也。

三七三

往普仰寺，寺內居民雜處，婦女瀾僧寮中，了不爲意。至後殿，皆捉鼻以往，大殿僧舍，皆措大占住，邵人真可謂不佞佛矣。

三七四

便河水已滿，白雲橋邊，楊柳半在水中，夜飲捲雪樓中。

遊夷陵羅伯生同遊金粟園，至徐寓，同步登小舟。過三義橋，時汎鳧舟正在深柳下，乃以小舟往，共坐閒話，伯生出黃慎軒數帖，予手錄之。其一云：「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依依嘗若一日，別去以後，八年萍蹤，可嘆。孤衰病之餘，重以酷變，去年人日，耀弟先朝露，先大夫素健飯，坐爾神傷，見背耀止，有一子昆胤，雅負才名，比忽不祿，尤痛人心。孤淚出泉如目，爲昏腫，兩年來，形神憔悴，大非故吾。乙巳舊恙，前歲幸脫，坐爾稍復，爲苦，大都起居如常，但左足少力耳。自奉諱來，一切謝絕文字，禮壞樂崩，于禮故然，承諭賀文，傾倒控辭，想不多訝也。久廢臨池，手生荆棘，勉強塗抹，若出他人，兄見之，亦當相憫也。大字或猶可觀，偶有崇陽紙，謹書二幅，往見一念，茂椒是藥品，所須口一開一闔者，大佳。茂州部落戶，常以冬初至此傭工，惠寄非難也。時事日非，孤百念灰冷，惟當日儲西資，自覓便宜。此外無可言者，惟努力自愛。」其書中「西陵江水，孝子泉邊」，乃萬歷壬寅冬予送慎軒西陵，西陵諸友同送之，隔江孝子泉也。初，伯修官京師，以庚子九月倉卒去世。中郎與予俱八月先歸，區處後事，一一皆慎軒爲之，盡心盡力，可無遺恨。壬寅八月中，將謀歸，伯修之櫬于先隴。中郎忽夢見伯修歸，見大人云：「兒非黃慎軒來送我，必不行。」覺而謂予曰：「予夜夢如此，但慎軒方侍東宮講讀，那得至此。」不數日，而得平倩請告消息，又不一月，而慎軒至玉泉，以字來，去葬期僅十餘日。中郎往迎之，玉泉歸，其題主誌墓，皆屬慎軒。所謂素車白馬之事，千古再見矣。事後予送之西陵，別於孝子泉邊，相視淚下。今光景儼然在目，見此紙，不覺淚涔涔下也。予又問伯生，書中云：「茂州部戶」，果何謂也？伯生曰：「近邊熟番，廩於縣官，每春之各府縣傭作，不獨一處。」又一書云：「專使見存，乃爾空返，極知方命爲罪，此中大自不安。但衰頹惡境，得借知己以辭他人，亦保全遺體之道，若此幸仗庇粗安，或當補贖耳。世醫皆知用鹿茸而鮮知麋茸之功，蓋鹿屬陽，麋屬陰，人之虛皆陰虛也。麋角應陽而解，與鹿正相反，故能補血。角茸膠皆可用。本草自明。其他若熊油麝香，貝母甘松，黃連蜘蛛香之類，皆日用藥品，而茂州常有覓之，或不難得，但不可因此



惱亂有情，姑問之獸人及采藥戶耳。二袁兄往，一再書來，然契闊之思，非寸楮可了。聞小修有越中之行，不審已還家否。如有便羽，欲附一函而東，幸勿忘報我也。又一書云：「茂州使還，寥寥至今，昨王選卿人來，始聞伯生移署陵州。玉壘明月，影入蘭溪，何如汶水耶？前夏中得袁二哥書，已聞有西華之行，但恨不得借遊耳。小修久無耗，不知何似，中郎約孤下峽，以守制未畢大事，俟禫後徐議也。峨眉咫尺，曾無黃生跡，乃妄言他山水耶？」三書恐信筆草成，未必存稿，予故錄之。且其中諄諄念予兄弟，故不忍不錄也。

三七六

金粟園門成，修理粗完，遣工匠去。小舟已練畢，泛至對岸上，小立片時。鳥語荷香，大有幽意。回棹至亭，見前園叢桂，委藉瓦石間，乃以磚砌方臺護之。鄰人陳生見而嘆曰：「此桂每開，則香滿三市，然主者不知寶惜，根株埋沒糞土，如此者二三十年矣，今何幸也！」

三七七

回公安，篋簪谷已空，乃以後堂供旃旛佛像，前列方等經。

三七八

看人斫竹，去其龍鍾者五百餘根。

三七九

七夕天雨，大有秋色，火病偶發，無醫無藥，苦甚。

三八〇

雨不止，病坐篋簪谷中，晚出，見紫薇花滿地如紅茵，侍兒欲掃去。予曰：「黃葉可掃，此花不可掃也。」

三八一

中郎從沙市來，居于篔簹谷，話間火病遂去其半。

三八二

同中郎渡江，江水漲甚，過馬家，至大堤，乃可泊舟。肩輿行堤上，見田中禾稼如雲，時有深潭，荷花盛開，竹林相望，莊院駢列，頗覺田家之樂。午後，憩于觀音寺，僧皆老農，相聚窺貴客，私相話語。

三八三

客來道余子默事，爲傷之。子默能詩，絕不受人金，與之，輒大罵，竟貧病以死。死之日無棺，予下縣，中郎助以一金，復爲予代出其半，遂免暴露。又言鄰舍有一十四歲女子，忽自言前生爲某縣縣尹，杖殺五七十人，至午，輒戟手如搗狀，痛楚不堪。抵暮復少停，凡半年矣。一客自往視之，臥板扉上，其父母曰：「前孽深重，非醫術所能救，聽之而已。」

三八四

金粟園木樨花盛開，金粟滿樹，一院生香，籬落俱成，頗似隱者之居。坐楮亭少時，命童子操小舟，過對岸看蓮花，其花爲「西番蓮」，皆重臺而不結實。

三八五

過菩提寺中，大士殿上，有遼庶人所書「幻影」二字，筆法甚佳。庶人雖淫縱，然頗有小慧，知書畫，未陵好道，庶人願爲道士，得賜號「真人」。因出入無禁，冠道冠，披鶴氅，往來城野間，人家設醮，親來上章，尤喜妓樂，猶聞之故老云：「每上元燈節，皆以妓女數千，導燈行，綺羅黛粉，繁華已極。自庶人得罪後，更蕭條矣。中年宣淫，遂亡其鼻，既居高牆，日畫貓易米，粗知樂府，亦俚俗，頗有當家語。」

三八六

中郎同散木至園，來看木樨，小飲徘徊而去。

三八七

坐楮亭看蓮花，中郎以字至云：「貸圃桂開如黃錦幄，有新到吳兒善歌，可急來。」予以事不得往，適鄧奕客至，因相與散步大堤。時大水已漫洲渚，垂楊柳僅見枝葉，因至周三宅飲，遍覓歌者，不得，二更乃歸。寓貸圃者，夷陵劉元定園也。

三八八

看人蓋瓶隱齋，修理久不完，頗覺斧鑿聲可厭。是夜思游吳越以散鬱懷，遂徹夜不得眠。

三八九

午過中郎宅，中郎微動火，予動遠遊意。中郎云：「吳越太遠，三千里水道，亦非容易，不若搜近處之勝。」是日中郎聞公安近事不懌，意欲絕仕宦，于青溪紫蓋之間結室以老。且云：「生死事大，四十年前作今生事，四十年以後作來生事可也。」

三九〇

至中郎宅，中郎以火病未痊，移榻龍堂寺前新市李居。是夜予與散木遂榻于廳前，散木夜起，摸床不得，忽以冷手觸予鼻，予愕然，散木亦大駭，已而相與大笑。

三九一

往中郎大市宅，登捲雪樓看水，水勢浩淼，萬戶皆在波光中，風色甚惡，不可久坐，坐于硯北樓中。

三九二

天雨，柴五十文一大束，是年僅五月中七日南風，此後皆北風，水勢沒岸，柴舟不能前，故涌貴。

三九三

天放晴，友人王尙甫至。且云：「吾入門見老桂若龍蛇夭矯，便已心醉。」同至楮亭，見清水一泓，荷葉田田，曰：「宛似村居。」過中郎宅閒話，中郎言及養生事，云：「四十以後，甘澹泊，屏聲色，便是長生消息，四十以後，謀真粉黛，求繁華，便是天促消息。我親見前輩早天人，個個以粉骷髏送死，此後工匠事畢，灑掃樓上，每日坐三炷香，略做胎息工夫。」予曰：「禪學悟後，保存護持，養生之理，即在其中。」中郎曰：「近日禪學悟得些些理路，多至放恣，現行無明種種具在，道力不勝業力，只是口頭三昧，臨終寧有得力處。四十以後，決宜料理養生事，起居飲食，皆有節度，乃爲攝生之道。」予曰：「耳根常聽此言，亦自收斂。」

三九四

中秋坐中郎宅，中郎曰：「今日中秋，天公慳月，真孤負了也。」絲雨不住，予歸金粟園，時工匠已完，著屐前後行，覺幽邃可居。

三九五

送馬宅殯，從園中至天皇護國寺，自來佛殿，少坐，待中郎至，同往馬氏阡，去寺不遠，與江陵相公墓鄰，是日風色惡甚。

三九六

城中見張江陵寫唐詩字一軸，下有「太和」二字，云江陵少時號「太和」居士，和尙谿渠語錄云：「過江陵會張太和，如在清涼樹下打坐。」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爲世界衆生，乃是大菩薩行。」故立朝時，於稱譏毀譽，俱有所不避，一切利國福民之事，挺然爲之。

三九七

新安友人吳用卿處，見王羲之親筆遲汝帖，竊意爲唐人雙鉤之佳者。有虞集鄭清之跋，又有黃魯直頌孟子取之左右逢其源卷，詞云：「取之左右逢其源，香嚴臘月火燒山，對面謾人猶佇思，打得香嚴也是閑。」後有宋景濂跋云：「黃魯直書，蓋學楔帖者也。法體雖殊，而筆意駸駸似之。晚年真書尤勝，觀此真跡，可知米芾輕於持議，答劉無言書，斥其字爲描，殊可笑。魯直學佛，得於晦堂最深，人皆能言之，茲可略云。」又見李巨川畫長江萬里圖，從岷山起，止於洞庭，後有張魏公浚跋云。

三九八

用卿至瓶隱齋覓書畫，予無所藏，僅得楊妃上馬軸一筆。用卿曰：「此錢舜舉筆，滾塵圖則真韓幹筆。」畫春倦圖，用卿一見，卽知爲趙松雪筆。餘沈石田數軸，皆非贗手。同登楮亭。用卿曰：「一泓清水，兩岸綠柳，筆宛似桃葉渡耳。」

三九九

八月二十二日，移禊至中郎宅上。中郎火病漸加，迎一老醫李姓者，年八十餘，切脈曰無病，意稍安。

四〇〇

二十三日，爲中郎料理藥餌，自云昨爲醫者着一分參，遂熱不可支；蓋我係陽臟，不堪服補藥。又不敢服涼藥，若不藥爲妙。予曰：「不藥得中醫，但調理飲食爲上。」是夜夢丘長孺來，相視而哭曰：「予無所依矣！」醒時猶淚漉漉也。

四〇一

二十四日，中郎火病不退，心甚皇皇。

四〇二

二十五日，中郎火病愈甚，遣人迎毘中陳醫。

四〇三

二十六日，陳醫至，切脈曰無病；獨予私憂之，而人頗有笑予張皇者。

四〇四

二十七日，中郎服醫藥不效，予一刻不能離左右。夜半忽呼予入房，已驚曰：「弟何由入此！」蓋夢中呼予也。予復出，覺神明漸亂，私自涕泣云。

四〇五

二十八日，中郎病未痊，足不能行；日中差可，夜殊不安眠，大便下紫血塊，小便初如陳米泔水，後赤如血，如濃茶，予私憂之甚。

四〇六

二十九日，中郎病不見痊，飲食漸少。且食時不欲見人，大小便皆血，予臥不交睫。

四〇七

三十日，僧寶方等至，中郎頻以二聖寺三聖樓未修爲言。

四〇八

九月初一日，中郎病稍可，予與寶方禱於大士塔下。

四〇九

初四日，中郎第二男生，坐中郎榻前閒話，獨大小便血不止，甚憂之。

四一〇

初五日，中郎病不見痊，大小便血不止，強起握筆作報慰大人。

四一一

初六日，忽中郎室中老嫗呼予入內云：「夜中便三四次皆血，幾昏去，得不便則可望活。」予私自哭泣。安慰之急呼李醫至，切脈曰：脈脫矣。予頓足仆地，醫曰：勿驚且試人參湯。已進參，頃之氣喘自云三分生七分死矣。已復起，便自云：「我略睡。」此外絕無一語。遂坐脫去。予呼之不醒矣。痛哉！痛哉！一朝遂失仁兄，天地崩裂，以同死爲樂，不願在人也。予亦自絕於地，久之始甦。強起料理棺木，囊中僅得五十金，稍乞貸當物市棺。吏部郎之清如此，即予亦不知也。哀痛中，即還公安，安慰老父。

四一二

重九日，侍老父榻前，竊窺老父於無人處哭，見兒至，即收淚，蓋恐重兒之哭，并有性命之憂也。且促予至沙市料理逝者事。予自思中秋時，中郎云：「我至重九，體中大康矣，當於硯北樓上作一佳會。」今相去幾日，乃有如許事，人命如此，可謂駭歎！

四一三

至沙市，哭中郎，遂得血疾。晨常吐血數口，脹滿不支。醫人誤投以乾姜半夏，燥極，夜遂不交睫，狂亂甚，自歎曰：「從中郎於地下得矣！老親豈再堪此痛耶？」

四一四

病燥火甚，惡飲食，作嘔又見血，夜不寐。

四一五

以人事多，體不堪勞，登舟還公安。同胞姊來，不敢會，恐一哭斷腸，吐血不可救也。既至林蘭閣下，大人急來視。且

聞夜不能睡，一夜凡數遣人來問睡否？予憂病愈甚，且恐溘朝露爲大人憂，生人之苦極矣。

四一六

居林蘭閣下，料理藥餌。

四一七

體稍平，步至箕簞谷看張叟治藥，及斫竹爲箕畚等物。午後過林蘭閣，小女兒牽予裾曰：「我念詩與阿爺聽！」路逢蕭史不回身，風裊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標格少，但憑閨豔作仙人。」予不覺淚下，此中郎遊仙詩也。

四一八

友人劉繩之典一僧舍，於寺中作書室，欲轉典與予。予見其翠柏新篁，微有幽致，因許之。其直僅六金。自念年四十餘矣，進取之事，自有定數，不若眞身淨地，隨僧粥飯，修香光之業爲最樂耳。晚歸箕簞谷，看橘子作黃金色，磊落枝頭，因憶「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之句。

四一九

念生死心不切，欲借法水灌溉，揀經論中極警策語，令傭書者錄之，始於法華經，以次及諸經論，庶可發參禪念佛之機，不令中斷也。

四二〇

得同參僧如寄書，寄宗鏡攝錄一部，宗鏡攝錄，中郎所選，袁無涯刻於吳中者也。書付僧怡山來。怡山病甚，臥柳浪，予往視之。

四二一

同王尙夫過箕簞谷，步羊兒堤，至法華菴。老柏森森，寂無一人。惟二僧，雖午課。問月江老衲云，在後室坐禪。遂過



五弟園，園有胡僧晏生，深目高鼻，不曉漢語。沿王家堰至大人處看製藥，午飯後，過龔名世宅，小樓委曲可坐，向名世乞唐詩紀事，本頗佳，歸篝燈細閱。

四二二

飲於表弟龔避甫園時，水仙一畝盛開，紫蓬萊吐秀蕊滿架，紫蓬萊卽瑞香也。

四二三

病體初痊，懷抱甚楚，聊於小園養魚種樹撥悶。

四二四

早過園時梅花漸開，臘梅亦有開者，寶方來共坐臘梅樹下曝日。

四二五

得潘景升所寄新安山水志等書，蓋未知中郎先生之去世也。

四二六

晤李四秀才名守穆，云數日來家中堂前地下，忽有白光起，中如浪紋，光耀非常，一家俱見之。若是者凡三見，欲掘之，其兄光祿少卿李公道，字名守約，止之云：「是祥是災，是伏藏，皆不必問，但不發爲是。」別去，至園少坐，復步至柳浪看怡山，怡山病漸愈，擁被相對。予問及寒灰近日行徑，怡山曰：「寒灰近日正結伴苦參，其中靈慧者俱能開一線路。」予曰：「此事真能自信，不妨爲人作師家，但下刃要緊，無輕許，可否則狂慧漸生，不可救也。」怡山大以爲然。

四二七

晤盧孝廉非敖，訊及謝通明名景倩秀才事，云：「通明同王孝廉穉恭，名應翼，飲本邑多寶寺中，至十王殿，以肉

真閻羅天子口中云：「汝亦解食肉否？」相與大笑。是夜通明回，即發病死。穉恭亦病，至一處，見一人尊嚴若王者，速通明切責之曰：「汝生平亦解說禪，學靜坐，自不持戒，乃以肉戲尊神，何倨慢不恭若是？論汝陽壽尚有十年，今盡減去，付所司治罪。」謂穉恭曰：「汝與此人爲友，不加諫止，罪亦當坐。」引至一處，有穴如環，中僅可容一手，四圍皆鐵釘。曰：「汝能以身從此中入去，即放汝歸。」穉恭私念云：「真一手猶難，況此身乎？」又自念生平奉白衣大士，冀大士循聲救苦，乃一心念觀音大士名號。如此數千萬聲，忽有大士自雲中冉冉而下，令穉恭引其裾，即入去，又從中引其裾，即復出。主者因赦之使歸，病良已。景倩與姪祈年善，曾至公安，聞其病死甚速，殊訝之，不知果可畏乃爾？

#### 四二八

有客言歐陽公不信有三世事，予曰誠然。蘇子由云：「彭城曹煥爲予言，壺公觀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謁之，神氣甚清，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爲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贈也，世人爲永叔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耶？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也。」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公嘗自言，昔日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見蘇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滿之言益信，然則身爲世外仙人而不信，有因果者固多矣，隔因之迷豈不然哉！

#### 四二九

過二聖寺，憶元微之遠安寺水亭懷展公詩云：「碧澗去年會，與師三兩人；今年見題壁，師已是前身。」觀此則展公今二聖寺僧也。遠安寺即今二聖寺，宜入志。（按遠安寺，名安遠寺，安公遠公之師，不應後之。）

#### 四三〇

往沙市，王尙夫偕，風色甚大，不可以舟，乃肩輿從江南行。道逢一老牛垂死，吐黑水石餘。予恍惚從輿中見之，及至逆旅，王尙夫云：「適見斃牛吐水奇黑。聞其人曰：急礮之，往沙市賣。予自思沙市所市牛肉，安知非此物，若誤食之，必無生理，從此將斷牛肉矣！」予謂尙夫何不早爲我言，當以數鑊易而埋之，免致食者中毒，豈非快事尙夫曰：「君行遠不及聞也。」

四三一

與王尙父登硯北樓，心酸神慘，相視而嘆。

四三二

金粟園後籬落俱頽，命工修葺之，臘梅含胎未開，覺此中靜甚。

四三三

歸篔簹谷，梅花大開。

四三四

中郎誕日，痛苦不可忍。時八舅已入郢，往其家宿。夜夢中郎相引至玉泉，與無跡拜於一大殿上，覺而謂八舅曰：「甥頻夢中郎在玉泉，豈自在中陰住彼處耶？甥欲作一祠玉泉，以祠中郎，而身老其中，老來不任奔波，似爲得計耳。」舅以爲然，甚有往玉泉之興，因遣人約寶公同往。

四三五

同寶公方遊行衆香林，偶晤周念淨居士，云觀音寺塔下有居民，姓鄧名星者，得還債豬一口，方礪刀欲殺之，而異香忽發，偏覓之無有，乃從猪身出也。予與寶公驚愕，因同往驗之，猪適在門，以手摸之，耳目鼻口，香氣酷烈，若今零陵香然，亦大異事。與寶公共嘆五臺薄荷之事，真不虛耳。

同寶方從金粟園曉發，過大暉觀，俗名賽太和，頗有喬松茂樹。及角坡寺，皆未暇憩。見八嶺山蜿蜒，上多朱邸馬鬣，晚至合溶，宿於圖臺山彌陀閣。按合溶，乃沮漳二水合流處也。沮水出襄陽房陵縣景山，卽荆山首也。水經注：「沮水又連北逕汝陽郡北高安縣界，又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今遠安縣是也。」據高安臨沮爲二縣，今以遠安爲高安，卽臨沮，似非。沮水又東逕當陽縣北，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卽雲長詐降處也。傳曰：「伍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賦登樓曰：「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流。漳水出南漳縣荆山，南漳漢臨沮地，其山有卞和宅，抱玉巖。又南歷臨沮縣，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麥城東。王仲宣樓在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二水皆逕麥城而合流於此。麥城又與昭丘相近，則仲宣樓舊跡正在合溶十餘里內無疑。總之，荆襄皆名荊州，而當陽荊州隸也，仲宣客此賦之，正不必在荆襄城郭間也。

## 四三七

曉從合溶渡河，走當陽，溪河清澈見底，近縣山色葱翠，憩於城外報恩寺。予謂僧曰：「堂前牆下不宜高，高則障却山色了也。」飯後，行二十餘里，至度門寺，晤無跡禪師，相見喜悲交集。入暮，同步至打麥場，上山圍寂寂，一月孤寒，不似人世。已復同坐梅花樹下劇談，是夜百念俱寂，穩眠至曉，半年內所無也。

## 四三八

曉起，同無跡詣秀禪師瞻塔，僅存遺址，瓦礫磊砢，傳燈錄載，師葬龍門，其實寂於龍門，葬於當陽。張丞相說所撰碑文具在，可考也。憶元微之宿度門詩：「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重。」諸巖分院宇，雙嶺抱垣墉。諸句可想見度門之勝。此地久已荒蕪，無跡翦荆榛，立蘭若，自耕自食，宛似農家。且自云生死之際未易言，念佛尤未純熟，更欲

閉關數年，予聞之惕然，有深省。飯後，至大通寺遺址。沿溪而行，溪卽玉泉下流，清澈見底。過三郎廟，關將軍平祠也。記雲溪友議載：「玉泉寺鬼助土木而成祠。」三郎神卽關三郎也。誠敬者，神彷彿如晤，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有人先嘗食，頃出大掌痕，出其面。歷句愈明，「侮慢者，長蛇毒獸隨其後。」此唐人語也。當玉泉之盛，其神固如此也。

## 四三九

玉泉長老遣夫役來迎，飯後同無跡方往玉泉，循澗而行，見山勢如覆舟，又如寶冠，諸山拱抱，尊勝無比。近寺泉聲汨汨，峯巒秀媚，草木淋漓。依山寶殿雄踞，上有一智者道場四字。黃平倩太史書，旁聯爲「襟江帶漢三千里，蓋紫堆藍十萬年。」家中郎作也。記萬歷壬寅送黃太史于西陵，歸至此，殿已傾圮。不七八年而刹宇一新。規未央而募祈年，則無迹師願力，與平僧伯修中郎及諸護法贊助之力不可誣也。坐方丈，飯後至慈航居士接待處，登藏經閣，已步至乳窟聽泉。溯泉行，聲逾厲，謁關將軍祠，因往智者洞。別開一幃，沿途多怪石，洞中可容數十人，石色甚古，松箭叢生其上。一里爲朝曦閣，閣已廢，議與無跡復之。是日與無跡商榷欲於此中擇一勝地建菴，朝曦之可遊玩，不可居，不若于智者洞下建一草菴爲便，遂共視其址。正在玉泉發源處，日已暮，循舊路歸，無跡回度門，予與寶方月下聽泉，至夜分乃寐。

## 四四〇

晨起，至大殿禮佛，步門外泉田，予謂將田之半鑿爲渠，引泉水其中爲放生池，世間惟活水最難得，此地稍稍修葺。何減百泉，惜無好事者耳。無跡云：「智者洞前地狹，不可以菴，適聞寺右別開一幃，舊名松桂菴，今已廢，分屬寺僧種麥，若以數鑽與之，不寂不囂，實爲佳處，可作菴基。」遂同往看，果如無跡之言，晚無跡別去，已復與寶方閒行至關廟橋前碑亭，閱古今題詠詩，張孟二詩，秀逸清絕，若樂天詩，乃東都玉泉，非此地也。東都去城三十里，有玉泉。

山玉泉寺，樂天常往遊焉。故其閒游詩有云：「閒遊來早晚，止得一周年。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長歌時復酌，飽食後安眠。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觀「嵩洛俱雲水」句，可知玉泉之在東都也。又有玉泉紅躑躅詩及「湛湛玉泉色」一律，若屬當陽，則此詩亦宜收矣。樂天不宦荊州，由九江移中州守，從水道往，未遊玉泉也。惟元微之謫江陵，士曹數遊玉泉，故有玉泉道中詩云：「楚俗物候晚，孟冬纔有霜。早農半華實，夕水含風涼。遐想雲外峯，鬱渺相望。松門接官路，泉脈過僧房。微露上弦月，暗焚初夜香。谷深烟蓋淨，山虛鐘磬長。念此清境遠，後憂塵事妨。行行卽前路，勿滯分寸光。」松門「泉脈」二語，至今宛然。玉泉之爲官路，唐已然矣。豈容改移哉！此詩宜入玉泉志，今志中失收，又元微之有思歸樂詩云：「江陵道途近，楚俗雲水清。遐想玉泉寺，久欲登斯亭。」卽此玉泉也。

#### 四四一

稱直付玉泉長老易松桂菴基，予再步往看，有山有泉，蒼松老桂，真成隱者之居，決於明春興工，復與寶方任居士同往乳窟，命童子掃窟前一方地，趺坐，泉涓涓流，聽之不覺成寐。

#### 四四二

晨起忽作大風，至午雪花飄飄，山半放雲氣如綿。松濤滂湃，無跡以登山，小極微病。寶方往視之，歸來雪滿幅巾矣。原約以二十日往清溪，恐無跡難山行。托寶方止之，寶方來云：度門必欲往，風止日出，卽策杖來也。

#### 四四三

風止，曦日出，予喜曰：「是可作清溪遊矣。」會覓輿夫，皆早出，且候度門不至，乃定以明日成行。飯後與寶方任居士作山後游，憩于關將軍廟，過橋撫掌，泉皆上沸，尋官道行至山後，多亂石，亦有透過者，各據一石而坐。己後歸道，逢長老同僧，雜擔茶及餅餌至，啜罷，過壯繆廟，予曰：「可惜一泓清泉，無奈車塵馬足何。」長老曰：「廟之右有

路，乃故趙太守汝泉所改郵騎道也，今廢矣。」攀蘿而上，穿峻嶺之背，望見九子諸山如畫，俯聽泉聲淙淙，甚宜亭。

四四四

至新市菴基上，翠微處見遠山堆藍，予謂僧曰：「此處可作一閣，名堆藍閣。」復渡溪過前嶺，看遠山，穿松徑而下，至寺前，適無跡以遊清溪，來寺同宿。夜坐，賀予得菴基，并問菴何名，予曰：「玉泉亦名柴紫，可名柴紫菴也。」無跡云：「予近有山中諸詩，名柴紫菴稿，今被居士奪去矣。」

四四五

天放晴，同無跡寶方居士往遊青溪，不數里，別玉泉諸山，入一音寺界，亦智者所建，峯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幻變百出，昔遊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爲希有。今見此山姿態橫生，真堪伯仲。無跡馬上大叫奇絕，幾至墜笠。飯於一音寺巖下，頃之，天復晦，雪紛紛落，頗爲山行憂。俄復霽，別一音巖，入青溪諸山之界，相與下馬顧盼。予嘆曰：「予生平有山水癖，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眉睫之前，有此青蓮花世界也？」僧以手指曰：「瘦壁稜稜，有若刻露，當其前者，卽鳳山也。過此山石不復上矣！」近寺忽見清流一泓，滂湃噴舞，與無跡下馬坐橋上。予曰：「吾見泉亦多矣。跳珠霏雪，何處無之？未見淺碧淡綠如此水色者！」按水經注：「清溪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源也。」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今但以青名溪，不知以山之青名也。盛弘之云：「稠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岳，恆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瀑流聲于白雲之上，遊者恆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人精廬。」卽此地也。已入寺禮佛，出至龍女廟前，乃青溪發源處。昔晉法琳於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於此。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泉發源同江，故與江水同消長。然石中出泉，至冬猶滂湃，尤諸泉所無也。泉之上有峯一，壁甚巉滴如蠟淚，注爲二洞，一爲臥雲洞，琳法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大士洞陡絕不及往，此路頗多佳石，若太湖者無數，恨無人剔出之耳。

四四六

往遊鬼谷洞，石色沉碧，空中而多竅，可作精藍處甚多；其文多如竹葉鳥跡。過嶺，溪中行，溪石爲千百年雨溜所洗，皆如雪色。至鬼谷洞，前三峯如砌，入洞中少憩，道人持炬火前導，見洞上皆旋螺作殘雪色。其下若龜文，所謂蓮花池也。水下注淙淙有聲，傍池行，入兩重石門，有無數大蝙蝠，若鷄鶩綴其上，見火皆起，或墜水中。至前一小門，道人蛇行而入，會炬烟薰人目須退。共唱佛陀，淵淵作金石響。道人云：「有桃源三郎及石柱洞可遊。」里許，爲桃源洞，入洞度門，與予及從者皆大叫，其中若大廈，上如亂雲封砌，閃礫變幻，中隆起一案，若佛龕，從來洞中石色之奇，未有如茲洞者。其隣卽爲三郎洞，較狹於桃源，而深過之，亦用炬，如重門，大類鬼谷。數百武有人家，至石柱洞，蘿棘封門，猿接而上，中有千年石乳若柱，此洞有水，不可住。然水極清冷，筧路下，沿溪復從故道以歸。從遊者皆倦，汪茂才云：「溪上有田可市，去此可一里許。」予復循溪步至田畔，歸已暮，飲數杯而臥。鬼谷，按拾遺記亦云：「歸谷，昔儀秦問先生何國人，答曰：『吾生于歸谷。』」古史云：「鬼」者，「歸」也。」

四四七

雨大作，至乾溪，遊佛耳巖。

四四八

有使人至西陵，作字與雷何思及劉元定，諸柄皆先歸，予亦行，夜宿玉泉。

四四九

閱佛祖通載，方知玉泉寺，原名一音寺也。然一音寺，岩上，又有一音寺，至弘治年間方毀，豈後又另建一寺名一音歟？晚雨甚，作雪。

四五〇



步前嶺，望諸山猶帶雪，微日照耀，晶瑩可愛。

四五一

柴紫菴閒行，定草亭址，步至乳窟，遡流而上。至泉上枯坐，會雷何思以字至，約于燈節後至此相晤，寄有五臺香菌。

四五二

除夕，度門來玉泉同守歲，攜所作青溪詩五首來。夜間予得二絕，傷逝者之捐棄，腸痛不可喻，予謂度門曰：「今年受生人之苦，骨肉見背，受別離苦一也；功名失意，求不得苦二也；自歸家來，耳根不清淨，怨憎會苦三也；秋後一病，幾至不救，病苦四也；生人之趣盡矣。」度門曰：「不如是，居士肯發此勇猛精進心耶？」

四五三

萬曆辛亥正月初一日，壬寅，住玉泉講經臺。晨起，同度門上殿禮佛，復至講經臺遙拜家園，遂同往武安王廟，時初日照岩，泉水蒸而成霧，禮神畢，歸小樓閒話，午步往後山，途中據石清坐。

四五四

同度門聽泉響處，各據一蒲而坐，不覺成寐。

四五五

將遊紫蓋，同寶方往，度門夜閱楞伽。

四五六

別度門，同寶方往紫蓋，沿途多峻嶺，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映射，寶方云：「大似晴雲照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照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川鍊丹于此取水，不數里爲

吳王墳，冢隆隆起，吳王不應葬此，豈「吾王」之訛耶？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見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樹，不可紀極，路從山後，以達於寺，益自太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忽止。其前則平原千里，江南諸山，皆可指數，若天日清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山頂有仙祠，卽葛稚川煉丹處。前有井已涸。予記列仙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之祖葛玄，名孝先，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作履施之，後分餌丹，二女皆仙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令，亦非是中，不應作山主，俱誤甚，宜改正也。寺肇基於遠法師，後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至此，寺住時樹木甚茂，以湘藩造宮殿，盡伐去。近日栽松，嬌婉如綠雲，寺僧頗嚴守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

#### 四五七

送寶公歸公安，予復歸玉泉，行嶺上，望遠山晴雪，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于諸山外，見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緣耶？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一小菴，菴中僧供茶餅，過此山峯，多茂樹，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卽玉泉寺，田松護護，水涓涓，窅無出路，復踰嶺以達于寺，山行稍倦，夜來焚香靜坐，亦自快。

#### 四五八

往定堆藍亭基，較前更上三四尺，見西峯一帶如潑墨，秀媚照人。

#### 四五九

度門來視堆藍亭基，并成響水潭菴基，潭上乳窟五十步，爲聽泉第一處，兩山相夾，可作菴。度門曰：「吾老愛聽泉聲，且與居士堆藍社相近，供作念佛因緣，以畢餘生足矣。」地屬僧性美，美爲導，從泉處至山背，皆在菴基內。山上前可聽泉，後可望九子諸山，是日子作詩四首志喜。

四六〇

至推藍看立亭柱，度門來；是日，送寶方回，得丘長孺書，詞甚痛切。蓋吾兄去世後，海內聞而痛哭者，不可指數。長孺尤甚。大都人生去世，士林中無有下斷腸之淚者，則其人亦可知矣。在他人及長孺猶爾，况已骨肉如予者乎？又安得不入山，更汲汲人世事也。

四六一

入城循玉泉行，水漸大，過石根穿泉岸處，復下與閒步。是日，風日甚佳，諸山甚青翠；午抵報恩寺，閱空長老新置一禪室，甚淨，度門已先至矣。遂偕過汪從事處，夜歸報恩寺，閱空老衲過天王殿，大呼朱風子在否？數喚始應。口中已喃喃作歌聲矣。予問故，閱空云：「此人姓朱，不知何處人，嬉游城市，夜宿於此，人予之食則食，亦不乞也。寒冬惟著單衣，亦不覺寒，人予之衣輒與人，夜宿于地，雪夜呼之，或裸體舞雪上，出語或可解，或不可解，性好酒，亦無醉時，無噴怒，詬辱之，撰扶之，亦不怒也。聖凡不可知，然亦大異人矣。」因呼之曰：「風子冷否？」答曰：「我有坎，我有坎。」復大笑。

四六二

汪從事請於城外園中食素，因呼朱風子來。予之酒，輒歌，且大笑。飲已亦不辭而去。且歌且笑，搖曳而行。薄暮出城外，寺右有山隆隆起，訊之，則荆王墳也，意即昭丘耳。

四六三

步至城外真武洞，洞亦寬曠可坐，恨前無水耳。同上高阜處，俯臨沮水，其右爲九子諸山，左爲許由山，中開一罅，望見清漳，不百步即仲宣樓舊址。共藉草而坐，不覺已暮，夜月朗甚，閒步城內，歸至寺，朱風子醉舞月下，撫掌曰：「且混且混。」人問燈好否，曰：「燈正明，路不平，燈甚明，眼不靈。」道已復大笑。跡公早憐其寒，以一衣予之，訊之已

施人矣。

#### 四六四

往遊龍泉寺，度沮水，水清澈見底，不數里入山口如戶，遂行於日夕，所望黛色中也。二十餘里至龍泉寺，過胡康侯墓。宋時老松尚存。康侯，武夷人，父淵，寓跡荆湖間。至安國爲蔡京所惡，退居當陽之漳濱。後子宏復徙居衡山矣。寺右掖爲遠公洞，洞高不可登，遂歸。至康侯墓前聽松月上，松影滿地，遒勁甚。取酒少飲，夜宿於寺。按僞秦建元九年，遠隨安公南遊樊沔，及秦將符子寇并襄陽，道安爲朱序所留，不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至。遠於是與子弟數十人南適荊州，則是寺開山正茲時也。所住精舍無水，師云：「若此地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已，清泉頓出。卽本傳所云「住龍泉精舍」是也。然潯陽亦有龍泉寺，未知孰是。

#### 四六五

從龍泉早發，往遊九子，沿途山色空翠撲人，左清漳而右曲沮，至九子山如高髻亭，予以兩輿人扶掖而上。坐石上，諸山絕似蓮花，此峯又蓮花出水之最高者。小童爆竹，山應如霹靂聲，遏抑不得出，久之乃止。相看大笑。龍泉僧以酒及松花膏至，膏純以松花爲之，和以蜜，入口作松香氣。山內清供第一品也。下山從燕子冲至何仙姑洞，仙姑衡州人，不應在此。路甚險，洞皆碎石合成。出燕子冲如戶闌，忽開，沮水當其前，渡水至關將軍墓，前有石楠樹最古，飢甚，甚命山僧炊飯，飯後行五里至寺。

#### 四六六

歸玉泉，過度門，流泉汨汨。村野間了無一人，入門寂寂，大呼門乃得開，甚矣。山中之靜也。跡公正吟哦作詩。

#### 四六七

看砌亭牆，開步塔灣田上，見溪上新柳，遠望如綠烟罩樹，嬌姁動人。

## 四六八

往遊智者洞，憩於漢壽亭侯廟。半里許，有青石突出如蓋，乃樵人避雨石也。近洞處，忽有人家，牆外青石如烟，磊砢其間，石隙杏樹兩三株，已開不數步，青石如闕，內圍十餘笏地，可作一靜室。蓋玉泉前山以泉勝，此處以石勝，色大類英石，微癡重耳。至洞靜坐許時，幽邃蕭靜，微聞松濤。

## 四六九

至堆藍亭，時蓋萌者尙未完，步西南林間，可百許武，怪石如林，望山上石巉巉，綠樹叢生，坐石上看遠近山色，秀媚甚。下一小練著最佳，予起步，忽有一鹿及一兔突起，已緣山腰至對嶺打麥場上少憩。歸午食，飽後復遊，從乳窟渡水過祖師廟，松風泉響相競，行近洞，則松風爲泉聲，隱從嶺背行，則松風喧甚，泉聲亦少隱。至一荒田，望九子山，如刻畫諸山中，惟此山獨有芒刃，大與鼎州綠蘿山相似。下嶺至泉源處，循流而下，忽得一處，青石堆積，石路爲亂泉所蝕，成深渠。大類蟲書鳥篆，泉從渠下注，聲響若鐘，因名之爲石鐘峽也。溪上莊戶以茶及酒至，長老祇園亦攜酒來云：「到處覓不得，」口中復喃喃，爲泉聲所遮，惟見口開閉也。飲數杯，復行澗中，可五十餘步，至繡石澗，兩岸皆奇石，綠苔附生，秀細可愛。若錦綺，其上突出，可蔽雨。復倚石坐，水爲兩岸石所束，故流疾而聲愈不平。石爲千萬疾流所擊，奇形異態，百出。過雙石關，不十餘步，爲獨石關，一童子以石丸從，不得渡，則真九水上以行。至響水潭，若奔雷矣。復至堆藍亭，蓋萌已完，掃地少坐，日照遠山爛爛，意甚樂之。是日也，得佳勝三，怪石林，石鐘峽，繡石是也。

## 四七〇

堆藍亭看編棘籬，俄而跡公至，坐亭上，已同至響水潭，尋溪上，覓錦石澗石鐘峽，跡公嘆曰：「所未經見。」

## 四七一

午至堆藍亭，亭外棘籬已成，見西峯晚嵐，如濃筆蘸淨水中，墨花鬱起，間有濃淡。又日色照之，其無樹者作淡金色，有樹者作藍汁色，真荆浩關仝得意筆也。是夜覺見玉泉山上復出一山，若進賢冠狀，又見此山化爲一舟，飛行虛空，皆異境也。

#### 四七二

至堆藍亭清坐，山中寂寂無一人，但聞風聲鳥聲及領上叱牛聲也。下亭，命童子持繩牀往乳窟，臨水坐窟中，石乳纍纍下垂，俱不知爲何人取去，坐倦，至塔邊看新柳。

#### 四七三

居玉泉講經臺，步於山泉閣，堆藍亭窗櫺畢功。從堆藍亭閒行，步至怪石林，坐於石上看山。久之，乃從前路歸，途中見兩兒相牽，大兒絕衣而去，小兒哭甚哀，訊之大兒小兒，兄得罪於主人，欲逃去，弟不忍捨，挽留之不得，故泣也。予見之亦泣。因思此兒以兄遠去，尙不忍捨，况吾兩兄，倏爾長逝，永無相見之期，豈不哀哉！竊自含淚歸寺，半日不怡，寺僧謂予眼痛發赤，不知予之有所觸也。

#### 四七四

從玉泉早發，遊遠安諸山，偕者爲李生伏之及僧祇園。山中野花盡發，沿途青李及棠梨花皆如雪。至一音寺，山皆如象玉排立，午抵青溪，立橋上看水，碧乳泓渟。入寺禮佛後，至龍女廟前試茶，水味極佳。上臥雲洞，以遊山帳寘洞邊共坐，從洞邊攀蘿捫石，可半里許，至海潮洞，大略如楊惠之所塑普陀也。一山皆青石，如太湖中空而多竅，扣之鏗然有聲，若翦去草萊，一一剔出，茲山勝乃不啻，惜無好事者。

#### 四七五

從青溪發，至青溪鋪，望亂山中忽如雲破霞裂者，卽白巖寺也。昔郭汾陽畫石如雲，此山真如雲矣。山路漸隘，如

入峽然，漸從一竅，內如永巷，兩山壁立，時有泉聲；石上苔文繡蝕，略如排當彝鼎。至木瓜鋪，微雨，石益奇古。旁出爲墨匣溪，秀邃殆非人境。雨漸大注，覓木瓜菴不得。復行二十餘里，皆穿峽中。峽盡得沮水，山水相依，路盡左擔。晚渡水宿慶壽寺，故人秦茂才定寓來晤，昔曾見于沙頭，今二十餘年矣。

四七六

往遊鳴鳳渡，河行三四里，近山中兩山，石壁峻絕，滑不受塵。水從中出，已心奇之。凡經四五渡，始至山下。兩山如牆，青綠照人。間有石洞，至觀音堂，水繞其前。聽水凭欄，少坐，遂短衣上山，石級陡絕，幸有石欄可凭。天門有三，相去各里許，屢陡屢息。諸峯俱如商周彝鼎，硃砂翡翠照人。望山巔仙宮，若在針鋒，棗葉上住。既至巔，禮祖師畢，住聖父母祠。

四七七

坐祖師殿後，望後山如千葉青蓮，午後遊後山，石裏出喬松，矯健而淨，石級無欄，下視陡絕。導者挺身直下，了無怖畏。予飲數杯，兩道人扶掖，乃得下。歸住石臺上，雲色從林前度，馴鷹掠食。雨大作，稍住，即往爲鹿苑遊。飯後下山，道侶攜酒天門，以次遞飲而下。山半雨大作，至觀音堂，暮矣，遂不成行。雨中持蓋溪間，西去得雙石，峙立處如屏，內有澄潭，溪水所會，至一民舍前，相對石峯，形容色麗。水繞其前後，倚山而住，令人卜居之想。是夜道士伴松，年七十餘，十餘年不下山矣。聞予辰往，復來送，至已二漏，小道人藥珠勸酒，且乞詩，遂爲之醉。

四七八

從鳴鳳大士閣早飯，見日色麗甚，遂往游鹿苑。行十餘里，望鹿苑山，色如破雲枕藉，意甚欣然。下層阜，聞水聲，夏流入沮河，卽鹿溪也。兩山夾處如鐵牆，溪水濛迴界之。右掖諸山，爲獅子岩，爲招仙岩。岩一壁如削，如墨汁洒成，左掖一山如翡翠屏，爲石柱峯，深綠殷碧，俱如屏障。水墨岩忽折泐成一峯，前垂長袖，有若鶩頭，寺據焉。水墨岩翻

出其左，驚頭再折，一峯出其右，卽法華臺也。其前爲石柱峯，流水出其下，兩掖之峯多垂袖如重門，水屢折而復出；凡四渡水而入寺。寺已敝，惟斷碑在麥田中，考碑寺卽陸法和居士舊憩第也。

#### 四七九

晚設游山帳於法華臺，見後山諸峯，疊疊尤佳。然此寺中十餘峯，或如洒墨，或如砂翠，故不必借妍於遠山也。招仙岩上，滑不受塵，有一僧鳥騰而上，予等皆股慄，晚坐水邊。

#### 四八〇

早遊山後，乃以山蹇從，遇水則乘之以渡，從法華台下，渡水行繡鐵峽。忽見三峯如博山爐，青翠照人。渡水見山後戶，水隔之，望見石山中多土山，復歸至繡鐵峽上山也。上有平地，望前三峯甚麗，從兩山夾處，冒險搜剔，石如髮可鑑。遂至寺後嶺上，定喘息，僧以酒茗至，數杯後，臥於石上者久之。歸寺午餐沐浴，就枕熟睡。起山游，命童子以游帳寘法華台上看山。風色稍惡，乃下台，過水墨巖下。凡兩渡水至山口，龍王洞邊，據石而坐。忽有樵人從，如削峯頭，捫蘿循石而下，衆僧皆爲之咋舌。晚步至石柱峯下，從樵人處，乞得茶數片以試水，亦佳。蓋鹿苑以茶名，所謂「清溪水，鹿苑茶」也。寺旣凋敝，僧遂不復種茶，而絕壁上遺種猶存，惟樵人採薪，問得數兩耳。又有黃薑，形如山藥，食之微苦。村民以爲儉歲糧，時月色微明，山形黯黯，水聲哽咽，雨大作，乃覓牧童避風巖下，坐竟日。

#### 四八一

從鹿苑歸，近渡沮水，回視萬山搖曳翔舞，因下輿緩行，細看之不能別也，復至慶壽寺。

#### 四八二

玉泉歸，晤寶方雪照，時二僧閉關修法華三昧，方出來晤云：「靜中光景，甚爲希有。」因與寶公商量爲大人修梁皇懺事。



四八三

寶方來以教乘法數示予。是夜夢與中郎會於一樓，中郎看二人弈，予問曰：「兄住此樂乎？」中郎曰：「甚樂。」予曰：「予卽來此樓中共聚首可乎？」中郎曰：「未可。」予問：「修行有益否？」中郎曰：「大有益。」予話間甚快，以手摩中郎身云：「甚緩，非逝者相也。」踴躍欲告人而醒。

四八四

夜夢天上雲氣飛舞，有若烏絲，又若今之馬尾羅，搖曳滿世界，已作一陣。入一大廟，予在廟左立，觸予身，予卽騰起十餘丈，醒自喜爲情少想多之徵，稍自快也。

四八五

自爲齋主於三聖閣起華嚴會，時禪堂衲子寶方怡山而下五六人，本寺戒僧本空而下數十人，皆聚於閣。三時念佛，二時誦華嚴經各一卷，從寺中歸園。時園中竹萬竿皆生花，漸欲枯槁，因命園丁以漸伐去，頗有爲予惜者。予曰：「大限旣至，此身亦須將去，况此身外物哉！」戴凱之竹譜曰：「根幹將枯，花籜乃筍，筍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實曰：「籜」竹死曰「筍」，蓋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枯死。其實落土復生成竹，然近來新栽者，不數年亦籜，東南皆然，無一存者。獨水竹不爾，且予近定居玉泉，此亦奇也。是日，玉泉修菴人至，已斷水矣。

四八六

赴顯宗齋，早至柳浪，柳色參天，眞所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也。小舟在溪邊，遂同泛。少時，追思中郎往時同游光景，不覺淒然。每值荷花盛時，無日不泛，有衲子偏虛，能鼓棹，偶墮水中，大笑欲絕，今偏虛亦化去三四年矣。

四八七

言。有談及梅衡湘中丞事者云，女澹然學佛死，中丞祭之。有云：「有佛自然有魔，不信安能不謗？」予心服，以爲名言。

四八八

行亭成，亦名陸舫，可隨處安立，看山聽泉者也。

四八九

漢陽王章甫從燕中來，弔中郎，時走玉泉覓予，不知予之在公安也。是日即欲往沙市，而風雨大作。

四九〇

開霽，肩輿入沙市。

四九一

金粟園中芍藥及雜花盛開。

四九二

同章甫渡江，夜抵簣簣谷。

四九三

步至法華菴，柏林中小坐，便過五弟天華館，飯後至柳浪湖，煮茗泛舟，同至二聖寺，看李龍眠羅漢，并舊鑄二聖威猛象，長不盈尺，健骨怒筋，張口奮拳，稜稜可畏。

四九四

同章甫寶公從公安發，往游君山，風日清和，麥浪滂湃，晚宿民安驛。

四九五

從民安驛早發，午見繡林山色，久不見山，爲之一快。

四九六

天暑，從舟行，風色甚惡，長石江上有亭，送予至亭中間話，晚風靜，予與章甫寶公入舟。

四九七

風色甚恬，過墨山，晚宿車水灣。

四九八

舟至洞庭湖口，泊于岳武穆祠下。

四九九

泊教場前，雨霽，登教場山上，山砥平，十數里芳草油油，真堪調馬。右望諸山如展旆，而江湖出左右兩掖，亦奇觀也。

五〇〇

往游君山，至扁山，西風大作，不成行。泊于南津港。近山，雲奔馬逝，大有姿態。春水浸其足，徑路窅窅幽奇，大可泛。岸上有古廟，孝感夫人祠也。秦皇南夫人之父，以從役赭山溺水，夫人尋父，聞其溺，遂赴水死。至潯陽，扶父屍浮水上，後人祠之于此。草木蒙翳，守祠人養烏鬼塞路，不堪坐。問守祠者曰：「此去岳陽樓幾里？」曰：「可六七里，近此二里許有呂仙亭，可登也。」遂陟重巒，緣江岸至亭，門對君山，湖光浩淼，繞亭喬松數十株，拗枝虬曲，皆數百年物。松上有白鶴巢，惡少年欲得其雛，以竿中之，危欲墮。予以金爲雛，鶴乞命，少年不可，乃與章甫寶公共以因果報應之理曲譬之，其人不懌，然亦從此興闌，無必得之想矣。久之，肩竿而去。予等少酌前亭，亭右卽爲白鶴寺，寺泉極佳。以新茶試之，烹點不佳，不堪飲。日將落，霞氣射湖心，遂歸坐舟頭。偶有流星如一月下墮，忽分爲二月，光芒燭天，舟

人皆怖叫。

五〇一

黎明，東風細細，一帆直走君山。初日既出，波平如掌，方舟進發，已抵山足。繫舟寺門，見喬木蒼鬱，蓋蔽天日，黯黯含雲霰氣。兩掖之山，如垂長袖，乳石磊砢，如飲水而下，遂坐石上早餐，入寺禮佛。天王殿前鴨四脚株，唐宋以來物也。上巢白鶴數百，遠視之如玉蘭花，正殿亦壯偉，後爲藏經樓，左廡祠柳毅秀才，作健兒裝，西去穿喬木中，新篁綠色照人，蓋遠視此山，直似長眉一抹入其中，求所謂十二螺者，亦不可得。都爲老樹壽藤所遮，彷彿見污隆耳。然曲徑中時有起伏，竹翠茶香，雜花芬馥，極紆迴有幽致。宛似江南佳麗名園，過軒轅臺，此處可覽湖山之勝，惜以文昌閣封之。復行行竹石中，登酒香亭，其下乃走鼎澧諸州道也。空水澄鮮，了不一其際，倦歸坐方丈假寢。已至寺左掖，警上得朗吟亭，望長沙湘潭去，帆如陣，上有古松數株，陡健清人肌骨。亭下古木蕭森，共坐其下小飲。午後往湘妃祠，忽得曠野平田，極有野趣。入廟了無一人，閱古碑，頗喃喃皇英事，不知帝女者，乃天帝之二女，非堯二女也。自秦以來，謠說久矣。晚坐亂石中聽水。

五〇二

晨起，擇一卜築地，雙髻曲抱，篁竹橘柚銀杏木樨之屬，遮樾不見天日，可作一小樓。晨飯後，風甚猛，別君山，一帆走岳陽樓下，大都天水一色景象。乃此樓尋常受用，然亦不能于此外覓一奇語，能模寫其澄鮮也。按滕子京增城樓爲岳陽樓，范文正爲記，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世謂三絕。章甫曰：「文正之文信佳矣，然忽作憂樂語，果何謂？」予曰：「滕子京負大才，爲衆忌嫉，自慶帥謫巴陵，憤鬱見于辭色。文正與同年友善，愛其才，恐貽禍，滕豪邁自負，罕受人言，正患無隙規之，值其以文求記，故文正記中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焉。」初樓成，賓友請合樂落之，子京曰：「直須凭欄大哭一番始快。」過庭錄所載非妄也。別章甫

從城陵磯買舟歸。

五〇三

抵車水灣，月色甚朗，夜往場石驛，漏深不至。泊墨山下一小港中，上岸有長堤一帶，古樹昏黑，棘花帶露盛開，流水汨汨，四遶皆麥田，月下誤以爲江水，甚可畏。入舟，再移里許，得鄰舟始泊，去場石驛數里程耳。

五〇四

從場石晚發，墨山之石多有磊砢水上者，石色頗不佳，此路多崩岸可畏，抵調弦驛，舊有調弦亭，今三戶蕭然也。

五〇五

石首張翁伯治具江上酒樓，長石季新伯兩皆聚，翁伯出前所閱樂春釣魚圖，并盧仝煎茶圖再玩，又南堂之什，陽峯相公自賦，諸文人倡和，李崧峒，何大復，王稚欽，楊升菴，廖鳴吾諸公，皆親筆，字多適古可敬。

五〇六

還公安，居二聖靜室看經。

五〇七

赴本寺華嚴會，夜坐甚爽。

五〇八

登汎鳧舟往沙市，將至玉泉。

五〇九

從公安發，舟抵黃壇，與怡山相對清話，真如泛一日舟，不似行路也。

五一〇

從黃壇移舟沙頭，雨大作，怡山留舟中，予往金粟園。

五一

收拾瓶隱齋，看新荷出水。

五二

體中病，念玉泉未能去，不若歸寺過夏；怡山亦至，遂同入舟，晚宿黃壇，閒步柳下，水中望落日，恍若作西方懸鼓觀也。

五三

南風大作，從黃壇與怡山各跨蹇陸行，遇楊柳濃陰，則藉草坐談，午渡江，抵篔簹谷。

五四

住二聖寺禪堂靜室，時泛鳧舟已從虎渡轉三橋矣。

五五

天雨，爲顯宗題青蓮冊，青蓮菴基，中郎所施，見其冊上字，不覺潛然。予題畢，呼顯宗示之，兩人淚交睫也。

五六

將游村中，從林蘭閣肩輿往三橋舟中，憩于茶菴。

五七

過孱陵街至舟，移舟黃荊口看月，有聽水之樂，而無風濤之慮。

五八

停舟黃荊口，遣人約崔晦之同行，晦之居去此不十餘里，將午，晦之至，風逆不成行。遇嘉樹林處，則暫憩，晚抵大

陽橋。橋久撤，近橋有大陽寺，卽子美作詩與大陽長老者也。沿途頗有土城，多國亂時草寇所都，夜與晦之開窗看月，不忍寐去。

五一九

早從大陽橋移舟至長安村，輞湖邊。湖水晶瑩，周迴可二十餘里，可當西湖之半。雖無樓閣梵刹，而遠樹近林，亦極情治。

五二〇

過先塋，拜松楸間，豐碑不具，今年當以舟往陽岐載石，不容緩也。

五二一

湖上水平如鏡，看水上晚霞，甚樂之。

五二二

雨大作，舟中對雨清坐，是日食新。

五二三

天晴，放舟輞湖心，初時熱如炙，已而水風拂面，涼透肌骨。

五二四

天新霽，念簡田弟病痼久不痊，與唐仲文同往視之，至大德寺少憩。寺門垂垂欲墮，殿堂俱不支，毛氏二甥寓此讀書，天欲雨，急至簡田處，入臥內視之，病已九月餘，形容瘦槁，不覺爲之墮淚。自云：「昨日甚危篤，今日稍可矣，久不見兄，兄在何處？」予曰：「予亦病，往玉泉調治，二月餘遂痊。」簡田曰：「我若有起色，亦隨兄往玉泉也。」

五二五

移舟于魯湖，湖與輞湖相連，去杜莊僅數步；是日息于杜莊深松下，了無暑氣。

五二六

從輞湖發舟往刀環。

五二七

舟至小河口，河曲不能入，以小舟行；涉重湖，過橫溪橋，至肉浦登岸。見長松參天蔽日，新禾如雲錦。予不到此二十年矣，家家種樹，居然有桃源氣象。

五二八

泛鼻舟已至肉步河，與吉人太初三甥步至河，泛舟，居民素未見官舟，相與聚咤笑。

五二九

與太初吉人早渡河，至法華寺，看中郎所市陰宅；詣法華寺小坐，訊寺所起，云隋朝，然豐碑已毀，都不可跡矣。

五三〇

登舟，繫大樹下，令童子焚香滌硯烹茶。久不作此快事，差如逢故人也。

五三一

從肉浦發舟，泊于之字湖，湖水新漲，不減瀟湘。

五三二

枝江談山如笠子亭亭天末，夜宿湖中，風水噴薄，頗有寒色。

五三三

從之字湖發舟，亂湖而渡，十餘里，順風掛帆，抵赤雲山。山一小阜，水中央有小蘭若，出小河口，過孫黃驛。晚泊港。



口四望岡下。

五三四

早聞簡田弟不祿消息，爲之痛哭者久之。蓋予初意欲留視其病，而弟自云：「我必不死。」又累遣人覘之，云：「漸平。」故予遂往刀環里中。不意去未數日，遂長逝矣。老母弱子，比中郎事更慘，卽欲返舟還里，而風逆甚，乃姑往縣中，蓋久不待大人急欲往也。晚過黃金口，前爲悍民所塞，因水漲，淹茅穗諸里，茅穗民白于官，率衆開之，悍民持挺來禦，殺開者一人，邑侯力主開，始定。

五三五

水大漲，泛鳧舟入斗湖，登舟納涼。

五三六

月色甚明，泛舟過呂仙濯足臺。

五三七

命僮輩收書畫入沙頭。

五三八

渡江至金粟園，園後池中荷花盛開。

五三九

夏道甫處見李龍湖批評西廂伯嗜，極其細密。真讀書人，予等粗浮，只合斂衽下拜耳。案上一觚，花紋極密，元物也。歸過法輪寺，浙僧所供檀香普賢像，精工甚，送至峨帽山者。

五四〇

得黃太史慎軒書，時已聞中郎化去消息，讀之不忍再讀。其書後一友人借看，並藏去。

五四一

取斑駁齋大字一幅，并戴文進臨郭熙袁安臥雪圖，寘之壁間。夏道甫馬畫兆來，坐瓶隱齋看荷花。

五四二

檢畫卷之非山水者，及近膺者，付入城售之。

五四三

金粟園後湖，荷花盛開，作一竹亭台上。

五四四

過江陵王維南太學，見卷有梅花道人竹十餘幅，其中做與可者數幅，瀟散閒適，每幅綴小詩，極清遠，而作字亦甚有法。杜稹居韓熙載家宴圖，人物亦佳，有馬遠及黃鶴山樵山水，沈周鵝及山水，皆佳。

五四五

傅叔容來，時微月蒙濛，予臥，叔容與客次飛歌。

五四六

坐前堂頗有涼風，奈無以居安，思移瓶隱齋于前，苦其煩，未決也。

五四七

拆後園瓶隱齋移之前齋，無牆垣，蔬圃中多穢氣，而前有老桂古梅，因寘亭其間，東移西徙，措大舉止真可笑也。因思去年六月作亭時，中郎曰：「曷不寘之老桂下。」予不可，意欲作一高齋，爲木樨吐氣，旣而無力，復以此亭移去。終不出中郎之言，每事如此，不獨此一亭也，令人淚落漣如矣。

五四八

修治瓶隱齋成，後園溪中蓮花盛開，于溪北作一竹亭曰西蓮，以滿溪皆「西番蓮」也。花極繁而不結實。

五四九

園中新糊一室，有如珂雪，坐而樂之。

五五〇

渡荷花蕩，至西蓮亭少坐，步至一修花人舍，頗有佳卉。張至舍午餐，僕者誤殺鷄，予詬之。鄰客云：「雞豚魚肉，到口卽吃，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此裴晉公家法也。君何不效之？」予曰：「晉公臨薨時，進上所賜玉帶，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執筆，口占云：『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封進。』占完，令人書寫，看罷，安詳而逝。必如此，然後爲生老病死，時至卽行耳，譚何容易！」

五五一

入城，憩王孫沅洲處，沅洲云：「新移居此，舊居有台，卽馬融絳帳台也。上有百年老松，轉鬻之人，斫其松，已爲平地矣。」同遊仲宣樓，風色甚涼，有溺隍中者，急呼人救之，得活。

五五二

瓶隱齋左右，各移合掌柏一株，本草側柏，乃合掌柏，性燥不堪入藥，又移慈竹二種。

五五三

生死之念甚切，將有棄家之志，念侍兒阿陳年幼，欲遣之出嫁，托相知爲媒妁，務令得所，庶將來入山，無羈絆也。

五五四

八月初一日戊辰，居金粟園，遣侍兒阿陳出閣，婢子二人亦遣去，自念四十餘矣，將有五岳之志，長戀戀閨閣，何

爲淨室明窗依然老頭陀光景也。

五五五

移中郎柩入鄉之期已迫，往六姪處料理，懇辭弔客，非大舉故也。

五五六

天雨如注，難于發引，午後始開霽，微有月色，移柩於舟。

五五七

移中郎柩入鄉，予舟先至虎渡，渡口流水甚急，非順風不得上。柩舟至，無風，覓牽纜小舟不得，予默禱於岸，頃之，風颯颯上帆，舟行轉勁，入口，風卽止，似有默相者。夜過三穴橋，抵長安村，天明矣。友人馬元龍以送葬同入村中。

五五八

雲浦居士從龍灣市至，雲浦將按西秦，請告未至，故以微服來。

五五九

同元龍雲浦往先原，始至先母及先兄伯修墓前，已往先祖鳳凰山，憩于義堂寺。寺肇始于宋紹興，有一磬，上書「鄂國公神作證盟」，鄂國公，岳武穆也。意者作磬人乃征楊么時武穆部下士，武穆死而其人不忍忘，作此以祈冥福，未可知也。殿前銀杏可十圍，午後，至先曾祖塋，名冢嶺，山山自松滋諸山而來，高冢數十，至此忽止，亦一奇勝。

五六〇

元龍雲浦歸，予從行，辭靈去，腸如割。予陪雲浦往弔簡田弟，老母幼妻弱子若欲絕，予亦痛甚。先約元龍臚舟四望岡以待，旣至，舟尙未前，予與雲浦坐一草舍中，細譚頃之，舟至，抵黃荊口，月上矣。入口隨流三十里，至縣，已漏盡，天明始登舟。

五六一

同雲浦至柳浪湖食齋，至二聖寺智者堂，月色已上，共坐大墀上小酌。是夜論學，頗有入微處，夜同宿靜坐，雲浦攜一友人能招乩，至而不書以去，惟向金剛塔前作叩首狀，乃知鬼神逼塞虛空矣。

五六二

歸貧簷谷桂花尙未盛開，堂前草深尺餘，獨橘樂亭前橘子纍纍壓枝。月下，過林蘭閣宿。

五六三

與方平弟治一勺于大人前，大人諄諄勉以作舉業，晚與方平弟王吉人同飲林蘭閣下，數杯散去，步柳浪湖堤上，意味慘澹，不成歡也。

五六四

同吉人入沙市，至江邊，北風大作，憩于逆旅。月上風少停，遂渡江，已漏下，至金粟園，木樨盛開如黃雪，牆宇垂成，墀淨不容垂，與吉人露坐至子夜。

五六五

坐木樨樹下，候月出，清香滿院，至子夜不成寐。

五六六

九月初三日，聞雷何思之計，何思名思，號何思，夷陵人。與子同爲諸生，丁酉舉于鄉，辛丑成進士，讀中祕書，改檢討，博學異才，頗好言仙。己酉典閩試，試錄奇麗甚，庚戌歸，數邀予游衡廬，屢來屢以他事止。時忽聞其計，真令人腸欲斷也。爲人心地淨潔，不沾纖毫塵俗氣，真是仙品。母老，無子，且無弟，得年僅四十七，哀哉！痛哉！終夜太息，傷文人無命，善人無福，欲問天而無從也。

五六七

九月初五日，中郎期服闋，中懷抱痛，不忍卽吉。

五六八

靜亭舅招飲劉園，園依便河，水可泛舟，門有枇杷樹五六株，濃陰交結，封天蔽日，荆之宜枇杷有自來矣。故城門有枇杷門也，獨四周皆墟墓，不容步。予謂此地正好修行，以近逝多林也。近登高欲作會緣何思之計，不忍舉樂。

五六九

霜降，武弁迎秋于西郊，皆以錦綺架爲高亭。是日得閩中左方伯景陵陳志寰書。時方聞中郎之訃，遣人致弔，奠章悽惋甚。蓋志寰爲先兄伯修鄉試同年，癸未舉進士。官工曹內戎，伯修官詞林，與志寰朝夕聚首論學，後與中郎及予皆相契合。時爲閩左轄，告病歸，年老尙難嗣息，無復出意來札與予，尤不可讀。記與志寰聚首京華，皆萬歷乙未年事，于今十六年矣。兄弟朋友，星落雨絕，此自不可堪，况僕乎？

五七〇

一帆歸公安，大人體中如常，甚慰。

五七一

大人病體欠安，不能復入郡，食息常宜照管。乃借六姪堤上居，移宿其中，庶便往來定省，讀書梔子樓下。

五七二

作字別郡中諸社友，取金粟園中諸書回。

五七三

大人病勢較退，病中喃喃，命兒不輟進取。

五七四

大人體中雖健，而神明昏憤，飲食衣服皆藉人力，至于中外事，一切不省。營綜家政以來，累數千金，司筭鑰于奴僕，恐乘此一切侵漁，遂出示，令諸僕疾來算明。蓋兩兄去世，予忝居長，尙有異母兩弟及二兄之孤孀，在一切任其侵漁，是長者之責也。

五七五

丁酉，予痛哭于二兄之前，緣先母龔太安人生予兄弟三人，早喪，長伯修，次中郎，次卽予，先母去世。大人未繼。庶母劉卽掌家政，生二弟安道、寧道，母氏早喪，三孤備嘗荼苦，予不忍言之也。天不祚善人，伯修無子，予子予，予又尙未有子，中郎二子，中郎又早世，二兄宦貧，三家孀孤，俱不免食貧，予旣居長，不料理家政，檢點資蓄，則大人數十年辛苦爲兒孫者，皆紛紛莫可蹤跡矣。諸親友云：「家事任長，今積藏盡去，若不急時分異，盡入他門，亦非前人治家本意。」予曰：「凡分異必由父命，今大人已不省家事，何所稟命？」諸親友又曰：「凡痰昏之病，安能使之精明如平日。家政旣無所主，且將散而爲他人，繼志述事之孝，不如是也。畢竟分異是。」而庶母劉孀人及二弟亦惓惓以分異請，予泣而從之，復叩稟大人，大人頷之。

五七六

大人知分異事，榻前語予曰：「天補汝，天補汝！」予曰：「此天言也，何敢違？」自是聽弟姪輩擇取，予默受命焉。

五七七

大人藏蓄及外責幾數千金，穀可六七千石，俱爲人竊其籍，化爲烏有。責之諸僕，復有他言，予嘆曰：「大人旣病，扶持病人爲重，朦朧不問可也。」遂止，以見在田宅分異。

五七八

分異成，予奉大人之命，嘿無一言，聽諸弟部署，外人以袁氏之分不均，必致有煩言，而彼此寂無一字，皆嘆異焉。

五七九

篔簹谷竹子既壞，亂草叢生，不勝荒落，乃削去竹根，修理垣牆，外飾虎落。

五八〇

種桃李樹于篔簹谷。

五八一

赴二聖寺智者堂齋。

五八二

臘月初六日爲亡兄生忌，悼念不能自已，蓋予于梔子樓上設亡兄靈位于其上；後每上樓，輒涕不怡者終日，遂不復上樓。

五八三

天氣稍暖，以清水洗硯，予有佳硯二，一得之胡仲修，一得之中郎。今日梅花漸發蕊，用淨硯奠几案花下，磨方于魯墨，用吳箋作十餘行字，儘可觀。

五八四

閱黃魯直集，黃公文字之妙，見于諸題跋，其中別有勝韻，非近代板俗文人所能知也。

五八五

除夕，治一勺于大人牀前。

五八六



壬子正月初三立春，往二聖寺禮佛，邑長令李公迎春於寺，通邑人來看春，是日以所分小居，加直與述之姪，易中郎閒居，後卽予園，油水中間之，年四十三矣。妻孥始有住處，貧士之苦如此。按油水發源白石山，列水經今塞。

五八七

五弟園中梅花盛開，設燕花下。

五八八

龔散木至時，中郎次兒阿撫已二歲，蘇雲浦欣然許以女姻，散木爲媒妁，定以此月之十五日舉問名之禮，予與散木將同入沙頭，夜與散木同宿。

五八九

與散木從陸，晚渡江，夜飲於述之姪宅，傅叔睿來。

五九〇

早至金粟園。

五九一

馬茂才處，見徵明畫，及陸包山畫，子瞻遊赤壁圖，皆精妙。

五九二

金粟園臘梅盛開，花香一院，招客痛飲，至夜半，聞雷聲而散。

五九三

天放晴，早從金粟園登舟，一帆下公安，抵家午食矣。見大人體中較前大清爽，快甚，夜坐園中聽雨齋。

五九四

閒步過石馬橋，時秀麥之色照人矣。橋近王尚書襄簡諱軾先塋，人以塋中石馬填溝中往來，因名石馬橋云。

五九五

赴靜亭，舅席于浦河，飲稍縱，歸時大醉，初意本不欲多飲，主人意欲成歡，勉爲諠笑，飲復至醉，以此知防閑情慾，須于未飲之先，及未醉之時，若既醉，則狂樂入心，必無繩墨，徒來明日之悔耳。

五九六

坐櫻桃樹下，花山僧往湘潭回，得李湘洲宮諭書，近况頗趨禪寂。

五九七

欲往二聖寺，以風不成行，時書室門外櫻桃三樹，盛開如雪。

五九八

風雪大作，赴人召。夜覺咽喉作痛，每赴一席，輒作病數日，以苦爲樂，不知何日自解脫也。

五九九

雪霽日出，隱几聽屋下融雪聲，甚快。

六〇〇

晨起，爲僧寂子書金剛一段，作書寄王章甫、漢川尹夷庚，并作養母堂敍，寂子師三和，以母老，構養母堂，名士多以詩紀予爲序而傳之。

六〇一

割園之半雜華林爲佛堂，命一道掌之內挂丁南羽所畫文殊像于其中，永以此地爲雜華庵。云是日，深知一生來受酒之禍，敗德傷生，其害無窮，誓從此大加節制，不赴席，不留客，卽欲飲時，自酌數杯，亦自暢適。一至沉酣，必動

噴淫戒哉戒哉！

六〇二

龔生玄在過樓下，談及先夾山龔舅事。公由人原改嵐縣令，卒于嵐，年五十六歲。初病時自診脈云：「陰得陽脈，殆不可治。」因危坐數日。語玄在曰：「吾事已矣，惟念佛以待盡，慎莫令婦人女子來溷擾我。」夜忽夢如來相，頤之二童子持一金牌，上書曰：「龔公中品中生。」又有一自縊婦人在前，頤上帶今岳州白絹，舅問之曰：「若與我爲冤對乎？」曰：「非也，冤已解矣。」化爲黑風而去。醒卽告之，玄在曰：「急念佛，吾去矣，我爲作令，未持戒律，尙得往生，四弟及中郎小修精勤，若此，何憂淨土耶？取筆來，我自書一紙示之，使知念佛之靈驗也。」書畢，遂化，今臨終字跡尙存。

六〇三

天放晴，往省大人，甚清安，時雲浦按晉中，渡江送之，命僮僕束裝。

六〇四

往沙津送蘇雲浦，按晉，久雨忽晴，柳麥潤秀，輿中看近溪諸老語錄。是日思得老父體已漸安，玉泉之約，不可久負，况我每居家數月，卽抱苦病，易流之性，往往濫觴，不獨爲學問慮，卽軀命亦當向靜處保養，以此決意山棲，送過雲浦後卽行矣。午後抵金粟園，園中桂樹，忽結實如蓮子，生平未見，亦大可訝。

六〇五

清坐金粟園中，閱四家語錄，有省，晚間百念俱清，頗享寂靜無念之樂。

六〇六

述之姪處，乞得稗海一部，凡六套，吾友陶石簣選會稽商氏刻也。

六〇七

閉門閱稗海，命小童及一傭書者隨閱隨抄，可口法者爲一集，事關因果助發道心者爲一集，救妄者爲一集，可懲戒者爲一集。

六〇八

蜀中大參曹能始見訪，坐話甚久，云：「今日兄亦不必見顧，此處有桃李盛開者，明日同遊作一日譚。」予曰：「此處有章台寺，稍可步。」卽約明日同往。

六〇九

治酒章台寺，江右喻叔虞名應蓋在舟，亦同往。近寺路徑甚佳，桃李大放，入寺後，息于僧房，憩于沉香亭，以舊有沉香井也，井陋甚，能始問此卽爲昔人章華臺否？予曰：「此是豫章臺，非章華臺也。」能始曰：「赤鼻本非赤壁，一經文人之口，假赤壁翻作真赤壁矣。則此地爲章華臺可也。」

六一〇

夏道甫至，持李卓吾焦弱侯書字卷，共看于大槐樹下，日暮散去。是日能始云：「沙市城隍，其鄉縉紳陳蒲石也，蒲石卒後，降乩其家，言之甚詳，曰其廟不在城中，語多不悉記，俟後會再詢之，作一記以示人也。」

六一一

同吉人步至菜花地上，席地坐，看野原桃原燒灼。

六一二

同散木步至舟中，清坐一日，夜臥不寧甚，夢中郎見呼曰：「已逝矣，已逝矣，胡不起，胡不起！」

六一三

自三月初八日爲始，先大人偶棄諸孤，直至月終料理受弔經懺諸事，昏昏忽忽，舊病復作，不暇書。

六一四

修二聖寺三聖閣後牆，爲大人及兩兄祈冥福也。

六一五

禮懺，得曾太史下世消息，痛哭久之。

六一六

束裝下長安，謝孝便往魯宅。

六一七

入村落間謝孝，肩輿往三穴橋，憩于茶菴，爲亡舅製駕部及兄中郎共修，以三夏施茶者也；午至橋邊，登汎鳧舟，體憊極，煩火攘攘，舟眠差得清涼。

六一八

從三橋登舟，午抵村中，所過山莊駢列，茂林修竹，皆先人締創也，不覺淚下漣如矣。

六一九

泊舟雙田，往穀昇里謝孝，此先舅襲方伯里也。飯于散木宅，坐大松林下，別去登舟，王吉人亦至，宿于潔靈廟。

六二〇

往魯宅謝孝，涇水一溪，纔可容舟，兩岸時有茂林，野花撲鼻，楚詞所云「望涇陽兮極浦」卽此水也。

六二一

午至涇河市，塔魯星卿來迎，坐于後園樓下，花草甚茂，宅後有三層樓，可望遠山，星卿以予戒殺，不宰牲，甚快之。

六一一  
從涿河發舟，夜抵清流灣。

六二二

從清流灣發舟，夜抵長安村雙田廟，王吉人同。

六二四

從雙田早發舟回公安，同年安福令蕭元恆有使歸，便致鄒南泉朱玉槎弔中郎書，予信筆答之，卽成行，午後抵三穴橋，微雨，肩輿歸，憩於茶菴，抵家已暮矣。

六二五

寶方往臨湘，寄書來云：「已吊曾長石太史，臨終作偈而化，可謂無怛化矣。」二年之內，喪中郎，又喪我何思長石，人世淒涼，何以度日也。

六二六

予新失父兄，懷抱作楚甚，沉疴不減。醫者云：「惟任意遊遨，散其鬱火，則可望生。」予是之。蓋是時以全生爲大孝，不宜拘守制之例也。然靜養之地非玉泉不可，遂束裝往。

六二七

從金粟園往玉泉，偕者爲吳僧大雲，吉人，途中農鼓村歌鼎沸，宿於彌勒菴，卽圓臺寺也。夜坐深柳下納涼。

六二八

從圓臺寺曉發，度沮漳之水，清風拂人，水石瑟瑟，至當陽縣城外寺中，閱空上人僧舍。午餐，天微雨，遂行，不數里，兩大注，望玉泉山出生雲如綿。諸峯中惟此峯獨有奇氣，可愛玩，至已公嶺下。雨益甚，暫避于樵舍，玉泉之溪大沸，

頃絕橋，吉人大雲不能前，乃下馬，跌行水中。幾沒腰，隔度門可三里。稍止，復以肩輿行，沿途泉聲吼怒，玉泉莊丁迎者亦至，始得前。長老冒雨持蓋逆於路，抵寺，衣衫盡溼。候吉人大雲不至，久之，乃至，如兩農夫，予呼大雲，吉人曰：「雖大雲普雨，所幸吉人天相。」二人皆笑。夜宿方丈。僧云：「此山中每有異人至，則鹿羣鳴，昨兩夜皆大鳴，故知先生之來也。」

六二九

看新菴，規制甚爽豁，登堆藍亭，見諸山如畫，不覺神怡。惟松樹稍長，能障山色耳。僧云：「近有野豬二來山，幸而無虎。」日暮，無跡師來相見，悲喜交集。

六三〇

從山背取道至度門，晤無跡師，大雲吉人亦至，無跡留予宿樓上，夜話甚適，以菴托無跡法孫法宣管理。

六三一

別度門回玉泉寺，夜至堆藍看月。

六三二

謁關廟，回至響水潭，燕坐聽泉。

六三三

無跡師來，與大雲吉人往智者洞，往歲以冬月來，泉從關廟發源，智者洞前之泉已涸，故過廟則不見水。夏來洞，泉大發，接于玉泉之水如一溪，可三里，皆從流水聲中過也。攀蘿至洞，清坐，菴僧具蔬飯，跡公于藤石深處，自鋤一跌坐地，甚清涼，入暮始歸，流泉已印月矣。

六三四

坐乳窟樹下，見水石清湛之甚，跣行其中，晚至塔下，席地而坐。

六三五

往祖師廟，看人發劉后梳妝裹伏磚，菴中尙無牆，去歲已付工直與僧，陶磚萬餘猶不足，長老云：「妝臺牆尙有古磚可用，以廢臺治新菴可也。」予乃留直作香供于佛，乃取磚，磚堅潤如石，乃知先朝物力之富也。

六三六

鳩工修菴牆。

六三七

修菴牆畢功。

六三八

立菴門，送大雲吉人歸，大雲以花山緣事還荆，而吉人以收稻還里中，是日撤去堆藍亭軒窗，易以磚，穴以通風，外翼以短牆，前爲峻級，以山深松茂，恐有虎狼虺蛇來驚定人也。

六三九

堆藍亭牆成長，日宴坐其上，跡公來云：「風太猛，不可趁涼取適。」同話至日暮始下。

六四〇

遊智者洞，洞中沁涼，不可久坐，遂歸。

六四一

金粟堂前門成。

六四二



坐乳窟石牆下，看一峯直上，如灑墨潑霞，水汨汨嚙其足，蒲團坐水邊終日。

六四三

從長老方丈移居金粟堂。

六四四

跡公至，同往乳窟，凡三渡水，至一石壁下，予以小几坐泉中。跡公坐大樹根上，李生伏之，據石閒話，日晡乃歸。

六四五

坐堆藍亭，祇園長老送齋，齋後同往響水潭看亭基，蓋泉水從關廟沸玉濺珠，可半里，出入亂石中，至大石下匯爲小潭，聲如旱地雷，以直付僧，令作一亭，顏以雪籟，「雪」取色，「籟」取聲也。

六四六

坐堆藍亭，始看一日經，午後，復來乳窟聽泉。

六四七

午暑，同伏之至乳窟聽泉，僧倚雲後至，予敷蒲坐，諸人各據石，甚清涼。

六四八

步至乳窟聽泉，泉經雨聲愈壯，晚見近山吐雲，忽成兜羅世界，月出破雲裏，作冷青色，殆非人世。

六四九

登堆藍亭看山，雨中山淡冶甚，宛似倪迂筆意，坐堆藍亭閱經，午後聽泉。

六五〇

雪籟亭已成，看豎立，跡公云：「宜得一佳聯書柱。」予曰：「有司空圖『流水聲中過一生』一語甚佳，惜無出

聯耳；不得已，湊一句作一聯云：『巉巖曲裏開三徑』亦可。』跡公首肯者久之。

六五一

于金粟堂後鑿一洞，名幻霞。

六五二

步至雪籟亭，忽家中有大不得已事，須予歸了之。嗟嗟，拚百丈亂絲乃得入山，今又復走塵土中，可歎！可歎！

六五三

晨起束裝，跡公聞之來送，天雨如注。後始霽，別跡公及山中諸衲，午至當陽，寓閱空禪室。令人覓舟，月夜發，假寐中時聞灘水聲，殊可愕；雞始唱，抵合溶。

六五四

從合溶發舟，漸覺水漲流平，夜宿水村中，不知何地。

六五五

細雨濛濛，曉過萬城，千家浮水上，水勢一望無極；青草赤沙，不足喻其大也。風更猛，殊可怖，去沙市三十里，予舍舟，覓肩輿，午抵寓。

六五六

閒坐金粟園，江水汎漲，沙市街水皆沒脛，防禦晝夜不絕。初予自當陽登舟，泛舟中，望九子諸山極秀冶，無風濤之怖；若得一舟，可以涉淺者。遊其間，且抵高安陽，平諸山中，如泛千葉蓮花中，可以畢此生矣。是日，遂遣人往津市，造一鷗鷺舟。

六五七

六月二十七日，灌洋堤破，江陵水消，江南岸盡沒，松滋堤亦壞，公安受害，田畝之稍污者，皆蕩然一壑矣。

六五八

居沙市金粟園，分異中郎宅上田產給兩姪諸姬。中郎居宦十九年，加以老父蓄積數十年，合田宅種種，不滿三千金。兩姪僅可餬口，惟作一宅沙頭，規制稍異人，遂謂中郎非澹然者，予與中郎形影不離數十年，未曾見其真升斗之田，獨好架小小房屋，排當極有方略，亦其性然也。

六五九

遣人命眷屬空堤上居，復與六姪仍居于園，蓋中郎存日，見予住於園，乃以堤上居付予居住。中郎與予原不分爾我，意謂可以忘言者也。不意中郎逝矣！既逝後，予念姪子幼孤，居沙市，其地繁華，尤與少年不宜，予空其居以待之，而姪子殊無歸意。予恐逼迫之致相離也，姑寘之。經一年，此居上漏下濕，頹壞不堪。又予新所分居，差與園隔，乃以予所分先居與六姪換易，補以一百五十金居之。適姪子有游治事，決意令其歸公安，而予退居於園，蓋姪子既歸公安，則吾願遂矣。僕僕遷徙，皆非所計也。

六六〇

回公安，斗湖堤水漲，一望千頃，汎鳧舟在門，因往坐其上納涼。

六六一

汎鳧舟繫大柳下，水風撲面，夜微月，獨坐舟頭，意致蕭然，看數千家如在甑中。

六六二

復入沙市，舟至黃灘夜宿，曉從陸抵園。

六六三

復從沙市歸，肩輿至文村渡江；時水漲，千里浩白，對岸馬家市，皆在水中。

六六四

汎鳧舟漏甚，令工修葺。

六六五

六姪闔家俱從沙市下公安。

六六六

乘小舟至柳浪，水大漲，抱甕亭皆在水中。

六六七

看人鋤竹根種蔬。

六六八

培橘樹橘樂亭前有橘四樹，已合抱，人知橘實之美，不知其花氣味清絕，諸卉不及也。

六六九

獨坐園中看紫荊二樹，參天紅酣，因坐花下。

六七〇

汎鳧舟在輞湖，爲猛風打壞沉水，生平好舟居，今復不遂，良可惋惜。

六七一

度日！閉門清坐，微月濛濛，坐紫荊花下，內悲父兄，外悼友朋；因病戒酒，寂寂無一人往來，可以倡和者，不知餘生何以

六七二

取玉泉所抄師地論，逐字玩味，不覺道心勃勃。午坐紫荊花下。

六七三

閱宗鏡攝錄，先兄中郎集宗鏡精語爲攝錄，予又檢其中之最精者爲攝錄，凡上下二冊。

六七四

閱惟識論，無論其中入理深談，牛毛繭絲，卽其文字之沉邃奧雅，千古所無也。予最粗疎，然閱此殊有深解，豈前生於般若稍有氣分耶？

六七五

中秋往智者堂食素，與述之姪棹小舟以往，遠近樹俱在水中，時大士塑壁粗具，晚歸，以中秋節，同姪月下清話，

六七六

以鷓鴣舟泛湖，初遊沮水，從舟中望九子山如畫。因思造一舟可涉淺者，盤桓於鹿苑青溪之間，歸來卽令人往澧州律市造舟，凡費十六金，爲期二十餘日，而舟成。中可設茶爐酒鎗，時水漲直至斗潮，與諸弟同泛。

六七七

松滋山人蕭湘來，攜有龍子羽及楊西來書，二公皆謂常德今年大熟，如往遊衡嶽，幸取道德山，共隨杖履，且可少作薪米主人，予聞之甚快，設布帳坐桂花下。

六七八

桂花盛開，約八舅及諸姪共坐，清談花下，濃香撲鼻。

六七九

僧顯宗以柳浪積水難居，於斗湖堤後近萊公祠，建立新菴，其地高阜可種樹。初，賣地人一月前夢此地有寶蓋羽葆，衆貴人往來其上，已而作菴。菴成而宰官居士鱗集，其夢徵矣，真前定也。

六八〇

郊遊，憩於顯宗新菴，看新立樓居。

六八一

至郡，登中郎捲雪樓，漚然墮淚。

六八二

郝公琰至，得潘景升書，書中欲得中郎批點韓柳歐蘇四大家文，不知是書已佚散矣。

六八三

重九登捲雪樓，午後忽發大風，揚沙拔木，雪子錚錚落。

六八四

將遊武昌，從草市登舟，偕者爲王吉人、蕭巨源，泊於長湖畔龍口。以日暮，未過湖，夜聽湖上小舟多歌笑聲，乃知凡人遇水多樂，不獨智者。

六八五

從龍口登舟過湖，湖面三十里，卽孟忠襄引漢水入湖，以爲荆西北險要者也。湖中有少許地，名八角墳，皆前楚貴人釜鬢，至湖岸邊尤多古墳。纍纍起如陵。考之水經所云「章華台者」，皆去此湖中不遠，陵谷變遷，都不可考矣。過湖兩岸多垂柳，頗有逸趣。

六八六

從趙鳳台發舟，夜抵仙桃鎮。是日風日甚清美，舟人舉棹若飛，乘日犯濤，時時見有人家，則知爲鎮市。至仙桃，已子夜矣。

六八七

從仙桃鎮發舟，曉風殘月，獨坐舟中，得詩二首。午後抵漢川，行二十餘里，舟人云：「自此江湖合爲一流，有便路從湖中抵蔡店，月夜可行也。」至湖中，日已暮，見萬里一壑，惟有烟林亂點水上，中流猛風乍起，倚月爲命，月復爲黑雲所遮。惟時時語舟人曰：「可稍近山，以風再勁，卽倚山泊，庶有生望也。」又時有舢舨舟出沒葦林中，殊憂盜賊，波濤中忽見燈火。舟人曰：「此蔡店也。」乃大喜，抵蔡店，已子夜。

六八八

從蔡店五鼓發舟，予方穩臥，天明聞槳聲而醒，推蓬望天水相接，一望無涯，殊可駭異。旭日東升，見水上小山鱗次，武昌漢陽之山，相逼而來。曉霞如異錦絢爛，蓋水上霞也。又洒然神怡矣。至漢陽門登岸，寓黃鶴樓下觀音閣僧舍。

六八九

寓武昌觀音閣僧舍，黎明發榜，閱小錄，親友多被落。遣小僕詢石洋長君宜卿名胤振於家，午步至長街，看迎新孝廉。是年試官命下極遲，至八月二十七日始到省。十九日首場，九月初三日二場，初五日末場，至此日始揭曉，亦異事也。

六九〇

至水月亭，晚酌於江閣，入夜猶見江帆。

六九一

口畫山水，鄒春陽來晤，并晤貞成王孫。社友孝廉葛更生亦來，一見曰：「兄何瘦甚也。」予笑而不答。更生曰：「令兄中郎與兄友于，百出常情，弟所知也。遭此能無瘦乎？」因反復勸慰數四，予心嘉其言。

### 六九二

往遊九峯，出城，黃葉如雨。息於洪山寺，入門有古松四株，霜皮虬枝，令人肅然。登殿禮如來後，飯左掖官房，望江山繡錯。時水未退，盡大地皆波濤也。繞塔覓徑路，至東巖寺，已敝。夜篝燈開譚，人境清絕，同遊爲李伏之、僧世高。

### 六九三

曉從洪山發，不數里，青青之山，澹澹之水，出左右掖，憩於卓刀泉。至此，山愈層疊，了不知九峯所在，忽從山口如永巷，始見朱碧委藉山間，九峯環抱一寺，如蓮花之裹蓮房，而松楓雜立，若花鬚矣。寺甚整麗，正殿禪室，凡伽藍所應有者，無不具備。尤宜雨，以處處皆有迴廊，不須履蓋也。守僧出無念師衲衣并鉢履之屬，予曰：「此非所急。」急從迴廊至獅子石，登山頂，始窮山水之勝，猶爲松樹所蔽，不甚暢。予曰：「此處得一高閣，則九峯之美備矣。」於樹中見一處粉牆隱隱，僧曰：「此陽邏也。」下山午餐，復走前山望水，武昌漢陽江色，宛然在目。松中據蒲安坐，渾忘人世，歸來小飲，僧共說廬山之勝，令人色飛。大都此中諸峯環抱，極爲幽邃，而軒敞稍不足。記李習之常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靈鷲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天地間之美，其缺陷大都如此，豈獨茲哉！

### 六九四

從九峯發，寺門有小廟，予問故，僧曰：「昔楚藩遣人爲無念擇地，至前山欲定爲基。有老人云：『無念道場尙須深入，』因以手指其處，忽不見，後以聞無念，念公曰：「此姓周，名某，死社於此者也。今仍以爲伽藍矣。」僧又云：「洪山山後頗有佳處，遊否？」予異其言，憩洪山，急登塔後至山頂，見道旁有怪石，鑿有前代人字，已泐不可讀。既至



其顛，楚甸形勝，一覽無餘。蓋今年大水，經秋不減，千里浩白，所存者出水之石耳。枕山而臥，不知日之暮也。

六九五

登黃鶴樓，水漲止見諸山。

六九六

晨起，往尋葛更生，覓舊社友王孫蘭澤，壞垣古屋，僅見菊花十餘本，相與話舊，屈指十七年之別矣。

六九七

至漢陽晨起，同王宜卿百步往朝宗樓，樓甚壯麗，過晴川閣，閣已圯，其下亂石中有水雲菴，波浪滂湃，震蕩窗櫺。登大別山，風日清美，臥於草上。逢宜卿送酒者至，飲文昌祠，復從山西下。有怪石豨立可坐，三和亦至，同飯於大別寺。入夜，歸水明樓下，鄒春陽以予近作登捲雪樓詩二聯，繪爲圖見貽。聯云：「細雨江南樹，濃烟渡口舟。」

六九八

寓漢陽，天微雨，遊王石洋葵園，園中有方塘可二十畝，臨水爲亭，中多曲室密房，真棲隱之所。

六九九

別宜卿諸丈於水明樓下，從大別山湖中至漢口，風雨大作不成行，憩於舟畔一民舍，主人大醉，語言蹇澀，甚爲樂之。

七〇〇

四鼓，雨尙淋淋，天明忽開霽，遂乘風發。湖波萬頃，幸六槳舟不怖風濤，午抵蔡店，尙無故路，復依山過湖，至漢川已暮。

七〇一

從漢川發舟，聞雞鳴卽行，其實僅子夜耳。遇麻布口，遇小舟甚多，舟人曰盜也。皆衝舟而去，至陳伯亭，尙未明。晚泊仙桃鎮。鄰舟云：夜中宜慎。我等昨夜遇盜來，共格鬥力盡而去。今夜當謹防之。子登岸至民舍，其人王姓者，肅客入，子遂取襪留宿。主人夜治酒甚歡。且云：水災無尺地，居民相率爲盜，行旅宜慎，贈以金不受。

七〇二

從仙桃鎮別逆旅主人，過漁范洪，夜宿岳家口。中夜，聞後船鳴金逐盜，子驚起登岸。頃之，盜舟疾於飛而去，子復歸舟臥。

七〇三

從岳家口發舟，步過黑牛渡，將近夜叉口，得順風一帆入口，夜泊蒿台寺。

七〇四

從蒿台發舟，過長湖，輕風微月，一望浩白。初口日抵龍口，時水尙未落，所之皆爲湖，至草市，午矣。步至護國寺，自來佛殿左佛光上人房。

七〇五

從沙市黎明渡江，江霞未開，登舟數里，惟見積水滿天地，了無邊岸。午抵家園，哭於大人柩前。時善堪與夷陵謝居士響泉名三錫至，云法華寺前地吉，將以月之十九日，移兄中郎柩於彼處。至臘月初二日安葬，予悲更爲之喜。人死歸山丘耳。豈容久停華屋，况先兄在時，甚愛此地，吉凶未知，然其素志也。

七〇六

看人築亭後牆，竹子已箝，將盡墾其地爲蔬圃。步至顯宗新菴，樓已成，晤大雲啜茶歸園。

七〇七

微雨，將入鄉移兄中郎及嫂李安人之柩於法華寺地。晨飯後，同謝居士響泉，以小舟至劉橋，登鷓鴣舟，風雨蕭瑟，日暮出黃荊口，宿於大陽橋。

七〇八

晨從大陽橋至村中，泊舟於輞湖，微霽，見烟林漠漠，亂點湖山。

七〇九

住村居聽後園紅鶴聲，記子瞻詩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則紅鶴之穢松，其由來久矣。今後園松多爲所穢而枯，聲如哭訴說可惡，非愁人所能聽也。

七一〇

飯後同謝居士雲澤叔姪祈年，同至祖塋塚嶺山前歲，近山數百里，來龍爲何氏地，何氏欲穿以葬，予聞而持不可，議償其值。後得同年表兄陝亢之力解，予補以禮，而何氏立禁約不葬。小宗兄頗以予爲多事，謝居士見之，謂袁氏有福。此來龍華蓋穿破，當有大凶。余謂凶與不凶不可必，然先人厝骨之地，自宜保護，而不免譏訕，甚矣任事之難也。後至先祖鳳形山原而歸。

七一一

十月十八日料理發引事，寶方諸衲於櫬前拜懺，晚行奠禮，傷無祿兄早逝，肝腸爲碎。夜，小宗諸叔姪弟兄各治榼酒伴靈。

七一二

十九日子夜，卽收拾喪車，寅刻發行。櫬重大，鄉人不能勝；且今年滂多水用，頗費心力。予聲幾爲之啞。黎明登舟，午從小河口入之字湖，湖淺舟易膠，抵荃已暮。

七二三  
二十日黎明移櫬法華寺之原，用磚封固，以俟大舉事竣，予歸公安。

七二四

同響泉步至顯宗新菴，時大雲將行，往晤之。午飯後，復與響泉步至大江畔，藉草而坐。看風帆飛度，入夜，玉泉守僧玄徹來，得無跡書，是日摘得家園黃柑二千餘枚。

七二五

修梅花奧，晨飯後，與響泉在響泉，同步至二聖寺，看大士塑壁，甚靈活不俗，飯于智者堂。

七二六

渡江，息於中郎硯北樓下。僧大雲以錢太史書并巢松書室，巢松在姑蘇花山寺，花山跡久湮，居士趙凡夫恢復，巢松住山僧也。

七二七

玉泉堆藍社守僧回山，予以字寄無跡，囑令謹視之，予遊稍倦，卽來作住山人。

七二八

松滋蔡茂才瑜，字豐玉，以幣至，執弟子禮，豐玉有志學詩，以生平所作詩示予，送予陸包山畫一軸，亦非贗筆。

七二九

步斗湖堤，鄒莊簡公坊上有「尙書」二字，極遒勁，小字「莆田周宣」，絕似米南宮，周宣爲常德推官，後行取御史，閩人也。

七二〇

借豐玉未央，步至二聖禪寺，飯于寶公正法樓下，往殿上看大士塑壁，泥坯已成；尙未設色，頗勃勃生動。亦佳手也，後取宋畫應真瞻禮及舊鑄二聖小像，健甚。

七二一

同豐玉巨源，以鷓鴣舟泛江，久不見水。登舟甚暢，抵沙頭已暮，共步至硯北樓。

七二二

住硯北樓，西陵僧瑞宇至，得南都諸公消息，自居樓上，懶閱書，每日午後，卽走堤上，步至新出沙洲，看風帆往來，率以爲常，晚始歸。

七二三

彭山人長卿卒于南都，山人，蜀長壽人，客于荆，妻子貧甚，遣人致數鑽其家。

七二四

還公安，念津市所始新舟，下吳越者尙未完，恐造作不中程，自往視之。至三穴橋登舟，時已暮，風雨大作，舟中聽雨殊快。

七二五

微風，從三穴橋發舟，一帆東下若飛。予着重裘坐舟頭，尙有寒色，兩岸時有湖水下注於河。淵淵作金石聲，抵孟溪，步至葛家棚，逢綿鬚，覓酒飲，各盡數甌，寒乃稍定。

七二六

發舟，風帆甚駛，頃刻數十里。午後，風稍定，宿于觀音港。夜飲舟中，睡甚適，夢一人謂予曰：「增汝鬚二寸，當大貴，予自捋鬚視之，皓然如醒。呼吉人語之，吉人云：此晚亨之象也。予笑曰：「得鬚如雪足矣，不必貴也。」是日所行

程從孟溪，歷雙田廟，黃湖口，鄭公渡，清流灣，蓮湖渡，仙刀嘴，收麻嘴，野雞尾，觀音港。

七二七

晨起，行十餘里，至津市，水碧綠可愛。未攜茗來，不及試，市所造舟，尙未完。稍改正其制，卽復移舟至關山大同寺。寺僧都不復相識，屈指到此四年矣。入門，卽問：「後山老松無恙耶？」僧曰：「無恙。」予曰：「足矣。」迺岸以行，頗有怪石，爲草封蔽，至彰觀山足，見佳松，至松下晏坐，往返不覺六七里。歸舟中，餐復遡河行，見怪石鱗立，水涯可坐。急着短衣赴之，沙泥滑甚，數仆乃得至。見水上有數丈石，空中多竅，宛類太湖。予跌坐其上，呼吉人，畏道險不至，已而泥滑不可得上，乃以腰帶繫手，岸上人力持之，始得登。

七二八

天甚清朗，買一小舟，往嘉山大德寺。寺有神僧所畫羅漢，載於志，遂往觀之。憩于造舟處，過羅神廟，訊舟人云：「神甚靈，每日刑雞求福者數百，土人有小事皆至。」俗信鬼固其宜也。不數里，見放鷓鴣者滿河，皆以繩束其頸，得魚則收而吐之，或得一大魚，則二三爲曹，銜而出之。死則爲念經咒，以棺瘞之，土如失兒孫，楚之南洞庭爲大澤，其餘小水，不計其數。居民以魚爲業，所以取魚之法百端，魚遊於江湖甚適，乃不能逃此難，可愍也。夫此地蘆葦賤如土，可以佐食，人不食，必欲食魚，悲夫！不十餘里，抵新洲，山雖不竦，秀而多松。夫松柏者，山之粉黛，綺羅也。山爲增色矣。上岸，爲澧陽舊城，土垣尙存。三山營抱一水如帶，今之新城遠不及也。大德寺在土城中，入寺，訊僧寺中羅漢，云共十七軸，半爲住持扃之他去。餘六軸，神采煥發，宛有生氣，遠視益逼人，其絹素已裂，實元絹也。衣褶用筆極逾逸，上作水紋如髮，予展玩再四，真神物，不虛此一來矣。此地亦名螢城，卽車武子囊螢讀書處也。

七二九

早從津市發舟，寒甚，夜宿於清流灣。

七三〇

早從清流灣發舟，夜抵雙田廟。

七三一

南風大作，一帆走三橋，午抵園。

七三二

以先兄襄事將近，請題神主者，遂與姪同至通政司參議李公道宅上拜請。李公許諾，是日檢嫁女妝奩事，已就緒。

七三三

築梅花廊牆。

七三四

以嫁女馬宅，渡江入郡，南風大作，從黃壇跨蹇至沙頭。

七三五

坐硯北樓下，食素，市中有牛乳及冬筍，皆伊蒲中佳具也。

七三六

口中吐血痰兩口，奔波如此，憂鬱如彼，固其宜也。

七三七

得祈年生長男消息，是夜對門火起，將延及廬舍，大呼人救，聲幾絕，幸風轉，火勢亦止。

七三八

嫁女事竣，火病稍發動，移寓江上居，將避囂養靜故也。訊昨日對門失火，乃火藥鋪，焚殺三人，皆寄居者，深爲可悼。是日血痰復作，心悔減甚，念少時得此病，自甲辰始甚。近日復舉發，老年元氣日衰，那堪此症，今春發動卽止。遂戒飲半年，近日間，故態復作，宜其病也。恨不抽刀斷腸，吞灰澆胃耳。

七三九

靜坐徐寓，叔容至，相與論養生之學。

七四〇

以鷓鴣舟回公安。

七四一

與六姪商確葬亡兄事，時響泉已入法華寺，瑩破土矣。念病體雖因酒慾，多因勞心耗神所致，一事未了，一事相絆，不知何日解脫耳。

七四二

王伯徵來云，本縣詩人隨七洲孫女，流落貧甚，予遂以一鑽付伯徵施之，過三穴橋，至馬腸港，水發源於松滋。汎濫爲湖，界以堤，開則水害歸公安。塞則松滋萬歷癸卯，松滋之人率衆來決堤，公安民禦之，持弓矢刀劍以戰。殺松滋民數十人，當事者以盜堤論貸公安民，始議置橋，橋成爭始息。橋畔崔晦之村居，遣人相邀，遂迂道至其宅。具酒食，甚豐備，兒子能誦予詩，遂草一絕紀之。午後，渡孫黃驛河，過雞鳴城，城不知肇於何時，大端天下攘攘，草寇竊據處也，抵郝鄔鋪，暮矣，行五里始至新阡，夜宿法華寺。

七四三

從法華寺渡肉步河，步高原，望台山有若笠子，寓毛宅，諸甥覓草書。書罷閱龍舒淨土文，頗覺此途之捷，午後至



新阡，阡出於居民熊姓者，族頗繁，多過望，與太初密爲調停。

七四四

通政司參議李公道字自公安至，初請李公題主，李公以初二日爲孤姪娶婦，故先期來完題主事，從權也。弔後，行題主禮，設席於法華寺，晚別去。

七四五

十二月初二日卯時入壙，予與孤姪相向而哭，痛楚甚。黎明，諸親友皆散，予收淚步阡陌間。境况悽惻，姪子與謝道人同看築灰沙，午後，予步往看大姊，予同胞三男一女，今兩兄皆亡矣。止女兄一人在身，又抱大病，奈何？夜宿於毛宅。

七四六

予泣別于墓，以輿夫至柘龍潭，卽予村也。東下舟已成，至村中，予登舟，泊於孟溪，舟中可坐十餘人，外用六槳。堅而迅速，予遊山訪友之資已具，婚喪事已完，准予明春東下矣。

七四七

從孟溪以新舟至三穴橋，遂留舟於此，修整窗櫺，晚歸于園。

七四八

同八舅往晤李謫星，時謫星自都中下第新歸，留午飯，予戒飲，一勺不入口，是日得友人王石洋書，將久居太和，不歸。

七四九

晨起，痰中帶血一口，卽止，脾氣不佳。

七五〇

坐硯北樓下，早請醫診脈，云：「憂能傷人故耳。」夜稍安寧。

七五一

至金粟園少坐，步大堤，望江沙而歸。

七五二

從硯北樓歸，公安時體中已漸平。

七五三

體中漸平，今年春早，園中斜月，廊前梅花，已大放，櫻桃含萼，是日長孫貽謀就乳，養於祖母處，予年四十三得孫，漸有含飴弄孫之樂矣。

七五四

寶力顯宗二衲至園，因談世間人作預備者，皆寄錢冥司，此猶未入狂狴，而先結好于司獄，不若易以西方爲妙。凡爲父母及已預備者，當歸依清淨國中三聖人，而以經懺布施濟之，暇當考大藏定爲一式，亦因勢利導意也。

七五五

得夏道甫書，道甫自麻城新歸，云：「策杖龍湖，蕭條可掬。」

七五六

晨與王尙甫同至三穴橋看新舟，整潔輕利，可以遂吾泛家浮宅之願矣。時晦之亦以看舟至，同午飯，別去晚歸。

七五七

崔晦之來，同至二聖寺，時室中塑壁磚砌已畢工，禪堂又修外牆，予所施茅亭已落成，真堪靜坐，留謝響泉於三

聖閣；以其有幼子相依，不容遠遊也。歸于園，梅花滿地，是日日本省藩參駐豐陽，蔡公元履遣人唁先兄，并以書訊予。徵予兄弟三人文集。蔡公爲予友黃慎軒先生乙未所拔，本房首卷，予屢欲晤之，以身在衰絰未果。

七五八

清坐于園守歲，風色甚惡。

七五九

萬曆癸丑正月初一日，梅花廊花事盛開，綠胎滿砌，夜大雪，時梅花中有鵲巢，作二詩紀之。示祈年，祈年亦和二首。

七六〇

九溪陳生君垣來，極言九溪山水之勝，至慈利則兩山壁立，中流一練，宛如三峽光景；春來花草芬香，有若錦綺，予將有灃陽之行，即欲乘便一遊，君垣曰：「俟生歸作主人也。」

七六一

初四日，清明融雪，予衡山之興勃勃。午間，肩輿至三穴橋，登舟，遊侶崔晦之。時亦至，畫工畫水龍未畢功，漆工正施丹鉛窗櫺間，夜與晦之篝燈閒話，聽風水噴薄之聲，眠甚適。

七六二

天復微雨，靜坐舟中，顯宗寶方各遣其徒來，送豆豉醬菜。寶公書云：「知居士三十年後不少醬醢也。」予答云：「甚荷新年佛法。」

七六三

天飛雪已雪止，舟人云：「春甲子雨，則一春雨綿綿。」幸而無雨，步三穴橋邊大士菴，菴基爲先舅龔夾山地，後

施作菴。施茶功德主，卽八舅龔靜亭也。歲于三夏，施茶不輟。菴僧出緣疏，下有先兄中郎數字，高僧如寄書之，草草數語，集中亦存稿，然橋甚有致，橋爲七省通衢，其中僅存橋石一塚，有志欲修之，恐不能如願也。

七六四

天大霽，家中送米人皆至，午後舟畢工，一室如雪。

七六五

初九日，工匠皆去，料理圖書筆硯清坐，擬以今日發舟，而舟人曰：「舟忌七九」遂從俗不行。

七六六

天復雨，橋水漫流，午發舟，風順，掛帆行，會已暮，泊于大陽橋，此屬大光里，有大陽寺，卽子美過公安時，作詩與大陽長老者也。

七六七

一帆走孟溪，舟中閱向來所抄諸書，清寂無事，神情甚爽，遣人於莊上取杉木數根，呼木匠作一小亭於舟前，蘭澤雲澤叔聞予至，遣人見訊，舟泊孟溪，王吉人萬獻夫至，萬獻夫者，子蒙師萬時徹先生子也。時徹貧而教授，讀書極博，亦能詩，旁通天文地理卜筮五行之學，予父兄及弟姪皆從之學，沒而有人夢爲社神於此鄉者，予作有傳。

七六八

蘭澤叔以二騎相迎，與晦之同往，至珊瑚林下馬。閒步入荷葉山，老樹漸盡，至先居，苔錢滿地，其左爲嚶鳴館，愚兄弟三人少年修業處，廢沼荒臺，日以零落，過鄰五叔雲澤舍，拜於先塋，今年覓數片碑石，封識其間。袁氏之興，兩制科相承，不滿二十年，移居城市，東徙西遷，日不暇給，何遑及先人烏兆也哉。已同至四叔居午餐，時久不霽，見午日烘原野間，快甚，飯後攜一勾步至三官家，高可憑望，亦前代貴人馬鬣處也。晚別去入舟。

七六九

舟亭成，兩叔移一尊舟中，以舟泛至楊治灣，步岸上高阜處，長安穀昇兩村之樹，封天蔽日，日晡，舟復還故處。同步車臺湖邊，追憶十年前與兩叔縱飲水上，一吸百盞，如得霜鷹，而今少飲卽休，豈非少壯異時，頓悟殊樂也哉？此間無山有水，至夏間，則滿目皆水矣！欲擇一高阜處，作一小亭避暑，未暇也。

七七〇

晨起，步至水神廟閒坐；時河邊有麥地，屬七宅，以征租急，欲易數鑽，予意欲於水中築一別業，以爲終老計。欣然許之。且予性癖，好舟居，此處多種楊柳，維舟其下，便是清涼國也。

七七一

正月十六日，舟往澧，得至四水口，岸上多崇岡，遠水近林，極爲幽邃；此處原爲弭盜，設二哨，今反爲行旅害，法立弊生，勢固然也。過此始多垂楊，宿於觀音港。

七七二

晨起，夢中已聞槳聲；初日，抵津市矣。息於關山下，與晦之同步山間，草木頗有怪石，水邊石突兀，有若浮梁者。予跨之而坐，其上有飛泉淙淙下注，四時不絕。午飯後，以舟至澧州，過彰觀山畔，兩山夾立，萬松鱗次，中有山路，泉水出焉。乍洪乍細，可二里許，欲至寧格觀，日已暮，不果，宿於宋家渡。

七七三

晨起，視宋家渡人家，襟帶山水，家家種槐柳，茂甚。間有修竹喬松，頗似豪家別業，雨稍止，覓篙工上二聖灘，灘水急甚，復以米募三四人，乃得上，晚抵蘭江驛。

七七四

雨稍止，往謝謁大參蔡公，賜弔，相見悲喜交集。言及慎軒先生，不覺淚下。蓋蔡公爲慎軒門下士，極相知愛。且云近日黃先生令郎有書來云：「去時甚自在。」又爲之喜，別後止於紫極宮。

七七五

移舟南門，往紫極宮候蔡柱顧，赴蔡公招，縱譚三教異同之辯，及經世出世之術，予自念口如銅烏數年矣。今得傾瀉，亦一快也。

七七六

登蘭江驛上樓，樓名甚不佳，予曰：此可名爲國香樓也。至龔涪浦書室，閱趙子昂書畫淵明遺跡，每一幅書數語，繪其事，極得爛漫瀟灑之趣，字跡亦佳。

七七七

二十四日，將取道鼎州，走衡岳，烟雨中，發舟下灘，甚迅疾，抵津市，望彰觀山如畫。

七七八

雨中次嘉山，江漸闊。

七七九

從嘉山發，順風掛帆若飛，午後雨復大作，止林家渡。登岸，宿於林叟茅舍，以無伴舟故也。是日，舟中常見藥山。

七八〇

行十餘里，抵麻河，漁家數十戶，櫛比，時將過湖，舟中不熟湖路，乃覓一舟，二人爲導，雨止成行，出七里窰，至帽湖，白水封天，可二十里，走常德岸，所謂侯家港也，入小河，夜宿，不知何處，是日，舟中常見梁山。

七八一

雨復作，至流花口，出鼎州大江，天霽，泊於牛鼻灘。

七八二

天色晴明，新歲將一月矣。始見開霽，岸上菜花如黃雪，午抵德山，登山，流水涓涓，李花盛開，至寺中，有老宿開予姓名，來相導，息於青蓮館。緣寺石掖穿竹中，至山後楚望閣，往年遊此，閣尙未建，今歸然矣。峙德山之足，梁山當前，郡城萬家如社窗櫺下，時山下有小河名釣灣，可維舟，命舟人移舟來，夜宿舟中。

七八三

由祖師堂前孤峯頂，藉草而坐，下台穿竹中，清泉冷然，至青蓮館，寺僧皆有齋事。復以棕團至竹中假寐，三桂子前，方修蘭若，中郎遊此。舊有此志，予睹之淒然。予在楚望門飯，尋小徑往，得山塔菴，復得一泉田，步深松嶺上，至菴禮塔，從寺路歸舟。

七八四

入城，問君超長君孝威病，登君超之堂，見其熟用諸僕，相視泫然，孝威病尙未痊。

七八五

二月初三日，覓得一舟，導往衡山。午楊西來，偕一道人來送，雨大作，遂宿於舟。

七八六

泛舟至德山，時楊修齡按浙已行。予以衰經未往，晤其長公，制科文弱，遣人以字相邀，且云：「李長叔兄亦在此，急來一晤。」以水部有事於榮藩故也。時道途荒落，甚憂梗塞，西來勸之甚力，云衡山之行，必俟秋稔，乃安。予乃諾。文弱江來，與西來別去，至文弱江樓下。文弱侍其祖可亭公，已先至，頃之，長叔亦至。萬歷辛卯之秋，予與長叔同失意，阻風漢川，一民舍，譚笑彌日，別去絕不相問，於今二十三年矣。長叔相見道故，相與歎時光迅速，會合之難如此。

長叔曰：「當晚泊，相聚時，正暮秋，風雨淒淒，兄時語同行諸公及子曰：『此處寒鴉數點，流水孤村，景物亦何嘗不佳，特吾輩懷抱自作苦耳。』」兄猶記否？子曰：「忘之矣。」是日飲江樓，隔岸桃花千萬樹盛開，晤言至子夜而散，予宿于舟。

### 七八七

文弱邀看隔江桃花，同行者爲長叔及諸公，至梁王廟，卽梁松也。香火甚盛，予語文弱曰：「甚矣鼎人之恕也，於義帝則哭之，於梁松則祠之，於李陵則清而爲亭以表揚之，甚矣鼎人之恕也。」文弱莞然，是日步桃柳中，昨日隔江所見之花，今得親以酒酌之矣。新月初出，飲於沙上。按鼎州以哭義帝甚哀，故名義陵，陽山上有梁松祠，又李陵作令於此，今有清陵館。

### 七八八

遊德山時，榮藩新阡在德山，長叔往定賜地界，夜來相邀同往，移舟清平門。則長叔已先往矣。至德山，憩於塔菴。飯於左掖深竹中，穿殿西，飲於三佳樹前老樹下，敷蒲根上，午登孤峯，晚從楚望閣下登舟，時長叔竟以公冗，不及一面也。同文弱至江樓野原閑步，晚，長叔官舟亦至，同作桃源遊。

### 七八九

晨發舟至河洑山，卽武山也。登岸，上山顛小憩，下山過卓刀泉，崔婆井，坐江邊大石上，以水試茶，尤佳。登舟，風帆走延溪渡，夜治一勺，與長叔文弱諸公劇譚。是日於文弱處見岳蒙泉山水，蒙泉名正，字秀方，燕人。天順中大拜爲西涯相公外甥，其畫筆法古勁，妙出筆墨蹊逕之外。西涯有七言長歌題其後。

### 七九〇

晨抵桃源，泊舟學宮前，望見綠蘿山，長叔文弱皆色飛。江伯通來邀飲，邑人士張阿蒙諸公皆集。遂同飲。至子夜



而散。是日閱文通所藏書畫，有錢舜舉黃葵圖，梅花道人竹十餘幅，每幅系以詩二句或數語，極得瀟灑之趣。後又有橡林款，蓋道人嘗自稱爲橡林老書生也。子昂行書，羨陂行卷，皆精絕。

## 七九一

往遊桃源，長叔官舟濡滯，予坐文弱舟中候之。見案上舊碑刻，其一爲漢曹完德政碑，靈帝中平二年造，無書人姓名，漢制多如此。其中有云：「縣以和平元年，遭白茆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閱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響明而治。卒使學者李儒，變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予謂文弱曰：「可驗堪輿之說，自漢時已大行矣。」此碑在郟陽縣。又有華岳碑，後云：「萬組于瑾造此文，南陽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亦異制也。是宇文周時物。又有周匡穆墓碑，是北魏物，後依稀有呂顯齊澄等人名，俟考。候長叔舟已至，乃同行。過綠蘿山下，諸峯疊疊，極爲秀媚。至白馬雪濤處，上有怪石，登舟皆踞坐，舟泊小溪，與諸公步入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餘樹，夾道如錦幄，花蕊藉至地寸餘。至山竇，有亭可坐，泉從上落，匯於小池。其上遂不可攀，其右爲大士門，走桃花觀，有「桃川佳致」四字勅石上，書劉禹錫題。趙汝泉書。馳道亦整潔，間栽杉松。張阿蒙諸公攜榼宮中，帶得弋陽梨園一部佐酒。予曰：「今年天常雨，新歲尙未數見月，至今日始得此圓滿青光，乃舍月不看，而對此昏暗燈燭，舍數千樹桃花下不飲，而住此欹側破屋，舍清泉不聽，而聽此下里惡聲，亦甚非計！」酒間，予乃竊步馳道間，至桃花下，月色轉朗耀，花香薰人，藉地而坐。頃之，文弱亦至，相顧大笑曰：「已較遲八刻矣！」布地取茗，歡笑移時。諸客亦有至者，乃復登大士閣。月下，千山皆如烟霧，夜已深，尋故路，出水溪，長叔已先至舟。意倦游，不欲前趣歸，遂悽然有別意。因云：明日晨發，恐不及作別，遂從岸頭分袂，各歸舟。張阿蒙諸公及伯通皆先後歸邑去。

從鈔邏村與文弱景明仲韜晦之進發，方舟過澄溪，至仙蛻石，共振衣而坐。登舟里許，爲漁仙寺，徘徊伏波避暑洞中。登山顛，見諸峯疊疊有迴波，日已晡，尋故路歸舟。萬山如蓮縈繞，水光浩白，月色皎潔，乃共坐舟頭，小飲沾醉而臥。

七九三

從漁仙寺早發，望見穿石亭立水上，登其中如坐鏡內，近新湘溪，山勢迴合，過仙人岩，不及上，至水西崖，已暮。其古色照人，正與予所見高安鹿苑等，泊舟岩下，已登其顛，見山巒益飛舞，歸坐石板上小飲。

七九四

與文弱放舟入怡望溪，溪口卽有磊磊石壁，老樹茂竹，便娟媚人，可二里許。岩溪相依，若戀戀不捨者。至十餘曲後，水石間出，石爲水所蝕，若龜仰面昂首，出沒水間，灘聲雷轟，霏珠濺雪。小舟復不可去，乃步崖石壁下往，溪水浸岩處，則跌而過，凡三四渡，有灘如洒雪，相與濯足。望前溪叢樹中有小亭，漁人曰：「此龍角亭也，下有龍湫。」急往解衣少息，偶有鄉人陳姓者，以雞黍至，感其意，爲之飽。訊溪所止，則云兩山相合，中縈一帶，可一百里許。予曰：「此真避秦處也，恨無小舟，不能窮其源耳。」相與步歸，至舟日向午，遂理歸棹。一瞬數十里，去花源至牛鳴宿焉。

七九五

早抵桃源縣，還諸公拜，至伯通園中看花，紫薇二株，紅酣池上。齋頭有倪雲林山水一幅，瀟然清遠。上系以親筆詩：「秋暑多病渴，征夫怨行路，瑟瑟幽礪松，清陰滿庭戶。寒泉留崖石，白雲集朝暮。懷哉如金玉，周子美無度。息景以消搖，無言思與晤，遜學親丈，秋暑辭親，將事于役，因寫幽礪寒松，并題五言以贈，亦若招隱之意云耳。七月十八日倪瓚。」詩字皆不俗，可寶也。又黃鶴山樵一幅，皆真跡。客有苦苦勸予飲者，不知予之非昔酒人也。本無量人，苦勸飲本不善書，人苦索字，索字勉強塗抹，聊以塞責可耳。若多飲，則有性命之憂，可以性命徇人，哉！苦勸苦辭，甚費。

分疏，今後遠遊，決不可入城邑聚落，戒之。入暮，別諸公登舟，乘微月，聞文弱舟在呂真渡，往覓之，舟人畏魚梁不敢前。隨一辰州舟行，謬意予舟爲盜，欲以弩射舟，予大笑。因泊于野，去呂真渡十里，中夜風雨大作。

七九六

阻雨桃源郊外，雨稍止，予步至岸上，覓一村舍少住。見一老叟坐織笠子，因請客坐。少間，子婦供薑茶，子見叟意甚閒適，時作歌聲。因問之曰：「爾耕田爲業乎？抑漁人也？」叟曰：「有兒子三人，皆能耕田，暇則取魚。」予問曰：「爾憂貧否？」曰：「一日能了一日，不憂貧也。」舟中以酒來，命叟同飲，辭不能強，與之一杯，卽持以入室，遺其嫗。復出，織笠不顧。予私自念曰：「安得如此老人也？」因與市一笠歸舟。午後風止，覓文弱舟于鄒溪，時文弱舟爲風所飄，幾壞，覓騎至鄒溪。至時，與予舟適同，飯于其族人樓上，予問文弱曰：「此地何緣名爲鄒溪，豈多鄒姓者乎？」文弱曰：「五代史雷滿爲陬溪人，字作陬，非鄒也。」

七九七

舟中候文弱未至，予登岸，着笠子，持杖，走黃菜田間。侍兒以蒲團來，遂臥江上。忽得詩二首，緣溪皆枸杞苗，舟中人皆散去採掇，以供午殮。午後發舟，遊靈岩，此後雖無崇山峻嶺，而竹樹檀欒，溪岩迴合，概多隱者之居，夜宿白陽渡。

七九八

從白陽渡發舟，午過鎮龍觀，觀在山頂。喬松萬餘株，其下石巖頗巉，時出泉，下有龍湫，皆上沸。文弱有故人在山上館，因登山少飲，後登舟，近花岩，見岩上石花爛斑，乃悉花巖所由名。時大舟不得上灘，乃覓小舟至花崖宿焉。

七九九

晨從花岩與文弱各以小舟行，午抵蘇溪，以山上有蘇子卿廟故名。文弱曰：「子卿何緣至此，乃有廟耶？」予曰：

「應是李陵令臨沉時，子卿乃作游客耳。」文弱大笑。舍舟陸行，文弱從人家乞馬，予亦不能待。一飯，卽着笠子，拄杖，遡小溪行，溪卽靈巖洞中所出水也。景明，仲韜、晦之偕來，行五里，息于老樹下。近巖數里，見山峯波騰，秀媚特甚。至寺，泉聲益厲，予不暇入寺。先之洞，見洞中冷然，石雲排當怒立，卽欣然一笑曰：「不虛此來矣！」溪洞中有溪，深不可測，其上常有雨點下滴，若融雪響。僧云：「新洞亦去此不遠，蓋數年間偶崩出一石門。」往瞰之，更大於此。其石理亦相類，特昏黑，須火炬而入。炬旣而還，洞口石搖搖欲墮，殊可怖。其右卽爲桃花洞，一洞皆水，惟亂石錯立水上，可步往。其中有門，水從門中出，予曰：「桃花洞口，名不虛也。」過此水竇，卽避秦人矣。晚復步至前洞，見石竇中一小碑，上額篆「唐朝奉題靈巖」字。其詩云：「一水穿巖走白沙，巖頭樛木臥龍蛇，分明便是桃源洞，不見溪中流落花。」後書「政和八年某月郡倅零陵唐績游靈巖」。後有字一行，不可讀。又壁上石刻「元豐庚申五月唐奎文叔蔣某（似字至微）來遊」。又石上刻詩云：「一條流水出巖前，前洞沉沉後洞連，可惜秦人不能到，獨教名跡著桃川。」考志有宋通判唐績，而無唐奎等姓名，然志將唐績詩作洛浦禪師，又不知何據也。統俟考，予謂靈巖外貌極朴茂，而其中包藏靈怪，正如一樸茂人，胸中含裏無窮麗藻耳。

八〇〇

晨候馬不至，卽持杖步至蘇溪道中，語晦之曰：「吾已誓作山澤遊人，以畢此生，有佳處，隔二三十里者，若必待輿馬以往，則有待之煩大矣。不若與同侶緩步，遇佳樹流泉，則欣然而坐，予昨日走十五里，全無倦意，予其與膏梁漸遠乎？」頃之，至蘇溪，復登大舟，文弱以小舟先歸，水漸乾，予舟數膠，夜宿白羊渡上，有烏椿樹數百圍。

八〇一

過隕溪，天復雨，猛風怒雷大作。泊河汊，舟震蕩甚，持襪宿于關廟，逢衡山行脚僧。問衡山事，僧曰：春來多霧，咫尺不見人，八九月遊爲妙。

八〇二

雨止，移舟十餘里，風逆甚。予從一溪閒步岸上，柳陌花畦，信步不覺十餘里。已抵青泥灣上，息于小廟中，日暮舟亦至泊槐花堤。

八〇三

晨起，雨淋漓不可登岸，以字別楊封公，并與文弱訂游衡之期。遂泊舟老鶴堤，市薪米作歸計。午後，楊西來偕楊道人性寓，以酒榼來送，日暮步深柳間。

八〇四

雨，至文弱處園所集舊碑，頗有目所未經見者。有萬年宮銘，及李英公墓碑。是唐高宗書，無一筆不似聖教序。鄭州寺碑，隋大業二年，鄭州刺史李淵爲男世民造，蓋世民有恙，造以祈福者也。景龍鐘銘，上有飛白字，唐睿宗景雲二年造，卽于鐘中搗出者。雲麾將軍碑，李北海書，中有將軍名思訓，似卽是大李將軍。僧夢英篆偏旁字源，後有郭忠恕札，跡頗奇譎。又庾開府步虛詞草書，上誤刻謝靈運，不知開府梁人也。鄭萬鈞心經，世謂逸少者，非唐秦王法門寺碑，世誤以爲太宗，不知是後唐李亞子也。（其中有文皇則天語可知。）又王嗣忠碑，元載撰文，王縉書，在渭南，王縉不以書名，而字跡極適媚，元載文字亦不多見，匆匆未暇錄出，其餘多經見者，故不著。

八〇五

雨大作，泊釣灣，鷺鷥船已至。予去年八月，從玉泉回沮漳，舟中望高安諸山如畫，因作一扁舟可涉灘者，欲不計歲月窮覽諸山之勝，後以家冗見奪，此舟亦置之大江往來。然山船宜在山溪，又值虎渡水澗，不得入村落，乃從洞庭轉歸。自殘臘至今，了無消息，嗟乎！予于世有何所希，止以此一扁舟作山水緣圖，一蘆花蓼岸，看夕陽朝霞之樂而已矣。幸而已至，爲之歡呼久之，稍霧發舟，至牛鼻灘，鷺鷥舟同過。

八〇六  
天微霽，過湖，湖中風雨大作，泊七里窰。

八〇七

舟次洞庭湖，天霽，風雨不止。移舟掘子窰，起步立芳草中，偶有人持刺相晤，乃桃源李茂才名時通。李源塾方伯名徵孫也。出方伯玄光草示予，見其諸什清妥不俗，惜其名字不著。桃源凡六十年，一人成進士，前壬辰爲某，次壬辰爲公，後壬辰卽江滌蘿，名盈科也。別去，舟人向予指曰：「此爲梁山，此爲藥山，梁山有鋒刃，而藥山坦迤秀邃。」二山皆經由未涉，頗增懷想。

八〇八

夜，風息，星光照水，可辨原隰。遂鼓棹過白頭湖。湖中來去舟如織，行十餘里入口，日上抵麻河，櫂後立舟頭，見綠草封天，因憶古人「芳草萋萋，王孫不歸」之句，一路頗多古樹，蓋來時柳線初垂，至是鬱然茂盛。時有人家濃陰覆屋，白水照門，晦之曰：「夢溪新墅，得如此樹爲佳。」予笑曰：「吾鬢日以白，則吾莊之樹日以綠矣。」晦之撫掌兩岸，多如赤霞，黃花菜蔽原野，濃香撲鼻。與晦之坐蓬蓆間，不覺馳來都盡。近會口，已見彰觀及嘉山，舟人取捷路轉安鄉，焦溪回，匆匆與山靈爲別，又不知何日坐崖石聽松濤也。近一箭河水如竹箭流，然狹而曲，黃山忽左忽右，如迷藏，泊于野渡，去焦溪十餘里。

八〇九

早至孟溪，新市湖邊地，築臺已成，不及會諸叔，風順一帆走三橋，歸篋管谷。

八一〇

天大風雨，泥濘中，以輿夫歸縣，是日始聞中郎沙市居已市與人，世間無不易主之宅第，然或百年或數十年，未

有如茲之迅速者也。感念不覺淚下。

八一

歸園中，所移紅梅及絳桃俱已活，槐亦兔目矣。

八二

三月初八日，從小河出虎渡，往遊太和。

八三

發舟，午至官莊，此後頗多垂楊。至虎渡，即古所謂「兩岸綠楊遮虎渡」也。地多水，宜種楊柳，他樹不植也。渡江，逆風行，濤聲頗可怖，十里之內，關禁疊出，予久欲作憎大江文矣，今益信也。

八四

坐金粟園，時將有玄岳之遊，晦之往草市覓舟，已得一便舟，可徑送至均州，約以十八日行。

八五

往金粟園，黃守中，王天根，偕黃純如名存仁至，純如祖名大韶，號恪湖，爲袁榮襄公妻姪，榮襄爲興府長史，大韶爲引禮生，從龍陞序班，出爲富順，修武仁化縣尹。黃有僕黃廣，妻菊花，世廟曾召入曰：「我在興都，虧汝二人伏侍。」因賞之。

八六

十九日，舟中忽見死心至，時傳死心示寂久矣，見之大駭。死心亦云：「數年間傳兄已死，予于菴中立一牌位，夜入夢，大有驗。」復與大笑。

八一七

同夏道甫，黃竹實，往菩提寺看死心。寺左有小書舍，極清致，茂林陰翳，竹實出中郎詩一卷，乃庚戌七夕諸作，皆絕筆也。乞予書數字卷首，予爲書「中郎遺墨」四字。

八一八

二十一日，從草市發舟。遊太和，過太白湖，夜宿龍口，風大作，黑雲四起。岸上山有道人唱道曲，晚泊者皆來聽，亦微有致。

八一九

舟泊龍口，風不止，湖中雪浪掀舞，不得渡，靜坐舟中，行忙不及攜書笈來，惟端居念清泰也。

八二〇

鷄鳴後風稍息，渡長湖，舟欹側甚，時張瑤嘴小河，新爲居民築斷，後取道三湖。湖中多菱葦，時時有數里荷葉，遇田婦持菱白歸者，以米易之，煮來作午殮，其香異常。有小兒持小兔嬉戲，乃以扇易之放生。晚過張瑤嘴，此後垂楊夾路，麥浪盈疇，居民門外，時繫小舟。

八二一

逆風復作，午出夜义口，走襄河，予從此道順流走武昌，凡十餘次。甲辰下第，從襄陽至草市，竟以風逆，止于沙陽陸行，此水皆生平所未經也。風逆甚，移舟十餘里，泊于野渡，鄰舟數十鱗集，天色晴明。午間，有二小舟載眷屬他徙，觸巨舟而覆，予舟中倉忙救得一男子，一婦人，餘二婦抱二穉，俱入洪流不見，深可哀感，既已無可奈何，爲之掩泣而去。晚抵多寶灣，水勢甚疾，夜宿，聞風雨聲，覘之，乃水漲聲也。

八二二

早行二十餘里至沙陽，市薪米，甲辰從此陸行走江陵，今十餘年矣。此路麥豆頗豐饒，去年大水，兩岸決口多未



修。襄水忽漲，復從舊路漫衍至春口鎮，水從泛。景陵諸處，蕩然一壑，夜宿馬良山下。此日始見承天諸山，十餘日內，滿目皆洪濤，今日始見山色，稍覺爽豁。

八二三

從馬良山下發舟，風雨不止，晚泊一小港中。兩岸垂楊，山色頗佳，會前舟有行者，復登舟，去鍾祥三十餘里野泊。

八二四

有便路通江，遂不取郡道，舟中惟見綠樹內黃屋隱隱，卽陵寢也。晚泊金花灘，從廿一日發舟，今九日矣。日日逆風苦雨，且遭襄水大發，牽路皆絕，平生以烟波爲樂，到此殊覺行路之難。以後荆郡遊太和者，決宜陸行水歸爲便。

八二五

南風大作，舟以過灘壞舵，整舵後，遂成行。山色甚佳，午過豐樂河，夜宿龍王洲，此後灘水逾疾，牽纜者皆憊，乃以輕裝從陸，遂宿旅舍。

八二六

從龍王洲陸行，與晦之跨蹇行麥浪中，甚快，時有楊柳濃陰，過宋玉墓。飯于宜城，夜宿潼口，望襄中諸山疊疊，偶有山輜，遂募之行。

八二七

過襄陽觀音閣，登水邊亭，漢水怒吼，對岸卽去鹿門道也。亭後有石潭，石理亦奇古，大類虎丘劍池，不數里，卽爲習家池，憶與中郎同飲于此光景，不覺泫然。近郭爲羊叔子王叔和祠，昔年塵土中，瞥然一過，皆未之見也。憩于城北關廟，偶當陽李生伏之客此，聞予來，同其友人余玉淵貴竹楊華寓至寓，二君亦將有太和之行，遂相約同往。

八二八

晨渡漢水，夾道木香花撲鼻，至柿子鋪，一村皆柿，山色自襄中起，一路蜿蜒層疊，漢水明于雪，晚宿柴店，遠山漸近。

八二九

自柴店渡江，過穀城縣，不復見江，穿萬山中，溪流汨汨，晚過萬佛岩，岩面清溪，鑿石爲屋三間，有老僧居焉。宿于咎家鋪。

八三〇

過千佛岩，穿萬山中，十步一渡，過界山絕頂，彷彿見天柱峯，龍章鳳質，令人肅然起敬，午抵草店，訊漢陽友人王石洋消息，尙在楚府茶菴，急遣使相聞，石洋聞予至，亦遣使見迎，遂往茶菴相晤，一見悲喜交集，夜談至半夜始寐，石洋攜二副并何抑之茂才讀書此中，已半年矣。

八三一

欲登山以倦甚，暫止，會石洋以浴佛日有少齋事，約以初九日始登山，過周藩茶菴，危樓畫閣，綺錯棋布。

八三二

浴佛日，禮佛齋戒，步至迎恩官橋上，青石界道，欄杆整麗，下有洪流，卽所云石板灘也。橋畔望天柱峯，如雕雲琢霧。

八三三

四月初九日，晨起登山，出楚府菴，過謝家橋，經草店，松杉夾路，菴觀櫛比，朱戶隱見，至冲虛菴，上仙關，過玉真宮，玄岳門，元和觀，迴龍觀，老君關，公廟，太子坡，至平臺，下十八盤，聽水，卽龍泉觀，迺九渡澗，奔雷轉石，吼怒交擊，凡三十里，抵玉虛岩，過中瓊臺，息於上瓊台，後爲瓊台峯，若一髻前指，陳希夷修道處也。

八三四

初十日，從瓊台登天柱峯，謁帝，下界獻兜羅綿雲。有若銀海，謁帝後。下天門，路旁道院鱗次，皆不及入。至南岩，岩石若駁雲，殿後依岩爲諸院宇，若修廊，行至聖父母殿前，望天柱若几案前，息于棋亭，步至捨身岩，杉松滿路，皆數十圍，宿於張羽士樓。（有遊記故略。）

八三五

十一日，天霽，早復至南岩宮，後石岩下看山，遂行過雷洞，至太子岩，石亦奇峭，有水淙淙下滴，杉松皆數十圍，下至紫霄宮，宮後卽展旗峯，前有池，泓然沉碧，有水亭可憩，仍至九渡澗，抵平台，下十八盤，雨大作，覓舊路歸草店，寓。

八三六

十四日，天霽，作玉虛五龍之遊，從草店至元和觀，折而東，過大石橋，卽九渡澗，及諸澗下流也。至玉虛宮，不及入，乘霽走九龍四十餘里。至行宮，過仁威觀，流水轟然，過磨針澗，抵五龍宮，至自然菴，長生岩也。

八三七

十五日，尋舊路歸，始入玉虛宮，息於望仙樓，宛同宸居。周遭類一大縣，出宮數里，章甫諸公擔酒榼來迎，飲數杯，歸茶菴熟寐。

八三八

開霽，同章甫至均州，石路甚整，遊於淨樂宮，憩紫雲亭。

八三九

渡沔，黃廣文邀遊滄浪亭，卽「孺子歌處」也。頗有怪石，流水嚙其下。至觀音閣，望遠近山色如畫，別章甫。登舟，水如竹箭，流穿萬山中。宿于光化，逆風大作，近襄中。與晦之自柿子鋪肩輿至樊城，渡江，住北城關廟。

八四〇

登昭明文選樓，晤孝廉王繡林，便飯于其宅，始知龍君御已過此。

八四一

王孫雍南，邀遊會仙樓，樓卽王孫父所建，以安純陽祖師者也。六七十年前，有老人久偃，遇一丈人于路，令扶杖強起，遂仲其人拜謝之。訊其姓名曰：「我回道人。」忽不見，僅存其杖，今嚴事之。

八四二

天暑甚，從者皆病，城中疫疾大作，度不可留。乃束裝去，繡林諸公餞於觀音閣，飯於潼口，晚宿宜城。

八四三

從宜城曉發，晚宿麗陽，步至橋邊聽泉。

八四四

宿建陽驛，偶步至古廟，有儒生爲驛官館師，寓焉，因留酌。

八四五

五月初五日早，抵沙市金粟園。

八四六

登鸞鷲舟，避暑柳下，得雲浦晉中書。

八四七

避暑舟中，修園後離落。

八四八

舟中得龍君御書，并弔儀。及哭中郎詩。自初日爲始，金粟菴前有流水，名三義河，垂楊交楫可十里，予以鷺鷥舟繫柳下，水風拂面，陰陰肅肅，有載酒問奇者，予亦不爲峻拒。予年已近五旬，世間樂事盡讓人矣。獨閒適一種光景，聊以耗磨壯心，遺餘年，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八四九

六月初一日，居公安貧營谷，江水大漲，舟至艾家堰，堤畔楊柳中可泛。

八五〇

移居沙市，以舟載米至，得湘潭周伯孔書，以所作花雪賦乞序。

八五一

得楊文弱書，知其靜息江樓，輟遊山之興，寄有桃源山水記二冊，乞予遊太和記。

八五二

從金粟園登舟入村，午渡江，過虎渡，宿於官莊，從官莊發舟，一帆細風，午抵長安村，泊於孟家溪。見所築台，亭亭水上。

八五三

蘭溪雲澤叔來舟中，泛於輞湖，步月至郭家棚前大堰，采芡實，飲於大堤。

八五四

再泛輞湖，步月至郭家棚前大堰，採芡實，飲於大堤。

八五五

杜莊竹樹日益茂，陰濃無暑，舟住公安園中，拆一空亭竄之。

八五六

續太和未成詩，編次其歷，尙覺此遊草草，姑留之待再至也。

八五七

杜莊園看立亭，亭在松櫟之中。

八五八

雲澤叔邀看桂花，是年桂開較遲，獨此二園開早，而更茂盛，蓋予叔祖松峯公少從予外祖方伯龔公春所學，其地爲家塾，此樹皆方伯公所手植也，亦六十餘年矣。

八五九

舟從黃金口次公安劉橋。

八六〇

至沙市園，桂花盛開，入門微作寒熱，大類瘧狀。瘧作且吐，晚明月如晝，桂香滿院，不能賞也。

八六一

中秋病瘧，發且吐，吐急出血。熱不可支，得無跡廬山書，極言廬山之勝，邀予去遊。

八六二

疾瘧，嘔帶血，熱如故。蔡元禮大參以候按台至荆，遣吏致書，并分俸。且以所遊太和記見示，病甚，不能晤。

八六三

火熾甚，午間瘧復至，熱不能堪。求死不得，入暮乘月以舟歸公安。

八六四

表弟龔滄嶼新制科回，得丘長孺書，那已陞遼東遊擊將軍。書中極言地方之不善，得光祿卿李道宇書，約予南遊，是日瘡不至，快甚。

八六五

西園有橘子四樹，大皆合抱，開花香極清，結實甘美異常。乃架一室於其間，孟浩然所云「金子耀霜橘」，乃實境也。取橘中叟所云「樂不減商山意」，因名之曰橘樂堂云。

八六六

體中已平晨出，見木樨花已落蕊，芭蕉漸折，紫薇花猶有一二枝開者，復入靜坐。

八六七

王遺狂表弟從南中歸，備問南中近日事體，因留之午殮。時新修橘樂堂垂成，閒步往視之。

八六八

風日清美，時步至橘樂堂，看橘子垂垂，取案頭本草遮目，鎮日無人至，殊清寂也。

八六九

怡山來，論學問不遇人，終不得自在。予曰：「所謂客塵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是也。」六姪自郢中來，得黃州王勁之書，并寄詩刻，乞予作序。

八七〇

清坐於園，時聞王以明別駕已乞休，歸住沙市。辰飯後，過述之姪宅，與述之同視王尙甫瘡，時尙未愈，留殮。歸倦眠，補山遊未成詩數首。

八七一

天晴霽，遣人至金粟園移行裝歸家，病後不堪勞頓，尙須調理，未能遠出故也。

八七二

怡山曰：「宗門中不言修行。」予曰：「宗門中說修行便是點染，況不修行乎？」

八七三

王以明居士從秦中歸，來園清話。

八七四

蔡元履先生由大參轉本省廉憲，取道至省，予以病遣人致書，并黃學士詩，及予巖遊日歷。

八七五

重九日，體中未康，輟登高之會。蔡元履先生以書來，末云：「出山後，乃聞瓊台一道之勝，恨未極目，然南岩至五龍三十里，幽雅絕塵，蠟屐亦似未探也。」蓋予從南岩歸，山下復走五龍，故慳此三十里之緣耳，明年當再經，以了此願也。

八七六

始閱雜華，病後慵懶，隨意取一冊。濡染法味耳。石首王近臣來晤，聞求如王孝廉不祿消息，甚爲感歎。求如名啓遵，中丁酉鄉試，得年僅四十無兒。近臣云：求如數年前，嘗與人言，若五行之理，審有者，我四十必不得過，今果然。

八七七

王以明過園，談及中郎事，相視而泣。

八七八

早得貴州督學高淳韓璧哉書，韓公以戶部樞關時，曾會於潯陽，近以督學任滿，移官他省。過此覓予於公安，不



得覓予於沙頭亦不得，乃遣人以書至。大約悼念中郎，而嗟予之久不第也。得湯太史消息，春夏候予於家不至，不知予之以病不出也。然春夏間，有傳湯爲已逝者，今得此信甚喜。寄詩有云：「楚中才子蕭條甚，乞與人間留小修。」

八七九

得王章甫書，已從楚府茶菴，移至樊城仁皇寺矣。今冬尙不歸，明春當往廬阜。約予同往，又得雲浦書。初中郎移居沙市，予與之不能旦夕離，亦市一園於沙市之觀音寺畔，粗有花木池台。中郎見亦樂之。意謂了當世緣。不數年間，兄弟聚首此地，決不効蘇家兄弟陽羨許下事也。不幸中郎溘爾去世，予亦無心復居沙市。數年前已欲市與雲浦，蓋我正食貧，不能留之。雲浦欲以俸薪市去作一菴，請一二高僧住止其中，且可爲吾輩往來聚首計。會雲浦以按晉去，昨歸，托寶公致此意。雲浦欣然諾之。末云：「惟券書一紙，異日刻之日記中，亦一種新話也。」王章甫書來云：「襄寢有承恩寺，去郡九十里，清流曲曲，在堆藍疊翠之中，似是山水尤物。米元章直以爲過會稽山，遊興如火熾，且姑忍耐待兄來同往。」又有書相勸節齋，莫作詩文。予自思年來日瘦日老，不關詩文也。自亡兄中郎去後，寂寞寡歡，正坐此耳。又得京山王孝廉稗恭寄祈年書，大略云：「庚戌長安歸，一病幾殆，稍有起色，夢遊地府，見大士檢案頭生死冊於中郎先生名上，大著三圈，弟以爲其人文。今日歐蘇也，詩今日元白也，年異日耄耋也，官異日卿貳也。未數月而溘然棄人間世，始知彭殤何足論。世之黃者鮎背者，安知非地府塗抹者哉。」語多不悉，記大約古之韻士高人，已悟大道，而習染未盡者，往往多爲陰仙。如白蘇輩居海山，及紫府押衙，皆陰仙類也。中郎其亦然歟？」

八八〇

偶於衆念紛擾中，忽得寧靜清息，頗覺諸念不生，痛快之甚。

八八一

風雨不能出門，端居清坐，蒼理書籍，頗有不全者，甚不快。後思老眼不能徧讀，隨手抽一冊，聊以送目，卽不全亦

可。

八八二

市堤上雷宅空地一區，將營菟裘老焉。初，大人與兩兄皆居邑長安村中，伯修第後，大人始營一宅於城中石浦河西岸。石浦河者，穿城一泓，上通江，下至蒿港，出東河西河兩派，久之江路淤，僅存河身。水漲時，止通東西河，萬歷戊寅己卯年間，河中僅有舟楫，至丙戌丁亥，尚可泛舟。兩岸垂楊，自丁亥江水破堤，城中漸殘壞，然猶可居住。故壬辰中郎成進士，與伯修同請告歸。伯修市一居，與予一小宅鄰，住河西，中郎住河東。予外王父龔春所公及諸舅，俱居河東西，朝夕聚首，談禪賦詩爲樂。乙未，伯修中郎偕予俱入都，江堤日潰，大人乃棄石浦居，移至斗湖堤上。此後骨肉親戚多凋落，伯修卒於京。中郎再請告，棄去浦河居，亦治一宅堤上。惟予尙居石浦，癸卯予以入都赴鄉試，無資斧，乃鬻石浦河居，而移屬眷於鄉。甲辰，下第歸來，無居處，適中郎宅後油水之畔，有一園名爲小竹林。乃予姻友王官谷名承光讀書處也。有竹數萬竿，梅桂柑橘之屬具備，竹中列垣牆，寘宅宇，極精整。官谷韻士，排當極有方略。官谷去世，此園轉鬻於王秀才世胤。世胤偶有家訟，一夜憤然，故鬻此園。中郎一聞，急令予成之。予亦愛其竹樹，乃傾囊，并以腴田百畝，鬻得遂移眷屬其中。中郎易名爲篔簹谷，以一園皆竹故也。丁未，予入都，不第，復歸。中郎起銓部，是時公安日覺殘破，又人情願不善，中郎始有定居江陵沙頭之志，託四弟市一宅。庚戌，以驗封郎歸，遂修沙市宅，欲完後迎大人娛老其中，未及修成而中郎逝矣。初中郎未逝之前數月，夫人居公安，偶有盜警。予時方居園中，郎以眷屬居園不宜，乃以堤上空居令予移住。中郎意欲以此居相遺，予亦與中郎原不分爾我，亦安然居其居矣。中郎既逝，予念沙市地繁華，非姪子少年輩所宜居，且不忍子然使其獨居沙頭。予乃復退居於園。予既居園，於城市路稍迂，未免有賓客應酬，雖大賓亦必經泥塗糞竇之側。乃得至園，油河淤寒，春雨則泛漲沒徑，雖寂寞爲道人分內事，然生人以聚爲樂，老年不能時時靜坐，又不能終日讀書，或賴眼前一二友朋閒譚支日，且相聚之人，

豈能一一擇其賢不肖，舍短取長。皆可供談消日。以此於堤上復寘此居。予之貧窘，豈能取之囊中；因中郎存日，予曾寘一園於沙市，今以與雲浦，得其直以了此局。予多病不能遠遊，當少年時，意氣如得霜鷹，視東遊海上，北走大漠，如几席前，而今年漸老矣，深有味乎馬少游之言也。

八八三

王以明先生處出古爐一，商周間物也。至法華庵，月江老衲靜坐龕內，癯如老鶴，惟雙眸炯炯，開行柏林中。

八八四

寶方怡山，從龍灣市來，得雲浦書，并金粟園價，即以完雷氏地價。予至二聖寺禪堂看寶方。雲浦來書，大約以此地付怡山爲休棲之地，予輩至沙市，便住其中。怡山作主，我輩爲客，予園花木又有主人，不至落俗人手，亦一快也。

八八五

居沙市，王遺狂表弟遣人來云，尙甫疾已篤，謀棺於予，予乃遣人取冬衣質，當爲預市棺木。

八八六

武昌僧知幻來，訊衲子世高何在，則云已化去矣。世高卽去年從予遊洪山九峯者也，年未滿三十。

八八七

廬山僧至，得石門集，石門者，廬山一勝概也。遠法師居廬山三十年，凡再至石門，有詩及序，謝靈運亦有遊石門詩，皆愛其靈境，徘徊不忍去。後來遊廬山者，不知有石門，近始有愛其勝而廬居之者，且欲於此結淨侶，效遠公故事。大略以康樂所鑿東村池，近日白蓮復開，當協遠公再來之懺，其志願甚弘。明年當往廬山了此願，且決向往也。

八八八

問怡山近日有傳寒灰立化者。何也，怡山曰：「乃含輝，非寒灰也。含輝，松江僧，亦事達觀。久居武林，及吳興山中。」

其人孤硬，含禱有所悟入，後亦能詩。晚歲乘舟至嘉興萬壽山中，中夜月明，登岸讀寺中古碑，甫終，以身倚碑而化。此含輝事也。寒灰，今在嘉興陳氏莊。」

八八九

晤須水部日華論龍山落帽台寺，曰：「了無崇阜巨巒，而名重今古若此。」予曰：「地固以人重耳。」

八九〇

日華見招於庾樓，因憶己酉冬，水部沈公冰壺見招於此，同飲酣醉，屈指五年矣。冰壺卽以是年轉銓部，予問日華冰壺近日消息，則云：「已化去半年矣。」清心慧質，不得四十而卒，可歎也。

八九一

十月十五日，往龍灣市訪雲浦。至郝穴已暮，換一小舟，夜宿切口。按郝穴，舊議開，開則江漢合流，其利甚大，然穴內地舊捐以予水者，今悉成膏腴，一開必有泛濫之患，故居民憚開，予謂荆之江水實爲民害，歲議捍蔽，年年奔決。夫古以九穴十三口洩水之勢，故江勢有所分，今諸穴口皆淤矣。諸穴口皆淤，而止以一郝穴洩之，恐三湖兩岸之田廬所傷必甚，故不得不議止也。

八九二

月夜渡三湖，湖凡三十里，一望無際，月下迷路，至一阜，覓小舟爲導，中有蓼台寺，楚王台榭多在此中也。

八九三

晤雲浦，息於後園書舍，以小舟渡龍湖，至湖菴。午登樓，見唐伯虎畫雪景一幅，上題云：「千山飛雪白漫漫，不獨藍關道路難，野衲歸來何所有，担頭挑得萬峯寒。」

八九四

與雲浦論學，大約頓悟必須漸修，陽明所云：「吾人雖漸悟自心，若不隨時用漸修工夫，濁骨凡胎，無所脫化。」是真實語。卓吾諸公一筆抹殺，此等即是大病痛處。蓋此道有所入者，只愁歇了，真之無事，甲裏日久月深，熟處愈熟，生處愈生。黃魯直云：「不含鼻繩，牢看水牯。」此即是易簡直捷工夫，相與努力而已。

八九五

登雲浦書樓，閱趙子昂泥金書道、德經，爲刑部尚書，不忽木公作，有子敬并虞伯生跋。陳居中文姬獵圖，柯九思跋，劉松年四皓圖，有薩天錫看雲老人，吳全節跋。趙文敏小篆千文，有元人汝南任子薰臣及蔡和并本朝商太師跋，其中四皓圖甚佳。

八九六

從湖中早發，晚抵郝穴，登六槳舟歸，順風大作，月色晶明，抵家已子夜。

八九七

祈年自郝穴高宅回，送其妻父高孝廉宁南名以勤葬也。孝廉少穎異，癸卯中鄉試，後有失心病，年僅四十四卒。孝廉之父名朗，舉京兆，孝廉家素豪華，家教甚嚴肅。宁南事父極恭順，同父鄉試都中，父呼立床前，與之語，父已熟眠，猶不敢退。或俟至終夜，以爲常。後遂得怔忡之病，宁南蓋死于孝也。

八九八

入郡，早登舟，逆風大作，復還。過祈年舍，同步至以明宅閒話，出古爐一，若釜；其下有縱橫漏文，元鑄也。是日，雲浦寄繡大士一軸，乃新安王山人長卿妻所繡也。上有蠅頭細書，皆繡成針脚，泯絕工甚。

八九九

雷氏住地者已移去，至其處看視小室，亦可居，令人汎掃，移榻及几案之類，住其中修理。

九〇〇

玉泉任居士乘舟來，乞十方堂碑文。

九〇一

步至青蓮菴，遇大西天僧，能漢語；自本國至中國，途程凡八年，曾入京，以慈聖太后所賜千佛衣，及金襴袈裟出觀。

九〇二

坐雷氏居，王以民來，同步至五弟園中。臘梅盛開，夜飲于竹籬茅舍。

九〇三

須日華邀遊龍山落帽台，台舊有亭，已久敝；日華新創，尙未落成。張布幔小飲亭上，偕者爲本郡鄧石田，爲廣平二府，年五十卽乞歸，談至日暮始散。

九〇四

早從沙市發舟，午抵公安，得陶不退書。時以侍其尊人還滇，從武林過洞庭，止于常德，其意終欲卜居武林故也。匆匆發書，定明年聚首之約。

九〇五

僕阿倫病死，爲之悲歎者久之。此僕年五六歲卽供役使，長能書，歲所抄書無算。從予南北遊最久，司出入絕不苟，有士君子之行。曾遣至夷陵，劉戶部元定問之曰：「汝從主人遊山，最知山，夷陵諸山如何？」倫曰：「除却東山，餘義塚耳。」元定撫掌曰：「義塚二字，最善形容，不虛小脩使也。」

九〇六

飯後，同蕙畝歸園，時梅花爲寒所勒。未開，入書室，偶見廣東蕭少宰玄圃先生親書落花詩四十首于案，因持至雷氏宅展玩，并緝之成帙，記萬歷戊申少宰邀予與蘇雲浦侍御飲，秦中大宗伯王則之名圖亦來陪，玄圃先生出此相示，予與雲浦競取爲予所得，詩字皆韶秀甚。

九〇七

除夕日歸園度歲，親友寥落，無可晤言者，惟時向梅花樹下徘徊耳。

九〇八

萬歷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初一日，居雷宅，以守制，不賀年。

九〇九

至二聖寺禮佛，時三聖閣爲措大輩欲占作書房，諸僧來訴，予念此係先舅及先父先兄捨爲誦經行道之所，若與諸儒作書房，豈先人本旨，予乃首捐貲，設數十人供于上，起華嚴會，且題數字于上。

九一〇

風日清美，往遊石洲，偶逢五弟汪生，惟修呼之同去，過以明舍，值以明在門，曰：「安往？」曰：「遊石洲。」以明亦懽然，各攜一壺數肴，登予鸞鷲舟，順流而下，頃刻抵洲，令童子炊飯，予等登舟覓石子。五弟眼根最利，偏多佳石，如纏絲瑪瑙者甚多，予跌坐水石間，童子拾得作者以示予，搏弄少時，仍擲之，已席地聚飲，命童子歌一曲，日已暮，登舟回。

九一一

往斗湖，看五弟築呂仙台，舊傳純陽過此濯足，故至今相傳有呂仙台，一名濯足台，其跡久湮。五弟于三湖岸上得少許地，因築台以存仙跡。

九一二  
初九日至二聖寺，起華嚴會。寶方爲首，合智者禪堂及本寺諸僧，共三十餘人，予亦嘿誦，至晚而散。

九一三

步至江上，望江北白沙千頃若雪。是夜頗不懌，蓋中郎逝後，往時同學號深相知者，皆作白眼按劍之語，中夜誦李龍湖語云：「匹夫無假，故不能揜其本心，譚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真禹鼎秦鏡也。

九一四

早至五弟園看紅梅，月夜，步至新居，及五弟樓下，復踏月，遇王以明居士於市，留小飲，因同過李謫星舍，歸來雞唱，燭下作答遠人書。

九一五

上元日，靜亭舅至，同往五弟園看綠萼梅。綠雪照人，骨爲之冷。

九一六

一扶乩仙者至，但動念卽知，不須說出。

九一七

連日爲諸客所騁，心思不快，今日方得清閑一日。

九一八

居雷氏宅，寶方自雷灣市歸，攜蘇雲浦園價來，并得書。

九一九

赴三聖閣華嚴會，同以明食齋。



九二〇

未央書室看玉蘭。

九二一

二聖寺赴華嚴會。

九二二

同蕙畝登三穴橋，舟宿於潘氏河。將往村中，以清明在邇，往村中祭掃先塋也。

九二三

早抵孟溪，登予舊所築台，去年，予有志棲隱於此地，市麥田數畝，前臨河，後枕湖，因令人築台，於中值竹屋數楹。前後種柳，後開一池，引湖水入其中，種蓮花，門外繫鼻舟，台甫就，爲洪水流去其半，志爲之墮。

九二四

風雨大作，閉門兀坐，時舊日痰火微舉發。

九二五

春雨大作，舊病舉發，山莊破壞，不蔽風寒，急歸。

九二六

抵三穴橋，還雷氏宅。

九二七

春已半矣，天復雪，正所謂「桃花雪」也。

九二八

寄書須水部日華，兼寄游龍山詩，且訂再入沙市之約。

九二九

二十日清明，火病舉發，兀坐家園。

九三〇

江陵王維南太學家，有一鶴，一夜偶折去一足，已不活。乃截竹爲筒代之，遂能起舞，無恙至今。乞予作竹足鶴詩，予嘗聞鶴命在膝，今殊不然，可異也。爲草一詩付之。按世之養鶴者，見其折足，遂謂鶴命隕矣。不復救之，往往因而致死。若知竹可代足，則鶴憑之以步，不廢飲啄，而鶴可生也。此可爲相鶴經補一闕典，快哉！

九三一

桃花爲風吹，花片滿地若紅茵，以明居士來，因相與論學。予曰：「數日來覺前此愧悔處極多，不是小失，庶幾追之將來。」以明曰：「畢竟如何作工夫？」予曰：「除參話頭無工夫。」以明頷之去。

九三二

得須水部回字，望予來，以新修龍山顧影亭，欲共欣賞也。

九三三

歸園中，二色桃開，濃郁可愛。

九三四

到家，外甥來，伯修兄一脈，止此存耳。

九三五

雷宅起照面牆，安石門，治酒待劉大甥，甥有痰疾。時明時暗，或笑或哭，一家爲之感泣。天之報施善人如此，殆不

可曉。

九三六

每晨起，痰中帶血，予嘆曰：「此家務所致也。」遂以修理事付僕輩料理，而自登鷺舟，入沙市就醫調攝。汪惟修從，是日聽風水噴薄聲，便覺清涼。

九三七

午，南風作，一帆走沙市，月印波間矣。

九三八

晨起醫至，診脈曰：脈無大病，但心思鬱結，不得發舒，悲哀過甚，有傷肝木，決宜歡娛以散之。

九三九

登岸過怡山菴，散步花間，愛其閑靜，遂命移舟中行李及衣襪來。時吳山人周中石名恭先者，客水部署中，偶來園相晤，記癸卯曾晤於都門，去歲又晤於襄陽，故人也。山人善醫，爲予切脈，曰：無大病，肝脾微動火也。

九四〇

須水部日華來園，極言天台山水之勝。

九四一

傅叔容至，論仙佛同異，夜遂宿於此，道其尊人楚竹公事，公往時偶抱危病，瞑去，見自身騎一象至一處，主者禮之甚恭。問曰：「公生前作何行業？」公口占對曰：「浪跡人間五十春，詩書青紫列儒紳，明神若問生前事，衾影何曾愧五倫？」主者善之曰：「公陽壽未艾也。」揖別而出。復騎象至途中，逢姻友喬梅畧名杞，儀仗甚盛，坐車中呼公曰：「親家好去。」忻然可別。詢之途人曰：「是新任獄神也。」已而甦，急問家人曰：「喬公得無小病耶？」家人

曰：「今早逝矣。」後二十餘年，而楚竹始卒，卒之前數日，曰：「吾往必有所歸，但尙不知其處。」一日，密呼叔容曰：「吾今知去處矣，乃織女皇宮相也。迎者已到門，我素不信鬼神，非幻語也。」言畢沐浴，遣婦女出室，自着衣入棺中，偃臥而化。公舉甲戌進士，歷官銓曹，至山東藩長，晉光祿卿，以歸。當江陵薰灼之時，公正居要地，人亮之，知其非權黨也。公器度宏遠，終身無喜愠之色，疾言怒氣不及奴僕，所居官皆膏脂也。而晚節食貧，無異寒士。既歸，住居西城，門臨清流，與客奕棋終日，竟優游以老。

#### 九四二

須日華偕周中石移酒肴至園，取所攜惠泉點茶，予不飲此水者五六年矣。日華云：「泉水貯之已久，將壞時，以甕數注之，則復鮮。雖彌年亦如新，此泉所以貴也。」座間相與訂武當之約，予謂若遊武當當取道玉泉，遊青溪鹿苑諸山，乃出荆門爲妙。蓋遠安山水如雲破霧裂，卽武當未必勝也。日華然之。

#### 九四三

以火未全平，移寓近醫，時龍堂寺有小房一間，爲先兄中郎所修，遂移住，頗靜寂。

#### 九四四

僧舍養蘭一盆，香清一室。

#### 九四五

步至劉元質普養寺園中，晤張伯含。伯含館其中，馬元龍蘇休之覓予於寺不得，遂至園。元質置酒，元龍愬之皆沾醉，予以病戒飲。元質家善釀酒，不減魯直所誇「沙市田家酒」也。

#### 九四六

同蘇休之至金粟園，與怡山素一共食齋，晚別去歸寺。時寺中蚊蚋如雷，回視公安家園，真清涼國矣。是夜，卽登

冊回公安。

九四七

抵公安，至家園，木香藉地如茵，晚宿雷氏新宅。歸園中，花木陰森，芍藥盛開，時新筍已茁，每到此便有棲隱之志。

九四八

王以明居士來，晚過五弟湖上書屋。

九四九

初夏居園，血疾復動，得雲浦書，當入郡城，相期聚首，怡山至。

九五〇

往二聖寺，作華嚴會。

九五一

四月初八日，至青蓮菴食齋，時青蓮菴新起華嚴經會故也。有人持遠書至，乃丁仲暘及王章甫書也。仲暘昔在都門同社，從漢上會章甫來。今客荆，字至相約一晤，已至柳浪湖水浩白，高樹蒼鬱，坐抱甕亭內，笑言久之。歸園，得石首王天根書，天根遊吳閩，晤臨川湯海若先生，便寄一書及玉茗堂集來，書中大略言：乙未雪夜，同時七人聚首，而三人俱以高才不祿，不勝嘆惋。三人者，伯修、中郎及王子聲一鳴也。記乙未之歲大計，伯修及王太史衷曰：蕭太史玄圃，遞真酒招海若子聲飲，予等偕，未幾子聲下世。又未幾伯修、中郎下世矣。天根書云：海若極服楚才，以爲不可當，夜讀所寄玉茗堂集，晚年稍入元白，亦其才大識高，直寫胸臆，不拘盛唐三尺，自覺其有類元白，非欲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讀者，卽以爲同于元輕白俗，然則詩必詰曲聱牙，至於不可讀，然後已耶。可發一笑也。

九五二

至沙頭晤仲陽，久不登舟矣。今日看遠浦近林，夕陽晚霞，真絕景也。

### 九五三

寓五弟所典胡氏居，居在三義橋畔，楊柳極茂，步至野原，見有人旋遶念佛者，乃近日一居士以火自化處也。居士姓萬名某，蜀人也。作皮匠，偶謂其同侶曰：「子將歸矣，可爲我覓柴。」積柴數日，遂坐火中化去，子思身命人所至憂，乃安然以火自化，具是有力健兒。是聖是凡，皆不必問。但吾輩視此身太重，觀此當自媿其怯弱耳。午覓丁仲陽於觀音寺，相率步至金粟園，時怡山他出，惟素一在，縱談許時，分袂。仲陽同至予寓，夜話三更，踏楊柳影數里而別。

### 九五四

胡寓汚濕，入夜蚊虻如雷，甚爲所苦，痰火復作，別仲陽歸。候臬舟不至，覓一小舟度夜，甫連行李，而臬舟到，卽移住。見舟體爲之輕。仲陽云：去歲出都門，有新安吳太學某者，善星命，托子寄聲云：小修明年有大病，毋遠出，今果然。

### 九五五

晨發舟下公安，住於園。

### 九五六

謝居士以亡父葬期吉日來，爲九月初五日。

### 九五七

血痰復作，家事逼迫，難以度日，以新創雷宅鬻與人，取其費以贍家口，以供藥餌。庶安心居園調理。但得此身康泰，何憂無室，若其不然，方當戢之黃壤，豈容營室廬耶？會六姪欲鬻一居，乃以付之，設幸而得活，於後園中種葵蔬，以畢此生，無不可也。

九五八

有八十一翁徐止水者，來診脈，頗能道羅旴江事。

九五九

同王吉人往，二聖寺寶方禪堂午餐，時廬山大林寺僧以石首王天根書至，欲募木修寺。祈予作疏，以病未暇也。午後，同步至大殿月臺上，閑坐入暮，微雨，歸園。

九六〇

五月初四日覺靜坐之益，欲閉門不出。

九六一

午日，以病兀坐於園。

九六二

姻友李君鴻名承烈下世；李生一歲而孤，母何方伯公女也，守志育之，得成立。補博士弟子，爲人美秀和易，與予同社最久。年四十八，偶得寒症而卒。母尚在堂也。幸有一子。君鴻少有血疾，痊後最善調攝，常獨宿，每勸予酒，猶可飲，色不可邇也，乃復以時疾終，悲夫！

九六三

得江西左轄李夢白書。末云：「兄北上何期，定從大江由南而北，能從湖口迂道爲廬山續遊乎？弟且日夕望之，念公連日正在署中，以弔劉員嶠而來。云尙有中郎未了之願耳。兄有麻城之興，若果當還候於鷄籠也。」夢白欲予續廬山舊遊，不知予於此山，尙爲生客也。

九六四

無跡孫玄徹至，得四川撫臺吳本如書。本如往在都門，爲蒲園舊社友，爾時同發心修玉泉，遣人至此了前緣耳。得無跡書，中有云：「南嶽思有言曰：四衆併士大夫，勸請講法者，皆惡知識如怨詐親，久則不可擇擇擇，天台家相傳謂朱陵四擇。」朱陵四擇，四字極新。

九六五

長夏坐篔簹谷，令人每晨誦法華經一卷，予憑几而聽之。

九六六

步至未央書屋，閑譚，晚同柳浪看水，時疾中帶血不止，勉步水邊林下，終不暢。

九六七

病中，夜不得睡，聽童子鼾聲，轉益其悶。

九六八

移樸至二聖寺禪堂靜室，差得眠。

九六九

得錢受之書，大雲長老已去世，其師巢松來，將復料理華山殿宇事體。

九七〇

川僧雲浮以請藏回，來視予，問其京華舊事，雲華見知於雷太史，語其亡，各爲悽然。

九七一

七月二十三日，龔靜亭舅下世，不勝感傷。舅名仲安，河南布政龔春所公季子，少而美如冠玉，習儒業成以諸生入太學，家世豐厚，又自能經營，起家巨萬，然好創田產，務廣大，故雖富而常窘迫。飲啖兼人，喜行樂，與中郎及予年



相若，交甚暱，處歷壬辰癸巳間。外祖方健飯，諸舅及子兄弟皆住石浦，八舅鮮衣怒馬，霍霍如得霜鷹，其後相繼僂化。向年文酒賞適之侶，惟舅與予在耳。年來住居稍遠，跡亦漸疏，偶聞其病，不知遽不起也。可嘆，舅亦信佛法，隨分作功德，能詩歌，以嬾廢。

九七二

予體中不爽，甚有性命之憂，冒暑夜登舟，早抵沙市，暫住龍堂寺。

九七三

醫者云，非參不服取效；勉用少許。一夜不得眠，姑蘇袁無涯來，得麻城陳無異書。

九七四

寓金粟菴，會段歧陽居士，居士爲合州守，棄官後，卽蔬食入道。

九七五

徧覓諸醫診視，皆云是火病。雖費調理，決無大故。乃復買舟歸，夜睡不寧。

九七六

捐貲蓋三聖閣，三聖閣者，先舅夾山龔公諱仲敏書樓也。初夾山創成此樓，卽屢夢圓頂方袍之人，往來其中不絕，大訝之。後夾山去世，以樓分與嗣子，不能守，爲侍御舅友亡父封公。共捐貲置於二聖寺，以貯三聖。寺舊有西方三聖故也。樓旣建立，其後無牆，中郎去世。邑中諸友朋悼念甚，欲合貲爲拜懺。予曰：先兄亡時，諄諄念及此樓，不若共鳩金治磚瓦爲牆，免吹風漂雨，以資冥福最宜。諸公曰：諾。如言而牆成，至是尙未緊，蓋春雨起，如露坐，棟梁皆壞。予乃捐貲十五金，付寶方董役成之。

九七七

先人襄事已近，病中持帖請蘇雲浦侍御題主，自念體中久憊，無所寘念。一心念佛，十二時中專提佛號，覺心中閒靜。

九七八

一醫投以蒼朮川芎之劑，反致火甚，夜睡不安。自此日爲始，風眩足軟，心中怔忡，念與死期近矣。呼祈年來，付以後事，一心修香光之業，待盡而已。

九七九

袁無涯來以新刻卓吾批點水滸傳見遺，予病中草草視之。記萬曆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逐字批點，常志者乃趙潁陽門下一書吏。後出家禮無念爲師，龍湖悅其善書，以爲侍者，常稱其有志，數加讚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爲豪傑，且以魯智深爲真修行，而笑不喫狗肉諸長老爲迂腐，一一作寶法會，初尙恂恂不覺，久之，與其儕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龍湖聞之大駭，微數之，卽嘆曰：「李老子不如五台山智證長老遠矣。智證長老能容魯智深，老子獨不能容我乎？」一時時欲學智深行徑，龍湖性褊多嗔，見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楊鳳里至右轄處，乞一郵符，押送之歸湖上，道中見郵卒牽馬少遲，怒目大罵曰：「汝有幾顆頭。」其可笑如此。後龍湖惡之甚，遂不能安於湖上，北走長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癡人前不得說夢，此其一徵也。今日偶見此書，諸處與昔無大異，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書是天地間一種閑花草，卽不可無，然過爲尊榮，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眞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卽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戶，延一紹興老儒於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

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盡俗乎？

九八〇

修三聖閣完，爲亡父資冥福。

九八一

蘇雲浦以弔亡父至，是日早開靈，往哭，血痰舉發，遂不敢執喪事，蓋十年內先哭伯修，次哭中郎，今又哭大人，雙眼欲枯矣，病之所由作也。

九八二

九月初一日，亡父發引，以病不能行，終夜悼嘆。久之，復自解曰：若有此身，尙可酬大人未了之願，及教養後輩，使之成立，則袁氏猶非衰相，身若不叔，後來零落，可勝言哉！不若排愁破涕，養此病身，爲得計也。

九八三

九月初六日，爲亡父深葬之期，腸痛如割。初中郎去後，予卽抱病，已而大人卽世，予病常舉發，每念有此身得送大人歸山，則子職盡，吾死亦瞑目矣，不意值窳窳之期，而沉痾日甚，痛何可言！

九八四

雲浦從長安村回，住青蓮菴，來別，先人墓畔，有義堂寺，雲浦許助修。

九八五

袁無涯作別，覓予詩文入梓，予曰：方抱病，未能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諸書付之。且囑其訂正，如書坊中狂言等，俱係謬書，見之欲嘔。而今皆收集中，殊可恨，總之中郎所著書，始有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繼有鏡

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陵集，葉吳令改教，暫攜妻子寓儀真作也。繼有瓶花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補儀曹時作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真時作也。繼有華嵩遊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冊，中有奏疏數首，因哀集付無涯。其他選校之書，若宗鏡錄，若刪定六祖壇經，若韓歐蘇三大家詩文，西方合論，或已刻，或尙留于家，此外無餘矣。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縛執，故時有遊戲語，蓋其才高胆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然其後亦漸趨謹嚴，其論政論學，雜出于山容水態之中，皆剔膚見骨。至華嵩諸作，布格造語，巧奪造化，真非人力也。若尙留在世三十年，不知爲宇宙開拓多少心胸，闢多少乾坤，開多少眼目，點綴多少烟波，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世之大人先生，好古而卑今，賤耳而貴目，不虛心盡讀其書，而毛舉一二謔笑之語，便以爲病，此輩見人一善，如箭攢心，又何足道。顧世間自有一種慧人，愛而傳之，赭揩金山，轉益其明，非虛語也。付無涯以中郎遺籍後，不覺媿媿若此，亦有所感矣。無涯曰：「聞中郎先生尙有譚性命之書五十餘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見中郎先生片紙隻字，皆有一段精光，想恐不存，豈有書至五十餘卷，而聽其散佚者乎？我與中郎形影不離，設有之，豈不經予眼，及諸開士與其兒子眼耶？中間與人書牘，信筆寫去，一時不存稿者有之，或前後意見不存，自覺不相照應，而刪去者有之，遂據以爲有遺書，未可也。」無涯曰：「然，先生若有此書，豈不以相授，而作帳中之祕耶？」遂別去。

### 九八六

龔散木同日者陳駝子至，散木曰：「八月末夜雨中，駝子忽扣門，來曰：『昨查小修先生星有水孛，至九月出宮，命最忌之，此九月內無病當有病，有病必甚。』」散木曰：「將無有大故耶？」駝子曰：「亦甚危險。」近日方知公病，又知九月病獨甚，駝子之言亦少驗矣。」駝子曰：「今日二十九孛已出宮矣，可喜，可喜，至十月則一日愈于一日。」

「予笑而飯之。」

## 九八七

持龍樹居士八戒齋，每月六日，蓋自沙彌戒外，居士不能終身持五戒，以是六日持八戒齋。按大智度論曰：「問白衣居士，惟此五戒，更無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問曰：「何以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曰：「是日惡鬼逐人，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諸鬼神中，摩醯首羅神最大，諸神皆有日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初八、十四、二十三、二十九是也。餘神二日，初一、十六是也。諸鬼神一月于此六日，輒有威勢，故取以爲齋日。」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最勝？」答曰：「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六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譬如懦夫爲將，雖復終身，勇不足，卒無功名；若英雄持兵一日之力，功蓋天下，與五戒同。曰：居家優婆塞法。」記予曾持五戒三年矣，原非發心持戒，因中郎倡而和之耳。後中郎三年後開肉，予等亦隨之食肉，是年予病目，醫者禁食豆腐，齋人除此無可食，止喫白飯。飯食日減，體漸羸瘦，邑中戒肉人若壽亭舅及王官谷皆逝。醫者云：「香油生火，脾無肉食，不能將養，以至於病。」大人聞之，懼甚，謂予兩人曰：「汝兄已亡，尙須汝等取功名以大吾門，若但趨寂寞，我老何所望！且眼見持齋者，俱先後入鬼錄，雖有定命，然以膏粱之人，一旦蔬食，脾與之不習，不能滋潤，因而治病，容或有之。俟老人百年後，任汝輩爲之。」中郎與予泣而復肉，然非獨大人諄諄言之也。出家人不與境作對，故堪食蔬。士大夫有不得不赴之酒席，與腥膻之境相偶，持此甚難。且考張無盡護法論中，亦姑開此一條，故覩顏食肉，予復泣禱之大士前，俟功名成就之日，復返初服，中間雖食肉，家中亦必不敢啓鸞刀，時時放生，以贖己愆。于今一三年矣，自食肉之後，頗多病，而口饑終不能戒，又恐終身持之，而開于垂死之日，若廬陵王大行時，反爲善因惡果，姑取龍樹大士六日齋戒持之，若于此六日齋戒，亦不能持，真地獄種子，豈可豈可！」

九八八

聞石首高敬菴善醫，往就診視，登汎鳧，至馬家寨，遇風而返。

九八九

玄徹從玉泉至，持無跡書來。無跡聞子病甚，感曰：「袁氏三難，惟此一人在耳，若有他虞，我老年無朋，何以度日。」禱於關漢壽亭侯，得佳籤，并命其孫來也。

九九〇

王以明從鄉中來見訪，自入夏來，惟以明時時過從論學，秋後遂分攜入鄉，是日來晤言，以明云：「鄉居萬箇竹中，治一小室，看華嚴經，便足了一生。」予曰：「何不久住。」曰：「久住寂寞，亦不易堪耳。」玄徹回，以護法堂諸居士神位與之中，爲漢壽亭侯雲長居士位，次爲西川黃慎軒居士位，次爲伯修兄位，次爲中郎兄位，次爲會長石太史位，次爲雷何思太史位。

九九一

十月初，病漸痊，自念若不幸而死，則所著書籍，紛紛無緒，且素所聞于父兄師友及其行事，一切湮沒，甚可惜也，遂逐日修葺。

九九二

江右劉香城名伯瀚，以辰州三府上任，便道過此，敘通家之誼。以帖來，必欲一晤，以疾辭，不果，約以翌日。

九九三

劉三府來坐談，述塘南先生事，先生未終之先一日。至西原學舍，與諸生講學甚詳，講已卽云：「我略歸去數日，」至家，次日卽病。諸學子往其家問安，至中堂，呼人曰：「可取案上一紙來。」取至卽其墓誌銘也，以示諸生而化。

周季清名廷旦，予年友也。今年下世。劉曰：「其人清淡而溫粹，吾黨無緣，失此哲人，後輩何所效法。」劉久居金陵，與焦茂直遊。云：「焦三尊生極孝友，往在金陵，晤弱侯先生。云今日偶檢亡兒所閱左史漢書，細細批閱，大有意見，謂尊生也。」劉又云：「周季清所著書有七八種，大半是說易，婺源余大理許爲付梓。」

九九四

經始刻珂雪齋近集。

九九五

龔生來坐談，爲索夾山舅遺稿，舅舊令山東嘉祥，作嘉祥志，極可觀。

九九六

寓貧窶谷，往五弟宅，案上忽見伯修字牘數紙，其中皆生死學道語，惜未入刻。

九九七

天皇寺僧損有遣人來云，禪堂將已落成，予題之曰柏堂。蓋梁世此寺有柏堂，張繇僧所畫十哲像在焉。後來滅法，竟以十哲免難，如繇僧者，豈可以畫師視之，眞菩薩之分身入流者也。又有解倩畫，倩亦六朝人，畫壁最工。

九九八

周念淨居士至，云大士塔下香猪，昨已化，茶毗之，異香撲鼻云。已出中郎少年詩數首，又出達觀法語一則，閱罷，予笑曰：「我從來疑着此老。」

九九九

居貧窶谷，往二聖寺，每日此寶方廚中銀三分，隨衆食齋。

移村中嚶鳴館前海棠一株於園，卽亡兄石浦手植者也。石浦年二十許時，已捷鄉書，卽抱病，遂調攝於村園，澆花種竹，凡數載。乃出宦。予等相繼皆入城市，其所住嚶鳴館中，卽以與王官谷。王官谷立之竹林中，竹林旣屬予，嚶鳴館遂改爲聽雨齋矣。前往村中，見海棠一株，零落蔓草內，遂與述之，姪乞得。移植嚶鳴館前，此館與花相別十五年，今日復爲一處，亦奇遭也。第館中兄弟長別久矣，不知他生再得如此花之于此館否？意者惟青蓮池上，勉自薰修，尙有追隨日也。見此棠不覺淚下，旣植而封之，而復名之曰學士棠。

一〇〇一

移禩至二聖寺，欲借晨昏鐘磬，消此煩火。

一〇〇二

李道宇少卿先生之喪，自南都，先生旣卒，南大司空丁公，料理其後事，其槨從陸，故其歸甚速。初先生少時，夢其伯成都太守李公五溪曰：「爾將來與我同一結局。」五溪公卒於成都，道宇爲安慶守，卽棄官歸。至壬子秋，朝士欽其高節，以南通議起家，年六十八矣。至是卒于官如夢，先是五溪公槨從蜀中歸，幾有覆舟之變，是時其兄心宇公偕在任，憶成都舊事，遂舍舟決意從陸。先生雖居宦數年，然清貧如故，囊中僅得俸二十餘金。諸子皆貧甚，僅能餬口，無媿清白吏也。

一〇〇三

往哭李公道宇于宅。

一〇〇四

靜亭舅諸弟分析，往爲料理，予病初愈，登其堂不能哭，見孤孀幼稚，不勝泫然。

一〇〇五



王石洋從漢上遣人來問予病，苦勸予不必作詩文，不知予之病不從詩文生也。自父兄繼逝，驚魂折骨，遂抱鬱病，正借詩文以疏淪，詩文何能爲病哉！

一〇〇六

蔡觀察元履駐辰，沉遣人來訊，問予何以久不遊桃花源。不知予之病也。桃源去辰州尙有兩日程，予游止于水心崖，其上山色甚佳，恨不得遊。

一〇〇七

須日華以書至，約予上春來遊龍山及章華臺。蓋此二處舊荒落甚，日華稍加修葺，爲此郡重畫眉嫵矣。

一〇〇八

二十八日，得李公道字，深葬事，因嘆方術之不可信，併志之。此以示戒焉。道字公榷歸，卽入村深葬，其地在澧州公安界上。初，李公致仕二十年來，與一術者卜得此地，行時指示弟輩云：「脫有不幸，只此是藏舟之所，慎勿聽人移易也。」及穿地，白蟲粲粲而出，甚矣地師之言不可深信也。李公自言精堪輿，方葬中郎時，請公題主，予不知地方好惡，冀李公稍有所許，以容衆心，而李公寂無一言，予頗疑之。然中郎穴中土色甚佳，去李公今日壙中遠矣，以此知安厝亡骨得無水無蟻卽佳，庸術之言俱無足聽。

一〇〇九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歲正月初一日，居篋籥谷，天雨雪，對雪偶然成句曰：「聞山皆欲去，對雪只愁銷。」體中大康，浸浸有躡履之想矣。

一〇一〇

人日，居二聖寺禪堂，蕭蕭竹樹，熒熒燈火，與寶方閒話，倦卽就枕，自謂長長保此，便去清涼國不遠矣。

一〇一一  
入鄉拜先人墓，宿三橋舟中。初先人襄事，予以危病不得哭于壙，幸而冬中有起色，至是大痊，乃得入鄉哭于丘墓間。

一〇一二  
至先塋，以兩叔他出，卽復登舟，夜抵三橋歸縣。大堤一帶，飲水者皆仰給於大江，往返五六里，子乃鑿一義井于園後，以待遠近之汲者，時已見泉。

一〇一三  
上元日赴靜亭，舅長君晦伯席散，木亦至。雪大作。此地係靜亭，舅與吾輩豪飲歡呼之所，今遂寂寞若此，可嘆。

一〇一四  
送僧月湖行，肩輿從大堤，息柳浪，傍油河，行至二聖寺，見野水丹楓，不覺欣然。

一〇一五  
再遊石洲，凡游不能刻期，以江上多惡風也。是日風日清和，遂同客往。過龔遴甫書舍，呼輿同去。時吳生長統從新，安至亦偕焉。登舟順流而下，頃之抵洲上，子立舟頭語曰：「此舟極有靈驗，往年初春遊此，得佳石者一年百事皆如意。」於是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卽以呈子，子大詫曰：「佳，汝今年必有好事。」其人喜復往覓，以次呈子，爲殿最仍還之，而取其尤者，已而復謂之曰：「此中小石，止堪澄水，無大用，須得可用者。」復命尋求得數石，皆可作筆格，或可作鎮紙，或可作硯山者，大抵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癡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舟人輩不知妍媸，各負數大石，堪作砧者登舟，予大笑。

一〇一六

以舟至沙市，病中幾不得再登吾汎鳧舟矣，今見之如見故人。

一〇一七

赴須水部日華席，時日華將遊太和，予謂草草一覽，亦必七日而後可既，王弇州未至，玉虛巖、汪伯玉至，玉虛岩矣。未至三瓊臺，近日蔡元履觀察亦未至此。予遊又遺青羊澗、竹筴橋，三十餘里水石之勝，惟先兄中郎其遊極概括無遺，而又不作記，是皆缺典。望日華盡遊，且作記，以完山中缺典也。

一〇一八

早發舟至公安，午時開窗觀花，是日聞澧州龔覺先訃音。覺先名之伊，有雋才，丁酉舉于鄉，庚戌成進士，爲錢塘令。以憂歸，一病遽卒。詩文奕奕見其穎，得年僅三十餘，又促于伯修中郎矣，且無子，惜哉。

一〇一九

十八日，須日華將遊太和，以詩送之。

一〇二〇

上巳，居篔簹谷，花事大開，三色桃皆放，寥寥無可與共賞者。

一〇二一

得無跡書，中有云：「不肖七十有一，百念灰冷，日唯誦華嚴二卷，課佛數千聲，將勤補拙，了此末後事也。」以柄頭二詩見遺，時玉泉寺官舍，于前月盡焚，幸存大殿。

一〇二二

入沙市，寄居龍堂寺僧舍。

一〇二三

移入承天寺倚雲僧舍，夜月甚朗，步大殿前墀上。

一〇二四

闕寺中元時碑，有張文定施田入寺事，文定卽無盡居士，寔得慈湖先生遺書一部，近來無此板矣。記萬歷壬午，大人攜中郎與予至此考校，今光景都不異，而一往三十四年可歎也。

一〇二五

朱奉常上憲，邀宜都劉玄度飲村園，園中有修渠，達于塘，可泛。塘上有亭，夜話是日，移行李入護國寺，僧省有方丈，謁自來佛，門額爲「自來古佛堂」，王百谷隸書，百谷隸書適古，大勝其真草。內有自來古佛二額，一爲董思白書，一爲黃慎軒書，董字得大字如小字法，而差局促，黃字舒放而戈法稍猶，皆非二公得意筆也。碑石瑩磨尙未刻，磊砢殿中。

一〇二六

花朝踏青，過沙橋門，沙橋名甚古。見元微之集。卽其乳母仙嬪葬處，垂柳清渠，藉草而坐，遇王天根諸公，王孫瀛洲云，馬融絳帳臺，原在其宅後，臺基可丈餘，上有喬松十餘株，後市之人伐其松，臺工最堅，與人作陶冶之用，今已夷踏青完，以小舟至杜橋，登岸入城，月色甚明，閒步寺前月臺上，遇陝亢之二二衲子，聞予至，皆餉茶。

一〇二七

步至張文忠墳，文忠素不信有風水，此地係其祖塋，初意葬其封公于此。後朝使臺官至，不知何處人，自言精鳥兆。云荆郡脈從八嶺山來，遂截龍以葬，其地去湘王墳不遠，亦非賜地也，文忠姑聽之。今之馬鬣，其近王墳者亦多矣。湘王燔身滅冢，地有何好，而竊之哉，其言謀葬王地，皆謬也。

一〇二八

須日華自太和歸，值山中雨雪，對面不見人，草草一覽而還。

一〇二九

訪長沙寺故基，卽在今草市泰山廟傍，一張姓者居之，尙有遺塔。

一〇三〇

送須日華行，則于朱奉常園，別後閒步岡巒，見有堤一帶，訊土人曰卽金堤也。方知古人所云「緣以金堤」之語。又沮漳之水，從龍陂橋流于海，入三湖，孟忠襄以爲荆西北水險者也，歸飲於仲宣樓畔徐園，燈下徐出張江陵一牘，并黃平倩詩一卷，有意無意之筆，妙處不可言喻。其詩云：「黃楊丹柏冷霜斑，乳水香芽沁客顏，縱有孤臺非習氏，但堪雙屐是儂山。自投餅餌邀魚戲，不掩柴荆付虎關，舉似龐公應拊掌，至今天地幾人閑。」此和中郎習家池韻詩也，字字有韻，清絕奇絕，陳白陽花卉一卷，又劉玄度持仇十洲瀛洲圖及漢宮春曉來閱夜與玄度等縱談一夜不得眠。

一〇三一

承天寺僧舍，見張芳英彌勒端像贊，此像題于高氏，供于承天寺，今像已不存，與今護國寺所供自來佛爲二。自來佛顯于東晉，且非彌勒，乃接引像也。入湘城，城四周可八里，甚堅厚，如今都城。皇牆內惟荒草，微有污隆，皆舊池臺也。歲取野獸，以爲祭祀之用，老僧云，風雨中時聞馳馬之聲。

一〇三二

承天寺觀音殿內大士像，原在北門外七里臺觀音院，後廢，百年前有一牧童見一塚上荆棘叢生，有白鸚鵡飛遶其間，逐之輒入土不見，屢試之皆然，後以聞于主人，主人來視之，如牧童言，遂鑿其塚數尺，下得觀音像一，善財童子一，今飾以金，失清古，又添一龍女，可不必也。

至護國寺左，禮天皇悟禪師塔，同時有一天王悟，有一天皇悟，天王悟所居名天王寺，在今西城。久廢，即龍潭信之派所出。天皇悟，即今護國寺開基者也。初隱當陽之柴紫山，後始居此塔，雜亂墳中，尙有樹三株，塔前方廣地，草色鬱然，春來王孫士女踏青者，酣醉其間，無虛日。寺後天皇山一小阜，周遭數畝，去地僅數尺，不知何以名山。

一〇三四

與數人閑步野外，頗多煙樹，一人曰可以入畫，一人曰畫上無畫墳者。蓋此處鬣釜如粟，自植足外無空地耳。護國寺自來佛殿後，有千佛閣，中有丈六金身像，費精銅萬斤，峨山僧無着造也。鑄於萬歷十一年，其閣則張江陵園內物，移建于此者。

一〇三五

往沙市衆香林食齋，主僧乃蓮池孫也。苦行自守，有祖風。一閩人林姓者，捐貲作殿修牆，自同傭工操作。

一〇三六

護國寺一老僧，號仁菴，年九十四，同坐天王殿一木上，說遼藩及江陵公興廢事，甚可聽。十方堂內有一僧，專拾白骨，亦異人也。

一〇三七

赴王太學維南名坵席，出歌兒演金釵，因歎李杜詩。琵琶金釵記，皆可泣鬼神。古人立言，不到泣鬼神處不休，今人水上棒，隔靴癢也。夜住承天寺大士殿中，見墳內所掘大士像，細腰梵容，惜以金帖之。

一〇三八

閑步至草市泰山廟，即古長沙寺基也，內有銀杏樹，周可二十尺，干霄入漢，即長沙寺遺樹。其右十餘家外，有塔

尚存，廟廡有鐵冠道士，云亦舊長沙寺物。寺不知以何年廢，問之天皇寺九十四歲老僧云：渠少時已不見，元時卽爲泰山廟，今廟仍華整，自來佛原在此寺。長沙寺廢，乃入天皇寺也。其年歲莫可考矣。景明觀後有玄帝閣，臺基可二丈，用磚砌，甚工，臺上可眺望。

一〇三九

長沙寺卽甄彬還金處也。彬卽甄法崇子，有行業，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後失去，檀越乃能見還，以半酬。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法崇初爲江陵令，豈其子卽家于此耶？予謂當立一石于此寺中，曰：「甄彬還金處。」

一〇四〇

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甄法崇時爲江陵令，在廳事，忽見士通來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士通曰：「卿縣人未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小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卽承，因狼狽輸還。此事見南史。江安卽公安也。袁生曰：「甄彬親見神識不死，因果歷然如此，安得不還金哉？」

一〇四一

同王孫瀛洲，沅洲，文華，劉恆沙，王天根諸公，登城北雄楚樓，取子美詩中句也。樓上西窗可望八嶺山，孟忠襄引沮漳二水遶城而東，接于三海，故荆西北有水險，今故道尙隱隱可尋。郢城去此二十餘里，楚舊都也。故其樓臺多在，今三湖今皆爲巨浸，陵谷變遷不可復識矣。

一〇四二

赴夏道浦招小園有垂柳，婀娜極可愛，步至塔橋，飲一汪姓者墅，薔薇極繁，晚歸寺。

一〇四三

浴佛于天皇之十方堂，共諸僧飯伊蒲，得孫貽謀中痘消息，甚安善，爲之禱於如來。

一〇四四

游便河，自天皇寺窰頭發舟，過沙橋門，兩岸垂柳覆渠，可十餘里。至塔橋，舍舟登遨遊塚，至劉園，門有枇杷樹數株，葉極茂，有濃陰，晚復登舟還，月色濛濛，至寺已二漏。

一〇四五

赴西城王孫小泉席，地較東城爲僻，過湘城後湖，宛如村落，人家多茂林修竹。王孫家有歌兒，花徑藥圃具備，泛舟清渠，可數里。夜飲，出小伶演新劇。

一〇四六

鄧田仲招飲落帽臺，同王維南，臺形如舫。故作室亦如畫舫。記癸丑冬，須水部日華偕田仲與予至此，因其荒蕪，相與量度規制。時寒甚，張布幙飲，不禁朔風，今遂燦然矣。臺後爲龍山，上有廢寺，方修飾，其左爲龍山亭，日華新名曰顧影，取孟萬年傳中「獨遊龍山，顧影酣暢」意也。故老云，八嶺山卽龍山，不知孰是。

一〇四七

訪王孫萃軒，以其家多書畫也。見馬遠畫一軸，亭中一人箕坐，甚瀟灑。琴一張，內有天寶元年雷威字。牛毛斷，潤如青玉，黃荃花鳥六幅，設色工絕，生平所未見也。後俱史彌遠題。薔薇花上一蝶，題曰：「曉凝瑞露極清勻，不占園林最上春，忽發一枝山谷裏，似知茅屋有詩人。」竹枝上畫一蚱蜢，題曰：「一枝小竹渡湘沅，萬里行人感別魂，知是英皇廟前物，遠隨蚱蜢送啼痕。」木芙蓉上一蝶，戲題曰：「天然顏色在迴廊，逐水裙隨一帶長，疑是南朝紗帳在，黃爐猶自噴餘香。」又蠅頭小字詩云：「一朵濃姿獨看來，秋庭暮雨洗塵埃，天涯海角同榮謝，豈要移根上苑栽。」下有雲石字，乃貫酸齋筆也。石邊有小獺，張口出舌，題云：「閑來靜吠花間月，無事長眠草徑風，笑殺老龍無



用處，太平應在畫圖中。」牡丹花下一貓，題云：「鐵鉤時得小溪魚，飽臥花陰興有餘；自是鼠嫌貧不到，莫慚尸素在吾廬。」牡丹花下一青蛙，將入水，題云：「牡丹皆對本誰栽，細雨無人蛙自來；說似與人三不見，爛紅如火一時開。」又一牛一僮牽，手中持一雀，云是戴嵩，未必然也。然極有天趣，題詠甚多，姑存其佳者。楊鐵笛詩云：「野鳥不耕野鴉肥，五茸春色連天齊；牧童翦草綠萋萋，河鼓夜望河之西。官家給牛令莫遲，牧童未必憂牛飢；田鳥夜啼戴勝飛，渭上老農歸不歸。」字尤爽豁，見老鐵之風流也。皖水余珊詩云：「食牛干主秦人肥，唱歌叩角因相齊；而今墓木秋草萋，夕陽幾度西山西。景升不達事速遲，養犍日啜忘飽飢；眼前名利春花飛，不如此豎牽牛歸。」桑悅詩云：「牽牛兼秦肥，弄雛并晉癡；豈知牧童無所知，牽牛臂雛隨何之。芳草萋萋雲半畝，牛兮食飽騎歸去；不鳴黃鐘常塞口，柳州此賦真奇哉！周家王業自此開，桃林之野春寂寂，萬古明月生蒼苔。」狂措大詩不多見，姑存之。又子昂混沌子贊。巴西鄧文原跋，元人尺牘一卷。子昂尺牘一卷，江山小隱圖，溪山圖，劉松年筆，高許贊，有二跋，俱爲成化間人。子按「鐵鉤釣得小溪魚」係林和靖詩。

一〇四八

萃軒王孫至寺，持蘇子瞻與正輔札，黃廷堅草書，秦少游，王安石，并范文正公札子。又晦翁詩一卷，中二詩云：「梯雲石磴羊腸遠，轉壑飛流碧玉斜；一段風煙春澹薄，數聲雞犬野人家。」「春雲薄薄水洋洋，雞犬相聞又一鄉；道見仙翁不知姓，一瓢同飲水雲涼。」甚有致。惟山谷書梵志詩一卷，字法散緩，殊不類。其後有孟口大字云：「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泝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莊，置酒弄芳園，荷衣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奕棋，燒燈夜歸。」又云：「此字可令張法亭知之。」下有山谷老人印章，并王晉卿印。

一〇四九

得楊西來書云：「朱陵先生近日于漁仙寺開古洞，爲武陵勝境，不減靈巖，而亭榭樓臺，妝點如畫，恨不得先生

一遊賞也。」又云：「近日姻友陳家侍兒，今月初死去，見龍孝威持一大杯，攜一妓詣一室，室聞落子聲，死而復蘇云云。」

一〇五〇

飲沅洲王孫修月堂。是日見梅花道人竹，前題梅花道人墨，君其印章云：「衣鐵踏銀。」乃雲間沈粲，字仲望者，也。梅花道人自序云：「昔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肢蛇跖，至于劍枝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書，急起從之，把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心識其所以然，而手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耳，不學之故也。且坡公尙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况後人乎？人能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卻不思胸中成竹，何自而來，慕遠覓高，踰級躡等，放馳情性，東抹西塗，自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原非上智，何能有此？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法度之中，時習不怠，真積力久，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若能使規矩初尙苦于物，久之猶可至于不物，物地若遽放縱，吾恐不復可入終歸無所成也。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予謂此意通于學問，不獨畫竹，其一幅後云：「世人寫竹者甚多，吾寫此且看如何。」其二幅後云：「輕陰護綠苔，清風翻紫籜，未參玉板師，先放揚州鶴。」其三幅後云：「仿與可筆意。」其四幅後云：「陳簡齋詩云：高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可謂知道者耶？修篁含細香，微雨溼古樹，十年山中遊，得此幽真趣。」其七筍，不惟竹極瀟灑之趣，而字法老而帶媚，放而有法，是日諸公預爲予稱觴，予謂得見此竹足矣。

一〇五一

移入汎鳧舟中，夜中甫一覺，卽聞水聲汨汨然，爲之一快。

一〇五二  
午日沙市看競渡。

一〇五三

飲于朱奉常園，見蒯通說韓信文，大歷丁巳冬十月五日，懷素臨於來雲館，有「懷素文房」之印，宣和印。李本寧跋云：「曾見于張助甫家，今爲許靈長物。」姚侍御大受號雲東，逸史詠物詩十八首，豐道生書唐明皇春臺詩，陳道復畫一卷，甚放，石田海天樓閣，復有陽明先生詩，王鏊守溪字，亦有致。錢鶴灘序徵明畫唐子西山中圖，極隱人之致。錢舜舉羅漢，黃山谷題，文上人此君軒詩，似周彥岳珂云：「山谷常用澄心堂紙，惟此卷用祕府粉箋，及李廷圭之墨，謂之三絕。」許衡藏周公瑾家有悅生堂印，張可觀畫純陽道人像。

一〇五四

恆齋王孫園中，見徐秀夫畫葡萄，極有虬龍夭矯之勢。詩云：「月上松棚露氣清，翠濤挾雨作秋聲；驪珠散亂無人拾，滿地霜華鬪月明。」姚江李述筆也。「露洗涼州馬乳香，誰知沆瀣滬瓊漿？昭陽殿下思結髮，分錫君王不教嘗。」慈谿桂廷璋筆也。後有長歌，亦自成語；而小楷清媚，後寫暄題，其人皆不甚著名，然畫詩字皆可寶也。

一〇五五

再至汎鳧舟中看競渡。

一〇五六

往金粟菴食齋，僧了初云：「今城中龍山書院，卽舊日射圃也。江陵公盛時，築捧日樓臺，俱取此中七填之，後以射圃爲書院，取捧日樓久拆去，夷爲荒地，乃復取此土填其溝渠，築書院基，土仍還故地，亦異事也。一江陵有赤湖，離湖載於水經，注今日僧云：「近三湖有離湖橋，一則離湖之跡未湮也。」

一〇五七

五月十七日，雨大注，將由草市往龍灣市，晤蘇雲浦，從舟中移至天皇寺，清坐，損有云：數日前有一陳姓者拜懺，至廚中行淨，偶見殘碑一具，上隱隱有字，卽天皇過悟祖師入道因緣也。訊之其人，云：「修江陵相公府第時，土中掘得，以米四升易來，作搗衣石。」其上大約言寺在城東郡第旁，似不在城外也。其人許送來，俟閱後誌其詳。

一〇五八

午天放晴，登草市舟，時夏道甫亦欲往。遣人相聞，頃之，道甫至，方舟發自太白湖畔，卽千頃浩然矣。

一〇五九

從龍口登舟，過長湖，四十里，水天一色；早霞鱗射波間，至三湖，常有十餘里蓮花相接，真衆香國也。望水中遠林近樹，皆如墨汁點成，淋漓秀潤，考水經注所云清暑臺、章華臺，皆在此湖中，宗少文輟衡山之游，隱於三湖，亦此地也。今湖上猶有臺觀遺基。

一〇六〇

閱雲浦書卷，有子昂馬上擊毬圖，一簇擁一戴翼善冠者，共以長杓取一毬，此元朝宮戲也。係贗筆子昂小篆千文，失首一行，舊藏無錫華宅，文石左史大韶購得，汝南子薰作跋。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八日，蔡和題，成化四年商輅跋，又豔雪堂詩，雲浦園竹兩度着花，大如瑞香，色紅生葉，而中吐黃穗，芳冶可愛，焦公爲書豔雪堂三字，并系以詩。再閱趙子昂金書道德經，刑部尙書不忽木公酷愛泥金書，老子故爲書一過，後有子敬跋，元潤印章，下有冠鐵繙銀印，書法甚佳。至正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虞集跋云：「感所知而書，孫過庭謂之一合，子昂與不忽木公，想相知之深者也。書道德經，不覺泥金之滯。」又仇十洲飛燕圖，繪飛燕合德外傳中事也。劉松年四皓圖，後有四代相印，人物奇古，當爲諸卷第一。有薩天錫書，并看雲老人吳全節跋，金粟山藏經紙，書天寶間陀羅尼一紙，係宋人書原

爲全藏，今都失去矣。李龍眠羅漢畫有趙千里山水，范寬山水，趙子昂達摩，又倪雲林枯木竹石。題云：「誰劖雲根千尺，移將海樹三株。墨沼瀟條遺跡，輞川依舊清圖。」又題云：「修篁古木石巖峯，墨沼雲香識妙蹤。彷彿仙壇春雨過，珊瑚碧樹鬱菁葱。」趙仲穆秋水晚渡，盛子昭傲郭熙山水，李龍眠羅漢。

一〇六一

遊壽聖寺，寺去市三里許，雲浦修之，以接待往來行脚者也。

一〇六二

龍湖泛舟，間有荷花，聽湖田插秧人唱歌。晚別雲浦諸公，宿於舟，還江陵。予初欲從龍灣走郝穴，還公安。念一還家中，必不得卽出，不惟玉泉山靈之約不可久負，而無跡老人此一別，不知相晤何日，以此決意速往，蓋名山勝友，兩不可孤也。

一〇六三

過三湖，白浪粘天，荷香襲人。

一〇六四

過長湖，長年云：「舊有一石龜在岸邊，乃江陵相公載往墓前者。偶棄擲於此，歲久爲光怪，數年間，其龜忽亡。」午抵天皇寺。

一〇六五

遣人赴公安，取汎鳧舟，往玉泉。

一〇六六

上憇園中汎舟，上憇云：「太山廟西有長沙寺，塔院見存，住居者爲張校尉，太山廟東，乃馬伏波祠，西征過此。人

祠之，因包孝廉斷疑獄其下。人並祠之。廟祝姓向，其廟祝牒乃東吳孫權印，子孫世守此廟，後爲廟崇，至伐銀杏，竊神袍，及瓶爐，爲近廟諸生呈逐去，近復修之，已煥然矣，其牒予親見之。」又云：「老萊子，今郡中西城人，至今西城人多壽。」是日見雷何思題鄔工卷上「兔苑中書」四字，極佳。上愚園內叢竹別有一種，極疎秀而長，上干雲霄，名曰「釣竿竹。」與他竹迥異。上愚又云：「高季興五女俱出家，一爲莊嚴寺，一爲法輪寺，一爲石佛寺，一爲菩提寺，一爲佛華寺。今石佛見在莊嚴寺供養，佛乃碎石合成，其住山皆女僧也。佛華寺有向夫人塔，寺爲無盡居士重修，按牒恐是國初，今邑中亦有告身一紙，上書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或是此類也。」

一〇六七

六月初一日，居天皇寺，寺中草萊叢生，命僧人掃除。是夜天雨紅豆，色甚光瑩。先是石首雨，後公安雨，至是江陵亦雨，不知是何祥也。按金世宗十六年，臨潢境內雨豆。

一〇六八

將往玉泉，時鳧舟已至沙頭，急從護國寺移出舟中。同遊僧寶方亦至，過佛華寺，覓張無盡向夫人塔，蕭然亂草中。初向氏父夜夢迎相公，偶無盡至，遂欣然以女締好。無盡初不信佛法，欲著無佛論，夫人曰：「無佛誰當作論？」已無盡於維摩詰經有入，始與夫人言佛法微妙如此。夫人曰：「從今始可作無佛論也。」向夫人信再來者。

一〇六九

鳧舟偶漏，略修葺之，至金粟菴，午飯。晤蜀僧達止。至觀音寺登塔，憩第五層。江水新漲，浩白萬頃。塔下有一小塔，其右爲國初湘藩國師無方塔也。肉身在其下。當是時，燕有廣孝，楚有無念，蜀有無際，湘有無方，皆國初選擇以輔諸王者也。守塔老僧云：「往時塔上常出白氣，後遼庶人貌其像，治小室供於塔右，白氣遂隱，今像尙存。」以一小舟與寶方達止，泛於三義河，點茶說法。

一〇七〇

修理舟完，令舟從大江走箕灣，予至金粟菴早齋，同寶方達止，以小舟從三義河走馬頭市。時水漲，蘆洲皆沒，穿柳巷中，十五里至市關公廟。廟有一枯筍，其節文作爻字，可六七尺，節十九，以其半上之朝，以其半留廟中，蓋元至正年間物也。候舟不至，復登小舟逆之，至箕灣始遇，夜泊馬頭岸。

一〇七一

細雨淋漓，從馬頭發，岸邊多採魚苗者，過百里洲，卽陸法和居士住處，有上百里下百里之名。蓋巴江之水在外，沮漳之水在內，而一洲間之楊柳桑麻，極爲膏腴。午抵萬城，卽楚所云萬城也。楚都在今歸州，徙居沮漳之間，築萬城，自此而始，故云萬城也。方城在葉，非此地也。楊用修以方城卽萬城，大謬。泊舟復登岸，見萬城遺址尙存，有一僧臨水治一閣來乞名。予曰：「可名爲荆山閣。」蓋閣前卽百里洲，爲荆山居士陸法和生長地，宜名之以存故實可也。

一〇七二

沮漳之水大發，艤舟閒步柳堤上，已登舟，隔舟數丈餘，堤忽崩，水如怒雷，湧起百丈，卽向游地也。早一刻，則人皆沒盤渦中矣，實天幸也。乃迴舟至草鋪，水如激矢，一瞬而至。遂從陸走紫蓋，可三十里。至紫蓋，登正法樓，大江隔百里，晃耀可掬，入暮，微月照平蕪。僧云：「舊有茂樹，國朝湘藩伐去爲宮殿，湘王曾至此，今湖中路猶有湘王橋也。」

一〇七三

遣人以字聞度門，并玉泉長老，乞人馬來接，暫住紫蓋一日。

一〇七四

天黯黯有雨意，由紫蓋發，過聖水寺，見玉泉後山及諸山，騰舞皆作濃嵐，而白雲如淨絮，橫互其間，時數騎走山

上，黑雲怒雷臨之，隱隱馮馮，東沒西出。雨大至，無可棲泊，又十餘里。至民舍，少憩，頃之日復出，至前溪，水深不可渡，令輿人負之以渡，宿於王叟宅。

一〇七五

晨起，雨色黯黯，遣人覘水，云可渡。不辭主人徑行，令輿人負之以渡，雨復大作，抵度門寺，已晌午矣。度門新修一小樓，上有雪廬字，董思白筆，樓前梔子花盛開。

一〇七六

從度門楞伽峯取山徑往玉泉寺，近寺流泉聲如轟雷。予別寺中三年矣，山中老宿聞予來，意皆欣然。禮佛後，息於柴紫菴，松桂日茂。

一〇七七

菴中老桂，忽開二枝如金粟，山中老宿皆詫以爲異事，時六月中也。

一〇七八

度門以桂爾詩來，予自題菴門額及堂額，一菴曰「柴紫菴」，堂額曰「淨名菴」。

一〇七九

玄微所畫玉泉圖，修寺時曾經御覽者也。又出優鉢羅花，葉如蟬翼，輕細之甚，不知所出，俟再考之。

一〇八〇

以肩輿謁關侯廟，山舊有碑亭，今撤去，見前壁危石橋已改修，殿亦新修者，歸令人鑿幻霞洞。三年前已鑿成，覺其稍隘，更加數笏，乃堪坐。是日復登前山，望九子。

一〇八一



天微霽，跡公來，同登菴左嶺上，卜堆藍閣基，蓋山松甚多，須不障山色者乃堪作閣，已步至堆藍亭閒話。

一〇八

天大霽，雨四十餘日矣，今日始見日光，如得寶人盡欣然，晚至鐵塔灣，臨水敷蒲而坐。

一〇八三

僧達止別去還蜀，晨飯後，步至乳窟。窟有三，其一作沉綠色，骨理纓起更佳，令人掃除苔蔓，泉水分爲二。中有小洲，遂敷蒲而坐。凡揭水二過，一石壁下，壁間斜出一樹，覆渠有濃陰，望響水潭如一方積雪，覓徑路，登爽巖亭，瞑坐許時，復覓徑路登玉泉左掖山，望九子諸峯冶甚。

一〇八四

鑿幻霞洞將成，從後廡開一門達洞中，由洞外達堆藍亭。

一〇八五

鬻塔灣田以爲菴中香火之資，飯於玉泉舊住持處，見黃平倩玉泉疏，其首云：「石紐居士從袁伯修兄弟見無跡上人，語及玉泉因緣。居士曰：異哉！往家食時，夢空餘有唱法聲，仰不見聲者，南面則大圓鏡，光彌互天地，予踴躍光中，中無他物。東側一關將軍祠耳。故予爲真如法藏疏，有『常感異夢，鏡光互天』之語，直不解光中獨予與關將軍者何也。」予旣立堆藍社於玉泉祠，護法諸公平倩與焉。關廟正在東，而堂正在西，所云「大圓光中」者，卽此地也。平倩之夢不其神歟！平倩疏云：「寺正負山，山勢斐聲映陰，如屏風屈曲，未至數里，林氣石色，藹藹導客容爲洗澗水徐漾，如風中布候，灑泉爭射，乍如可數，已復激亂如散珠，東去潺潺汨汨，至橋忽止，若隨松風入鐘磬聲，望而知爲靈境也。」語近寫生，并錄之。

一〇八六

遣人往草鋪取汎鳧舟至河溶。

一〇八七

日泄瀉不止，無可覓醫藥，且飲食粗糲甚，乃知山中枯槁，難以養生。宗少文老病復還江陵，有以也。

一〇八八

病中頗思歸，此去入伏熱甚，愈難遠行，不若即歸爲妙。

一〇八九

從玉泉發，諸僧送之泉邊，過度門別迹公。迹公送至金谷菴，揮淚而別，晚抵河溶舟中。

一〇九〇

從沮漳合流處發，舟如激矢，兩岸垂楊鬱鬱，蟬聲相連數百里，夜泊万城。

一〇九一

過万城，卽爲江流，從箕灣出，忽見大江晃耀千頃，爲之錯愕。頃抵沙市小憩後，乘順風下縣，寶方施茶黃壇，因小停舟，萬部鳴蟬之聲，銛於鋒刃，叢沸江上，日午抵公安。

一〇九二

居箕筥谷，同年景陵鍾伯敬典試貴州，以一字相聞，拘於例不見客。致其所刻新詩，并其師雷太史詩。太史詩精選之，僅得二册，姑毋論其爲唐爲宋，要以「筆下有萬卷書，胸中無一點塵」二語，太史真足以當之矣。在伯敬之見，必欲其精，而在予則謂此等慧人之語，一一從胸中流出，盡揭而垂之於天地間，亦無不可。昔白樂天詩中宗匠也，其所愛劉禹錫詩，都非其佳者，豈自以爲工者，人或不以爲工，而自以爲拙者，反來世之激賞也。不若并存之爲是。是日，周公美名祚盛卒，得年僅四十八，憲副周公雲皋子也。少有雋才，苦心下帷，冀取一第，竟不得志而死。記萬

歷甲申，先舅龔靜亭中郎與予及公美同赴小試，郡伯郝公玄鶴，關中人也，謝考時特呼予等四人出而提誨之，稱中郎與予文太奇，其後中郎與予各登賢書，惟舅及公美次且不售，五六年間，三人相繼而沒，而予然惟予一人存也，可爲驚惋。

一〇九三

七夕靜居園中。

一〇九四

天暑甚，火風薰灼，惟吹亂書帙，掀舞帷帳，更無涼意。

一〇九五

送祈年應試，作詩四首。

一〇九六

黃州官給事陽谷，以冊封榮藩，便道過公安來晤，徘徊花下竹間，語及予進取事。陽谷云：「若論世法似不可無，以道眼視之，此中闕少何物。」

一〇九七

龔晦伯以一小游舟，載酒從斗湖至劉橋湖，湖面甚闊，楊柳蘆葦，大有野意。是日立秋，湖水微波，風烟涵澹，令人淒然有洞庭木落之想。

一〇九八

赴青蓮菴齋議請藏事，蓋公安原有藏，久而殘闕，先舅壽亭爲首，修一藏經閣以貯之。主僧圓公稍爲增補，而人之所竊，與蟲之所蠹，殆居其半，遂有志於南都，請一新藏，予草疏爲之首，是日約諸友共檀得五十金。

一〇九九

關聽雨齋，小門通橋樂亭，此門閉於戊申，今八年矣。常與中郎出入於此，爲之慨嘆。

一一〇〇

橋樂亭樹立，是日風日清美，蓋橋樹四株，不惟花香實美，而濃陰遮蔽驕陽，真可無暑，故治一亭以避猛雨，非避日也。

一一〇一

赴萬和夫席於濯足臺，泛三湖，日炙稍苦。予曰：「行樂亦須少忍苦，天下無純樂之樂也。」

一一〇二

橋樂亭落成，得祈年武昌書，謂書坊假中郎名刻書甚多，告之以贖，亦不信。

一一〇三

長沙洪進士名雲，蒸過訪，予癸卯同年也，洪孜孜向學，且云：「孔子不言過去未來，而專言現在，以吾人所當着力者，止現在耳。」

一一〇四

邀洪丈飲，以明陪，坐橋樹下納涼，時已清秋，而暑氣不減三伏。

一一〇五

約怡山寶方齋，同以明諸公坐橋樹下，論學頗有會心處，是日郡太守吳公立一石碑於中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蘇雲浦書。」是晚鄒全玉丈，以龔覺先所和桃花菴韻三十首見示，寓悼亡之意，筆下頗不俗，而微欠適老，覺先已逝去年餘矣，使天假之年，未可量也。

一一〇六

八月十四日秀才周蕃卒。初蕃未死之前一月，忽入冥，見一處門廡甚壯麗。向人曰：「此袁星君住處。」入門見堂上主者卽中郎也。衣冠若雲霞，亦有牙牌，作天篆，蕃見而拜。中郎曰：「汝來耶？」蕃自敘有志青雲，不幸天折，惟先生救我。中郎曰：「大凡作人要好，作人好者，卽天折亦自有佳處可往。汝卻後一月始當命終，且還。」蕃曰：「先生何以住此處？」中郎曰：「我蒙上帝之命，檢校人間文學，極費心力，數月內可竣事，亦當遷往他處矣。」言已，卽令人送之出，頃之甦。至是一月矣。果卒。

一一〇七

中秋月不明，至王伯徽飛雪堂小集，見張江陵字一紙，并得黃平倩庚子冬寄予一牘，皆媿媿伯修抱恙事也。寄書時，去伯修化期僅一兩日耳，而猶云病已痊愈，不知何故。

一一〇八

飲龔晦伯表弟宅，見黃慎軒書，夜泛舟至劉橋湖中而還，俄見林中烈焰大發，舟中叫曰：「村中失火！」已視之，月也，初生尙作頰色耳。

一一〇九

得中郎十集，內有狂言及續狂言等書，不知是何僮父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真可恨也。

一一一〇

祈年從武昌歸，試文甚奇。

一一一一

東裝入郡，送太尊吳公行，吳公遷吳憲副去，公於中郎極相知賞，癖好其詩文，凡於予，數有知己之言，故往送之。

一一二

晨起入郡，崔受之偕，晚渡江，將至岸。忽有一人大呼曰：「劉玄度逝矣！」予驚問故，其人曰：「玄度至沙市鬻妾，忽病數日，遂不起。」予大駭，會兩舟相遇，去急，亦不暇問其人誰也。予洒淚登岸，至寓，即走唁之。旅舍荒涼，寂然一棺，予哭之不異兄弟也。玄度名芳節，別號恆沙，大有才藻，善談論，與予爲髫年交。舉丁酉鄉試第二，癸丑試卷已入彀，將登榜矣。而策中稱譽江陵相公太過，其詞殊激，竟擲去。其人旁通百家言，楚中異才也。無子，晚娶雷何思，太史妹，甚悍，以無子，故至沙頭買妾，欲以八月十八日納妾，而十七日逝矣。病之前數日，屢招其居，停主人云：「袁三先生到否？幸爲我覓之。」其人遍覓不得，去予到期僅兩日耳。竟不及一言而別，惜哉！將至宜都，料理其嗣續及遺文，時方未遑也。

一一三

出郡城北五里，送吳公行，途中晤上愚朱太常，坐郵舍中共話，且爲詰朝聚首之約。晚飲瀛洲王孫齋中，時楚闈消息已至，祈年被落。予私念曰：「有兒足矣，安敢望此等分外事也！」

一一四

沅洲王孫早以字來留行，同諸公至江頭共飲，是日大風雨，亦不能行，坐中有言新到吳伶，歌曲佳甚，諸公再訂明日聽歌之約。

一一五

諸公共至徐寓，演明珠，久不聞吳歎矣，近日復入耳中，溫潤恬和，能去人之躁競，誰謂聲音之道，無關性情耶？

一一六

雨大作，不成行，泛小舟至江干，看風濤天際，意蕭然也。

一一一七

夏道甫邀泛舟，時江水大漲，鳧舟泛三義河，楊生治具，鳧舟回三義河，出蘆洲，至大江，日已西，不成行。

一一一八

予將束裝，入都門，晚有便舟，遂登舟往長安村，辭先人墓。

一一一九

早至長安村 孟家溪，息於先居，忽病泄瀉。至先塋義堂寺，諸僧來迎云：「寺已頽敗，欲鼎新之。」予時圖北，未能行檀也。飯於雲澤叔宅，時蘭澤叔往，常德未歸，飯後即登舟回，五叔及諸兄弟王吉人輩送至車湖。

一一二〇

早至縣料理北行裝，命修花人，整治花木宜收藏者。

一一二一

帥諸弟及親友送寶方往秣陵請藏，予具十金作檀資。

一一二二

入郡，新安人汪唯修從予北行，五弟及崔晦之以舟至，住胡寓，見有遺骸暴露者，命人以土瘞之。

一一二三

赴新安汪鄰漁餞，有「未到重陽先落帽」之句，以予一笑偶墮幘耳。

一一二四

至天皇寺看十方堂，時牆已漸葺，往晤朱上愚，遇寶方從蘇雲浦舍回，并得蘇書。晚赴瀛洲 沅洲 文華 謙元 泰元 諸王孫之餞。諸王孫皆有志詩學者也。時優伶二部間作，一爲吳歙，一爲楚調，吳演 幽 閨 楚演 金釵，予笑曰：「此天

所以限吳楚也。」

一一二五

閏八月二十六日早，赴小泉王孫餞，卽成行。夏道甫，金仲栗，龔晦伯，五弟六姪，別於北城闔。瀛洲沅洲文華三王孫，并祈年別於十里外小蘭若。汪唯修，僧玄徹，呂書記，并僕五人同發。天微雨，宿四方鋪，崔蕙畝送至鋪中，并乞鼎州諸友書，寫書完倦極。

一一二六

發建陽，晚止團林鋪，是日雨大至，「建」古作「澗」，卽澗水也。

一一二七

天霽，山色秀冶，午飯荆門，止小南橋閒步，看溪水清澈。

一一二八

從小南橋騎馬走石橋驛，飯於麗陽，馬上與汪生浩歌，抵宜已暮，凡爲程二百里。麗陽，子瞻作涪陽。

一一二九

宜城爲許同年玉繩留一日，許爲予癸卯鄉試，北畿同年，令宜城。

一一三〇

襄陽道中，覽習家池，登鳳凰亭，止襄陽，作一日留。

一一三一

襄陽早發，宿呂堰。

一一三二



呂堰早發，止新野。

一一三三

過范蠡鄉，光武故里，渡白河，宿三十里屯。

一一三四

南陽留一日，以中郎秦中門生王顯我作令故也，夜宿博望。

一一三五

從博望涉趙河，止裕州，遣人問州守許公病伏枕未起，至臥榻處話。許公，予金陵故人也。

一一三六

飯保安驛，過光武祠，招撫岡，扳倒井，晚止舊葉縣。

一一三七

葉縣道中，渡澧水，過子路問津處，午飯止襄城。

一一三八

襄城道中，渡汝水，過吳季札掛劍處，午憩穎橋，穎封人隱隱，過孝子蔡順祠，晚止許州城外，令人沽襄陵酒飲之。

一一三九

許州道中，過八龍塚，午飯涓川，過鄭莊公見母黃泉處，宋呂蒙正養晦處，晚止尉氏。

一一四〇

尉氏道中，飯朱仙鎮，拜武穆祠，得詩四絕，晚抵汴城，止延慶觀。

一一四一

開封太守孟公魯難來晤，昔與予晤於金陵，一別七年矣。

一一四二

阮太冲名漢聞來晤，阮舊居燕京，以嗣宗墓在尉氏，因家焉，館於宗正竹居王孫所，竹居家有假山，頗具巖洞之美，藏書極多。

一一四三

早涉黃河，風甚惡，午飯金龍口，止延津。

一一四四

延津道中，日晡至衛輝，登南樓，望太行，秀冶甚。雨中走淇門，過殷太師比干墓，籛伯玉故里，并斷脛河，止於淇，雪大作。

一一四五

淇縣道中，過殷墟，子貢故里，雪不止，止宜溝。

一一四六

宜溝道中，過盧扁墓，嵇紹祠，周文王演易處，姜里城，鄴縣，止豐樂鎮。

一一四七

彰河道中，過磁州，趙王城，渚河，止邯鄲。

一一四八

邯鄲過學步橋，照眉池，黃梁祠，冉伯牛墓，止沙河。

一一四九

沙河道中，過唐宋湫墓，午憩順德，止內丘。

一一五〇

內丘道中，過飯柏鄉，過臨城縣，漢光武斬石人處，馮唐故里，大石仙橋，蘇季子佩印處，宿於趙州。

一一五一

趙州道中，過三蘇故里，古冶河，午飯藥城。走獲鹿縣，韓信講兵法處，漢蒲棘侯柴武碑，晉藥武子碑，止真定。

一一五二

真定道中，過磁河，午飯伏城驛，過藁城縣，沙河橋，至新樂縣界。內木刀溝，趙小河，伏羲生身，孔子落筆處，劉禹錫「陋室」，韓魏公衆春園，止定州界內，明月店，楊柳茂盛。

一一五三

明月店曉發，過漢光武雞鳴臺，古鮮虞國，漢昭烈安喜城，慕容舊封，樂羊勝跡，過定州。出北門五里，爲靖王遺趾，孟良橋，清水，新源，唐堯封侯故城，古博陵郡，蘇長公雪浪石，午飯清風店，入保定界，止慶都。

一一五四

慶都道中，過帝堯祠，堯母鄉，古樂浪地，午飯涇陽，漢張蒼食邑，過滿城縣，張燕公請書處，入清苑縣界三十里，止保定府。

一一五五

保定道中，入安肅十里許，望西山，一派如巧雲，渡易水，止定興。

一一五六

定興道中，過范陽重地桃園，過督亢新城，漢桓侯張飛里，次涿州，止琉璃河畔。閒步橋上，看山聽水，山色冶甚，橋

下有載舟，其水乃白溝河通天津者。

一一五七

十月初三日，至都寓城外柳巷普濟菴，見雷何思字二幅，大有筆意。乃「南浦花臨水，東樓月伴風」。「菊花宜泛酒，蒲葉好裁書」語也。

一一五八

入城，止演中友人陶刑部不退寓，晤友人丁仲陽、仲暘以下第未歸，夜往仲暘寓共話，次日移住三元菴。

一一五九

吳江村出周文矩韓熙載家宴圖，并李伯時西方傳燈諸祖靈蹟；又見中郎所作讚，係絕筆。

一一六〇

丁仲暘處，見趙子昂親筆三絕：「陽林堂下百株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山禽曉啁晰，定應喚我早回來。」「搖落山川草樹稀，白雲詩逐雁南飛；苦無醪酒酬佳節，獨有黃花媚夕暉。」「蕭騷竹韻連朝雨，浩蕩松聲一夕風；枕簟北窗初睡起，交交黃鳥綠陰中。」

一一六一

蔣子厚寓，見高房山畫，房山元人，官至刑部尚書，字彥敬。

一一六二

往石磴菴放生，作主者，呂孝廉濬也。菴主自南，常往來涿鹿白帶山寺，寺有隋淨琬法師所藏石經，已三千餘卷，自南有志補葺，其寺中塔院，往爲居民所佔。黃慎軒居士等鳩金贖還，得其與房山令書，其護法一念，真可欽也。諸禪友以次至，皆不及細詢，惟聞謝耳伯，浙臨海王伯度爲舊識。是日，放小鳥數千，各禮佛食齋而散。昨夜偶夢與李

龍湖先生共話一堂，是日有人持伯修中郎與予共龍湖論學書一冊，名爲柞林紀談，乃予兄弟三人，壬辰歲往晤龍湖，予潦草記之，已散帙不復存，不知是何人收得。率爾流布，夜來之夢，豈兆此耶？

一一六三

陶不退云：「任丘徐開府三畏，以進士任渭南令，生平不信釋教，凡有僧來募緣者，不惟不施，且加扑責。時邑中三十里外，有塔欲頽，有異僧持緣簿至縣門求施。門者曰：『前有求者，已被責三十矣，和尙如不去，且將吃棒。』僧云：『姑求之，卽被責，所甘心焉。』門者不能阻，徑持簿見徐公，公欣然施二百金，僧大喜，出望外，而左右亦竊疑之。邑屬及士夫聞風皆施，不日千金矣。僧乃鳩工拆塔，塔下忽有屋三間，光明如晝，惟門扃，百計不得開。牕外見有僧帽一，上書「徐三畏」三字，瓶一，塵一，及几案之類者，皆有三畏字。僧大駭異，來者皆見，乃報徐公。公見亦愕然，恐事涉神怪，惑愚民觀聽，急令閉之。歸而語其子，且云：『吾不欲其倡揚，仍覆之矣。』徐公後官至督府，臨終時語其子曰：『往塔下有名字事，不必入墓誌可也。』諸子從之，故至今人未知焉。」公之子名四隅，與友人陶不退同官至刑部山西司，密與之言，陶轉爲予述之。

一一六四

於吳江村處，見元文宗臨唐太宗永懷二字，以賜夔夔子山者。

一一六五

過李大京兆夢白處，因留宿，強半皆是論學語也。

一一六六

蘄州戶部郎袁蒼嶼來，同宗之誼，藹如此。公學問專究心於台教，云：「一切妄想，非台教方便，不能調伏。」予曰：「此事如上陣殺人，也有要刀殺者，也有要鎗殺者，也有用劍戟殺者，期於殺人而已。」袁曰：「多學不精，終不能

殺人，不若從一門深入爲妙。」予曰：「士大夫學道，但肯上陣便好，今都無上陣之意，何有殺人之日？」蘄州之袁，本江西，卽從天順北狩，袁斌之後也。今其子孫，在京者已微。

一一六七

出楊妃上馬圖，與友人張爾葆閱。張云：「此唐末宋初顧閔中筆也。紙係「冷金箋」，故知爲唐物。」蓋唐畫紙，多用「側理」「冷金」二種。舊有韓幹馬，已略破碎。張曰：「此神物也，唐人絹素，到此尙是有精神者。」

一一六八

張爾葆處，見李唐山水一幅，汝窰酒盞一，鼎一，如綠玉，三代物也。新購得值三百六十金，官窰爐一，其直亦二百金。予笑曰：「吾將買田而老焉。」

一一六九

近日法古者，購得宣廟已壞銅器，重鑄爐，下效沈度字，可以亂真。

一一七〇

慈慈因寺，卽伯修中郎黃平倩舊日論學處也。過水關，乃高梁橋之水，從城下匯爲湖；入大內者，湖畔蘭若櫺比；淨業寺東有菴，名龍泉，前瞰平湖十里，旁可望西山，有中貴道人，欲葺修之以舍予，予故往視焉，果勝地也。

一一七一

陶不退赴大名府任，與仲暘治一勺錢之。

一一七二

過龍泉菴前，湖水皆結爲冰。

一一七三

從三元菴移至後湖龍泉菴，夜月甚朗，與越中劉孝廉特倩步月冰上，若淨琉璃，時有裂聲，予甚懼。特倩曰：「冰下凍極凝結，故有聲耳。」仍徘徊其上。見有以几案實冰牀上飲者。

一一七四

閒步雙寺，時道途新修甚淨，以皇太子妃將殯故也。雙寺舊爲伯修中郎及黃太史共飯伊蒲之處，寺極整飭，齋具尤精潔，已至大佛寺，見黃太史所書「無邊虛空，覺所顯發」八字，及伯修中郎遺墨，歸菴，飽後步冰上。

一一七五

飲松江朱工部雲來處，見董玄宰書畫數十幅，又見其做張僧繇畫一小幅，山樹皆作殷紅色。予謂：「僧繇梁人也，恐無真跡可徵。」雲來曰：「近一郡丞家有之，故董做之也。」又高克恭山水一小幅，又王雅宜小楷便面秀絕，餘名公者不悉記，惟近日王辰玉書法老而帶媚，真可寶也。

一一七六

米戶部友石招飲看梅花，齋中頗有奇石，梅花雜石中尤清絕，出歌兒演雜劇侑觴。

一一七七

赴李工部增華席，李向於花源相晤，別去已三年矣。

一一七八

覓仲暘於華嚴菴，雪花飄警。

一一七九

夜大雪，起視深三四尺，因晤客，見塔下積雪皆爲僕輩掃去，甚惜之。俄而飄警復浩然矣。是日，坐明窗下看經義。

一一八〇

李孝廉長蘅見召於顯靈宮，寓同登藏經閣。記乙未之夏，自塞上歸。次日，伯修攜至此處納涼，同遊者爲黃平倩、陶周望、顧開壘諸公，今數之已二十一年矣。往廊房，尙未盡頽，今多圯。兩廡左祠薩真人，右祠王農官。俗云真官禮真人爲師，故右墀柏樹枝幹婆娑委地，示不敢與師對也。殊誕然。柏甚遒古，龍蛇下垂，可愛。登閣見西山雪尙未消，銀濤蜿蜒天際，恨風色逼人，遂下。以春來多火病，戒酒，略飲數勺而歸。

一一八一

過東拜客，見前門以車轡會極門，礎高可丈餘，用驄馱四千蹄，一礙已費十萬金矣。

一一八二

邀李素心、丁仲暘來寓守歲，天大雪。

一一八三

萬曆丙辰正月初一日，寓鐵匠衚衕三元菴。雪大作，京師是日老幼俱以彩作蝴蝶，着頭上。

一一八四

密雲門人劉秀才啓元來，丁未，予館密雲塞大司馬所，啓元同塞公幼子受業。

一一八五

僧雅菴法孫果疑來晤，果疑千戶侯子，少喜空門，從雅菴落髮。後其家無嗣，復還襲職。訊之，則云官卑祿薄，聊念先世恩胤，不欲墜之耳。予以宗祀亦重，如此權宜，佛所許可。又云，世宗朝五鳳樓災，借文武官半俸度支，後事竣，文官得復，而武職僅止半俸，亦異聞也。

一一八六

十一日，移居東城楊都尉空宅，都尉好文藻，遣人致酒米。



一一八七

過燈市見米元章天馬賦，即非親筆，亦臨筆之最佳者。傍有客曰：「字跡甚佳，而紙類元紙。」予曰：「使元有此人，則其名詎出趙王孫下乎？」實可寶也。有花觚一，實是漢物。

一一八八

上元日寓舉場，月明，與汪生步燈市，復騎馬至棊盤街。是日，都門士女，皆至西華門上，以手捫門上銅釘，後至前門走橋，徹夜不休。

一一八九

天復雪中，郎秦中門生送石刻二，一爲聖教序，一爲顏魯公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文。建塔僧法號楚金，姓程，廣平人。天寶年間造「多寶」行法華懺，前後道場，咸舍利凡三千七十顆，後葬舍利，復建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賢象于筆鋒上，連得一十九粒，莫不圓滿自動。浮光瑩然，其事甚奇。碑文岑助撰，魯公書，徐浩題額。

一一九〇

往禮部投試卷，于書肆得伯修白蘇齋善本，細看之，亦自清新遒媚，可傳也。獨所作詩，餘及雜戲數齣，無字存于世者，可爲浩歎。

一一九一

自二月初一日爲始，身中頗有煩火，自忖不知可入場否，端坐以俟之。

一一九二

初七日，雪里弟同來寓所，俟入場。

一一九三

初八日，雨大作，往闈場中點名時，爭門而入，多有推排倒地，踐踏死者，遂以是日午後，前至點所候之，坐一廡下，雜廝役中，頭稍前則雨滴其鼻，至二漏點入。

一一九四

初九日場中，至初十日雞鳴時始出，門外接着擁塞，不得行，久之，推排衆中，或空行數步幾仆，始得出。復不見從者，徒步泥濘中，萬苦乃達寓。

一一九五

十二日天霽，二場。

一一九六

十五日三場畢，倦極。

一一九七

從楊都尉宅中，移過西玄帝廟西廊，與友人李素心鄰，三場已畢，一身憊極，第與不第不可知，思了此一局，或仕或隱，當別有計也，自此日爲始，赴席匆匆，不暇書。

一一九八

二月廿七日放榜，候報久不至，日已升，得中式捷音，予奔波場屋多年，今歲不堪其苦，至是始脫今生之債，亦甚快。但念老父及兩兄皆不及見，不覺爲之淚下。午至鴻臚寺報名習禮，始知出書四房兵部郎歸安茅先生之門，同年中舊相知者，皆來聚談。

一一九九

廿八日黎明謝恩，往本房座主處投帖，午至禮部迎大座師赴宴，雨大至，歸寓。

一一〇〇

廿九日早，投大座師帖，投本房師帖。坐宣城伯園樓上，見西山一帶，雪色照人，午，同年聚射所，往請大座師晤見之期。晚赴李開府約于魏戚畹園，封公在焉。招名劇演珊瑚記。

一一〇一

大京兆李夢白以字來云：「聞兄得第，家中兒女皆喜，兄其識之，此後來一段佳話也。」

一一〇二

澤州張戶都聚垣，名光奎，兄石松先生，予鄉試本房師也。聚垣曰：「家兄見兄久不第，殊不快；得此信，喜可知矣。」留寓中夜話。

一一〇三

謝耳伯諸公大會于苗氏園，予以其爲名理也，撥冗赴之，及至寂然，遂行。

一一〇四

李夢白長公李百藥來，百藥有才氣，相與論宋元人詩，百藥極賞方秋崖。檢新安所刻宋元人詩，止存其名，稍暇當從百藥借讀也。

一一〇五

十二日投廷試卷，過東拜客，往謁李光祿景穎，到門云已下世矣。李名懷，嘉魚人，舉己丑進士，爲人清素自守，且通性命之學，臨去堅持正念，了無兒女子態。累官光祿寺卿，得年僅五十七。

一一〇六

張戶部盧中祕招飲于馮侍中寶故第，危樓畫閣，美箭奇花，可想見當日之盛也。演劇者皆願李太史及中郎兄

舊俗，俱幡然有老態矣。爲之一慨。是日，得新安所刻宋元人詩，尙未全。

一二〇七

自開榜後，議者謂榜首文字全襲舊，且與第六名文雷同，謂有隱弊，宜覆試。及覆試，不能成文，臺諫交章論之，遂不得與廷試。而兩座師皆閉門不出。

一二〇八

十五日廷試，當事者以賈元之弊，防閑甚嚴。暴烈日中，飢渴并至，立窮則跪，跪久復立，墨旣易燥，又防其滲。日西始竣。平日作書，多作行書草書大書，至于窗下作課，皆令人代筆。謄錄是日作楷書，甚窘。

一二〇九

得丘長孺遼中書，寄詩云：「故人書來招我歸，正我五疏辭官時；七千里外同此意，相知貴在心相知。上言契闊久間隔，下言鬚鬢已斑白；我齒於君長六年，那能荒裔長爲客。當時兄弟何振振，十年之內餘一身。青草湖邊短長句，使我讀之心酸辛。異姓兄弟亦數輩，只今屈指幾人在；不堪落落若晨星，君在湖南我北塞。天山雪深八九尺，多年積冰色皆碧；近塞無時無虜來，枕戈擐甲無寧夕。不能行志自合休，不能餬口良可羞。丈夫半百尙碌碌，矮簷下非良謀。武陵山桃源洞，十宵九宵常入夢，不待楚狂歌衰鳳。」又寄長相思調一首云：「冰滿川，雪滿山，春風不度玉門關。三年苦戍邊，書一船，酒一船，與君同棹下江南，於今二十年。」

一二一〇

廷試後，身體憊極而病，同年中病者甚多。

一二一一

十八日，傳臚謝恩，名次在三甲後。予聞而笑曰：「得了頭巾債足矣！」從是日，謗官起，同鄉大家宰鄭公少宗伯

何公等，設席於全楚會館，從李文正祠迎往，旗幟鮮明，幾數百隊，通國之人出觀。是日，龍君御偕崔生受之，至，予復出城相晤。

一二一二

十九日，赴禮部恩榮宴，衣冠雜沓，殊不成禮也。同鄉諸公，迎于國公樓。

一二一三

大京兆李公夢白，邀飲于魏戚畹園，魏極能造酒，有水芝丹沆瀝梧桐等名，皆輕清而冽。

一二一四

楊修齡見召，同君御諸公，君御訝予不飲，不知予之久戒痛飲也。

一二一五

三月二十三日，早至李京兆處別，時京兆以副都御史撫山東行矣。且言若選館，定當讀書中祕，如不然，應作縣令，縣令亦可行己意，勉爲之可也。予曰：「予日來多病，不如改校官爲愈耳。」李曰：「豈欲追步中郎乎？」一笑而別。是日，赴太學謁先師，于階墀大柏樹下換冠帶，二十五日誇官止。

一二一六

君御來宿齋中分韻。

一二一七

米友石見召，同君御修齡諸公，命歌兒演新曲城西淨業寺前，湖水晶瑩，新荷已點綴水面，邀藩參侍御龍君御，楊修齡，太史馬康莊，民部馬仲良，水部李增華，國博蕭爾先同飲，其右爲龍泉菴，卽予冬間與浙中同年劉德倩永基，西川王君萬任杰，嘔心修業處也。

西直門北十餘里，地名海淀，李戚畹園在焉。亭臺樓閣，直入雲霄；奇花異草，怪石美箭俱備，引玉泉流水入于清渠，可數里，泛大樓船其中，宛似江南。是日修齡作主，詞客龍君御而下若干人，工奕棋書畫者若干人，亦一時之勝會也，各分韻，號為海淀大會詩。

四月初七日午，風雨驟至，雷電異常，抽稅內相張燁，住房為雷火所焚，三十餘間，頃刻立燼。

江陵閩藩理問李太和見召，徧覓名戲，得沈周班演武松義俠記，中有扮武大郎者，舉止語言，曲盡其妙。

宣城伯園招客，有高樓可望西山。

同君御修齡至西苑，度金鰲玉竦橋，見西湖之水，澄湛晶熒，新蒲翠色，冷冷照人，宛似江南。其中多道院，習水陵修真處也，樓觀櫛比，莫可悉記。望兔兒山洗妝樓，皆未及登。至清暑殿，登閣窮一城之勝，以偶有冗急歸。

修齡將按貴州，水部來馬湖斯行為首，公餞之于泰寧侯園。園有山可遠眺，惜為樹所遮，下有小池貯朱魚，皆械水也。

送同年襄陽王秀嶺還楚，以尊人憲副公卒于滇，往迎柩也。別于荆南館，午後坐同年吳二卜寓，晤汝陽李元鎮。

年兄，出二卷相示，一爲思陵寫李長吉詩；思陵，宋高宗也。筆法學大王，極有結構；前失其半；後有邢子愿跋，一爲黃平倩過諸葛武侯祠，詩極奇拔，微有悔語。要之語脈深遠，非世匠所能知也。余亦有此，皆壁窠大字，寫于松滋署中者，惜其中失數段。

一二二五

聞董太史有「回祿」之變，緣與青衿及居民有小忿，因致結黨肆毒，所藏書畫，盡爲灰燼，亦奇禍也。

一二二六

重午日，飲于同年吳二卜寓，去年同二卜泛于龍湖，道及舊事，歡甚。

一二二七

送楊修齡按貴州，憩于報國寺松下；喬松五株，參天入雲，拗枝曲幹，鶴峙鸞翔，大都宋元以前物也。送客皆蔭其下。

一二二八

西寧侯宋膺符，名光夏，見名，同君御，君御與其尊人，爲詩壇友也。

一二二九

劉特倩王君萬見召于龍泉菴，其地爲三人修業處也。追思三人相對苦思光景，堪爲墮淚。或文思不屬，相牽走冰上，望西山黛色，頃之，入黑山鬼窟中，見如不見矣。

一二三〇

同龍君御米友石飯于長春寺；寺在順城門外，斜階看演曇華記。

一二三一

得楊修齡書略云：「良鄉道中，取道房山，遊上方小西天。上方山甚深幽，非復人境，徑路盤紆，石磴直穿雲表，道傍多盤石可坐，而樹木扶疏，枝枝葉葉，恰相隱映，可當行人笠蓋。如聖泉菴，一斗泉，皆週遭絕壁，中闢一洞天，真可避世。小西天在山半懸巖，爲靜琬師藏經處，貯四大部石經，經凡七洞，閉不可開，而其外間碑刻如金剛等經，猶是真觀以前物。雷音寺便是一大石室，中坐佛像，四面牆壁皆經，筆法適古，殆過于聖教序。登高眺望，洞壑幽奇，峯巒峭舊，無遠不見。下有東西二峪寺，西峪之泉，瀉注僧廚下，澄泓清澈，涓涓不已，流爲大河，有稻田水磨，氣像彷彿江南。此地去涿州四十餘里，卽客路甚何容過而不問，惜風塵行役不能久留，猶是一恨。」予讀此，游興勃勃。

一二三二

宛上吳戶部福生，名伯與，以燈市賦來，陳無異來，問如何可以死得，予曰：「心死，則可以死矣。」

一二三三

阜城關外錢公園，赴膳司葉明原諸公召，園有荷池蔬圃，布格分畦，整甚。

一二三四

從手帕第中發，入西山避暑，過極樂寺，小憩松樹下，至西湖，見十里荷花，香風撲鼻，止玉泉山下裂帛湖邊，史金吾園，園有竹樹，有小亭瞰泉，卽裂帛之源也，源出石根中，冷冷然作微籟，石一壁，骨理亦遒勁，緣竹徑登山，有亭可望原隰，有洞沁涼，晚步裂帛泉畔讀碑，卽古昭化寺也。今荒蕪，園右爲華嚴寺，上有華嚴洞，山之爲洞者五，皆似浮屋可住，予十六年前曾遊此，今地較葱菁。

一二三五

阮集之見召，云隆慶間安慶有劇盜華札，有萬夫不當之勇，陰結黨羽甚多，人皆知之，不敢發覺。札每夜乘小舟劫商船，取其貲，因掠其妻女之美者入舟中，至洲渚間痛飲縱淫，比天曉，卽殺之投水中，如此無算。會蹇理菴謫安



慶同知，廉得其狀，計一發覺捕之，不惟人不能當，彼且入山招致黨類，共拒官軍，便不易擒矣。乃佯爲不知而招之，署以捕賊之役，言必見聽，且招之痛飲爲樂，一郡大駭。久之，蹇謂札曰：「一府謂我過信汝，明日我以小事杖汝，暫收禁中，一夜出汝，姑以解人之疑可也。」札曰：「諾。」明晨，佯爲怒札者，予以杖，收之囹圄中。密招獄吏曰：「夜間可酒之使睡，令禁卒以大斧破其頭。」如言而札死矣。安慶人謂此賊遠勝近年謀逆之劉汝國，若無方略，則朝廷且費兵餉不訾矣。蹇公突薪之功，不可誣也。

一二三六

沈石田六月以一小舟出齊門，偶暑甚，暫停人家，蔭船屋下，主人逐之，舟人曰：「此沈石田相公也。」主人曰：「沈石田高人，豈有六月衝熱出道途之理，必無是理，速去速去。」石田笑而移舟去，從此石田六月不復出矣，此語見於一畫上，石田自題。

一二三七

六月初一日暑甚，息于中峯菴，菴下有帝王廟，正德閔，一中貴人造，感世人事浮屠而矯之者也。其志亦近正，然予謂帝王自有朝廷崇祀之典，私祠之適成其褻，不知西山自有闕典，卽不祠浮屠，亦未始無可祠者。特人不讀書耳。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子中王譚實爲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卽位，封爲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爲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王莽內憚之，令人奏就國後，遣使迫守令自殺，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所云興者，豈卽仁之弟耶？因兄死而相率避亂，正相因也。惟仁受王莽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興子五人，並能沉冥，飄然遠去，是譚之一門，父子祖孫，忠貞大節，不亦卓然名臣也哉。夫五王俱以高隱居西山，

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正苦無古跡，有如此懿美之跡，而志不知採，又五王俱有忠義大節，法宜祠，舊禮官不以聞，皆固陋甚矣。若以此廟爲西山五王祠，極妥。

一二三八

遊香山寺，門徑博大，喬木遮天，流泉界道，依山污隆以爲殿堂，寺左來青軒，如廣袖忽開，盡見原隰。寺後爲一中貴墓，石路淨潔，菓松列植，所望比來青更遠，已還故道。出寺不數里，至洪光寺，寺有磴道十餘盤，每盤里餘，翠柏列植，日中踏影而上。入寺，小坐煮茗，不數里爲碧雲寺，入門聞流水聲。過僧室，齋廚與泉相接，其最後石根岬，出泉繞亭而出，匯于方池。池種白蓮，觀其素質清渠，便覺紅蓮未能免俗。池上有翠竹一方，以嬌穉，倍益其妍。竹前銀杏一株，可數十圍，又數里爲臥佛寺，寺在深山中，有娑羅樹二株，其旁柯皆爲他山喬木，生平見樹，無大于此者。寺西有奇石一具，色如碧玉，下瞰泉池。迦泉行源極遠，旁多美箭，宛似江南。泉最宜養花，故僧舍多爲中貴所據，千畦萬畛，奇花畢萃焉。山後有老僧，亦以養花自給，以其餘施往來行脚，留齋甚豐潔，已至娑羅樹下，候日落而歸。當金遼之時，此寺號爲巨刹，中可容千萬軍卒，去今門頭村可十里，卽此寺之門也，則其大可知。

一二三九

住中峯菴，左有亭，可望都城，如在几席前，薰風大至，坐而忘暑。

一二四〇

須日華水部招至淨業看荷花，時荷已盛開。

一二四一

于君御處見一老人，姓王，號玉峯，云百餘歲，其貌若四十許人，見蘇子瞻所畫偃松，及親筆贊，黃山谷贈了元長老詩，與周彥者後跋極多有耶律楚材，姚少師諸人筆，楚材書極有法。

一二四二

晚同君御至王大理斗滇處，見外國所畫白衣大士一軸，手中捧一嬰兒，渾如活者，直不解語耳。

一二四三

再至淨業寺飯伊蒲，看荷花。

一二四四

孝廉劉百世邀看荷花，以小舟泛湖穿花中，濃香襲人；都城中泛舟之樂，當自吾輩始；以小舟過東峯憩苗孝廉園，月上後，還劉園清坐。

一二四五

新製一布帳，置淨業寺看荷，月色晶明，聽童子按拍高歌，隔岸遊人亦以歌相答，夜隨宿焉。

一二四六

俞容自邀至淨業看荷花。

一二四七

將有老館之命，赴吏部過堂，閒步至右堂火房前，見紫藤二架，大可四圍，虬枝矯矯，乃吳文定公匏菴手植藤也。內有一記，係馮宗伯琢菴筆，偶見順天乙卯賢書，有酒應星姓名，酒姓始見於此，又京師有姓茶者。

一二四八

宛陵吳師每招飲於徐公園，園後瞰平湖，有臺可登眺，望湖中千頃荷花，香風襲人。臺周遭皆喬木，蟬聲鼎沸，時秋漸深，微有寒色。予以他冗先歸，覺戀戀不能捨也。

一二四九

七夕，與宛陵吳師，每同赴米友石海澱園，京師爲園，所艱者水耳。此處獨饒水，樓閣皆凌水，一如畫舫，蓮花最盛，芳豔消魂，有樓可望西山秀色。

一一五〇

楊公都尉名春元卒，楊公天性至孝，居喪一依古禮，三年唯食菜羹，至是以請母祭葬不得，抑鬱而死，蓋死於孝也。得年三十六，予計偕時，住其別舍，且盡館穀之禮。恆語人曰：「袁公名士，不可不晤。」其相知如此。

一一五一

送客至李戚畹園，頗多奇花美石，惜佈置太整，分行作隊，少自然之趣耳。有小池種白蓮，後有高槐，置亭其上，憶庚戌與中郎同遊，此今年矣。

一一五二

蕭庫郎大茹，邀至延壽寺禮佛，寺去都門三十里，極爲整麗，有閣可眺遠。大茹有子，年三四歲，卽喜坐禪。自發願願造丈六金身佛，從兒時逐處募緣，大內爲出金錢，至九歲而殤。佛像至今始成，像甚端嚴，將載入楚，同往者爲袁戶部滄嶼。

一一五三

同諸公送阮集之行於報國寺，再見寺松陡健，清人肌骨。是日微雨，飲于陳無異宅。偕者爲江陰尹中書澹如，漢陽蕭博士象林，無異庖事甚精，譚頗洽。是夜月甚朗，予得「移几就斜月」之句。午夜同象林歸，輿中看月。

一一五四

八月十三日晚，以習儀朝天宮，宿同年當塗曹元甫信陽李元鎮寓。日已西，登顯靈宮閣，望西山微有嵐氣隱蔽。予曰：「近山翻作遠山看」也。步古柏下許時，飲羽士室，有兩銀杏樹參天直上。予曰：「所以不能如松者，松有力。」

此卻欠健耳。」

一二五五

十四日黎明，同曹元甫、瞿起田、習儀朝、天宮，始見冠裳珮玉之盛。是夜月色如畫，赴同年鍾伯敬席，回與崔汪二子步月射所，追思伯修居史館時，每月明之夜，則同黃陶諸人譁笑其中，予亦偕焉。今寂寂惟見風柯鳥語而已。

一二五六

中秋前，府參軍張季公邀看月，數杯後，步至棋盤街，聽吳兒分曹徵歌，并逢同年黃錢諸丈，至四漏始歸。

一二五七

以送盧中祕令子之殯，同張季公出平則門，憩于雙林僧舍。寺有菓松并婆羅樹，皆蕭蕭有致；已過高梁水，至極樂寺，宏深整潔，寂寂不見一人。坐國花堂，張與偕來，汪生對弈，予登三層樓望西山。寺西樹色參天，從杪上看山色，再數年樹愈長，當不復見山色矣。齋後步流水邊，放爆竹數枚而歸。

一二五八

十七日朝賀萬壽，上在位四十四年，春秋五十四矣。

一二五九

晤黃慎軒先生弟黃縝軒，得慎軒文集，訊慎軒病中事，云初持齋戒，後以病奉尊人命，微食酒肉，至於妾媵，則終身未寘也。初慎軒中郎與予共修蓮社之業，遂欲棄去筆研，故予庚子以後，詩文俱不存。稿慎軒亦然。惟中郎曰：「慧業文人學道，豈可盡廢文字，卽有之，亦係秀媚精進，故常加哀集，稿獨全。」今日見慎軒集，十無五六存者，乃知中郎所見甚老成也。

一二六〇

茅師以假歸，同門等送之潞河，友人鍾伯敬以考選候旨，歸舟亦次潞河，予登舟晤之，望清流白沙，不能無鳧舟之思也。

一二六一

上久俞考選中祕之命，而催者緩其事，候考者皆散去，予以居諸之難，亦思南歸。於九月初三日往部中給假。

一二六二

重九日晨至教場，看武試校射，歸飯龍泉菴，敗荷清水，蕭然有洞庭木脫之想。

一二六三

故鄉人至，聞禪友寶方圓公示寂，萬歷庚子，中郎南歸，覓一道侶於無迹。迹公曰：「有門人圓象，雖無穎悟，卻是本分修行僧。」中郎曰：「得此足矣。」遂偕之而南。會公安二聖寺有藏經樓，共議以此爲接待堂，而命寶方主之。十餘年來，諸方往衡山者，皆於此憩息。兩殮一宿，極有次第。中郎家居六載，高臥柳浪，恆與之俱。至山遊無論遠近，寶方皆從。中郎去世，寶方哭之甚痛，至是以公安藏經殘缺，補葺甚難，遂至秣陵，請一南藏，凡半年，藏成遂歸。不數月而卒。嗟乎！予之友朋兄弟，凋落已甚，今方外又失此友，寂寞可歎！

一二六四

九月念一日，同同年曹元甫，李元鎮，辭朝，明月在地，霜風甚勁。頃之，初日上觚稜矣。是日辭部，抄黃慎軒太史集完，慎軒詩文頗多散佚，存者止此十失五六。再當搜尋，使爲完璧。大都此老醉心祖道，有所撰述，例不存稿。然至今與人札數語，皆有佳趣，天地至寶，豈可聽其湮滅？

一二六五

九月二十六日，從都門發，歸興頗濃。

一二六六

良鄉南二十里有豆店，訛爲舊店，按此地以有寶建德故城，因名「豆」「舊」皆非也。

一二六七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乃今保安州涿鹿山，非涿州也。

一二六八

保定西山，卽松山榔山也，山極穎秀。

一二六九

新樂縣北二十里爲明月店，古柳夾道，綠暗郊坳。

一二七〇

定州北三十里爲清風店，李獻吉詩：「朝廷旣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又云：「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乙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尙帶勤王字。」卽此地也。石亨於此敗虜，虜痛哭由紫荆關出。

一二七一

由真定迂道走晉州，晤社友李素心。素心少時與中郎及予三人共硯席，若兄弟；然三人幸皆列賢書。素心高才博學，以久不第，屈就此官，予走晤之，見其新政整飭，爲之喜。

一二七二

晉州城外卽滹沱河，夏來流水，震撼城郭。

一二七三

邢臺有泉，亦名百泉，皆珠串上沸；其水可灌數縣之田；或曰濟水伏流而見於此者也。濟水出王屋，王屋去此不

遠，其中出魚甚美。

一二七四

沙河一望皆沙，北風大起，白日無光；江南遊人，每經此輒慘然有鄉關之想。

一二七五

沙河有宋黃平碑，顏真卿筆。按蘇子瞻稱「宋廣平鐵石心腸，而作梅花賦，清便得徐庾體。」予考碑所載，廣平蓋談諧之士，風流曠達者也。其爲梅花賦也固宜。近洛關一碑上大書「十丈蓮花」數字，皆用關尹子云「真人遊於十丈蓮花之上」事耳。

一二七六

渡洛水，甚清澈，水上有近山，如笠子相接；其後則皆坦迤之山，澹澹漠漠，極有致。

一二七七

從邯鄲至成安，渡漳水。

一二七八

從成安至魏縣，渡洹水，沃野千里，想見當日魏博之雄。至大名晤陶不退，奠酒晚香亭，亭名用韓魏公詩中語也。

一二七九

過濬縣，縣令焦涵，一中郎，秦中主試門生也。邀遊浮丘山，山據城，其前爲大伾，若博山鑪。後爲衛河，一縷晶瑩，繞山後而出。山園主人爲同年朱舜年，新令滕縣。

一二八〇

登大伾山，卽禹貢「北過大伾」處也。黃河徙而入淮，故道久湮，今河岸汚隆之象，尤可想見。山一峯最高，刻爲



石佛，往有閣覆之，今廢。石壁上宋元人題字鐫刻甚多，蓋名人鱗舟登臨之所揮灑也。左有龍洞，能興雲雨，此山亦名黎陽，李密、黎陽倉在焉。

一二八一

端木賜，濬縣人，今墓在大伾山，一統志載之衛輝，宜改。

一二八二

訪王威寧伯子孫，尙有存者，或云威寧不死，出遊人間，似有可信。

一二八三

鄭州過京水，鄭舊有京地，卽京城大叔之所居也。

一二八四

裴相公墓，在鄭州林錦村，舊碣尙存；蓋卒於洛陽，而葬於此地者也。

一二八五

近新鄭有土城，蜿蜒縣北，中斷如一門，意卽鄭之雍城也。當時列國皆有長城，不始于秦。

一二八六

登魯姑土洞之顛，可望陘山及大隗山；前臨溟水，可亭。

一二八七

去新城縣南三十里，爲陘山鋪陘山上，卽子產之墓也。西有大隗山，黃帝避暑處也。陘山如眠象，峯有巉巖之石，

大隗峯巒霧接，其山深莫可測也。此處正可爲關。

一二八八

禹州城西，自重崗下，忽爲平疇，雲林霧樹，宛似江南。楊戶部文弱，以入京至，共晤於曹純原憲副席上。文弱將遊嵩少，甫揖，卽云嵩山有緣，得同往矣。後訊之曹公，曰：嵩少去此尙三百里，輿始阻。予時思歸甚，曰：「青女至矣，兄且急急渡河。」文弱始有止意。

一二八九

出禹州，見西山坦迤。

一二九〇

宿襄城，時有酒帘，飲襄陵酒，甚甘而辛，微有藥氣。

一二九一

渡汝河，或云出天息，出高陵，出大孟，出燕泉，其實出堯山。堯山卽今伏牛山也。記注云：「巖障深局，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分明畫出近日伏牛光景。

一二九二

葉縣，唐屬北澧州，大歷間爲仙州，又置仙堯縣。葉縣北十里臥羊山，山石若羣羊，又有荆山，俱魁父丘耳。

一二九三

葉縣北漁水，名沙河，渡水，源出汝陽大孟山，與汝水同源。世祖破王尋兵，漁水爲之不流處也。上有汝墳店，「墳」亦作「潰」，謂之大灑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潰。」潰卽汝之支流也。

一二九四

渡淇水，春秋楚公子格與晉師戰於淇坂，卽此地也，入於汝。

一二九五

葉縣北十里有問津鋪，按漁水東，爲葉縣溺車灣，是先聖問津處，此非也。

一二九六

葉縣南關外，卽昆水，縣所由名也。源出西唐山，流逕昆陽城南，入於汝，西唐山亦名青山。

一二九七

渡燒車河，水經注云：「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燒車水合。」水源出苦菜山，入汝，卽漢兵燒王莽輜重處也。

一二九八

渡葉縣，澧水，按楚秦皆有澧水，楚澧水不出衡山，而云澧出衡山者，以葉澧出雒衡之山故耳。至秦之澧，音「豐」，不音「里」。澧出南山，豐谷，北人謂周都，豐邑，以澧得名，通作豐。詩：「維豐之垣。」書：「王來自出，至於豐。」豐從山，埜從曲。

一二九九

葉黃城山卽方城山；按方城，卽楚之長城也。互數千里，黃城乃方城舊牆基也，水經注甚明。

一三〇〇

葉縣有諸葛武侯廟，在平山下西南，前朝斷碣尙存，蓋諸葛先人從瑯琊遷於此地者也，武侯雖遷居襄陽，而不忘其所自始，故曰「躬耕南陽」。葉南陽屬也。

一三〇一

次襄陽，吊同年王繡嶺，尊人爲留一日，憩於春酒亭。初予過此，繡嶺同步至漢上一別墅。語予曰：「老父宦滇，早

晚歸來，當爲游息之所，幸爲我取一亭名。」予曰：「春酒」一用「春酒介眉壽」之意，一以此地近漢水，用李白

「此江若變作春酒」句也。繡嶺然之，及繡嶺與予同成進士，其尊人卒於滇，繡嶺以艱先歸，至是再過春酒亭，已

爲安厝黃腸之所矣。

一三〇二

謝公巖，巖色極奇古，蒼藤下覆，壁上有趙清老祭將士文，皆完好。

一三〇三

習家池水極佳，山稍童，鳳凰臺望漢上清水，白沙綠樹如城。

一三〇四

鹿門山重障包羅，極其宛邃，信隱者之居也。纔入寺禮佛，卽聞泉聲，久之愈洪。至時已暮，急取覓泉，泉卽在殿後。噴珠跳玉，窮其源，凡七疊而下。是日以小舟從鳳凰臺往遊，偕者爲蔡擲石，余溶之，有小伶二人願從，詢之，乞字扇耳。笑而許之。時十一月初二日，登鹿門半山，看山色，山雖重阻，殊覺坦迤，登舟至蔡家嘴，卽蔡洲也。飯澆口，止宜城。初入宜城卽愁雨，至是未至涖陽數里，雨卽大至。予往返此中數十次矣，未見天霽日也。

一三〇五

一三〇六

過斑竹鋪。按江陵記曰：「州城五十里，有斑竹崗，楚平王墓在焉。」唐詩送人至江陵云：「斑竹崗前山雨暗，」此地去今江陵二百餘里，恐亦迷其跡矣。

一三〇七

住荆門，雨雪大至，赴人召後，日已晡，予終不能忘惠蒙泉。往視之，泉注爲池，四周作方渠，渠外圍以短牆，時盛寒，泉出氣如沸湯，此水出馬良河，入於漢，晤雪里弟，弟時署明學，值有鼓盆之變，不共語言。

一三〇八

十一月初九日，雨稍止，予匹馬從澧陽至龍陂橋，中外親友迎者皆至，止於城外郵亭。

一三〇九

十三日，渡江歸公安。

一三一〇

予念髫年大人卽屬望以登第，大人卽世，子方抱病，頗有性命之憂。此事已付之流水矣。幸病漸痊，入場復得第一，今給假歸來，上丘墓爲首務，羊豕酒脯，備極豐腆，抵家四日卽入鄉。

一三一

二十日，祭先塋，歸於喬木堂，與里中諸叔伯兄弟及姪子輩，飲神福酒，五弟攜有歌兒一部，絲竹交奏，歡笑如雷。

一三一二

亡兄中郎之塋在刀環里，去長安村五十里，二十一往祭，毛太初姊丈所居甚近，夜往宿焉。予同母四人，一女兄，今惟女兄與予在耳。予謂從人煩多，恐煩大姨，太初曰：「里中饒米肉，但患人少，不患人多也。」遂爲之留一日而去。

一三一三

從肉浦發，天色寒甚，牛頭里門人田明之學謨邀飲。日已西，子騎馬走三穴橋，燔於野郵，抵邑中已二漏，往返共五日，此五日中幸而無雨。

一三一四

里中親友稱賀，自此月二十三日始，幾同酒食地獄。

一三一五

兩弟四姪等，皆以予歸，擊鮮過從，爲歡，微傷華侈。予曰：「昔東京楊袁，皆爲大族，袁氏微汰，爲史所譏，我輩當共守素業可也。」

一三一六

予自病後，不喜夜飲，每赴召，必以午，餐後卽戒七箸，非獨學作清淨道人，亦老年節齋之道宜爾。

一三一七

臘八日，以諸伶裝百戲，舞狻猊，導齋供，供佛及二聖如來，通國之人出觀。

一三一八

十二日，以舟入江陵，泊于黃壇，復見舊日水宿烟棹光景。

一三一九

住承天寺僧舍，上有「蘭苗其芽」四字，予舊所題也。此地爲羅君章舊署，額名叢蘭，予故爲題此字。按君章宦此時，凡三遷，初居城中，遷于城外，又遷于百里洲，此必其官署處也。

一三二〇

赴江陵，李大令席于仲宣樓，舊傳此地名望沙樓，陳堯佐改今名。樓宜在襄陽，不宜在此處。仲宣樓在唐江陵，唐人詩多有之，此地又有襄陽樓，見元微之集。

一三二一

沅州 王孫齋中，竹石蕭爽，出新得黃荃花鳥卷，卽予去歲見于翠軒 王孫處者，展玩一過，更覺清妍，并爲作跋。

一三二二

有僧法幢，年二十餘，不知何許人，眉目娟好，亦知學詩。爲惡友所引，飲酒食肉。逾年，遂抱重恙，來見予，予爲處居。

諸之費，并約其下公安，至寶延壽堂將息。

一三二三

山人張無美，鄂人，少爲僧，名秋水；後冠簪稱遊客，病臥承天寺，予爲處居諸之費。

一三二四

祈年以補廩入省，爲作書寄鄂中故人。

一三二五

二十七日，還公安度歲。

一三二六

四十五年丁巳，正月初一日，居篔簹谷。吉服，家堂禮畢，拜先師，并拜邑大令。予年四十八，始離士而宦，自此日爲始，諸弟姪并戚屬，遞作春席，至元宵以後始止，不暇書。

一三二七

將往玉泉，晤無跡，取道江南，收宜都亡友劉玄度，名芳節文集，料理其家事，晚宿浣市，爲舊鳩茲縣，風大作。

一三二八

采穴爲九穴之一，舊所以殺江勢也，今塞。

一三二九

松滋縣名最古，以山上松得名，今山上果多松，

一三三〇

子美過松滋江亭詩，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其閒適之趣，不可名言，後四語力竭矣。

一三三二

一柱觀原在江上，以崩移近處，皆江臨山，山多坦迤，蓋蠶叢之餘氣也。有小河可達洞庭。

一三三三

過龍貢士玉渚舍，見子昂畫松，及澄心堂紙寫圓覺經一冊，又家種牡丹一本，可覆半畝，每歲開花五六枝，奇大。

一三三四

見雷太史贈玉渚詩，雖信筆成者，亦大有致。

一三三五

急欲至宜都，而市中鄧氏諸昆相留，天復陰陰作雪，遂留數日。

一三三六

從松滋至枝江路，在山中如永巷，山上皆小松，如小兒髻後髮，至石撒舖多美石，如瑪瑙者極多，宋杜綰石譜云：「荆南府松滋縣溪水出五色石，間有瑩澈紋理溫潤如刷絲，正與真州瑪瑙石不異，土人未知貴。」溪中有石果如綰所言，今土人亦漸知貴矣。

一三三七

枝江陽岐山出石，可作碑。至此，路依江轉，沙路極淨，時有巉巖之石。所云「如牛馬之飲于溪者也」甚夥。

一三三八

枝江名丹陽，乃楚子始封處，或云楚封丹陽，在今歸州七里。

一三三九

登枝江着紫山，乃玄德入蜀着紫處也。大江如積雪，光照几席，後山皆舊冶甚。



一三三九

袁崧記曰：「郡西北陸行四十里有丹山，山間時有赤氣，籠蓋林嶺如丹色，因以名山，又有望州山，丹水出焉。故今枝江名丹陽也。」

一三四〇

弔亡友劉玄度于宅，嗣子僅三歲，黃腸置暗室中，悽惻可掬。

一三四一

夷都以夷水得名，卽今所指爲清江者也。水色清照數十丈，分沙漏石在縣西北。酈道元云：「此水所經皆山石，略無土岸，其水虛腴，俯視游魚如行空也。淺處多五色石，旁多茂樹，遊者疲而忘歸。」昔恆沙每言此水之奇，約予來遊，且言有莊依山臨水，流泉出洞如簾，惜乎哲人萎矣，卽欲往，有唱而無和耳。

一三四二

登廣濟寺圓通閣，卽恆沙居士捨宅建造者也。後見峽水奔騰而來，前望平山蜿蜒，其左爲明星嶺，以星隕此地得名。

一三四三

縣西鯉山，四圍皆巉巖之石，上有平田。

一三四四

馬鞍山，卽昭烈伐吳連營處也。

一三四五

宜都山之最高者，名大梁山。

一三四六

宜都有獠亭，昭烈進軍處也。卽今城內忠善坊是。

一三四七

往遊宋山，可三十里，俱在山中。至山始可遠眺，傳爲宋女修真處。予意欲奪以與宋玉。是日天日晴和，與徐李諸公步山間，甚適。

一三四八

徐從善令人抄集劉玄度詩文凡十本，授予爲梓，將欲取道十二培。上夷陵，至玉泉，而從善云：「有便路過予山莊，可減三日程。」遂從之。

一三四九

從宜都往當陽玉泉，渡江，徐從善與俱，過白洋驛。驛畔有唐公旺墓，卽江陵張太岳相公祖也。張原姓唐，今其子孫世祀此地，江陵原欲更姓，後不果。

一三五〇

白洋驛畔，有張商英墓。商英晚年謫居渚宮，故葬于此，其夫人向氏，則葬金沙市佛法寺中，內有泉，名無盡泉，水極甘。

一三五二

過滄澗溪，水色沉碧，了了見錦石。昔陸遜拒蜀，屯軍宜都，見此溪，躍而喜曰：「此地露文章也！」遂築城于此。

一三五三

晚宿安福寺，從善作主人，其山曾產靈芝，故亦名芝山。滄澗溪繞其前。

一三五三

徐從善家在萬山中，種樹萬株，山莊極壯麗，中有樓可望遠，但爲樹蔽。從善釀最佳，且善庖事，天雨爲二日留。

一三五四

雨中走玉泉，行數十里，見玉泉峯色，尊特如玉，甚快之。至則肅衣冠拜佛及關將軍。山中老宿皆來拜賀。無迹師從度門來，相對欣然，予冒雨上堆藍亭，并過幻霞洞。

一三五五

祇園上人處，見黃太史一絕云：「天上花無種，應從講處生，如何巖下坐，不語解聞聲。」此題講經臺詩也。又登盤龍山絕頂云：「雪竇虛無啓，雲幢指願生，花唯諳石竹，草乍認山精。鹿角峯岐過，鵝頭世外行，孤鴻知我意，從此共南征。」以壞筆寫，儼似飛白。

一三五六

黃太史玉泉題「般舟堂」三字，甚佳。

一三五七

中郎玉泉詩云：「龍伯徙時方闢地，蠶叢緣此遂登天。」跡公極賞後語，但不解前語，恐是用龍伯國長人故事，然曲解者，于玉泉無關。予偶思之曰：此寺舊龍窟也。故傳中云：「湫潭千丈化爲平址。」語意甚明，但爲「伯」字溷去，改作「龍窟」，意明而語不作，「伯」字語佳而晦，得其意，寧「伯」可也。

一三五八

玉泉關廟乞門聯，予用李方叔祭蘇子瞻文內語曰：「皇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迴千古英雄之氣。」衆人以爲當，其實方叔此語，只肖關公，不肖子瞻。

一三五九

居人云，楚荆王墓，在當陽黃泥岡；楚昭王墓，在當陽縣南八十里沮水西潭上；楚三王塚，在當陽湮沈湖側；楚平王墓，在當陽花林園側。

一三六〇

神秀國師碑，張丞相說撰，黃門侍郎盧藏用八分書，無迹法師于荆棘瓦礫間得之。

一三六一

李太白謂，當陽水生茗草，枝葉若碧玉，真公采而飲之，年八十，顏若桃花。今有草果如所言，似不可食，豈采製自有法耶？

一三六二

住靈桂堂，予去年六月到此，桂花忽開花二朵，共以爲瑞。

一三六三

當陽汪從事樓下，懸中郎一紙，偶爲人竊去，主人甚惜之，曰：「黃平倩字尙可得，此字不可得也。」蓋謂平倩書留于世者尙多耳。昔平倩與中郎共住玉泉，邑令乞黃書，又不敢不乞中郎書，兩案相對，疾書大叫，頃刻書數十紙。平倩睨之而笑。予輩相謂，不貴其字，而貴其膽，孰知數十年後，中郎之書政不易耶？中郎書法極朴俚，栗之無半點俗氣，亦可寶者。

一三六四

當陽登仲宣樓，遺址在城西。予謂客曰：仲宣所云「倚曲沮」者是矣。漳水去此四十里，中隔許由九子諸山，所云「挾清漳」者安在？樓下有洞名真武洞，往時臨沮水故佳，今沮水故道久徙，無復淋漓之趣矣。

一三六五

江陵八嶺山上多古墓，皆隆隆起，如小山相接不斷；古人釜鬣處也。豈往時堪輿之說未盡，惟取高阜處即藏舟耶？觀其層累之物力，亦非富貴者不能。

一三六六

當陽縣合溶有圓臺山，卽玉真公主修道處也。五代梁胡伯女，年十四得道，宋大通中則居圓臺山，是地遍產女真，亦異事。

一三六七

方城，原名方城，唐郭子儀築。宋荆南制置使趙方子趙葵，守方城，避父諱，改爲方城，然則非方城也。方城在裕州，實楚之關，按汾陽未嘗宦楚，何以築方城，恐亦無據。

一三六八

當陽縣，國初置于方城，後徙今治。

一三六九

周山人處，見李龍眠天馬圖。後有魯直跋云：「余嘗評伯時人物，似南朝諸謝，中有邊幅者；然朝中士大夫，多歎息伯時久常在臺閣，僅爲喜畫所累。余告之曰：伯時丘壑中人，慙熱之聲名，儻來之拜冕，此公殊不汲汲也。此馬頗似吾友張文潛筆力，瞿曇所識鞭影者也。黃魯直書。」又卷跋云：「余元祐庚午歲，以方正科應召來京師，見魯直九丈于酈地寺，魯直方爲張仲溪箋題李伯時畫天馬圖。魯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廡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精魄，皆爲伯時筆端取之而去。此實古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黨人貶零陵，魯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因與徐靖國朱彥明道舊時畫移滿川花事。云此卷所親見。余曰：九丈當踐前言記。」

之魯直笑云，只少此一件罪過，後二年魯直死貶所。又廿七年，余將潛二湖，當紹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張元覽、況舟訪劉延仲於真如寺。延仲遽出是圖，開卷錯愕，宛然疇昔。拊事念往，逾四十年。憂患餘生，歸然獨在，彷彿吊影，殆若異身也。因詳敘事末，不特使來者知舊時一段異事，亦魯直遺意。且以玉軸遺延仲，俾重加裝飾云。空青會紆公卷書。」

一三七〇

光澤郡藩處見玉蘭花二種，如一天積雪照人，王維南太學邀遊便河，別業在河上，前有流水，上有崇阜。隆隆起如山，卽高季興築城址也。是日雨。

一三七一

雨稍止，以鼻舟回公安。

一三七二

渡三湖，過五弟呂仙祠，予顏之曰「仙源」。絡以方堤，種柳已成。堤內種油菜花百畝，黃花燦人目睛。予與李謫星汪惟修、張景星諸公，寘氍毹坐膝間，絲竹競起，歌聲間作，坐至夜始散。

一三七三

入長安村拜別先塋。

一三七四

三月二十五日入郡，寓馬驛街劉起凡別舍。

一三七五

四月初六日，荆南起行，親友送十里亭，晚止建陽驛官舍。

一三七六

五月十二日抵京，未見朝，不拜客。清坐宅中，周太史名延儒，阮大行名大鍼，攜酒來談，至子夜始歸。

一三七七

偶病吐發寒熱甚憂之。恐其爲瘡也。候之兩日不至乃已，看來我輩火盛陰衰，血氣漸耗，決不宜作少年調度。百凡須大有節制乃可，近來情緣并未見減省，甚愧道人本色，奈何奈何！

一三七八

錢太史抑之來，極言泛舟之快，予謂生于吳越，自當享泛舟之樂，若楚中江漢，波濤時時掀舞，每出卽有性命之憂，其樂安在？幸有沮漳湘沅，水隘而文，但去予家稍遠耳。然亦不忍不遊也。

一三七九

阮集之行人來，言及作宦事，予謂兄正少年，如演全戲文者，忽開場作至團圓乃已；如予近五旬矣。譬如大席將散，時插一齣便下臺耳。

一三八〇

過龍泉菴，時荷業已滿湖，花方吐萼，去年荷尙未至菴畔，今漸遮門矣。約月生時當來住也。

一三八一

客云亳州牡丹，近日爲天下第一，奇巧日新，上常遣使鬻取，舊以此花盛于洛陽，今洛中殊寂寞，乃知盛衰各有時也。

一三八二

薛考功有大寧齋日記一百卷，爲蜀中開府王南溟取去；其家俱無副本，聞此書尙存，後來宦蜀，當覓而梓之，毋

令至寶沉埋也。又有六經雜說，亦在王所。

一三八三

謝工部在杭來，因憶戊戌與在杭同客真州，長夏納涼天寧寺樹下，縱談大飲，屈指二十年矣。在杭長子四歲，鬚髮已有數莖白者，以壬辰成進士，尙居郎署，意殊愴然。予歎曰：壬辰諸公，有人與官俱不存者，有官去而人存者，今人與官皆在，亦何不快之有？在杭莞然。

一三八四

早往西山，過鮑家寺，整麗甚，松覆一墀，過翠巖寺，息於中峯菴。菴中望都城若在几席，此中石牆、石徑、石樓，皆鮮淨如新浣者。

一三八五

韓比部古洲處，見晉人書絕交論，溫潤如玉，以爲二王者非也。定是李北海耳。後有損齋道人跋，損齋，宋高宗也。前十七行闕，係豐道生補筆，意宛枯歷然。

一三八六

秦寧侯園前，有堂甚軒敞，後有臺可望西山，惜樹多不甚了了耳。樓上有池亭，須臾水乃盈，周玉宸太史作主人於此。

一三八七

予就教之疏下，此生得遂閒適之樂，爲之一快。楊文弱寓有小竹極幽倩，穿竹徑至書室中，清涼可坐。是日同李長叔、崔晦之小飲，主客四人，皆三年前聚於桃花源上者也。

一三八八



孫公園，在順城門外東玻璃廠前，內有古槐數十株，陰森甚。後累石爲臺，可望西山，石亦有佳者。

一三八九

晨欲赴西寧宋小侯約，畏午暑，乃先往淨業寺看荷。坐大柳下，涼風襲肌。僧送花下藕，如腕玉，假寢數時而去。

一三九〇

定國公園，門前卽後湖水入宮道也。中有大堂，後瞰湖，見湖中芙蕖萬朵，前列垂楊三株，婆娑嫵娜。有方塘五六畝，種蓮花。左有臺，望西山了了。是日西寧小侯作主，晚以酒案可坐七八人游於湖中，穿蓮花中，頗極蕩舟之趣。「酒案」乃酒家盛米作酒之案，如一長盆，御河不敢泛舟，故以案代之。闊五尺餘，長丈餘，深二尺餘，真可代舟者也。

一三九一

立秋，疾風猛雨大作，下數雹如雞子大，宮城內外樹多折。次日七夕，往劉孝廉後湖鏡園看花，不惟無花，并荷葉僅存陳根如刈者。湖邊老樹皆折，蕭然如殘冬，可笑也。

一三九二

見竹園壽集圖，乃許文毅壽日，吳匏菴諸老會集，圖爲繪事，形之詩歌，就中匏翁詩最有致。

一三九三

鑑湖園，許金吾園也，在鑑湖上。靈寶亦有鑑湖，與會稽爲二。又見范寬畫一幅，山頭皆着細樹，與亡兄所藏册葉的是一人作。又見馬遠畫一幅，亭內一人靜坐，水石幽絕。又宣廟時四大家畫各一小幅，爲謝庭循、戴文進、夏芷、石銳、謝學范、寬、戴學夏、珪、夏學郭、熙、石亦學夏、珪、石銳、老中官也。

一三九四

偶拜客，見葉澄畫，葉澄字原靜，其先吳人，畫山水做董北苑，戴文進師也。

一三九五

德勝門外十餘里，有斷城，卽元時舊都城也。此路萬山當馬首如芙蓉。

一三九六

德勝門外玉光寺，有蓮花池二，皆以械水注之，頗費工夫，然花事極盛。

一三九七

玉光池碑，爲雷太史何思撰，博洽而少實。沙河天壽山受居庸關西山面背之水，有漕連二，一轉漕以供拱化城。養軍之費，一運糧于昌平湯山下，以供昌平軍實。實拱化城，乃皇邸，爲陵寢中路。湯山有湯泉，可浴。登拱化城南樓，其左爲西山之背，卽金章宗六院諸勝，今之法雲寺，卽其香水院之一也。章宗酷愛此處，翠華日至，觀其遺跡，其勝可知。蓋山陰遠勝山陽，波頭起伏，中具披麻雨點之皴，惟桃花源上諸山堪與伯仲。西山窮處，與陵寢諸山相接，中間一罅，卽居庸關道也。其右卽薊州盤山，前爲平原曠野，直對神京，久不殮山色矣。今日登高樓，坐千葉青蓮中，不覺身輕。

一三九八

法雲寺，去沙河四十里，在山半，遠視之唯一山。逼近則山山相依如筍籜，皴雲駁霞，極其生動。其根爲千年雨溜洗出，石骨稜稜，每山窮處，卽有小峯如筆格。法雲寺枕最高處，乃妙高峯也。近寺有雙泉，鳴于左右，過石梁，屢級而上。至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冷然，沉碧依稀，如清溪水色。此雙泉交會處也。其上有銀杏二株，大數十圍。至三層殿後，乃得泉源。西泉出石罅間，經茶堂兩廡，繞霽而下。東泉出後山，經蔬園，入香積而下。會于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雖倩，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樓可臥看諸山，右有假蓋松，可覆數畝。

一三九九

宣府有虎跑寺，寺有虎跑泉，泉夏結冰，冬則解去。香水院十餘里，有高峯如髻，亭亭孤秀，訊之則上方寺也。寺依山面，在居庸關內，石骨水聲，峻嶒淋漓，亦絕景也。涿州西山，亦有上方寺。

一四〇〇

去香水院數里，有山孤起，中有仙人蛻骨匣，理絕攀躋，不知何以得瘞？

一四〇一

故老云，金章宗游覽之所，凡有八院，此其香水院也。金世宗章宗俱好登眺，往往至大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云「春水秋山」者。章宗無歲不往，豈卽此地耶？按此山卽居庸關諸山之面，與天壽山相接，中開一罅，卽居庸關也。

一四〇二

緣西山之背過金山口，是謂青龍橋，乃玉泉山水下流處也。人家依水而住，極背山臨流之美。西湖十里荷花雖已衰，然猶亂點波間，酣紅騰綠，多垂楊婀娜。

一四〇三

萬歷寺聽文皇時大鐘聲如雷。

一四〇四

攸縣洪同年雲蒸，以昌平州博士入賀來晤。洪前謫許州，倅歸里，過予篋簞谷，談及州守鄭公事，云「此公久已茹素矣。」予曰：「士大夫茹素自是功德事，但須看脾胃宜與不宜，且必盡戒色慾，減應酬，不然恐不能久。」洪頷之而去。至是問鄭守近蹤，則云：「化去久矣。當時甚有味于兄言，此公病亟時，家中人憐而私以肉汁食之，其戒亦竟未完也。」予曰：「持戒事，畢竟宜于山林枯槁之人，士大夫持之，便覺不宜耳。若欲持不葷戒酒，全不淫戒，乃可。」

一四〇五

官東鮮給諫來云，去歲病中，夢穆象玄以字招之。象玄在日，常入冥判事，號爲穆閻羅。予舊晤親問之，極真極詳。至是入夢，官私念曰：「穆閻羅來召，吾必死矣。」并未語一人也。次早降乩，乩云：「穆君之書夢也，幻也，不足爲慮也。至於爲閻羅則真矣。」

一四〇六

同楚中諸公設席，請熊石門師于惠安伯宅，熊督學楚中，予輩皆其首錄士也。

一四〇七

八月十三日看演象，凡象二十四頭，皆甲冑列隊而行，前皆有象奴乘騎，至後最大者，曳輦金吾從官隨之。

一四〇八

趙庶子我自招飲，同浙中入賀大參李碧海張尙寶澤癯，皆戊戌同館也。

一四〇九

趙大淵先生以宮詹爲講官時，一日進講，竟一字不能出口，上亦愕然。李公石鹿爲致詞，敝一時，憚於大威，不能吐詞之意。趙從班上大言曰：「臣有幾歲年紀。」上微笑。數日，內閣之命下，此李大參聞於其祖閣學之言也。

一四一〇

河南入賀憲副孟魯難來話，深言歸山之樂。予曰：「歸山果是第一佳事，但終身不出，則可；若歸六七年後，宦情不斷，後思一出，則不如趁色力強健事爲朝廷出力耳。」

一四一一

朱二非云，昔與中郎同主試秦中，彼此匆迫，恨未扣之以性命之學。

一四一二

韓刑部古洲席上，自云有乞兒數人，夜奪人衣物數事者，久問爲盜。予見其爲小偷類耳，立釋之。予曰：「昔蘇子瞻之外祖程翁，攝某縣刑曹，人有守廬蔽被偷，而誤以鎌中人死者，問官以殺人論之死。程翁獨以誤持之，後成獄。程翁緣此失官，至三十餘年後，程翁忽見前死囚來云：『小人以屈愬冥，并前訊者相繼入冥矣。』小人以公宜享福壽，不宜以累公，故遲至此時，方敢屈公一往證明。事了即入天曹，子孫昌熾不絕矣。』程翁整衣冠而往，復還云：『因果不可誣矣，吾緣此事得佳處。』遂逝。人命之重如此，重人命之報如此，公此事與程翁事相類，故言及之。」

一四一三

死心來，欲卜一終老之所，且欲與雲浦及予相近者。予曰：無如遠安之鹿苑山，倚山爲牆，倚水爲渠，陸法和之所賞鑑也。寺廢而僧少，且依爲修復。

一四一四

錢抑之殿撰來，極言歸隱之樂。予曰：「隱爲快，仕而復隱尤快。况官居侍從，棄去入山，以清泉白石，娛我心目，逍遙自在，豈非一生大便宜人？但恐造物者不肯與吾輩此等福耳。終身奔波，享世間之光榮，造物者不忌何也？彼苦多而樂少也。若世外清淨之樂，真樂也。造物者多靳而不與，往往若有物撈之，使不得寧縱，使造物能予我矣，而我亦豈能取耶？濁惡意根變幻無常，陸處久而喜舟居，舟居久而忻陸處，當其徙時，不徙則萬不適也。吾輩度己之所能爲者而已矣。」

一四一五

襄陽張鳳塗年兄來曰：「應酬良苦。」予曰：「應酬無可避處，只在人偷閒耳，閒非偷不能得也。」

一四一六

客云：「終日道人之善，受譽者未必即知，然有時而獲譽人之利，終日稱人之惡，受譽者未必即知，然有時而獲譽人之害，百不失一也。」予曰：「善。」

一四一七

李長叔邀至楊文若處聚譚，時文若家中有盜警，予謂遭盜之後，急宜從寬；急之則恐濫及無辜，文若意深與予合，是夜所譚皆名理。

一四一八

送熊石門師至報國寺，晤死心談禪。

一四一九

出城拜客，時周貢士霽峯病體不能食，自歎出貢已八年矣，鬻田入京，二次不得一官，今竟客死，予聞而傷之。三十年前出貢者一二年即可得校官，入太學，七八年即可選有司，今人多闕少，明經已貢，皆老死不沾微祿，銓法之壞，至于如此，可歎嗟乎！朝政議論日多，甲可乙否，朝行夕革，益以滋其蠹弊，果何益之有？

一四二〇

吳蹇叔齋中見顏魯公奉敕書摩利支天經，硬黃紙，前有董玄宰引，後有王肯堂跋；米元章墨書，盛製真藏，帖後有「天啓親」三大字，玉枕蘭亭，賈秋壑家刻，後有班推官彥功跋；黃山谷書李白詩卷，文衡山落花圖，後有徐昌穀文徵明沈石田唱和落花詩，畫有倪雲林松亭山色圖，上有一絕，高房山雲林春曉圖，寶晉齋第五卷，後有文水周幼海跋；絳刻殘帖，後有董玄宰跋。宋搨泉州十七帖，又哥窰乳爐鐵足，上有二十四乳，宋搨麻姑壇，後有文肇祉跋；趙松雪臨蘭亭帖大字，黃大癡山水，黃琳美之收藏印，官窰瓶一，銅方花觚，周器獸面蕉葉，滿身花青綠，八道飛級。

一四二一

重九日，故人艾仲美自秣陵來，相與作登高之會。無高可登，予又戒飲，相對清坐，令侍兒歌鄭虛舟翻馬東籬百歲光陰一曲，稍覺快人。

一四二二

刑部郎曹平子來晤，兄中郎舊友也。中郎主試秦中，曹爲推官，同在場屋。

一四二三

聞無錫吳求峯之訃，其病以食附子，乃知一切熱藥，大不可服；世有服之者，必其腸胃足以勝之耳。

一四二四

江右丘大行毛伯招飲于三百歲翁王玉峯園，晤同年常熟魏仲雪，名浣初，時仲雪應作令，亦改教，同予改教者，爲徐明衡年丈衆，因呼予等爲「三教先生」。

一四二五

九月二十五日，公安貢士周霽峯名月旦，卒于邸；二十三日，自到部抽籤，得長沙府訓導，至邸而亡，得體疾已月餘矣。衣衾棺槨，予與友人熊雨亭共治之。寒士一生伊吾，已出貢七八年，竟不得一戴進賢冠而死，可憐也。

一四二六

晤數百歲翁王玉峯，極言蒼朮膏之妙，所云「欲得長生，須服山精」者也。

一四二七

二十九日晨起，遇龍旗于道，旗自承天門迎出，前隊鼓吹，旗幟導之往營中，所遇之處，凡市肆所立之牌，皆仆之以伺其去，回則寂然，俗謂之明出暗歸，朔望前一日皆如此。

一四二八

吳戶部師每招飲于魏戚畹園，歷嘗其家所造名酒。若鶴觴水芝桃源之類，是日借者爲大行丘毛伯，太史錢抑之，進士徐明衡，并無窮老僧。

一四二九

王季水謫爲上林簿，意欲作上林考，苦無書。劉孝廉百世云：順天府志亦草草，說者以京畿重地，不欲詳明，以示外國虛實，理或然也。

一四三〇

過張聚垣寓，同從東華門入閱內市，是日百貨雜陳，接玄武門，予以有席先歸。

一四三一

飲于數百歲翁王玉峯園，翁尙如四十許人，語予曰：「士大夫說到清淨學問，便厭厭欲睡；說至男女鼎爐則欣然，故知此道之難也。」

一四三二

同年張鳳塗云：「薏苡仁酷似珠，故馬新息有明珠之謗。」

一四三三

閒步射所，看西山澹冶甚。

一四三四

赴部投清供，赴包參將名良棫席，乞園名，予曰：「可名爲百城園也。取大丈夫擁書萬卷，何啻南面百城語。」園傍城下故也。

一四三五



十八日，過吏部大堂點名。

一四三六

得山東開府李夢白書云：「若得南方司校，幸取道濟上，近日趵突泉忽騰起數尺，大可觀也。」

一四三七

曹刑部平子韓古洲招飲，韓藏書畫極多，偶火焚其齋，盡爲灰燼，僅見晉人所書絕交論。

一四三八

十月初十日，赴新安校。

一四三九

十九日，駐德州考之顏真卿守平原說云：「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歷試人材，亦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至中世，重內輕外，大臣非以罪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不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山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不爲鑒哉！

一四四〇

東方朔平原厭次人；厭次在陵縣東北二十里，今廢爲神店。

一四四一

東方朔今廟像，尙有二細君侍。

一四四二

齊河發，李開府又遣人來迎，止譚城歷山書院。其右爲趵突泉，泉有三，上沸可三尺；依泉有水草，冬夏青青，此泉

蓋溫泉也。是日李開府夢白畢直指邀飲大明湖上，城中一片湖雪，極爲可觀。但滕界如織，有礙湖光耳。

一四四三

趵突泉發源於泰山之北，自渴馬之崖而隱，至此復現，舊入城爲大明湖，今已塞，直從城外入小清河。

一四四四

大明湖水既不取給於濼，宜其涸也；而今盛乃爾，亦不可曉。

一四四五

歷山一名千佛山，一名禪祓山，雖城可五六里，其上石理碧色如堆砌，華不注諸山繞其左右，皆銳如錐，城內外諸泉，品品可掬。

一四四六

去歷城三十里有龍洞，欲往遊，以他冗不果，因憶元張文忠公養浩一記，模寫光景，雜以談諧，至今讀之，精神奕奕生動，誰謂元人遂無好文字也。文忠謝政歸，至元間，朝廷遣使至七聘不起，故其家有七聘堂，爲園名雲莊，有遂閒堂，此老是白香山一流人，故詩文亦清脫乃爾。

一四四七

濼水自大明湖東北，流注華不注山下，匯爲湖，名曰鵲山湖。又東北流入大清河，僞齊劉豫，乃自城北導之東行，爲小清河，而水不及鵲山湖矣。讀李太白泛湖詩，居然巨浸，而今皆變爲荒田野草，可歎可歎！

一四四八

數日與夢白論學，盡出破綻相商。

一四四九

從長清至嶗山，山色極佳，有洞有石梁，去嶗山十餘里，山峯尤巧，皆如貨郎所收種種玩弄之物，使繪山者貌之，必疑其不似山矣，溪水甚雄。

一四五〇

宿長清遲賢亭，地名靳莊，內有石刻像，筆意亦古，卽靳八公象也。八公世居此地，以鬻酒爲業，後有道者至其家，飲以醇酒，再至云有疾，索麵湯，八公偶無所儲，道者於葫蘆內取麵付之，食畢留其餘，八公妻鄭擲之地，八公亟取吞之，遂隨道者東山去。妻追之不得，得草書十字於地，今刻石嵌壁間，殊不可讀。字如乩筆，凡仙人詩及字，無足觀者，乃知天上多俗仙也。

一四五一

靈巖山，遠望之，峯如刻縷繡，作奇花異草之狀，入眼秀媚甚。其下梵宮禪宇，森羅不可殫述。有鐵袈裟從地湧出，信精鏹也。上有甘露泉，淙淙下注，遶曲水亭而下，遂伏。至殿共爲雙鶴泉，唐宋碑刻最多，寺傳爲佛圖澄卓錫之地。其弟子法達創之。然子聞玉泉，楓霞國清及此寺，皆天台智者所建，號爲四絕。今志皆不載，而寺僧亦無有知者，俟再考。

一四五二

將行，復往岳廟小憩，甚壯麗。殿前古松數十株，蟠結偃蓋，炳靈殿前則漢柏，延禧殿前則唐槐，皆銅幹鐵枝，望而知爲千餘年物。銀杏大者圍二仞，火空其中。岳廟中有九石峙立，玲瓏突兀，手植檜，按闕里志，夫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活，唐乾封元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北寇犯闕里，焚祖廟，延及三檜，無復子遺。好事者，取其煨燼之餘，刻爲聖像及十哲像，或爲簪笏，而香

氣襲人，是宋時復榮之檜。至是又不存矣。元至元三年，復生東廡，顏趾巖隙間。時張顏爲三氏學教授，乃取復植之。故所漸矯如龍形，高一丈，圍三尺。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燬於火，尙有遺幹在大成門內。兗州知府童旭置石欄以護之，今所見者正是。

一四五三

司寇像石刻在大成殿內，凭几像石刻，行教小像石刻，俱吳道子筆。在奎文閣壁上。孔廟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漢邕孔君碑，孔宙，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曹子建頌，梁顥書。唐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廷圭書。係隸。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尙存，已剝落，僅存十餘書。唐大歷新門碑，裴孫智撰文，裴手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廟中，碑側多宋元人題名，多有致梁顥碑陰書門生故吏，皆顥一手篆額，俱妙。

一四五四

孔林柏極茂，從縣北門起，墓前夾道亭亭，不知幾千株，皆唐宋以來物也。林內小河互其前，卽洙水也。水西流入泗，前爲子思墓，又數步，爲伯魚墓，稍西乃爲夫子墓。泗水隔重崗繞其後，林內不巢鳥鵲，不生荆棘，爲異。

一四四五

魯王邸前有流水繞之，極清淇，卽泗水也。

一四五六

兗州城中有崇阜，下題曰杜甫臺，先賢之名不可斥，改作子美臺也。

一四五七

遊嶧山有記。

一四五八

宿州，過符離。卽李顯忠爲金人所敗處也。張浚實主此謀。是役也。宋之軍資器械殆盡，從此不復振矣。浚三爲將而三敗，可歎。

一四五九

香泉在全椒，有池二，晚浴其中。

一四六〇

蕪湖掛帆至西梁山，雨微作，晚泊采石磯。

一四六一

晨起，買一小舟，遡姑熟溪，行五六里，回望采石，不忍釋也。兩岸沙上魚鷹甚多，喙類珊瑚。午抵郡城浮橋，往弔同年曹元甫，意欲弔後卽行，而元甫相留，天尙早，同步郊園。

一四六二

雨阻舟中，不成行，飲後覓一釣艇，過太白祠，登問月樓，上蛾眉亭。

一四六三

戊午正月初一日，住采石。天大雪，深二尺。曉起，從舟中登岸，上太白樓，於樓上設拜，并拜太白先生。已登蛾眉嶺看雪。生平每稱江雪，今視江身殊濁，天寒以酒敵之。

一四六四

舟中稍霽，午發舟，別采石如別故人，風稍偏，舟中欹側甚，心殊不寧。晚泊和尚港，復步雪間，不數武，見怪石一橫壁，骨理稜稜如米家研山，甚愛之。山窮有磴，爲大士閣，開窗忽見大江，互其前，澄碧可畏。山僧餉茶，訊之，則曰：「此慈姥磯也。」昏黑，乃登舟。

一四六五

順風大作，曉日出千山，晴雪晃耀。予坐舟頭，舟中指曰：「此三山也。」已又曰：「此牛首所。」已又曰：「金陵至矣！天半積雪照人者，鍾陵也；巋然而出雲表者，報恩寺塔也。」又曰：「燕子磯近矣。」頃之，過瓜步青山，收帆止儀真。

一四六六

移住樓船，中郎舊居，停主人張憶梅叔姪來，屈指相別此地，又九年矣。

一四六七

弔同年姜興伯太夫人之喪，入城中還拜，憩天寧寺僧舍，舊有老僧名西玄，差可語，已去世矣。塔下樹益蒼老，卽二十年前同謝在杭避暑之嘉樹林也。

一四六八

舟入揚州，此二十年前與中郎泛舟道也。

一四六九

十五日雨甚，李開府名植召飲，燈火甚盛，出歌兒演新曲。

一四七〇

梅花嶺酷似江南人間園囿。

一四七一

從舟中上小橋，過橋傍城行，多人家別業，畫閣朱欄，嫣然穿雷塘，水甚浩白，向一高阜處，卽平山堂也。堂前望江南諸山如畫，內卽大明寺，右有水，卽所謂「大明寺水，天下無比」者也。左有高嶺，卽迷樓舊跡。

一四七二

二月初一日出江，午後掛帆，微雨，止二跳港。

一四七三

西梁山如一拳石，玲瓏竦秀，予登其上，晏坐久之。

一四七四

蕪湖早發，午飯桃沖鋪，晚出南陵縣。

一四七五

南陵早發，午飯分界山，方見爍巒。

一四七六

涇縣穿山溪中，山甚突兀，溪流如噴雪，真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者。

一四七七

過輦嶺，高峯直立雲端，俯則九地，高乃九天，心甚恐怖，下卽續溪。

一四七八

二月二十一日午，至徽州府，萬山攢簇，一水界練，真烟雲國也。

一四七九

出新安城西，石欄最古，溪水依山，河西橋間之，登舟蕩漾，南岸上爲太平十寺，其最下爲漁梁壩，累石爲界。水噴雪如雷，與楚人李謫星、王稚呂及潘景升三人，數數泛舟。

一四八〇

二月二十九日赴學受事

一四八一

學齋亦可居，稍料理，致眷屬入住。

一四八二

從大府劉公往紫陽山，祀紫陽先生父韋齋先生，出城以遊舟渡河，近魚梁，聲尤厲，山中多桃李，皆吐蓓。

一四八三

新安城內有問政山，上多桃李竹樹；是日令君夏漢山招飲，共食問政山筍，譚詩甚洽。

一四八四

新安人於三月三日爲競渡之戲，是日雨，有二舟泛水，觀者皆冒雨執蓋著屐往看，奔走如狂，予等飲舟中甚適。

一四八五

潘景升招飲問政山寺，寺多種竹。僧云，有宋梅二株，在山半，往視之，枝幹虬曲蒼古，信數百年物也。

一四八六

門人趙生，治具泛舟，再遊河西，驟雨時至，疾雷繼之，諸山濛濛然，惟見白氣沸湧。

一四八七

步學舍後園，正倚城，城在山下，山忽止，其下卽學宮也。見近山波頭起伏，溪水滂湃有聲，若作一亭高阜處，可極

登覽之勝也。

一四八八

清明，從郡守諸公往祭厲，邑令夏公邀遊白雪樓，樓前有石池可泛，泉水淙淙下注，池上有峯一壁，甚突兀，松濤



滂湃；是日嘗新茶。

一四八九

從郡公祭厲壇，見祖宗祀，諸亡祀之鬼，軫念甚至，豈如腐儒直言無鬼也哉。

一四九〇

烏聊山在城中，見河西紫陽諸山，太平十寺，溪水界之如畫，真絕境也。繞山爲徑，至東岳廟前尤佳，古木陰森，爲消夏第一處。是日往遊，天色晴雨不常，雨時諸山朵朵如淡墨灑成，而晴復作濃藍，欲賦二語肖之，竟不能得。以山景太奇故也。山上爲汪王廟，汪名華，唐人爲歙宣等六邑刺史。貞觀年告敕俱成，字極秀媚。宋有敕行草亦不俗，有玉帶一，其上刻爲碎珠狀，與今大異。

一四九一

山名富山，予改爲幅山，別有記。

一四九二

先兄伯修乙未入闈，取門生林公茂、槐，至是爲潘參，居寧國，遣人以符相迎。子念至寧國，見林公，須往池州，見張公孝，乃可，遂首往秋浦。

一四九三

四月十一日將往秋浦，取道休寧，過巖鎮，關閣甚盛。至崇睦，門人汪元機、元臣，邀入書社。門有流水，山峙其上，多古松，鬱鬱然。潭水若增而碧，其比鄰有澹石園，倚潭水爲之。上枕山，山出淇泉，注于潭，爲亭梁，跨之下，以石爲崇階，水從高墜下，聲甚壯。後有臺可望黃山，其墀下出泉，作碧乳色，不減惠泉。花樹叢生，皆閩浙洛陽種，夜雨稍霽，月來池上坐譚。

一四九四

休寧落石臺，有石墮水中，形如彈，色甚古。其泐處一壁，多古今名人書。水繞其下，聲甚古。拾級而上，得亭，望崧蘿諸山如屏障，而城內外萬家櫛比。西有石梁，卽走齊雲道也。是日雨大注于雨中，益見溪山之秀。遊後登舟，飲甚暢。爲主者丁貞白名，惟矚餘人不悉記。

一四九五

過登封橋，憩於小蘭若，以小輿登山。時雨後雪瀑如雷，石梁別館甚多，亦不暇究其名也。至展誥峯，具見山石之健與其文，旁有徑路可達一處，甚華整。輿人云：此近日一仙之居也。訊之，亦頑仙，年百歲耳。過柵巖，石路依山，甚秀冶。天門如石梁，望樓閣草樹，皆如鏡中。前有柵一株甚古，自天門以下，卽爲巖，突出如迴廊，石骨愈健，石色愈文。巖上雨淙淙落下，注于池，所謂「珍珠簾」也。有羅漢洞，後戶可通他處，雨溼不可往。此後都如陳敦列鼎，古色照人矣。巖可里餘，始窮折而上，峯爲拱日爲石柱。下多靈宇，不可殫述。石柱峯西爲碧霄峯，最高，其下爲榔梅菴，庵後爲碧霄庵，友人丁孺三讀書其中，因寓焉。庵有樓可望山，後有清泉，綠篁蔽之，亦佳處也。

一四九六

晨起，從榔梅院禮真武，見前香爐峯亭亭峙立，旁無依倚，形古色麗，真爲稀有。過退思洞，洗藥池，石泉淙淙，至捨身巖，少憩，復仰躡穿花林塢，見晴雪巖，突兀甚，仰視紫玉屏，綜碧千丈，下有亭，遠望更寬敞。遠山簇簇當其前，河流縈之前，皆闕邃，此卻舒曠。又西爲紫霄屏，又西爲三姑峯，妖情如好女子；又西爲獨簷峯，四周突出，其上忽作平疇，俗傳爲方臘屯兵處，其上尙有黑米。取道下至文昌閣，望五老峯，如好硯山，山上多亭亭之松，記萬歷乙未予遊此。太守陳公所學往秋浦，與予晤，此邑令爲魯公點，皆楚人，同飲于此。予登席卽覓大觥，陳公不能飲，意不欲拂予意。強飲，別時各大醉。魯公饒酒量，別陳公，復同予醉于天門。入暮，道人酒竭而散，魯公幾仆地。是日也，予晨飲至暮，不

知凡幾，竟不成醉。今屈指二十四年矣，取故道還榔梅庵。

一四九七

休。雨大作，遂輟秋浦之行，冒雨下山，走休寧，滿山瀑布，雷轟雪耀，至山下，水浸路，幾不能輿，抵休寧，雨益急，徹夜不休。

一四九八

從休寧還郡，雨色黯黯，山之依溪者爲水所囓崩，日午抵郡。

一四九九

秦京來，京名鎬，二十年前，曾會于米仲詔席上者也。

一五〇〇

斗山亭在郡城內，正依城，可遠眺；西有櫟樹，陰甚濃。

一五〇一

秦京來，持一乚仙帖，寫黃庭，大有右軍筆意。聞又畫山水，用筆類唐宋間名人，往時乚能作書，未有工者，亦一異也。

一五〇二

門人汪生祖肩見召，飲如意寺，寺卽太平寺中十寺之一也。寺多古樹，似槐而更陰森，名曰榔，且不生蟲，最宜納涼。前對飛布山，極穎秀，其下卽溪流，步至五明寺，諸寺多酒肉僧，惟此山多戒衲，有泉極佳，名雪竇，出魚名硯，能上樹。

一五〇三

午至王將軍水軒閒坐，見榴花一朵，蕩漾水面，誤以爲朱魚；一甫及程，趙二生來共話，欲治杯勺，予曰：「我脾中近不飲酒，午後不宜食肉，只清坐啜茗便佳。」歸時月色照門，流泉汨汨。

一五〇四

潘雪松先生令子有書來，雪松與予爲忘年交，萬歷乙未同蔣蘭君一至其家園，雪松時講仙學，後入都門聚首講易，亦知慕禪，自以謂終不通曉，亦根器然也。

一五〇五

湯霍林祭酒有書至云：「宣山以柏枧爲最。先與景升往，以待兄來。」不知予以官冗羈，尙未得走宛下也。

一五〇六

故人金一甫依予，初住王將軍園，至是移僕於學舍內小室，一甫譚長生之學，善印章，年七十六矣。

一五〇七

湯祭酒又以書來云：「宛中柏枧山最佳，候兄同遊，柏枧卽文脊之陰，谿谷深邃，峯巖回曲，飛流界道，跨岫爲梁，極稱幽勝。」

一五〇八

往鄭村晤秦京，沿村山水清麗，人家第宅枕籍山中，危樓跨水，高閣依雲，松篁夾路，京館於汪氏，卽宋汪若海之後也。當徵欽時，若海託麟以諫，後父子俱值祕閣，故有祕閣書院，汪太學酌予其中，歸登大士閣，見黃山天都峯如劍縷，秀絕。

一五〇九

前以字住，致不得來宛上信，今得林公回書，以其夫人并其子行狀來，欲予作墓誌云。

一五一〇

五月初七日，爲予生辰；是日，覓遊舟放生於河西；食素，偕金一甫、孔達、惟修、吳龍田父子。

一五一一

十六日，往寧國，午飯新館，晚宿績溪。

一五一二

績溪三十里至岩前鋪，有一山如展旗相似，午至叢寧鋪，入鋪大雨傾盆；一路山水秀冶，宿胡樂司店樓上，前面有萬山相拱，飲蜜酒如砂糖色，無蚊蟲。

一五一三

早發胡樂司，天色漸晴；少嶺上，飯於橋頭鋪，晚宿寧國縣官舍。後有大桂一株，甚茂。

一五一四

敬亭山甚坦迤，宛水出其下，竹陰曦交加；至頂，結宇甚弘敞。予欲題曰「不厭」，以「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也。下爲黃蘗之宣教寺。是日，湯霍林、潘景升及同年詹冲南同遊。

一五一五

六月二十三日，送諸生至句容，考校，晚宿績溪。

一五一六

二十八日，至句容，宿崇明寺。

一五一七

七月初一日，赴學臺投冊，移行李於玉帶樓上。昔李石麓相公少讀書於此，後官一品，留玉帶於此地，故有是名。

一五二八

初五日遊茅山，山有上宮，下宮在山下，徑路極淨，老樹夾道，至上宮。在茅山之隈，大茅當其前，上宮所藏有玉印，玉圭，玉硯，趙子昂所書道經一卷，筆法老而帶媚，舊質之史金吾家，今復還山矣。有遼王遺住山，老道士書數紙，皆乞道經者，上寫永樂年號。

一五二九

華陽洞石理甚怪，有宋徽宗題字，又有五柱洞，內有石柱，可深入。

一五三〇

喜客泉，匯爲小池，色甚碧，引爲曲水流觴，有人題曰「何必蘭亭」。

一五三一

山中多竹，上大茅見重湖浩浩，頂極隘，皆以磚累之作道院。

一五三二

陶隱居積金澗，舊基皆廢，惟積金峯名尙存。

一五三三

初六日，茅山回。

一五三四

十三日，句容早發，止金陵城外西天寺僧舍。

一五三五

十六日，金陵早發，止江寧鎮。

一五二六

過謝家青山，山平平耳，而太白愛之，欲老焉者何居？意者老年無歸，而有陽冰者，方作令可依，故不覺因人而愛及山歟。山轉忽見涿湖，一頃憩於黃池，渡河夜宿焦村，此路坡塘甚多，荷花相接盛開，香風撲鼻，有長堤，宛似楚中。

一五二七

焦村早發，溪水大漲，後徑路中斷，覓一蚌蟻舟度去。至宣城已午，覓湯霍林司成，入村中矣。潘景升尙客此夜話。

一五二八

哭林觀察於郎，不覺淚下如雨，午從宣城發，行五十里而暮，宿於杜遷。

一五二九

從杜遷發，行三十里天始明，近寧國縣二十里，山卽東爲永巷。近縣，山忽止，而溪水橫互其下如帶，過嶺，晚宿胡樂司民舍。

一五三〇

胡樂司早發，以月朗甚，誤以爲天將曉，不知其甫三更也。兩山夾立如峽，中有巨澗，流水噴薄，驛路依山傍澗。怪石喬松，櫛比時有人家，猛風乍起，谷嘯川騰，每至假寐，多爲水碓聲驚醒。行三十里始天明，憩於叢山關，關內山澗相依如故，稍弘敞耳。

一五三一

自胡樂起，至績溪，凡一百餘里，山溪秀邃，殆非人境。山皆小山，極有姿態，水爲活水，激射如雪。所云「流水聲中過一生」，乃此中家常茶飯也。

一五三二

近績溪十餘里，有一山，酷似驚頭純石，其色朱碧相宣，亦尤物也。下有清水，見之可以療渴。

一五三三

績溪城外極有古樹。

一五三四

秦京至，同攜酒看游鳥寮山，坐亭上，望城西山色如攢蓮，一水縈繞，沉碧照人，遠村近林，樹色封天，而萬戶櫺比粉牆畫閣，枕籍山溪間，蓋野逸壯麗，無所不有。是日極清和，胸胃中無一事，笑譚至日暮始歸。

一五三五

新安詩友郝公琰，名之輒卒。萬歷癸巳，公琰尊人郝仲隆，晤予於麻城龍潭湖上，出禮佛詩一百首呈李龍潭，不甚稱之，意殊索然。然其人長者，與予友丘長孺善。後十餘年，子公琰以長孺書來謁中郎，頗有清骨，其詩亦步趨中郎。己酉，子遊鼎州，公琰客龍君超兄弟所，予同游德山、桃花源。庚戌，中郎下世，公琰來弔。又八年，而予捷賢書，得新安校，公琰來晤，與予同至汪伯玉孫祖肩處看桃，共分韻，有「一聲黃鳥三春暮」之句。予頗激賞之。別後，予送校士於句曲，歸而公琰逝矣。公琰有羸病，家貧甚，爲新詩有致語，卒年三十餘歲，無子。

一五三六

演祭文宣樂，八音無聲，器壞服敝，樂舞生數十人，如牧牛童，舞時止解躬身起，手如俗所云「單鞭勢」者，不覺匿笑。

一五三七

二府來演樂刑牲，前見一鹿置藩中，以角抵其柵，欲出，頃之捉向地上，直刺其喉，苦狀所不忍言。其餘羊豕兔物皆於生時盡其命，夫使聖人有知，不食此醒穢之物，若其無知，何爲傷殘物命？若此且四海九州，此一時不知殘多。



少物命，尤聖人所不忍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儒者之言也，何以違之哉！夫祭宜蔬素，後代決有從此制者，今不敢言之矣。

一五三八

陪大府祭先師分獻事竣致胙，是日代祭斗山文昌。

一五三九

陪祭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例不着祭服而着素服，以便送迎上官也。所謂敬人而慢神矣。祭汪王之神，王名華，唐人爲宣歙等六州節度使，世亂能撫此六州者也，其廟在富山，隔城見河西山水秀媚。

一五四〇

畢侍御云，華陰縣去華山十五里，城內署中，正見華山之半；全刻中郎詩，有「壓眉」二字妙絕，全篇皆寫生手。

一五四一

晤畢東郊，得辛稼軒所作南渡幽憤二錄；先舅龔侍御仲慶爲汝寧司理，於陳晦伯家曾抄得此書。予屢見之後，不知所在，往年欲取靖康遺冊，自徽宗即位起，至五國城止，中間苦樂變遷事體，作爲一書，以爲人君荒淫者之龜鑑。惜書少，今有此書，難得者先得之矣，將來此書，或可成也。

一五四二

畢侍御見召於園，偕者爲秦京，飲水亭上。荷葉尙茂，前有山爲白榆山，卽汪司馬白榆社所名也。雨大至，擊荷葉，錚錚有聲甚快。封公教有歌兒一部，演吳曲頗倩越，晚看火樹。

一五四三

程如晦邀遊霞山，至南門以舟往。登岸，步過紫陽山，聽魚梁水聲甚厲。望之如積雪，上沸可里許。至紫陽橋，甚整

麗，左右不用欄，俱以石砌，精工堅密，非新安物力不能有也。又里許爲霞山，以山色似霞，故名。上有浮圖，名神柱塔。昔張開府三遷，左遷爲此邑令，建塔於此，正闕塔心。偶流一木水涯，長可八九丈，橫半之，木理甚似鴨脚，詢之通邑人，不知其爲誰氏木，久之亦無認者，乃知爲鬼輸也。遂以爲柱，子登塔絕頂，見萬山縈繞，溪練界其中，亦不知孰爲郡城，惟見一片積雪，紛縈山阿而已。蓋此間築室外俱用粉黛故也。棹楔語頗不文。予謂用天台賦「霞起建標」四字爲妙，還欲舟中，至深夜乃散。

一五四四

同年汪長孺見召於斗山書舍，左望河西諸山，右望黃山諸峯，而中爲練水一泓，光燦人目，是夜月色甚朗，與長孺及其二弟劇譚。

一五四五

秦京以黃太史所作緊婁郡王贊來乞跋，黃書妙在老而帶媚，真可寶也。京又以米友石所畫松石竹梅水仙畫乞題，米卽黃太史得意門生，能詩畫，與予善。

一五四六

夏樸山見召於斗山閣，偕者爲王醇先民并秦京也。

一五四七

六齋日寶相寺僧請食齋，偕者爲王先民、程產之、汪惟修。飯後，同步往聶真人墓，途中多修竹喬松，時有丹楓，重崗迴合，村莊櫛比，可二里許。真人墓在焉。唐新安太守于□□，其兄爲于真人，結廬此山，太守恆來此山中問政，故山號問政山。聶真人卽于真人弟子，尸解後葬於此。近年有葉姓者迷其祖塋，誤以真人墳爲祖墓，正與聶氏後人相競。一日天大雨，洗出葉氏碑銘及明器之類，葉氏始畏而不敢爭，墓畔有古松數株，可入繪事。

一五四八

重陽日，天昏昏作雨意，同僚公請於斗山文昌閣，席上見近日簇簇萬家，櫛比如聚雪。

一五四九

縣令毛□□，爲癸卯同年，舊爲歛校，寄蕉乾一封如皂角，味甚甘，不知何物也。

一五五〇

珂雪齋近集已刻成，凡二十四卷，刻工頗精，自念過鴈一啜，已畢吾事，此後任意揮灑可也，因取酒落之。

一五五一

重陽風大作，是日始着木棉，蓋新安在萬山中，寒氣先至故也。

一五五二

得楊南峯循吉金遼小史，其金小史序云：「檜和則罪，貫與侂冑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

大有理。

一五五三

十月初一日，往遊黃山，有記。

一五五四

初七日，遊蓮花峯，忽有人呼聲甚厲，訊之，則田侍御雙南取入武場分校，予乃歎聞之難得，而下吏之受縛甚也。

一五五五

初八日，仍遊石筍峯諸處，從九龍潭而出。

一五五六

初十日，午行續溪，途遇方思純，得米友石徐青壁蔡梓林書。

一五五七

十四日，至太平，止南寺覺圓方丈。

一五五八

十七日，同按台兵憲及太尊司理，赴鷹揚宴，遂入簾。

一五五九

十八日，住武闈。

一五六〇

十九日，閱卷。

一五六一

二十日，閱卷。

一五六二

二十一日，四鼓起，梳櫛，同按臺拆號填榜出闈。

一五六三

二十二日，住寺內作策。

一五六四

二十三日，辭應酬，作鄉試錄前後序文。

一五六五

二十八日，辭按臺，晚走蕪湖，至官舍四漏。

一五六六

水西寺，水繞其前，前山疊疊，寺踞山上，其右爲書院，有羅近溪題字，黃蘗時遺鐘尙存。

一五六七

早別諸友走旌德，過山溪石壁，兩腋俱山中。溪水傍石磊砌道路，直抵旌德。至縣已三漏矣。

一五六八

初九日，上府受休寧印，予欲辭而府尊意甚不可，不得已受之。

一五六九

十一月十六日，赴休寧視篆。

一五七〇

出勸山，過松蘿山，山上多松，森秀處大似王大癡畫，其右爲溪，溪上見山，嶽嶽生動者卽齊雲也。

一五七一

迎春，從南門教場演諸伎樂，遍遊城中，四門觀者如堵。

一五七二

二十八日，封印。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出版

遊居柿錄

校閱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9093B



寶